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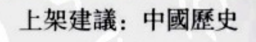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架建議：中國歷史





定價：30.00圓

易文網：www.ewen.cc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余太山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传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8448－3

Ⅰ.早... Ⅱ.余... Ⅲ.丝绸之路－文献－研究
Ⅳ.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9034号

責任編輯 郭立群
封面設計 楊德鴻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
余太山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90×1240 1/32 印張11 插頁2 字數297,000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48－3/K·1534
定價 30.00圓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總序

中國文明的傳統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歷經世人常稱的"五千年"，流布交融的地域超出今天所轄三十幾個省、市的范圍，廣及整個歐亞大陸，乃至其他大洲。因此，我們所定義的"傳統中國研究"，就時間而言，始自上古三代，歷經漢唐宋元，降及明清諸朝，凡中華民國建立之前的時代均在範圍之内；就地域而言，超出中國"本土"，遍及世界各地，凡受其影響或影響中國文明的人、事均屬研究對象；就專業而言，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風俗、宗教等等，全都包羅其中。因此之故，"傳人倫方輿星曆之文明，究玄幾以欣播海國；統考據辭章義理之鈐鑰，超象外而冀得環中"一聯，足以生動地概括"傳統中國研究"的涵義。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自建立迄今，將近四載。在此期間，已經舉辦過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兩次國内地區會議；同時，編輯出版了六輯將近四百萬字的《傳統中國研究集刊》，以及支持出版多本專著。我們對於所有的學術作品，都要求以傳統文獻的系統解讀作爲研究基礎，並借助考古實物與社會調查資料，既要切實地作"微言"考證，又要精辟地作"大義"辨析；既要重視國人所言，又不忽視域外記載。從而以一步一個脚印的認真態度，努力揭示歷史真相，庶幾"古爲今用"。

《傳統中國研究叢書》將仍然秉承這一學術原則，旨在聚集國内外同仁的優秀之作，置於同一平台，以利交流、探討。《叢書》第一批著述的作者中，除了傳統中國研究中心的成員外，尚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復旦大學的著名教授，他們都是各自專業的佼佼者。我們希望

借助第一批專著的“召喚力”，吸引更多更好的著述，把“傳統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推進到更高的層次，從而爲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聊盡綿薄之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一貫支持學術文化事業的熱情態度，爲本《叢書》的上佳質量和儘早面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謹致深深謝意。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

2009年2月

緒　　説

文獻提供的證據表明，所謂“絲綢之路”既是民族遷徙之路、軍事征服之路、信仰傳播之路、朝聘貢賜之路，也是富商大賈“周遊經涉”之路，而不僅僅是商品流通之路。

我們今天關注“絲綢之路”，主要是關注東西文化的交流，“絲綢”在這裏成了文化載體的代表。“絲綢之路”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失落的東西文化交流的軌跡。

研究“絲綢之路”，勢必利用東西文獻。東西文獻相互印證，一直是治東西交通史者嚮往的境界。可惜這在很多情況下衹是可遇而不可求。東方和西方的文獻好比驢唇和馬嘴，稍有不慎，不免非驢非馬之譏。其實，東西文化交流本身便可以説是驢唇與馬嘴對接的過程。非驢非馬，至少作爲這一過程的中間產品，是屢見不鮮的。因此，不妨説：東西交通史研究，驢唇馬嘴之學也。一笑。



目　　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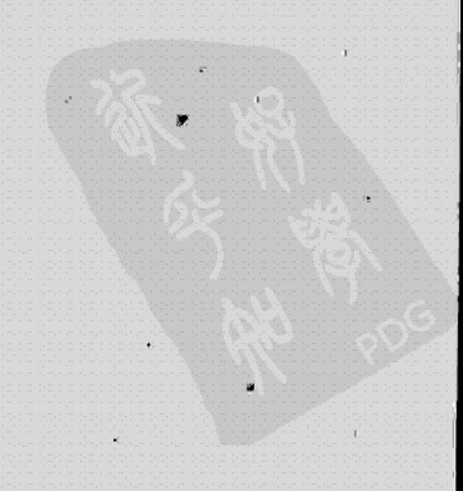
上　　卷

下　　卷

附　　卷

上　　卷

卷上



一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綫

《穆天子傳》於西晉太康二年(281年)出土於汲郡戰國魏襄王墓,因係盜掘,原簡散亂,經荀勗、和嶠等人整理,以隸字寫定爲五卷,卷一至四已有殘缺,卷五則全爲燼簡斷札。五卷所述皆巡遊事,前四卷與卷五似非出諸一人之手。竹書無名,今名乃整理者所定。《隋書·經籍二》始載"《穆天子傳》六卷"。卷六載盛姬死事,亦同時出土竹書,晉人編定時,列爲"雜書十九篇"之一(《晉書·束晳傳》)。

《穆天子傳》前四卷叙述穆王西征事,這是本章討論的主要依據。一般認爲,這四卷可能成書於戰國後期燕、趙人之手,當爲傳說而附會於穆天子者,但可能包含早至西周的史料。其現實背景主要爲至遲在前7世紀末業已存在的東西交通路綫,書中有關穆天子西征行程的記載不失爲中國最早的絲路文獻。

(一)

《穆天子傳》藴涵着豐富的古代傳説和神話的素材,有很高的認知價值。本章所關注者僅僅是此書假託穆天子西征所描述的東西交通路綫,而解明這一路綫走向的關鍵在於搞清昆侖山的位置。蓋據《穆天子傳》卷一:

>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旹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汝舂山之瑤，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瑤。賜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這表明穆天子西征的目的地是"昆侖之丘"，足見衹要昆侖山的位置搞清了，穆天子西征路綫的大方向就明確了。

關於先秦古籍中所見昆侖山的地望可謂衆説紛紜[①]，其基礎是不同時期形成的傳説體系。今案：《穆天子傳》所見昆侖山應即今阿爾泰山，尤指其東端：

1. 由於歐亞草原遊牧部族的活動，最早開闢的東西交通路綫應該是横貫歐亞大陸的所謂草原絲綢之路，亦即從蒙古高原，沿阿爾泰山南北麓，穿越南西伯利亞，再往西到達當時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區。希羅多德《歷史》(Ⅳ,17—32)的記載表明，上述斯基泰貿易之路遲至前7世紀末已經存在。[②]

2. 希羅多德《歷史》的有關描述有不少可以和中國典籍相印證。

例如：希羅多德《歷史》(Ⅳ,13)提到位於今哈密附近的伊賽多涅斯人(Issedones)之東有"獨眼族"即阿里瑪斯波伊人(Arimaspians)。無獨有偶，《山海經・海内北經》也有類似的記載："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③]

又如：希羅多德《歷史》(Ⅳ,23)記載在今阿爾泰山地區居有秃頭人。[④]《莊子・逍遥遊》亦提到極北有國，名爲"窮髮"。"窮髮"，當即秃頭之意。

又如：希羅多德《歷史》(Ⅳ,7)在叙述斯基泰人起源時説："斯基泰上方居民的北邊，由於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緣故，没有人能夠看到那裏和進入到那裏去。大地和天空到處都是這種羽毛，因而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個地方了。"這裏所説大地和天空充滿羽毛的地方，也見於《竹書紀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山海經・大荒北

經》注引）

這些傳説正是通過上述東西交通道傳到中國内地的。而先秦時期的中國人對西北地區的瞭解偏重於新疆地區的北部，即阿爾泰山區和準噶爾沙漠以北的草原，似乎也説明草原之路的開闢要早於後來所謂的西域南北道。

3. 考古資料也提供了證據。俄國阿勒泰省巴澤雷克（Pazyryk）公元前5—前4世紀墓葬中曾出土了精緻的絲織品和刺繡着鳳凰圖案的繭綢、漆器以及“山”字紋青銅鏡。[⑤]這説明中國的絲綢最早確實是從這裏往西傳至歐洲的。

《穆天子傳》提到昆侖山上有“黄帝之宫”和某種墓葬（“豐隆之葬”），山中還有沼澤、泉水，有虎、豹、熊、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豬和能夠攫食羊、鹿的大雕。而只有阿爾泰山才有許多古代部落留下的文化遺跡，如在青河縣花海子海拔3 500米的高山上分佈着年代爲前7世紀至前5世紀的大型石冢，其中最大一座石冢高達10—15米，周長230多米。周圍有石塊環繞，圍寬5米，直徑達210多米，規模宏偉。這表明當時這裏居民的文明水準已經很高。質言之，關於昆侖山的神話的素材乃是阿爾泰山區的古文明。至於今天的昆侖山或祁連山等迄未發現任何足以構成神話基礎的古文明遺跡。[⑥]

4.《穆天子傳》所載自然景觀和人文、物産和歐亞草原正相符合。[⑦]

1）自然景觀，如卷三所述：

> 天子乃遂東征，南絶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沙衍”當在阿爾泰山南緣。天子取馬血解渴，沙漠生活的情景躍然紙上。

2）人文、物産，如卷二有載：

> 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

> 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百，穄米百車。
>
> 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十，牥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

以數量如此巨大的馬、牛和羊貢獻，符合歐亞草原遊牧部落或部族的情況。

（二）

《穆天子傳》載穆天子往返途中均遇見一些部落或部族，其中若干似可與中西史籍相印證：

1.1　犬戎（亦見卷四），應即卜辭所見犬方，亦即《山海經·海内北經》所見"犬封"、《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狗國。犬戎與金文、文獻（如《詩經·小雅》）所見玁狁以及後世所見匈奴同源。⑧

1.2　焉居，很可能與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Asii 同源。蓋"焉居"[ian-kia]得視爲 Asii 之對譯。

1.3　禺知，或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月氏同源，很可能與西史所見 Saka 四部之一 Gasiani 同源。蓋"禺知"[ngio-tie]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⑨

1.4　鄘人，即同卷所見"無夷"。鄘人或無夷應即馮夷。⑩《水經·洛水注》引《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九："河、洛，二國名，即西河有洛之類。《周禮》所謂澤國也。用與、馮夷，二君名"。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坟補逸上》："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馮夷死而爲河神。《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成疏："大川，黄河也"。

1.5　河宗氏，封以司河宗之祭政者。⑪《史記·趙世家》："奄有河宗"。"正義"："河宗，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

（以上卷一）

2.1　䍐□之人,即卷三所見䍐余之人。

2.2　赤烏之人或赤烏氏(亦見卷四),可能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莎車或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Sacarauli 同源。蓋"赤烏"[thjyak-a]得視爲"莎車"[sai-kia]之異譯。而兩者又得視爲 Sacarauli 之對譯。"伊尹朝獻篇"所見乃此部在東方之一支,《穆天子傳》所見乃西徙之一部。

2.3　曹奴之人,很可能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丁零。蓋"曹奴"[dzô-na]得視爲"丁零"[tyeng-lieng]之對譯。

2.4　容□氏,《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作"容成氏",說者多以爲當據改。案:此改並無確據,不如保留原狀。[12]

2.5　剞閭氏,似與《逸周書・王會解》附"伊尹朝獻篇"所見孅犂同源。"孅犂"亦即《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薪犂。蓋"剞閭"[giai-lia]、"孅犂"[siam-lyei]和"薪犂"[sien-lyei]得視爲同名異譯。而剞閭氏應爲遊牧於較西方的一支。希羅多德《歷史》(Ⅳ,13)曾提到在草原之路上有看守黄金的格里芬(griffins)。[13]他提到的格里芬可能是附會"剞閭"一名所致,也可能剞閭氏是一個以格里芬爲圖騰的部落。[14]

2.6　鄄韓之人,應該就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匈奴北方部族鬲昆。蓋"鄄韓"[kiwən-hean]得視爲"鬲昆"[kek-kuən]之對譯。

2.7　西王母,一般認爲,傳文所見西王母亦一部落首領。案:根據比較可信的研究,所謂西王母的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而與前 14 至前 12 世紀存在於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最初 Cybele 祇是諸神之一,前 1180 年左右赫梯帝國滅亡之後,被 Anatolia 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爲族神,地位開始尊顯,影響漸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爲希臘、羅馬世界接受。[15]果然,則西王母可視爲地中海文化東傳在漢文典籍中留下的痕跡。

(以上卷二)

3.1　智氏之人,迄無令人信服的解釋。[16]

3.2　閼胡氏,原作"閼氏胡氏",前"氏"字衍。[17]可能就是《史記・

匈奴列傳》所見"烏揭"人。蓋"閼胡"[at-ha]與"烏揭"[a-kiat]得視爲同名異譯。烏揭又可與希羅多德《歷史》(Ⅳ,23)所載 Argippaei 人勘同。[18]

3.3　鄠余之人,穆天子歸途所遇。一說應即卷二去途所遇鄠□之人,亦即卷四提及的"珠余氏"。[19]今案:鄠余之人可能就是鄠□之人,而"鄠余"[zjiu-jia]與"珠余"[tjio-jia]亦無妨指爲同名異譯。蓋"鄠"即壽字。[20]但三者未必同處一地。

案:"珠余"與後來出現於《漢書·西域傳》中的"精絶"[dzieng-dziuat]、"鄯善"[zjian-zjian]得視爲同名異譯。既然精絶和鄯善人很可能和 Sacaraucae 即 Sakā Rawaka 同源。[21]珠余之人或鄠余之人也可能是 Sacaraucae 即 Sakā Rawaka 之一支。果然,其人與赤烏之人也同出一源。

(以上卷三)

4.1　濁繇氏,應即《山海經·海内東經》所見"居繇",後者當據《魏略·西戎傳》改正爲"屬繇"。"濁繇"[deok-jio]或"屬繇"[zjiuok-jio]得視爲 Sugda 之對譯。Sugda 人之本土在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其人擅長經商,足跡遍布各地,《穆天子傳》中出現的濁繇氏爲其人東來之一支。

4.2　骨飦氏,應即《山海經·海内東經》所見"豎沙",後者當據《魏略·西戎傳》改正爲"堅沙"。蓋"骨飦"[kuət-kan]得視爲"堅沙"[kyen-shea]之異譯,而兩者均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果然,則與卷一所見"禺知"同源。

4.3　重䍃氏,應即《山海經·海内東經》所見"大夏"。重䍃氏可能與《逸周書·王會解》[22]及所附"伊尹朝獻篇"所見大夏或西史所見 Sakā 四部之一 Tochari 同源。蓋"重䍃"[diong-iong]不妨視爲"大夏"[dat-hea]之對譯。[23]

又,同卷提及的"西夏",一般認爲指大夏。蓋據《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黄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即昆侖。《説苑·修文篇》、《風俗通義·聲音篇》引此皆作"崑崙"。西夏與大夏均在昆侖之東,係赴昆侖所必由,故可以認爲西夏即大夏。果

然,西去昆侖之丘(阿爾泰山)二千又二百里的"西夏",當在河西地區。之所以稱河西之大夏爲"西夏",很可能是因爲大夏之故地更在其東。

既然"西夏"即大夏,則與同卷所見重䣢氏族屬相同,但不在一地。

4.4 巨蒐氏,《尚書・禹貢》作"渠搜",西戎部落之一。案:巨蒐,與西史所見Sakā四部之一Asii同源。蓋"巨蒐"[gia-shiu]得視爲Asii之對譯。[24]

4.5 鬗溲,無考。

(以上卷四)

以下是若干補充:

第一,穆天子西征去途所遇諸部,最值得注意的是曹奴之人(丁零)、剞閭氏(griffins)和鄄韓氏(鬲昆)。穆天子西征歸途所遇諸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鬬胡氏(烏揭)。

據《史記・匈奴列傳》,前3世紀末匈奴崛起時,冒頓單于曾"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國"。而據《漢書・匈奴傳下》,元帝時,匈奴郅支單于叛漢西走,"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知堅昆在烏揭西,丁令在烏揭北。時"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而《史記・匈奴列傳》所謂"北服"丁零等,其實是"西北服"。一般認爲,丁零本土在貝加爾湖周圍,鬲昆即堅昆在葉尼塞河流域。薪犂地望不詳,但無疑亦在阿爾泰山北麓。至於烏揭,依據較可靠的研究,其居地在阿爾泰山南麓。[25]它很可能在《穆天子傳》描述的年代已登上歷史舞臺。

穆天子遇見剞閭氏、曹奴之人和鄄韓氏似乎表明其去途取道阿爾泰山北麓,而烏揭居地的位置强烈暗示穆天子乃取道阿爾泰山南麓東歸的。

第二,在漢文典籍中,西王母多被置於極西之地。例如: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弱水和西王母在條枝國,而在《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中,弱水和西王母則在大秦國西。這是因爲在前者描述的時代,中國人對于外部世界的瞭解在西面到條枝國爲止,而在後者描述的時代,最西面的國家已經是大秦了。由此可見,穆天子會晤的西王母

在其西征的終點，決不是偶然的。《穆天子傳》和後來的《史記》等書一樣，將西王母位置於當時所瞭解的最西部。

穆天子會晤西王母後，"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升于弇山"，《太平御覽》六七二引作"升于崦嵫"。案：《山海經・西山經》："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注："日所入山也，見《離騷》。"《離騷》："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由此可見弇山即崦嵫之山，在《穆天子傳》作者心目中，既見西王母，"升弇山"即崦嵫之山則是題中應有之義。[26]

《穆天子傳》所傳西王母居地的位置無從確指，僅知其旁爰有"碩鳥解羽"之曠原。這自然使我們聯想到希羅多德在敘述草原之路時提及的空中充滿羽毛的地方。既然希羅多德所述空中充滿羽毛的地方無疑位於自西向東往赴阿爾泰山的交通綫上，則穆天子會晤西王母而經由的昆侖山也應該是阿爾泰山。

第三，既然西夏即大夏、骨飦即豎沙、濁繇即居繇、禺知即月支，則《山海經・海内東經》關於"國在流沙[27]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的記載似乎在《穆天子傳》中得到了印證。但以上的研究至多説明《山海經》和《穆天子傳》有相同的資料來源，並不能説明兩者對於這些資料的理解是完全相同的。質言之，不能按照《山海經》的描述來探求上述四者的位置，反之亦然。[28]

同理，《穆天子傳》提到與昆侖山有關的河流有赤水、洋水、黑水等，類似記載亦見諸《山海經・西山經》：

>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鳥獸。

除諸色水外，尚有所謂"群玉之山"，亦見諸《山海經・海内東經》：

>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侖虛東南。昆侖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這説明諸水、玉山與昆侖山有不解之緣,應該都是傳説中的山水。大概既認定昆侖有玉山、出有色水,在沿阿爾泰山南北行進時遇見山水便往往附會之。㉙質言之,在比定《穆天子傳》有關昆侖諸山水時,亦無須受《山海經》記載之束縛。

第四,以上將焉居、巨蒐讀作 Asii,將禺知、骨飦讀作 Gasiani,將赤烏、珠余和曷余讀作 Sacarauli(或 Sakā Rawaka),將重䣊或西夏讀作 Tochari,乃基於我關於塞種史的一個假説:

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前 521—前 486 年在位)貝希斯登(Behistun)銘文所見 Sakā 人(在《漢書・西域傳》中稱爲"塞種"),主要包括四個部落或部族: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公元前 7 世紀末葉,Asii 等部已出現在伊犁河、楚河流域。Sakā 諸部可能來自東方。Asii,G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 似即先秦典籍所見允姓之戎、禺知(禺氏)、大夏和莎車。其活動地域大致在黄河以西,阿爾泰山之東。前 623 年,秦穆公稱霸西戎,拓地千里,或者因此引起了 Sakā 諸部的西遷。㉚

出現在《穆天子傳》中的 Sakā 諸部既可能是西遷後留在東方故地的餘種,也可能是處在西遷過程中的分支。由於《穆天子傳》所據資料的年代不易一一確定,不能指實。

進入一地的 Sakā 人,不祇是一個部落或部族的成員,其他部落或部族的成員往往也先後或同時進入,人數也多寡不一。這種情況在《穆天子傳》中的反映便是"焉居(Asii)、禺知(Gasiani)之平"這一地名的出現。㉛

第五,以上釋讀過程中,將若干部名視作同名異譯,主要有以下兩種情況:

1) 對於族屬相同的不同部落或部族,往往采用不同的漢字表示。例如:"焉居"和"巨蒐"均係 Asii 人,"禺知"和"骨飦"均係 Gasiani,"赤

烏”、“珠余”和“罨余”均係 Sacarauli,“重䑋”和“西夏”均係 Tochari 人,但均不在一地,不屬於同一部落或部族。[32]

2)《穆天子傳》成書前有一個口口相傳的過程,對於同一種人或同一個部落有時使用不同的譯名,可能是在這一過程中造成的,最後寫定者未加詳察。“鄘人”與“無夷”便是一個例子。

(三)

《穆天子傳》卷一所述穆天子西征歷程如下:

1.1 “……飲天子蠲山之上”。“飲”字前有闕文。蠲山,在今山西高平。[33]

1.2 “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漳水有清、濁二源,此爲濁漳水。穆天子絶漳處在今山西長治境。[34]

1.3 “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盤石,在今山西平定東北。[35]

1.4 “載立不舍,至于鈃山之下”。鈃山,井陘山,在今河北井陘。[36]

1.5 “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于是得絶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指今滹沱河。“循虖沱之陽”,指在河北平山附近渡河後,溯河而上。[37]

1.6 “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38]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升”指登山,傳文闕其名,或爲恒山山脈之一山。[39]當水,或即古之恒水,今山西沙河、唐河。[40]

一説天子第三日所至“鈃山之下”,約當河北省獲鹿縣之東南境,第六日“北循虖沱之陽”,二日而抵達犬戎之境,則犬戎疆界之南緣,約當河北曲陽、行唐兩縣境,其北亦即太行山區,或爲犬戎盤踞之地。[41]今案:其説欠確切。

1.7 “甲午,天子西征,乃絶隃之關隥”。“隃之關隥”,在今山西雁門山。[42]

1.8 “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此傳所述焉居、禺知居地當在

今河套東北。[43]

1.9 "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宗之子孫鄘伯絮，且逆天子于智之□"。鄘人封地在今内蒙古黑城至托克托之間。[44]智之□，内蒙古河套托克托一帶。[45]

1.10 "癸卯，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漆澤"，即下文"滲澤"之譌。"釣于河"，指河套一帶的黄河。[46]

1.11 "甲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河宗，即河伯。滲澤，無妨認爲指今黛山湖。[47]

1.12 "戊申，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陽紆之山，今内蒙古陰山。[48]河宗氏，今地在内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奄有河套之北岸。[49]燕然之山，陰山山脈中某山。[50]

1.13 "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黄之山"，今陰山山脈中某山。[51]

1.14 "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温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穆天子所濟，當在今河套西端之烏加河。烏加河與今黄河間，支流密佈，或即"温谷樂都"所在，亦河宗氏之所遊居。[52]

1.15 "丙寅，天子……以飲于枝涛之中、積石之南河"。"積石"，應爲河套西北角某山。"南河"即今黄河主道，古時因在黄河(今烏加河)之南而得名"南河"。[53]

以上傳文敘説穆天子自山西南部，折而向西，經雁門山，到達河套西北部陰山山脈的行程。

(四)

《穆天子傳》卷二所述西征歷程如下：

2.1.1 "□柏夭曰：□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封膜晝"前奪河宗之邦經西夏氏至珠余氏間行程。珠余氏在西夏氏(河西)

與河首(居延海)之間。一説“膜晝”應爲珠余氏。[54]果然,珠余氏當在張掖河流域,蓋河水指張掖河。[55]

2.1.2“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戊午,𥌒□之人居慮獻酒百□于天子”。穆天子所升之山爲𥌒□之人所居,山在自襄山赴昆侖山途中,或即阿爾洪山。又,“丁巳”前應有闕文,奪珠余氏經河首至襄山(杭愛山)間行程。

2.2“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即阿爾泰山東端。赤水,當即博東齊河。[56]

2.4 “爰有鶤鳥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鶤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鶤鳥之山,應爲昆侖山東端某山。

2.5“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泝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珠澤,當即哈臘烏斯湖;泝水,或即伊格爾河。

2.6“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舂山,不妨認爲是察斯特烏拉山。

2.7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赤烏之人居地當在察斯特烏拉山以西。

2.8“已卯、天子北征,趙行□舍。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洋水當即薩格賽河。[57]曹奴之人本土當在葉尼塞河流域。《穆天子傳》此處所載當是南遷之一支。

2.9 “壬午,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畱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曰畱骨之邦”。黑水,當即科布多河。[58]畱骨之邦或在該河流域。

2.10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容□氏之所守”。容□氏所守群玉之山,當在沙扎海泊之西、科布多河北岸。

2.11“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羽陵,在群玉之山西北。

2.12 “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祭于鐵山”。剞閭氏居地當在索果克河流域。鐵山，今友誼峰。

2.13 “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韓氏”。鄄韓氏居地，在友誼峰之西、布赫塔爾瑪河流域。

2.14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玄池，當即今巴爾哈斯泊。

2.15 “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苦山，阿爾泰山西端某山。

2.16 “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黄鼠之山，阿爾泰山西端某山。

2.17 “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西王母之邦，按之行程，似當在齋桑泊附近。

以上傳文敘説穆天子自今阿爾泰山東端，北行至科布多河流域，復西向到達齋桑泊的行程。

（五）

《穆天子傳》卷三所述西征歷程如下：

3.1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瑤池”，應爲今齋桑泊。“弇山”即崦嵫之山，在極西之地，故置於穆天子西征行程之末。事實上，弇山可能是穆天子西征所升最西部的山。

3.2 “丁未，天子飲于溫山”。溫山，阿爾泰山西端某山。

3.3 “己酉，天子飲于潀水之上。……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潀水，哈柳圖河。曠原，在齋桑泊周圍。

3.4 “己亥，天子東歸，……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之山”，

阿爾泰山西端某山，在齋桑泊之東。

3.5“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天子北遊于𣿅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戊□之山”，庫克辛山。“𣿅子之澤”，布倫托海。“智氏之夫”，一般認爲當作“智氏之人”。

3.6“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獻水，烏倫古河。

3.7“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瓜纑之山”，胡圖斯山。“閼氏胡氏”，當作“閼胡氏”，時在胡圖斯山之南。

3.8“天子乃遂東征，南絶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南絶沙衍”，南向越過準噶爾盆地的沙漠。

3.9“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蔿柏。曰㲋余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積山”，㲋余之人獻酒處，當在北塔山或大哈蒲提克山。

以上傳文敘説穆天子在齋桑泊附近和西王母會晤後循阿爾泰山南麓東歸。

（六）

《穆天子傳》卷四所述西征歷程如下：

4.1“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濁繇氏所居滔水，或即伊吾河。

4.2“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骨飦氏所居蘇谷，或即星星峽。

4.3.1“乃遂南征，東還。至于長洮，重䣛氏之西疆。丁亥，天子升于長洮。乃遂東征”。長洮，山名，或即花牛山。

4.3.2“庚寅，至于重䣛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荅堇，西膜之所謂木禾，重䣛氏之所食”。“重䣛氏黑水”，有别於卷二所見黑水，或即疏勒河。

4.3.3 “爰有采石之山，重䜌氏之所守。……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䜌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采石之山，或即黑山。

4.3.4 “乙丑，天子東征，[重䜌之人]䳭鳥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長沙之山，或即合黎山。

4.4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文山，或即龍首山。

4.5.1 “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東南翔行”云云，略言自文山至巨蒐氏居地的行程。巨蒐氏居地應在陰山一帶。[59]

4.5.2 “甲戌，巨蒐之𡚸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焚留之山”，或即席勒山。

4.6.1 “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絶䣛胥之谷”。𡚸胥之谷，或係大青山某山谷。

4.6.2 “[辛]巳，至于䤯𨾊，河水之北阿。爰有𤕦溲之□、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䤯𨾊，今狼山之東北，皇天子之山應即燕然之山。蓋“河伯之孫”云云應即卷一“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60]

4.7 “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䣙人。䣙伯絮觴天子于澡澤之上，𨞒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澡澤即卷一所見滲澤。𨞒多之汭，在今包頭至托克托一帶。[61]

4.8 “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長松之隥，在今山西右玉一帶。[62]

4.9 “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雷首山，在山西蒲州，其對河爲陝西華陰，渭水入河處，與《左傳·閔二年傳》所載“虢公敗犬戎於渭汭”正相符合。[63]

4.10 “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髭之隥，即山西句注山。[64]

4.11 “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三道之隥、二邊，均在河北井陘東側。[65]

4.12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南征翔行，逕絶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翟道，河北井陘之南。太行，太行山。河，指黄河在河南境内一段。宗周，周都洛邑，今河南洛陽附近。

以上傳文敘説穆天子自伊吾河流域經河套，回歸洛陽的行程。

4.13.1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瀍水，今河南瀍水。[66]

4.13.2 “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西夏氏居地當在河西某地。

4.13.3 “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河首，意指河源。《穆天子傳》的編者以爲河源在居延海。所謂河，其實是今張掖河。[67]珠余氏居地可能在此河流域。

4.13.4 “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此句文字有誤。按之卷二所述，“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當乙正爲“至于昆侖之丘、珠澤、舂山”。襄山，應爲今杭愛山中某山。“西南至”云云，乃述説穆天子抵達“河首”(居延海)後，北上襄山(杭愛山)，復西南向赴昆侖之丘(阿爾泰山東麓)。

4.13.5 “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赤烏氏舂山”，“舂山”二字衍。

4.13.6 “東北還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一説“截舂山以北”之下闕“七百里”三字。[68]

4.13.7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此“□”疑衍。

4.13.8 “□宗周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可能是“自”字。

4.13.9 “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東南”云云，可能指自文山經焚留之山至陽紆的行程。

4.13.10 "還歸于周,三千里。"指自陽紆之山至宗周洛邑。

4.13.11 "各行兼數,二萬有五千里"。"二萬有五千里",約而言之,上述里數之和實爲二萬四千里。[69]

最後,説一説有關《穆天子傳》的用曆和里數記載,以結束全文。

關於《穆天子傳》的用曆有很多研究,這對於解明古代曆法不無裨益。遺憾的是,這些行程的干支日期,對於判明經由地點的位置並無多少幫助。既然無從證明穆天子或其他人曾進行如傳文所載的一次西征,這些干支就不可能是實録。退一步説,即使有部份是實録,由於不了解旅行者作息起居,不了解旅途的境況,根本無法根據天數多少來判斷距離遠近。

關於《穆天子傳》的里數也一直是研究者的注意點。遺憾的是,不僅古時無精確的測量方法,行程之曲直更不得而知,上述里數即便是實録,於判定經由地點的位置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且不説《穆天子傳》出土和傳世的情況注定今天我們見到的這些里數已不可能是原貌。尤其是河首以西,西漢以降尚且不可能獲得正確數據,何況在《穆天子傳》描述的時代。

一直有人將《穆天子傳》視爲小説家言,我認爲,小説家言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干支和里數的記録,在討論穆天子西征路綫時,存而不論可也。

---

① 見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 1983 年版,第 88—92 頁。

② 見本書第六章。

③ 關於獨目人,參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77—110 頁。

④ 關於禿頭人,見本書第六章。

⑤ S. Y. 魯金科(Rudenko):《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Altai Tribes and China),《考古學報》1957 年 2 期,第 37—48 頁。

⑥ 詳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 1990 年版,第 1—16 頁。

⑦ 詳見王守春:《〈穆天子傳〉地域範圍試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 年第 1 輯,第 215—228 頁。王文旨在證明穆天子西征所涉及的地區應爲我國西北地區的甘肅河西走廊、青海、内蒙古以及新疆地區。

⑧ 關於犬戎,詳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77—110 頁。

⑨ 關於月氏之源流,詳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29—52 頁。

⑩ 見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25 頁。

⑪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24—26 頁。

⑫ 見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1—142 頁。

⑬ 希羅多德所載格里芬遠在《穆天子傳》所載剞閭氏之東。但這可能是剞閭氏遷徙的結果,也説明二書描述的時代不同。

⑭ 關於内陸歐亞的格里芬,參看林俊雄:《グリフィン——聖獸からみた文化交流——》,東京:雄山閣 2006 年版。

⑮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學》56—3(1986 年),第 61—93 頁。

⑯ 見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27,183—184 頁。

⑰ 見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9 頁。

⑱ 黄時鑒:《希羅多德筆下的歐亞草原居民與草原之路的開闢》,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内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4—456 頁。

⑲ 小川琢治:《周穆王の西征》,《支那歷史地理學研究續集》,東京,1929 年版,第 165—408 頁,esp. 第 332—335 頁。

⑳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 頁。

㉑ 詳見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絶的名義——兼説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綫》,載《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77—485 頁。

㉒《逸周書·王會解》:"大夏兹白牛。"孔注:"大夏,西北戎。"

㉓ 關於大夏的源流,詳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1—28 頁。

㉔ 關於巨蒐,詳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111—124 頁。

㉕ 説見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零"、"西丁零"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長野中澤印刷 1957 年版,第 57—71 頁。

㉖《漢書·西域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魏略·西戎傳》:"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日所入"處,與西王母一樣,隨中國人西方地理視野的擴大而不斷西移。

㉗ 郭注:"今西海居延澤。"

㉘"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云云出現在《魏略·西戎傳》中時,又當另作解釋:屬繇指澤拉夫善河流域 Soghda 人的本土。大夏指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的Tochari人,月氏指取代大夏統治巴克特里亞的大月氏人,堅沙指推翻了大月氏統治的貴霜人。並列大夏、月氏、堅沙三者,雖無視時代差,然亦曲折地反映出大夏亡於月氏,月氏又亡於貴霜這一歷史過程。此亦中國古史記域外事情時舊瓶裝新酒之一例。

㉙ 後來赤水、玉山等隨西王母遠遷至大秦之西:"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魏略·西戎傳》)

㉚ 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

㉛ 類似情況在後來《漢書·西域傳》描述時代已相對穩定下來的國名、地名中也有所反映。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0—215 頁。

㉜ 這一現象在後來《漢書·西域傳》中特別明顯,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0—215 頁。

㉝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 頁。王、陳氏書匯集《穆天子傳》研究之各種觀點,逐一分析後決定取舍,往往還增添新證。本文引用王、陳氏肯定的觀點時,逕作王、陳氏觀點引用,省去所本。

㉞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 頁。

㉟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頁。

㊱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10 頁。

㊲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13 頁。

㊳“犬戎□胡”，顧實以爲“□”可删，見《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10 頁。

㊴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 頁。

㊵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10—11 頁。

㊶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二，臺北，1988 年版，第 1031—1036 頁。

㊷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 頁。

㊸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23 頁。

㊹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25 頁。

㊺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27 頁。

㊻ 靳生禾:《〈穆天子傳〉若干地理問題考辨——兼評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4 期，第 69—77，86 頁。

㊼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30 頁。

㊽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36 頁。

㊾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24—26 頁。

㊿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39 頁。

(51)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 頁。

(52)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67 頁。小川琢治:《周穆王の西征》，《支那歷史地理學研究續集》，東京:1929 年版，第 165—408 頁，esp. 第 321 頁，以爲:“此次渡河地點，當在黄河北端支流（北河）自北南折處”。

(53)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0—71 頁。

(54)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53—54 頁。

(55) 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載《中外史地考證》（上），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1—41 頁。

56 舊注:“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案:今本《山海經·西山經》稱赤水“東南流”,知舊注所據文字未必與今本同。《太平御覽》八十五引作“昆侖山有赤水東北流,見《山海經》也”,可以爲證。

57 舊注:“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案:今本《山海經·西山經》稱洋水“西南流”,稱赤水“東南流”,稱黑水“西流”,均與舊注不同。

58 黑水,舊注:“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

59 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山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3 頁,以爲巨蒐氏居地當在陰山北艾不蓋河、錫拉木倫河一帶。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5—216 頁,以爲巨蒐氏居地距陽紆之東尾僅一日程,故必在陰山東麓之北至多百里左右處。

60 衛挺生:《穆天子傳今考》,臺北中華學術院 1970 年版,第 308—310 頁。

61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4—225 頁。

62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228—229 頁。

63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雷首”之地望,衆説紛紜,見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7 頁。

64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232—233 頁。

65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1 頁。

66 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國書店 1990 年版,第 240—241 頁。

67 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載《中外史地考證》(上),中華書局 2004 年版。

68 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0 頁。

69 關於里數,參看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1—246 頁。

二　關於法顯的入竺求法路綫
——兼説智猛和曇無竭的入竺行

法顯入竺路綫見載於《法顯傳》。本章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①]就若干爭議較多的問題陳述己見外,還試圖結合有關記載,特别是有關智猛和曇無竭入竺路綫的記載進行比較研究,使法顯的入竺行程更趨清晰,以窺見公元5世紀中印交通路綫之一般。

(一)

發跡長安至度葱嶺。

1. "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長安,今陜西西安西北,時爲後秦姚興都城。隴,指隴山,在今陜西隴縣西北、甘肅清水縣東北,爲自隴水流域通往西北的陸路所必由。乾歸國,指西秦乞伏乾歸當時所都金城,今甘肅蘭州西。一説法顯所經爲苑川;[②]未安。

案:《資治通鑒·晉紀二九》(卷一〇七)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年):"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資治通鑒·晉紀三〇》(卷一〇八)又載太元二十年(395年)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胡注:"苑川西城也"。嗣後,據"晉紀三一",後涼呂光於隆安元年(397年)遣呂纂等帥步騎三萬"拔金城"。而秃髮烏孤稱西平王後,"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又據《資治通鑒·晉紀三三》(卷一一一),隆安三年(399

年)十月"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静爲右丞相",知前此西秦已復得金城。[3]至安帝隆安四年正月,據同卷,"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胡注:"乞伏氏本居苑川,乾歸遷于金城,今復都苑川"。法顯"至乾歸國"既在隆安三年,則所至當爲金城。

2. "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耨檀國,指南涼都城西平,今青海西寧西。耨檀,即禿髮傉檀,南涼王(402—414年在位)。

案:南涼禿髮烏孤死於隆安三年(399年),其弟利鹿孤繼位,遷都西平。利鹿孤死於元興元年(402年),弟耨檀繼位。據《晉書・禿髮傉檀載記》,"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遣于樂都,改元曰弘昌"。法顯抵南涼時,利鹿孤尚在位,仍治西平。或因傉檀柄國之政,法顯逕稱南涼爲"耨檀國"。一說法顯所經"耨檀國"爲樂都,[4]似未安。

3. "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復進到燉煌。……燉煌太守李暠供給度沙河"。養樓山,應即《水經注・河水二》所見"養女山",[5]山在今青海西寧市以北、大通河南一帶,正在西平至張掖道上。張掖鎮,今甘肅張掖西北。燉煌,今甘肅敦煌西。沙河,指燉煌至鄯善國之間的沙漠地帶,即《漢書・西域傳》所謂"白龍堆"。

4. "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鄯善國,此處指鄯善國王治扜泥城,今羅布泊西南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一說法顯所經鄯善國在羅布泊西北今樓蘭古城遺址。[6]

案:其說未安。

一則,歷史上鄯善國王治始終在羅布泊西南,既然法顯所經各"國"均爲其王治,鄯善國不應例外。《漢書・馮奉世傳》明載"奉世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伊脩城,即《漢書・西域傳上》所見伊循城,位於今Miran附近。這說明自陽關有道可通羅布泊西南。[7]

二則,《法顯傳》稱,自敦煌至鄯善"可千五百里"。而據《漢書・西域傳》,自扜泥城至陽關爲1 600里。漢晉時代不同,法顯所計不過約數,百里左右的誤差是可以理解的。《漢書・西域傳》的1 600里是自陽關沿阿爾金山北麓赴扜泥城的行程,可知法顯赴扜泥城不是先抵樓

蘭城再南下的。[8]

三則，法顯西行時，羅布泊西北的樓蘭城已經廢棄或接近廢棄。[9]而法顯所至鄯善國"有四千餘僧"，可知其地不可能是樓蘭城，衹能是泊西南的扜泥城。說者以爲這"有四千餘僧"指樓蘭至尼雅整個鄯善國統治區的僧侶數。然而法顯並未去過尼雅，未必能統計鄯善國全國的僧侶數。"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無疑是鄯善國王治一處的情況。說者强調四千餘僧不在王治一地，不過說明他並不相信樓蘭城有如此大的"奉法"規模。

又，法顯之所以没有自扜泥城取西域南道入竺，而從該處折向焉耆，可能出於行資的考慮。

5. "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焉夷"應即"焉耆"，該國王治可能在今四十里城子附近的博格達沁古城。

案：據《漢書・西域傳下》，山國"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接］"。法顯自鄯善赴焉耆當自經由原山國王治所在（今 Kizil-sangir 或 Singer）往赴。

6. "爲焉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高昌，在今新疆吐魯番東約 50 公里之勝金口之南。焉耆東北行有道可通高昌。[10]

7. "法顯等蒙苻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于闐，在今和闐附近。所謂"沙行"乃指自焉夷西南向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直達于闐。[11]

8. "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案：慧景等先發所至竭叉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蒲犂國，今塔什庫爾干西南。[12]

9. "既過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案：僧韶所至罽賓，一般認爲指 Kaśmira。

10. "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子合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位置似應求諸葉城（Karghalik）之西 Asgan-sal 河谷，更確切地說應在葉爾羌河與 Asgan-sal 河匯合地點以上 Kosrāb

附近的河谷。[13]法顯自于闐西赴子合歷時二十五日。按之《漢書·西域傳》,子合國王治呼犍谷"東與皮山[接]",而于闐國"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因此,法顯一行很可能是取道皮山前往子合的。

11. "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葱嶺山,指帕米爾高原。於麾國,一説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權於摩國"。[14]

案:"於麾"[hiua-xiua]果即"權於摩",則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秅國。蓋據《魏書·西域傳》,"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魏書·西域傳》所見權於摩國果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秅國,則其名衍"權"字,[15]"於摩"乃"烏秅"之譌。蓋"烏"、"於"音同,而"秅"譌爲"秏",[16]復譌爲"摩"。

但是,指法顯所歷"於麾"爲烏秅不無障礙。蓋法顯一行抵於麾後,復"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遂於竭叉國入竺。如前所述,竭叉國位於Tāshkurghān。而據《漢書·西域傳》,子合國王治呼犍谷"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一般認爲位於今Tāshkurghān,法顯欲赴蒲犂,可自于闐經皮山、子合西行,並無西南行抵烏秅之必要。

《漢書·西域傳》又載:"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於麾果即烏秅,法顯入竺應自於麾西南行、取"罽賓、烏弋山離道"前往,不必西北行赴竭叉。蓋所謂"罽賓、烏弋山離道"乃由于闐經皮山、烏秅入竺。

根據較可信的説法,烏秅城故址可能在今Hunza。[17]如果相信於麾即Hunza,則不能認爲竭叉在Tāshkurghān。反之,若認爲竭叉位於Tāshkurghān,則於麾不可能是權於摩或烏秅。法顯既取道子合前赴竭叉,則於麾不應是烏秅。

當然,另一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法顯到達子合後,没有直接西赴竭叉(蒲犂或渴槃陁),卻西南行抵於麾(烏秅或權於摩),是因某種原因在子合不適合"安居",不得不赴於麾"安居"。"安居已止",没有自於麾

直接入竺，復自於麾西北行赴竭叉，則是爲了與慧景等會合的緣故。

又，據《漢書・西域傳》，子合"東與皮山"接。因此，法顯自于闐至子合應該路過皮山。《法顯傳》不載皮山，應該是在該處無法事可記的緣故。

12. "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竭叉國，已見前文。

13. "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北天竺，指印度半島北部。"葱嶺"，此處指喀喇昆侖山。"又有毒龍"云云，知法顯曾經歷後來宋雲所記"不可依山"。《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所載：宋雲一行於"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可以爲證。

（二）

北天竺、西天竺之行。

14. "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陀歷(Daraḍa)，一般認爲在今 Dārel，位於克什米爾西北部印度河北岸。

15. "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岨，崖岸嶮絶，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縆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絶，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新頭河"指印度河。"過河"以及下文"度河"，指渡印度河北岸該河之支流。

案：按照法顯所記，似乎這一段"九譯所絶"的險途始自陀歷，其實不然。蓋據《漢書・西域傳》，"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其西則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既然烏秅國在今 Hunza，難兜在今 Gilgit[18]，"縣度"之險應在法顯入竺

途中。又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記","從鉢盧勒國向烏塲國,鐵鎖爲橋,懸虚而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鉢盧勒,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波路(Bolor),在今Gilgit附近。則此險途始自Gilgit,直至烏塲。"烏塲"即法顯所記"烏萇"。

又據《大唐西域記》卷三,自烏仗那國都城"瞢揭釐城(Mangalaor)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緪索,或牽鐵鏁。棧道虚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達麗羅川即陀歷,則上述險途復自Dārel延至Mangalaor(烏仗那國舊都所在)。玄奘蓋自烏仗那(烏萇)北上,於法顯方向相反。

16."度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Uttarāpatha)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Madhyadeśa)所謂中國"。烏萇國(Uḍḍiyāna),位於今巴基斯坦北部Swāt河流域。北天竺、中天竺,即北印度、中印度。古代印度人將印度一分爲五:稱"五印度"或"五天竺"。

案:法顯稱"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是説"天竺"的領域始自烏萇。《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稱烏塲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也是説烏塲是天竺的門户。

又,據法顯,"佛遺足跡"在烏萇國;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治瞢揭釐城(今Mingōla),瞢揭釐城東北二百五六十里處有阿波邏羅龍泉,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一般認爲,如來足跡遺址在Swāt河上游西岸Tirāt村。

17."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那竭國,即Nagarahāra,位於今阿富汗東部Jalalabad附近。國名前冠以"佛影"兩字,是因爲該國"供養佛影"的緣故。

案:慧景等自烏萇向那竭國,與此後法顯的行程可能差相髣髴。

18."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宿呵多",即Swāt之漢譯,今Mangalaor西南跨Swāt河兩岸之地稱爲Swāt。

案:據法顯,宿呵多國係釋迦牟尼"割肉貿鴿處";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三,"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mahāvana)伽

藍。……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mayū）伽藍。……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Aśoka）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毗迦王（Śibika）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按大致比例，摩訶伐那伽藍、摩愉伽藍和如來"割肉貿鴿處"均在法顯所歷宿呵多國，故宿呵多國可能尚在今 Swāt 地區之南，即今 Buner地區。[19]

19."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犍陀衛國（Gandhavat），即乾陀羅，位於今喀布爾河中下游。

案：據法顯，犍陀衛國有佛"以眼施人"處。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如來挑眼施人處"在乾陀羅國佛沙伏城（Varṣapura）西一日行處。佛沙伏城，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健馱邏國跋虜沙城，今白沙瓦（Peshāwar）東北之 Shahbaz Garhi。

然據《大唐西域記》卷二，健馱邏國布色羯邏伐底城（Puṣkalāvatī）北四五里有故伽藍，"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布色羯邏伐底城，在今白沙瓦東北之 Chārsadda。這就是説，跋虜沙西一日行處便是布色羯邏伐底城北故伽藍。

因此，法顯所謂"犍陀衛國，是阿育王（Aśoka）子法益（Dharmavivardhana）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云云，表明法顯當時所歷其實是宋雲所歷佛伏沙城，亦即玄奘所經跋虜沙城。

20."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國（Takṣaśilā），今巴基斯坦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西北 Shahanderi 東南的 Sirkap 遺址。

據法顯，"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案：竺刹尸羅即《大唐西域記》卷三所載呾叉始羅，國都北十二三里有"捨頭窣堵波"，遺址在今 Taxila 北。法顯赴竺刹尸羅，顯然是爲了訪問"捨頭窣堵波"。

21."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鉢即在此國。……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弗樓沙國，應即《魏書·西域

傳》所見富樓沙(Puraṣapura)、《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所見"乾陀羅城"、《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健馱邏國布路沙布邏城(Puraṣapura),位於今白沙瓦(Peshāwar)。

案:既稱"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則似乎表明法顯是在到達竺刹尸羅後又西歸佛伏沙,復自犍陀衛國南赴弗樓沙國的。

22."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那竭國界醯羅城,故址在今 Jalalabad 城南之 Hiḍḍa 村。"醯羅"(hiḍḍa 或 heḍḍa),即梵文 haḍḍa(骨)。

案:法顯所載醯羅城,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二那揭羅曷國的醯羅城。據載,城中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20]

23. "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那竭國城,已見前述。小雪山,即 Jalalabad 城南 Safēd Kōh 山脈(今 Spin Ghar)。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玄奘自濫波國,經那揭羅曷國都城、佛頂骨城(醯羅城)、犍陀羅國布路沙布邏、布色羯邏伐底城、跋虜沙[21]、烏鐸迦漢荼城(Udabhaṇḍapura)、至烏仗那國都城瞢揭釐城,更溯印度河而上,抵烏仗那舊都達麗川。法顯則自陀歷渡河至烏萇國,復經宿呵多國(Buner)、犍陀衛國(跋虜沙)、竺刹尸羅、弗樓沙國(布路沙布邏城),至醯羅城(佛頂骨城)。

另外,法顯往返犍陀衛與竺刹尸羅之間時應經由烏鐸迦漢荼城。玄奘乃自烏仗那回歸烏鐸迦漢荼城,再往赴呾叉始羅。

24. "南到羅夷國。……住此夏坐"。羅夷國,指 Safēd Kōh 山南 Lohás 人居地。一說在今 Parachinor。[22]

25."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跋那國,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一所載伐剌拏國,位於今巴基斯坦北部之 Bannu。[23]

案:玄奘乃於歸途,自呾叉始羅經由藍波國境,至伐剌拏國。

26. "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毗荼,即旁遮普(Pañcanada,Pañjāb),主要部份在今巴基斯坦東北部。

（三）

一

中天竺、東天竺之行。

27.“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有遥捕那河……從是以南，名爲中國”。摩頭羅，即 Mathurā,《大唐西域記》卷四作“秣兔羅”。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北方邦西部馬土臘西南之 Maholi。遥捕那河，即《大唐西域記》卷五所見閻牟那河，今 Mathurā 城東 Jumna 河。

28.“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僧伽施（Saṃkāśya），《大唐西域記》卷四作“劫比他”（Kapitha）。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北方邦西部 Farrukhābād 之 Sankīsa 村。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玄奘自秣兔羅，經薩他泥濕伐羅國（Sthāneśvara）、禄勒那國［《大唐西域記》卷四作“窣禄勤那”（Srughna）］，渡閻牟那河，至秣底補羅國（Matipura），復經婆羅吸摩補羅國（Brahmapura）、醯掣怛羅國［《大唐西域記》卷四作“垩醯掣怛羅國”（Ahicchttra）］、毘羅那拏國［《大唐西域記》卷四作“毘羅那刪拏國”（Virāśāna）］，至劫比他。自摩頭羅（秣兔羅）至僧伽施（劫比他），法顯是直接抵達，玄奘則在歷經多處後抵達。

29.“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罽饒夷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五所見羯若鞠闍國（Kanyākubja），今印度北方邦西部 Kanauj。恒水，《大唐西域記》所見殑伽河，今印度恒河（Ganges）。

30.“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呵梨，蓋即《大唐西域記》卷五所見羯若鞠闍國大城東南、殑伽河東岸之納縛提婆矩羅城（Navadebakula）。Navadebakula 意爲“新天寺”，或因奉毘瑟笯天（Viṣṇu）得名，而毘瑟笯名 Hari，或即“呵梨”一名之由來。

31.“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沙祇大國，或即 Sāketa，曾爲古印度北部拘薩羅國（Kosala）都城。沙祇大國，可能就是《大唐西域記》卷五所見阿踰陁國（Ayudhā）。

32.“從此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拘薩羅，印度古國，其都城 Śrāvastī（巴利文：Sāvatthī）。“舍衛”即 Sāvatthī 之對譯。《大唐西域記》卷六作“室羅伐悉底”（Śrāvastī）。

33.“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Kāśyapa）本生處”。都維，今 Sāhet-Māhet 西之 Tadwa 村。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玄奘自劫比他至羯若鞠闍國後，經納縛提婆矩羅城、阿踰陁國、阿耶穆佉國（Ayamukha）、鉢羅耶伽國（Prayāga）、憍賞彌國（Kauśāmbī）、鞞索迦國（Viṣāka），至室羅伐悉底國。法顯乃自僧伽施（劫比他）至罽饒夷城（羯若鞠闍國曲女城）後，經呵梨（納縛提婆矩羅城）、沙祇大國（阿踰陁國），至拘薩羅（室羅伐悉底國）。

34.“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那毗伽（Nābhika?），具體地望不詳。拘樓秦佛（Krakucchanda），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迦羅迦村馱佛（Krakucchanda），其本生古城在劫比羅伐窣堵（Kapilavastu）國王城南五十餘里。

35.“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迦諾迦牟尼佛（Kanakamunibuddha），據載該佛本生古城在劫比羅伐窣堵國王城東北三十餘里處。

36.“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迦維羅衛，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劫比羅伐窣堵國，王城遺址在今尼泊爾 Basti 縣北部的 Piprāwā。“論民”，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臘伐尼園（Lumbinivana）。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自室羅伐悉底國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這一段行程法顯與玄奘接近。

37.“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藍莫（Rāma），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藍摩，在尼泊爾南部之 Dharmaulī。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自劫比羅伐窣堵國東行五百餘里，至藍摩國。這一段行程法顯與玄奘接近。

38. "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拘夷那竭城，《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拘尸那揭羅國，故址在尼泊爾的 Little Rapti 河與 Gandak 河匯流處之南。希連河，即《大唐西域記》卷六所見尸賴拏伐底河（Hiraṇyavati）。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自藍摩國行百餘里，至拘尸那揭羅國。這一段行程法顯與玄奘接近。

39. "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梨車（Licchavi），《大唐西域記》卷七作"栗呫婆子"。據載，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在吠舍釐國王城西北五六十里。

40. "自此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Vaiśāli），《大唐西域記》卷七作"吠舍釐"。王城在近 Gandak 河左岸 Hājipur 以北的 Basāṛh。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玄奘自拘尸那揭羅國，經婆羅痆斯國（Bārāṇasī）、戰主國（Garjanapati），至吠舍釐國。法顯則自拘夷那竭城（拘尸那揭羅國）直接至毗舍離國（吠舍釐國）。

41. "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五河合口，指自毗舍離城至摩竭提國巴連弗邑之恒河渡口。附近爲 Gandak、Rāptī、Gogra、恒河、宋河（Son）諸水，匯成恒河下游而東行。故曰"五河合口"。

42.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摩竭提國（Magadha），《大唐西域記》卷八作"摩揭陀"，位於印度河中游。巴連弗邑（Paṭaliputra），《大唐西域記》卷八作"波吒釐子城"，位於今印度比哈爾邦之 Patnā。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玄奘自吠舍釐國，經[濕]吠多補羅城（Śvetapura），至摩揭陀國波吒釐子城。法顯則自毗舍離城（吠舍釐國）至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波吒釐子城）。法顯與玄奘行程接近。

43. "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小孤石山，一般認爲即《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見因陀羅勢羅窶訶山（Indraśailaguhā）。據載，因陀羅勢羅窶訶山即王舍城東 Giriyek 山，然法顯所記距離與玄奘並不一致。

44. "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那羅聚

落,《大唐西域記》卷九作"迦羅臂拏迦邑"(Kālapiṇāka),在因陀羅勢羅窶訶山西三十餘里。

45."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王舍新城,《大唐西域記》卷九作曷羅闍姞利呬城(Rājagṛha);Rājagṛha 意指"王舍"。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玄奘自曷羅闍姞利呬城,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法顯則自小孤石山(因陀羅勢羅窶訶山),至王舍新城(曷羅闍姞利呬城)。

46."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本是蓱沙王舊城"。五山,指韓婆羅跋山(Vaibhāravaṇa)即毘布羅山(今 Vaibhāragiri)、薩多般那求訶山(Saptaparṇaguhā,今 Sonagiri 山)、因陀羅勢羅求訶山(Indraśailaguhā,今 Giriyek 山)、薩簸恕崑底迦山(Sarpisikundikaparvata,今 Vipulagiri 山)和靈鷲山。蓱沙王,(Bimbisāra)《大唐西域記》卷九作頻毗娑羅王。蓱沙王舊城,即《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見矩奢揭羅補羅城(Kuśāgrapura)。

47."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耆闍崛山,即《大唐西域記》卷九姞栗陀羅矩吒山(Gṛidhrakūṭa),亦即靈鷲山。山在蓱沙王舊城東北。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玄奘自波吒釐子城,經那爛陀寺(Nālandā),至矩奢羯羅補羅城即王舍舊城(蓱沙王舊城),復自該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羅矩吒山(即耆闍崛山),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Kalandaka)竹園;竹園西南行五六里,有大石室;又西二十里,有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又東北三四里,至曷羅多姞利呬城。法顯則自王舍新城(曷羅闍姞利呬城)赴蓱沙王舊城(矩奢羯羅補羅城)。兩者方向相反。

48."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伽耶城(Gayā),亦見《大唐西域記》卷八,在今印度比哈爾邦之 Gaya 城。

49."從此[東]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鷄足"。鷄足山,即《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見屈屈吒播陀山(Kukkuṭapādagiri),亦稱窶盧播陀山(Gurupādagiri)意譯"尊足",即今佛陀伽耶(Buddha Gayā)東南之窶播

山(Gurpa Hill)。

50. "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據《大唐西域記》卷七,戰主國(Yuddhapati,今 Ghāzipur)東南摩訶娑羅邑(Mahaśala,今 Shahabad 西之 Masār)東三十里殑伽河北有石柱,記如來伏曠野諸鬼事,本傳所謂"曠野"蓋指此處。

案:據《續高僧傳·玄奘傳》卷四,玄奘乃自波吒釐子城(華氏城)至那爛陀寺,曾經伽耶城、伽耶山,至屈屈吒播陀山(鷄足山)。法顯乃自蓱沙王舊城,經伽耶城、鷄足山、曠野精舍,至巴連弗邑。

51. "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伽尸國波羅㮈城"。伽尸國(Kāśi),係恒河流域著名古國,即《大唐西域記》卷七所見婆羅痆斯國(Vārāṇasi),婆羅痆斯乃其都城名,亦即本傳所見波羅㮈(Vārāṇasi),在今印度北方邦之 Banārās。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玄奘乃自拘尸那揭羅國,渡阿恃多伐底河(Ajitavatī),至娑羅(śāla)林,復從大林中經五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國。法顯則自巴連弗邑(波吒釐子城),至波羅㮈城(婆羅痆斯國),與玄奘取道不同。

52.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拘睒彌,即《大唐西域記》卷五之憍賞彌(Kauśambī),故址在近印度北方邦南部 Allahabad 西南。

53. "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嚫"。達嚫(Dakṣiṇa),即《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見憍薩羅國(Kosala),亦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之南憍薩羅國,在今印度中部 Mahanadi 河流域及 Godavari 上游一帶。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玄奘乃自那爛陀至耽摩栗底國後,經烏荼國(Uḍra)折利呾羅城(Caritra)、恭御陁國(Konyodha)、羯餕伽國(Kaliṅga),至南憍薩羅國(Kosala)。法顯乃自拘睒彌(憍賞彌)直接南下達嚫(南憍薩羅國)。

54. "從波羅㮈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波羅㮈國、巴連弗邑,已見前文。

55. "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瞻波(Campa)

大國,即《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見瞻波國,故址在今印度比哈爾邦東部 Bhāgalpur 西。

56. "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多摩梨帝國(Tāmralipti),即《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見耽摩栗底國,故址在今印度孟加拉爾邦加爾各答西南 Tamluk,古印度東北部之著名海口。

案: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玄奘乃自那爛陀,經伊爛拏鉢伐多國(Īraṇyaparvata),至瞻波國,復經羯朱嗢祇羅國(Kajughira)、奔那伐彈那國(Puṇḍravardhana)、羯羅拏蘇伐剌那國(Karṇasuvarṇa)、三摩怛吒國(Samataṭa),至耽摩栗底國。法顯可能是自瞻波國直接到達多摩梨帝國(耽摩栗底國)的。

(四)

智猛啓程於後秦弘始六年(404 年)。其入竺路綫,《出三藏記集》卷一五和《高僧傳》卷三有簡單記述。今以前者爲主,後者爲輔,列述於次。

1. "發跡長安,渡河順谷三十六渡[24],至涼州城"。

案:"河",指黄河。"三十六渡",難以確指。涼州城,指後秦(姚興)控制下的姑臧(今甘肅武威)。

2. "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餘里,地無水草,路絶行人。冬則嚴厲,夏則瘴熱。人死,聚骨以標行路。驝駞負糧,理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俗"。

案:陽關,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南。鄯鄯,《漢書·西域傳》所載鄯善國。流沙,指陽關與鄯善國之間的沙漠即同傳所載白龍堆。龜茲,首見《漢書·西域傳》,在西域北道,其故址一般認爲在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于闐,如前所述,係南道之國。

看來智猛在到達鄯善國後,和法顯一樣,北上焉耆。不過他並没有像法顯一樣自焉耆直接抵達于闐,而是由焉耆經龜茲、扜彌(即《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所載"捍麼")等地抵達于闐。蓋據《漢書·西域傳》,龜茲"西南與杅彌"接。

3.“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同侶九人退還。猛遂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餘里,至波淪國。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爲橋,乘虚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

案:波淪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波路(Bolor),亦即《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所見鉢盧勒國。據載:賒彌國“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橋,懸虚而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波淪國,一般認爲在今 Gilgit 附近。《法顯傳》稱法顯經過陀歷國入竺,在抵達陀歷國前,必定經由波淪。

4.“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雪山壁立,轉甚於前。下多瘴氣,惡鬼斷路,行者多死。猛誠心冥徹,履險能濟。既至罽賓城,恒有五百羅漢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池。……猛先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邊燦然”。

案:奇沙國,應即法顯所經竭叉國。蓋據《法顯傳》,法顯抵竭叉國,見“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法顯乃自于闐國,經子合國、於麾國,抵達竭叉國。

罽賓國,即《法顯傳》所見弗樓沙國。蓋智猛“於此國見佛鉢”。[25]而據《法顯傳》,“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鉢即在此國”。如前所述,弗樓沙國應即宋雲所經“乾陀羅城”,亦即《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健馱邏國布路沙布邏城。法顯乃自竭叉國,經陀歷國、烏萇國、宿呵多國,到犍陀衛國。

又:傳文“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云云,《高僧傳》卷三作“共度雪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似乎更準確。

又:《漢書·西域傳》所見罽賓國無疑指包括乾陀羅在内的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而這一稱呼的内涵直至法顯、智猛時代尚未改變。由此亦可見,先法顯離開于闐的僧韶所赴罽賓,很可能也是指犍陀衛國,而不是克什米爾。

5.“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在”。

案:"迦惟羅衛",《法顯傳》作"迦維羅衛"。法顯乃自弗樓沙國,經那竭國界醯羅城(佛頂骨精舍)、那竭國城、羅夷國、跋那國、毗荼、摩頭羅,僧伽施國、罽饒夷城、呵梨村、沙祇大國、拘薩羅國舍衛城、都維邑、那毗伽邑等地,抵達迦維羅衛城。

另外:《智猛傳》稱智猛於迦惟羅衛國見佛影、佛髮、佛牙及肉髻骨等,然諸聖跡均在 Nagarahāra,即法顯所傳那竭國。前引《法顯傳》文字可以爲證。至於佛牙,亦在那竭國。《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明載"那竭城中有佛牙"。知智猛必定經由那竭國。

又,《智猛傳》稱智猛於迦惟羅衛見"佛跡"。按之《法顯傳》,"佛遺足跡於"烏萇國。知智猛亦曾經過烏萇國。

以上與其指爲智猛誤記,不如認爲《智猛傳》編者將智猛於烏萇、那竭兩國所見均錯繫於迦惟羅衛國。

6. "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

案:華氏城,即 Pāṭaliputra。《法顯傳》作"巴連弗邑"。法顯乃自迦維羅衛城,經藍莫、拘夷那竭城、毗舍離國等地,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華氏城)。

7.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四僧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以元嘉十四年(437 年)入蜀"。

案:智猛歸國似取陸道。

要之,智猛一行大致行程如下:至姑臧後,出陽關,歷鄯善、龜兹、于闐、奇沙、波淪、烏萇、罽賓、那竭、迦惟羅衛,抵華氏城。

(五)

曇無竭啓程於劉宋永初元年(420 年),其入竺路綫,亦見諸《出三藏記集》卷一五和《高僧傳》卷三。本文依據前者。

1. "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兹、沙勒諸國"。

案:"河南國"應即法顯所經"乾歸國"(西秦)。據《晉書·乞伏乾

歸、乞伏熾磐載記》，以及《資治通鑒・晉紀》(卷一一六)等，西秦更始四年(412年)六月乞伏乾歸死，其子熾磐(412—428年在位)遷都枹罕(今甘肅臨夏)，八月即位，改元永康，自稱"大將軍、河南王"。一說此處"河南國"指吐谷渾，似未安。[26]

又，《高僧傳》卷一三有載，釋法獻於元徽三年(475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案：法獻所出"河南"，應指吐谷渾。而所謂"道經芮芮"似指路過被芮芮控制的高昌地區。蓋法獻自巴蜀，經吐谷渾王治，西北行抵達敦煌，復自敦煌經高昌、龜茲、疏勒諸國抵達于闐。當然，另一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法獻乃經敦煌往赴被芮芮控制的鄯善國，[27]復自鄯善國王治經南道，或如法顯取北道(經由焉耆)，前往于闐。

"海西郡"，爲"西海郡"之誤，當乙正；然而這"西海郡"，應爲王莽置於青海西者。這裏提及這郡名，如果不是當時郡縣興廢無常，史籍失載，便是由於採用古地名的緣故。[28]

流沙，似指敦煌、高昌之間的沙漠地帶。《周書・異域傳下》："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可知曇無竭所取即《西州圖經殘卷》所載"大海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醎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高昌郡、龜茲的地望已如前述。沙勒，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疏勒。其故址一般認爲在今喀什附近。

2. "前登葱嶺、雪山。棧路險惡，驢駝不通。層冰峩峩，絶無草木。山多瘴氣，下有大江，浚急如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相去五里，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葱嶺三日方過。復上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代，三日方過"。

案：曇無竭入竺途徑很可能是在抵沙勒後，直接前往竭叉(奇沙)，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見蒲犂國，再由竭叉經波淪、陀歷去烏萇。蓋據

《漢書・西域傳》,蒲犂國"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因此,曇無竭所登葱嶺應即喀喇昆侖,而雪山、大江等便是法顯、智猛自波淪至烏萇間所歷。

3. "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

案:罽賓國,既爲佛鉢所在,應即《法顯傳》所見弗樓沙國,亦即智猛所至罽賓國。

4. "停歲餘……西行到新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雜三乘學。無竭便停此寺,受具足戒"。

案:辛頭那提河,"那提",梵文 Nadī,意爲"河"。"辛頭那提",即辛頭河。此處也可能指印度河支流 Swāt 河或喀布爾河。[29]

月氏國,應即法顯所歷那竭國(Nagarahāra)。"佛肉髻骨"即佛頂骨。《法顯傳》云:"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陁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西月氏國",意指"西方月氏國"。《高僧傳・慧遠傳》卷六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可證那竭曾被稱爲"月氏國"。[30]

檀特山(Daṇḍaloka),《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作"善特山"。據載,山在烏場國"王城西南五百里"。但此處所謂"檀特山"不在烏場國,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彈多落迦山,山在"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今 Shahbaz Garhi 東北之 Mekha-Sanda 山。

曇無竭當自月氏國(Jalalabad),東赴中天竺時途經檀特山的,這與法顯赴"中國"的經由不盡相同。

5. "於寺夏坐三月日。復北行至中天竺。……進涉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後渡恒河"云云。

案:《法顯傳》稱摩頭羅以南,"名爲中國"。"中國"即"中天竺"。法顯自犍陀衛國(跋虜沙)至摩頭羅(中天竺),經歷了竺刹尸羅、弗樓沙、那竭、醯羅、羅夷、跋那,毗茶諸地國。

又，舍衛國，即《法顯傳》所見拘薩羅國舍衛城。自摩頭羅至舍衛，法顯經歷了僧伽施、罽饒夷、呵梨、沙祇大國等處。

又，法顯自舍衛城，經都維、那毗迦、迦惟羅衛、藍莫、拘夷那竭、毗舍離等處，經"五河合口"，抵達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曇無竭"渡恒河"，或許也是前往巴連弗邑。

6. "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

案：曇無竭歸途亦取海道，但不得其詳而知。

要之，曇無竭一行大致行程如下：至枹罕後，出西海郡，歷高昌、龜茲、沙勒、竭叉、波淪、陀歷、烏萇、罽賓、月氏國，在檀特山夏坐，乃入中天竺，經舍衛等地，渡恒河，至摩竭提國巴連弗邑。

（六）

綜上所述：5世紀中國僧侶入竺通常取西域南北道，抵達竭叉（Gasiani，今 Tāshkurghān），然後越葱嶺（今喀喇昆侖山 Mintaka Pass 或 Kirik Pass），歷波淪（Bolor，今 Gilgit）、陀歷（Darada，今 Dārel），至烏萇（Uḍḍiyāna，今 Mingōla），再從烏萇赴犍陀衛即罽賓（Gandhavat，今喀布爾河中下游）和那竭（Nagarahāra，今 Jalalabad），然後東向赴華氏城以遠。

① 關於法顯入竺路綫之考證，近年來最有影響的首推長澤和俊和章巽兩家：長澤和俊：《法顯の入竺求法行》，《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1979 年版，第 415—439 頁，以及：《宮内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注》，《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1979 年版，第 632—676 頁；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本文有關考證以這兩家之研究爲基礎。章巽書集法顯研究之大成，有關觀點，本文多所採納，爲省篇幅，不一一出注。

② 見長澤和俊：《法顯の入竺求法行》，《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

刊行會1979年版，第415—439頁。

③《資治通鑒・晉紀三三》(卷一一〇)：晉隆安二年(398年)"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城，克之"。胡注："支陽、允吾，皆漢古縣，屬金城郡；鸇武城當在二縣之間。張寔分支陽屬廣武郡；允吾蓋仍爲金城郡治所。"案：三城均在今蘭州西，復得金城或在此時。

④ 見長澤和俊：《法顯の入竺求法行》，《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版，第415—439頁。

⑤《水經注・河水二》："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

⑥ 榎一雄：《鄯善の都城の位置とその移動》(1)—(2)，《オリエント》8—1、2(1965—1966年)，第43—80頁；《法顯の通過した鄯善國について》，載《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1972年，第12—31頁；見長澤和俊：《法顯の入竺求法行》，《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版，第415—439頁，以及《鄯善王國の歷史地理(上)》，早稻田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37(1992年)，第129—143頁。

⑦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據《魏書・沮渠牧犍傳》沮渠無諱曾自鄯善北上焉耆，似乎也能夠佐證法顯的路綫。當時鄯善國都城亦在羅布泊西南無疑。

⑧ 賀昌羣：《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賀昌群文集》(第2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11—275頁，以爲法顯是經由樓蘭城南下扜泥城的。今案：其說未安。

⑨ 參看孟凡人：《樓蘭新史》，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新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68—272頁。

⑩《魏書・沮渠牧犍傳》載：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無諱曾"從焉耆東北趣高昌"。

⑪ 參看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頁；馮錫時：《法顯西行路綫考辨》，馬大正等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8頁。

⑫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版，第97—227頁，esp. 第129—160頁。

⑬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版，第217—251頁。

⑭ 見白鳥庫：《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版，esp. 第140—148頁。

⑮ "權於摩"，《通典・邊防八・西戎四》所引作"於摩"。

⑯《太平御覽・四夷一八・西戎六》(卷七九七)便譌"烏秅"爲"烏耗"。

⑰ 見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 1975 年版;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9—137 頁。

⑱ 榎一雄:《難兜國に就いての考》,《加藤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集説》,東京:富山房 1941 年版,第 179—199 頁。

⑲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13—114 頁。

⑳ 水谷真成譯:《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 1971 年版,第 103 頁;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14 頁。

㉑《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失載,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補。見楊廷福:《玄奘年譜》,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135 頁。

㉒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68 頁。

㉓ 見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 頁,以伐剌拏與跋那爲兩地,未安。參看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949 頁。

㉔《高僧傳》卷三作"渡河跨谷三十六所"。

㉕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49—52 頁。

㉖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43—163 頁。

㉗ 早在社崙可汗時代(402—410 年),焉耆、鄯善、姑墨等南北道諸國已役屬芮芮。雖然由於北魏萬度歸的西征,這種役屬曾一度中斷,但至少在 460 年以後,由於柔然加强了對高昌的控制,焉耆、龜兹、鄯善、于闐等再次落入柔然的勢力範圍。説詳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193—216 頁。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56—157 頁,以爲,即使其時鄯善已屬柔然,法獻亦不該稱之爲"芮芮"。今案:其説並非没有道理。但法獻畢竟不是史家,所言未必嚴謹。大概他途經鄯善時,發現該地已爲柔然佔領,便逕稱之爲"芮芮"。又,法顯自吐谷渾王治西行赴于闐的必由之途(無論取南道還是北道)均不屬芮芮本土,如按照松田氏的邏輯,則"道經芮芮"無法理解。

㉘ 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8 年第 1 期,第 105—110 頁。

㉙ 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所 1990 年版，第 72 頁。

㉚ 見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71—72 頁。又，《高僧傳・鳩摩羅什傳》卷二，載鳩摩羅什"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兹，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什進到沙勒國"云云。桑山氏以爲此處"月氏"亦指那竭，疑未安。細讀上下文，此處"月氏北山"乃指"龜兹北山"。"月氏"得視爲龜兹之别稱。蓋"月氏"與"龜兹"本爲同名異譯。

三　宋雲、惠生西使的若干問題
——兼説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來華路綫

《洛陽伽藍記》卷五有關宋雲、惠生等人西使事蹟的記録(一般稱爲“宋雲行紀”)是一份東西交通史的貴重資料,歷來受到學界重視,研究者代有其人,成就斐然。在此,擬圍繞“宋雲行紀”的性質對有關問題再作一次梳理。

(一)

宋雲等西使的時間,有關史料的記載似乎並不一致。

《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稱:“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類似記載亦見於道宣《釋迦方志》卷下:“後魏神龜元年(518年),燉煌人宋雲及沙門惠生等從赤嶺山傍鐵橋至乾陀衛國雀離浮圖所。及反,尋於本路。”《魏書·釋老志》則載:“熙平元年(516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類似記載亦見於《魏書·西域傳》。[1]爲什麽有這兩種不同的記載,[2]究竟孰是孰非?

今案:《洛陽伽藍記》卷五所據乃宋雲等本人的記録,自無可疑。論者多肯定“宋雲行紀”而否定其餘,[3]不難理解。但是,若考慮到魏收

(505—572年)年代與宋雲等相去不遠,則《魏書》的記載似乎也不能輕易否定。

其實,這兩類記載是可以調和的。[④]這就是說,不妨認爲"熙平元年"或"熙平中"乃北魏朝廷頒詔之年,蓋據《魏書·釋老志》:"肅宗熙平中,於城内太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洛陽伽藍記》卷一亦載,永寧寺乃"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可以想見,同年朝廷遣使西域訪求佛經當與此有關。《歷代三寶記》卷三:"改熙平元,造永寧寺,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業已暗示了這兩者間的關係。[⑤]

使臣之所以延遲至神龜元年(518年)才啓程,則可能是爲了等待較爲有利的時機。蓋據《魏書·蠕蠕傳》,熙平元年,蠕蠕可汗醜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强盛";高車餘衆則亡命嚈噠。高車爲北魏對抗蠕蠕的重要與國。蠕蠕破滅高車,控制交通樞紐,自然不利於北魏使臣西行。

而據《魏書·肅宗紀》,至神龜元年二月戊申,嚈噠、吐谷渾"並遣使朝獻";同年二月己酉,"蠕蠕國遣使朝貢",三月辛巳"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車、高昌諸國並遣使朝貢",閏七月"戊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

高車來朝,説明該政權業已復辟,蓋據《魏書·高車傳》,彌俄突被殺後,"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而高車復辟,以及蠕蠕、嚈噠、吐谷渾三者和高昌先後來朝與北魏遣使西域之間的關係,《魏書·高車傳》所載永平元年(508年)高車王彌俄突新立、遣使朝魏時,世宗所頒詔書可以説明:

> 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出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絶,姦勢亦沮,於卿彼藩,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候,]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

蠕蠕、嚈噠、吐谷渾諸國既先後來朝,宋雲、惠生等便得以發足。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引記載表明,宋雲和惠生雖然同行,却是分

别受詔，分屬兩個不同的使團。而北魏遣使西域，常在一年中派出幾個使團。例如：《魏書・世祖紀》，太延元年（435 年）夏五月庚申，"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太延二年"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諸如此類。

既然不屬同一個使團，使命理應有别。《魏書・西域傳》雖稱肅宗遣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旨在"訪求佛經"，但據《洛陽伽藍記》卷五記載：北魏使者抵嚈噠國，其王"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入烏萇國，"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尤其在訪問乾陀羅國時，正值其王"與罽賓爭境"：

> 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嚈噠、烏塲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即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

凡此，均説明宋雲一行的使命不僅是"訪求佛經"一端。

又，《魏書・西域傳》載宋雲官居"王伏子統"。一説乃"主衣子統"之譌。蓋據《隋書・百官中》，北齊門下省主衣局有屬官子統，而北齊官制多踏襲北魏。⑥果然，宋雲並非沙門，詔命有異惠生，自不足怪。

要之，宋雲、惠生所負使命不同，儘管兩人及其所屬使團啓程時間相同、行程也可能一致。

（二）

《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各西域地名之地望，前人多有

考證,今亦略述己見。

1. “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赤嶺,今日月山,在青海西寧之西。“宋雲行紀”稱“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說明該處是當時北魏與吐谷渾之境界所在。⑦

2. “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吐谷渾城指吐谷渾王治伏俟城。伏俟城之位置,一說在今鐵卜卡古城遺址。⑧

3. “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鄯善城在今羅布泊西南。最可能位於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

4. “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左末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且末王治且末城,一般認爲位於今且末縣西南。

今案:據《魏書·西域傳》,“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這“八千三百二十里”表示自且末城經鄯善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且末城去鄯善國王治 720 里(《漢書·西域傳》),與鄯善國王治去代 7 600 里(《魏書·西域傳》)之和。這就是說《魏書·西域傳》並未記載北魏時代鄯善國王治至且末國王治的實際行程,不過是利用《漢書·西域傳》的有關記載進行推算而已。换言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一千六百四十里”應是北魏時代自鄯善國王治至且末國王治的實際行程。⑨這一行程之所以遠遠超過《漢書·西域傳》所載鄯善國王治至且末國王治的里數,很可能是因爲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移,宋雲等不得不沿着沙漠南緣繞道而行的結果。

5.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末城,不見他書著録,地望不詳。

今案:末城之所以未見前史著録,顯然是因爲該城過去並不當道的緣故。這進一步表明宋雲等取道已非《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南道”。

6. “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捍麼城,説者多以爲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同時又指爲《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所見媲摩城。指爲媲摩城的主要根據是“宋雲行紀”稱:捍麼城“城

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僧衆。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而《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媲摩城亦“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兩像諸多靈異亦復相同。[10]

今案：《漢書・西域傳》所見扜彌城當在今 Dandān-Uiliq 遺址，媲摩城應位於 Uzun Tati，“捍麼”與“扜彌”雖得視爲同名異譯，但媲摩城與“扜彌城”不在同一地點。媲摩城原來可能是《漢書・西域傳》所見渠勒國王治鞬都城。[11]很可能宋雲等西使時，扜彌（捍麼）國王治已南遷至原渠勒國王治鞬都城。扜彌是南道大國，户口衆多，控制其南小國渠勒完全可能。果然，前述末城應求諸 Uzun Tati 附近。

又，宋雲等自左末城至捍麼城所歷爲 1 297 里（左末城至末城 1 275 里、末城至捍麼城 22 里）。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自媲摩城至折摩馱那（一般認爲即且末）爲 1 200 里（媲摩至尼壤 200 里、尼壤至覩貨羅故國 400 里、覩貨羅故國至折摩馱那 600 里），兩者差可比擬。尼壤，一般認爲位於《漢書・西域傳》所見精絶國，但更可能是同傳所見精絶國南的戎盧國。[12]這就是説，宋雲等所取路綫和後來玄奘所取約略相同。[13]

7. “從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于闐國，亦見於《魏書・西域傳》，一般認爲位於今和闐附近。

今案：《魏書・西域傳》没有報告自扜彌國王治至于闐國王治的里數，據《漢書・西域傳》，扜彌國“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可見宋雲等的行程也遠遠超過漢代自扜彌國往赴于闐國的行程。

又，據《魏書・西域傳》，“于闐國，在且末西北，去代九千八百里”。這“九千八百里”表示自于闐國王治經且末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于闐國王治去且末國王治里數（1 480 里），與且末國王治去代 8 320 里之和。而據《漢書・西域傳》，于闐國王治去且末國王治應爲 2 850 里。[14]由此可見，《魏書・西域傳》于闐去且末里數並非按《漢書・西域傳》推算所得，而是别有來源。其原因很可能是在《魏書・西域傳》所據資料描述的時代，塔克拉瑪干沙漠已經南移，《魏書・西域傳》不見位於且末和于闐之間的精絶、扜彌兩國的傳記似乎也可以佐證。而按照宋雲等的行程，自且末至末城 1 275 里，末城至捍麼城 22 里，自捍麼城至于闐

878 里，三者之和爲 2 175 里。這説明宋雲等自且末（左末）至于闐一段行程取道不僅與漢晉時代不同，亦較《魏書·西域傳》描述的路綫爲遠。

又，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于闐）至媲摩城約 330 餘里（王城至戰地 300 餘里，復自戰地至媲摩城 30 餘里），遠短於宋雲等所歷 878 里。這可能是因爲前者乃穿越沙漠的直綫距離，後者係沿沙漠邊緣迂回的距離。

8. "神龜二年（519 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朱駒波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悉居半國，多以爲應位置於葉城（Karghalik）。[15] 今案，該國似應求諸 Karghalik 之西 Asgan-sal 河谷，更確切地説應在葉爾羌河與 Asgan-sal 河匯合地點亦即 Kosrāb 附近的河谷。[16]

9. "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今案：漢盤陀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渴盤陀國，一般認爲位於今 Tāshkurghān。

10. "西行六日，登葱嶺山"。葱嶺山，指帕米爾高原。

11. "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鉢盂城，一本作"鉢盂城"，地望不詳。[17]

12. "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不可依山，具體地點不詳。[18]

13. "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孟津河，不妨認爲即今葉爾羌河上游。[19] 沙勒，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疏勒，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喀什附近。

14. "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鉢和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伽倍國。伽倍可能指 Wakhan 之東部，鉢和乃指 Wakhan 之全部。

15. "十月之初，至嚈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王]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嚈噠，即《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係遊牧部族，自塞北遷入中亞後，以吐火羅斯坦爲統治中心。

直至6世紀初尚未建都，即《魏書・西域傳》所謂“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宋雲會晤嚈噠王之地，一般認爲在Kunduz附近。[20]今案：據《魏書・西域傳》，嚈噠王“分其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十月之初”，尚非“冬寒之時”，故會晤宋雲之處，不過是嚈噠王“巡歷”之一地，指爲Kunduz，未尚不可。

16.“十一月初入波知國”。波知國，亦見《魏書・西域傳》，一説應求諸Wakhan西南、Zēbak和Chitrāl之間。[21]

17.“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嶢崅，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橋，懸虚而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賒彌，可能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見雙靡，位置應在Chitrāl和Mastuj之間。[22]鉢盧勒，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波路(Bolor)，在今Gilgit附近。“一直一道”句各標點本均屬下，作“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云云。

今案：這四字應屬上。而“從鉢盧勒國”至“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一段與上下文均脱節，應據《魏書・西域傳》補“東有鉢盧勒國”一句。蓋宋雲一行乃自賒彌國，並非自鉢盧勒入烏場國。

18.“十二月初入烏場國”。今案：烏場(Uḍḍiyāna)，一般認爲位於Mingōra。此處“葱嶺”指興都庫什山。

19.“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特]山，……當時太簇御辰，温熾已扇，……宋雲遠在絶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

今案：“太簇御辰”云云，説明宋雲等自烏場國王治至善特山(Daṇḍaloka)時届正光元年初春。善特山，一般認爲位於Mekha-Sanda，今Shahbaz Garhi東北。

20.“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敕懃爲王。……自持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鬬，已歷三年”。今案：乾陀羅(Gandhāra)國，在今喀布爾河中下游。又，罽賓指Kāshmīra。結合下文可知，北魏使臣見乾陀羅王處西去Taxila五日行程。[23]

21.“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日，至辛頭大河”。今案：如來捨頭施人處，據《法顯傳》，當在竺刹尸羅國(Taxila)，辛頭(Sindhu)大河，指印度河。北魏使臣謁見乾陀羅王後，始西行尋訪佛跡，似可説明有關記事出諸《宋雲家紀》。

蓋宋雲負有政治使命，必須謁見乾陀羅王，故逕至罽賓國境，復自該處東歸，故先抵 Taxila。

22.“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今案：佛沙伏(Varṣapura)，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健駄邏國跋虜沙城，今白沙瓦東北之 Shahbaz Garhi。據載，健駄邏國布色羯邏伐底(Puṣkalāvatī)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布色羯邏伐底城，在今白沙瓦東北之 Chārsadda。㉔

“乾陀羅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富樓沙(Puraṣapura)、《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布路沙布邏，位於今白沙瓦(Peshāwar)。

《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自佛伏沙至富樓沙的行程似乎表明，宋雲一行没有經過《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載布色羯邏伐底城。

23.“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如來爲尸毗王救鴿處，在《法顯傳》所見宿呵多國。今曼格勒城西南跨 Swāt 河兩岸之地，稱爲 Swāt，當即宿呵多故地。㉕

準此，《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北魏使臣的大致行程如下：洛陽—赤嶺(日月山)—吐谷渾王治(鐵卜卡古城遺址)—鄯善國王治(且爾乞都克古城)—左末城(今且末縣西南)—末城(地望不詳)—捍麼城(Uzun Tati)—于闐國(今和闐附近)—朱駒波(Karghalik 之西)—漢盤陀國(Tāshkurghān)—鉢盂城(地望不詳)—鉢和國(Wakhan)—嚈噠國(Kunduz 附近)—波知國—賒彌國(Chitrāl 和 Mastuj 之間)—烏塲國(Uḍḍiyāna)—善特山(Mekha-Sanda)—乾陀羅國(Gandhāra)與罽賓國

(Kāshmīra)間某處—如來捨頭施人處(Taxila)—佛沙伏城(Varṣapura)—如來挑眼施人處(Puṣkalāvati)—乾陀羅城(Puraṣapura)—如來爲尸毗王救鴿處(Swāt)。㉖

(三)

《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之末有云:"衒之按《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録。今依《道榮傳》、《宋雲家紀》,故並載之,以備缺文。"或據以爲衒之所録以《惠生行紀》爲基礎,而以《道榮傳》、《宋雲家紀》補充之。㉗今案:此説未安。

一則,衒之在《洛陽伽藍記》卷五插入"宋雲行紀"主要是因爲叙事至聞義里,而"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提及"惠生行紀"是因爲"雲與惠生俱使西域"。因此,有關記述必然以"宋雲家紀"爲主,而不可能以"惠生行紀"爲基礎。

二則,《洛陽伽藍記》卷五凡述及宋雲、惠生共同的行爲時,宋雲均名列惠生之前:

(1) 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

(2) 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

(3) 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

(4) 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

這也可見"宋雲行紀"是以宋雲的活動爲主軸的。

三則,全部行途經由取決於宋雲,而不是惠生使團亦可佐證:使臣在經過鉢和之後,依次抵達嚈噠、波知、賒彌三國。這是宋雲使團必由之途。因爲嚈噠是西域舉足輕重的大國,當時"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嚈噠在神龜元年

亦即宋雲等啓程當年的二月遣使北魏，宋雲西使必定負有報聘的使命。出使北魏的嚈噠使臣很可能隨同宋雲歸國，因而宋雲得以謁見"遊軍而治"的嚈噠王。至於波知、賒彌二國是宋雲自嚈噠往赴烏場所途經者，未必是使命所決定的。蓋宋雲使團有釋法力等隨行，亦有訪求佛經的任務。

於此相對，同時發足洛陽的惠生使團也和宋雲使團一起經由嚈噠、波知、賒彌三國往赴烏塲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應該指出，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嚈噠國"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波知國"風俗凶慢，見王無禮"，亦非嚮善之國。而據《魏書·西域傳》可知賒彌國也"不信佛法"。這三國，對於僅以訪求佛經爲目的的惠生使團而言，三者都不是非去不可的地方。且據《魏書·西域傳》，鉢和國"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也就是説，惠生使團完全可以自鉢和西南行赴烏塲，後者本來是取經僧的正道。[28]

一本"波知"作"波斯"。一説作"波斯"者或是。蓋宋雲可能自嚈噠國西赴波斯，復自波斯取道興都庫什山路綫往赴烏塲，實難想像宋雲到達嚈噠(Kunduz)後，又會翻越初冬的帕米爾高原東歸。[29]今案：此説未安，宋雲一行於神龜二年(519年)十月初至嚈噠國，十一月初入波知國，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十二月初入烏塲國，其間不可能經歷波斯國自不待言。宋雲一行取道初冬的帕米爾高原東歸似乎匪夷所思，客觀上却不是絶無可能。之所以如此，也許有今天難以推測的不得已的情勢在。

（四）

或論《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注體淵源，以爲出於魏晉佛徒合本子注。[30]今案：《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雖合《宋雲家紀》和《道榮傳》兩者而成，與魏晉佛徒合本子注畢竟不同，至多可以稱之爲"廣義的合本子注"。

所謂《道榮傳》，未見著録，僅《釋迦方志》卷下有云：

> 後魏太武末年(451 年)沙門道藥從疏勒道入經懸度,到僧伽施國,及返,還尋故道。著傳一卷。

"道藥"應即"道榮"。[31]果然,則道榮與宋雲、惠生並非同時代人,而衒之引《道榮傳》不過是爲了充實《宋雲家紀》的内容,將"《道榮傳》云"視作衒之自注,亦無不可。衒之所録《道榮傳》游離於宋雲行紀之外,不干擾今天對宋雲、惠生西使行程的判斷。

一般認爲《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中不僅有採自《宋雲家紀》的部份,也有採自《惠生行紀》的部份。今案:此説未安。

"宋雲行紀"中事涉惠生者有以下幾則:

> (1) 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
> (2) 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
>
> (3) 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勑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羅,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毗王塔。
>
> (4) 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
>
> (5) 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録。

僅就内容而言,指爲出自《惠生行紀》者未嘗不可。但宋雲既與惠生同行,完全可能在《宋雲家紀》中提及惠生以上諸事。更重要的是,衒之徵引《道榮傳》,皆一一標出,果然徵引《惠生行紀》,不應例外。

其實,前引"今依"云云,已説明《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的記述依據的只是《宋雲家紀》和《道榮傳》。"並載之"即指此兩者無疑。衒之不依"惠生行紀",是因爲它過於簡略,絶大部分内容(包括惠生的活動)已經包涵在《宋雲家紀》之中的緣故。

又,或以爲《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有關乾陀羅記述的前半部與《魏書・西域傳》"乾陀國"條相似,應爲衒之採自《惠生行紀》者。[32]今案:有關記載涉及乾陀羅國"本末",與"事多不盡録"的《惠生行紀》並不相類,何況没有證據表明《魏書・西域傳》"乾陀國"條出諸《惠生行紀》(詳下文),此説似不可從。

要之,没有證據表明衒之摘録了《惠生行紀》的内容,"宋雲行紀"的内容採自《宋雲家紀》和《道榮傳》。

(五)

宋雲、惠生的歸國時間。

《魏書・釋老志》載,"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據此,惠生歸國時間爲正光三年(522)冬。説者在考證宋雲、惠生歸國時間時多肯定"三年"而否定"二年"。[33]蓋《資治通鑒・梁紀》卷一四九記宋雲、惠生歸國事於武帝普通三年(即北魏明帝正光三年)。《資治通鑒》述宋雲西使既依衒之所記,編者所見《洛陽伽藍記》原文當作"三年",而非今本之"二年"。

今案:此雖不失爲一説,但不無可議之處。

一則,《資治通鑒》依《洛陽伽藍記》叙宋雲西使事,未必不參考他書。换言之,不能逕據《資治通鑒》校正《洛陽伽藍記》文字。

二則,"宋雲行紀"明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似乎暗示宋雲自乾陀羅返回後没有在烏場國停留,亦即不能排除宋雲先惠生"還天闕"之可能。事實上,宋雲抵乾陀羅謁見其王,宣讀詔書後,使命業已完成,很可能便取道烏場歸國。而惠生作爲僧侣,身負訪求佛經之責,在當時乾陀羅國已爲嚈噠所滅的情況下,在烏場停留二年自在情理之中。

三則,没有證據表明"惠生在烏場國二年"以下二十字,乃至"始還天闕"一段文字乃衒之採自《惠生行紀》。也就是説這一段應該也是宋雲所記,而"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一句的主詞是宋雲。

質言之,《魏書·釋老志》和《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分別爲惠生、宋雲歸國的時間。後者僅載宋雲歸國年月,也説明了《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的性質。

又,據《周書·寇儁傳》,"正光三年,[儁]拜輕車將軍,遷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結合《魏書·靈太后傳》關於"太后父薨,百僚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臨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基"的記載,知永寧寺及其九級塔立刹於神龜元年,竣工乃在正光三年。或據以爲:既如《魏書·釋老志》所言,"凡宫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九七,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則永寧寺塔外裝飾應做惠生所寫雀離浮圖。蓋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惠生在烏場國時曾"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也就是説宋雲、惠生的歸國時間最可能在正光二年二月。[34]今案:此説未安。即使能够證明永寧寺塔之外裝飾與乾陀羅城雀離浮圖相髣髴,也無從證明惠生歸國於正光二年二月,蓋不能排除惠生所摹寫之雀離浮圖儀由宋雲先行帶回洛陽的可能性。

(六)

《魏書·西域傳》有以下記載:

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嚈噠。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雨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其中，"慧生"應即"惠生"。或以爲"朱居國"以下文字採自《慧生行傳》[35]，並試圖據此進一步證明惠生的行程與宋雲不同。[36]今案：其説未安。《魏書·西域傳》編者也可能參考了《惠生行紀》(或《慧生行傳》)，但"朱居國"以下文字應以《宋雲家紀》爲基礎改編而成。

一則，"慧生所經諸國"云云，並不能説明上引"朱居國"以下文字均採自《慧生行紀》，"舉其略"乃指《惠生行紀》對於"所經諸國"的記述，而不是指《魏書·西域傳》編者本人對於《惠生行紀》的引用。

二則，上引"朱居國"以下文字固然没有涉及"里數"，但不能認爲不知"山川"。乾陀國"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一段，則無疑屬於"本末"之類。可知這些文字不是出諸惠生手筆。

三則,《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引《宋雲行紀》稱賒彌"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文字同於《魏書·西域傳·賒彌國傳》,可以佐證上引"朱居國"以下文字出諸《宋雲家紀》。至於後者有"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一句,應是《魏書·西域傳》編者據宋雲的記述添加的。而《宋雲家紀》包括有關鉢盧勒國的記載不能證明宋雲經由此國,自不待言。

四則,《宋雲家紀》很可能就是《舊唐書·經籍上》和《新唐書·藝文二》所見宋雲撰《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所謂"魏國已西十一國",應指宋雲所歷西域諸國。結合《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和《魏書·西域傳》有關記載不難推知這十一國:①鄯善、②左末(《魏書·西域傳》作"且末")、③于闐、④朱駒波國(《魏書·西域傳》作"悉居半",亦作"朱居")、⑤渴槃陁國、⑥鉢和國(《魏書·西域傳》作"伽倍")、⑦嚈噠(《魏書·西域傳》作"嚈噠")、⑧波知國、⑨賒彌國(《魏書·西域傳》又作"折薛莫孫")、⑩烏塲(《魏書·西域傳》作"烏萇")、⑪乾陀羅(《魏書·西域傳》作"小月氏",亦作"乾陀")凡十一國。宋雲所歷捍麼城,其前身雖爲扜彌國,但不見載於《魏書·西域傳》,顯然不在"魏國已西十一國"之列。也就是説,《魏書·西域傳》的記載正是《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亦即《宋雲家紀》的一部份。

至於《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和上引《魏書·西域傳》"朱居國"以下文字之間的差異,則不妨指爲魏收和楊衒之不同的取捨和改編所致。

又,《魏書·西域傳·嚈噠國傳》不出現在鉢和國傳與波知國傳之間,不能説明"朱居國"以下文字採自《惠生行紀》,也不能作爲惠生没有經由嚈噠國的證據。

這是因爲在《魏書·西域傳》中,"朱居國"以下文字不是七篇獨立的傳記,否則無法解釋爲何多與此前《魏書·西域傳》的文字重複。如朱居即悉居半、鉢和即伽倍、賒彌即折薛莫孫、乾陀即小月氏。"朱居國"以下文字其實衹是作爲嚈噠傳的附録被採入的。蓋朱居國"役屬嚈噠",渴槃陁國"附於嚈噠";鉢和國"亦爲嚈噠所統"。於波知國雖然無

明確記載，但該國既“在鉢和西南”，其南賒彌國“亦附嚈噠”；與嚈噠關係亦不難想見。同理，“在烏萇西”的乾陀國已“爲嚈噠所破”，“在賒彌南”的烏萇國似也不能置身事外。且按之《酉陽雜俎續集八》，“西域厭達國有寺户，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更可推知烏萇亦厭達即嚈噠之屬國。

如果魏收從宋雲或惠生記事中摘録這幾國的材料，是爲了補充《魏書・西域傳》，則完全可以把摘録的部份合并到對應各國的傳記中去。

另外，據載：渴槃陁國“在朱駒波”西，鉢和國“在渴槃陁西”，波知國“在鉢和西南”，賒彌國“在波知之南”，烏萇國“在賒彌南”，乾陀國“在烏萇西”；環環相扣，絶無嚈噠國插足之餘地。[37]這是《魏書・西域傳》編者爲統一傳文的形式而改編的結果，並非所據資料本來面目如此。[38]

至於“嚈噠國傳”不按照《魏書・西域傳》的一般體例[39]排列，是因爲就地理位置而言，嚈噠國與前文“大月氏國”相同的緣故。這二者雖前後處於一地，但畢竟是不同的政治實體，不能混爲一談，必須分列專條。這祇能説明《魏書・西域傳》編者無意使宋雲、惠生西使的部份作爲一個獨立單元出現在《魏書・西域傳》中，如此而已。

嚈噠是當時西域第一强國，《魏書・西域傳》編者有意將《宋雲家紀》中有關記述提取出來，結合其他資料，編成我們今天所見的“嚈噠國傳”，是不難理解的。

要之，朱居以下七國傳記與嚈噠關係的説明强烈暗示《魏書・西域傳》編者所據原始資料應是《宋雲家紀》（或宋雲撰《魏國已西十一國事》），其中包含北魏使者經歷嚈噠國的記事，有關嚈噠的記事最可能的次序乃在鉢和之後、波知之前，與《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相同。

（七）

《大正新脩大藏經》收有所謂“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一篇：

魏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大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與敦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凡得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山無草木,有鳥鼠同穴。又西行二十日,至吐谷渾國。又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又西行千六百里,至且末城,有呂光代胡時所作佛菩薩像。又西行千三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又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有于闐供佛之塔,其旁小塔數千,縣幡萬計。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有國王所造覆盆浮圖一軀,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爛。于闐境東西三千里。

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不立屠殺,食自死肉,風俗語言與于闐同,文學與婆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入渴盤陀國界,西行六百里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毒龍池,爲昔盤陀王以婆羅門呪呪之。龍徙葱嶺西,去此地二千餘里。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至嶺,依約中下,實天半矣。渴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險道如常,因山爲城,氈服窟居,人畜相依,風雪勁切。有大雪山,望若玉峯。

十月初旬入嚈噠國,居無城郭,隨逐水草,不識文字。年無盈閏,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最爲强大。王帳周四十步,器用七寶,不信佛法,殺生血食。見魏使,拜受詔書。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入波(斯)[知]國,境土甚狹,七月行過。人居山谷,雪光耀日。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漸出葱嶺,磽角危峻,人馬僅通。鐵鎖懸度,下不見底。十二月初旬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原田膴膴,民物殷阜。國王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日中以後始治國事。鐘聲遍界,異花供養。聞魏使來,膜拜受詔。國中有如來晒衣履石之處,其餘佛跡,所至炳然。每一佛跡,輒有寺塔履之。比丘戒行清苦。

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爲嚈噠所滅,遂立勅勒爲王。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爲嚈噠□典。而國王好殺,不信佛法。與罽賓爭境,連年戰鬬,師老民

> 怨。坐受詔書,凶慢無禮。送使一寺,供給甚薄。西行至新頭大河。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城郭端直,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名僧德泉,道行高奇。石像莊嚴,通身金箔。有迦葉波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舟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有佛涅槃後二百年國王迦尼迦所造雀離浮圖,凡十二重,去地七百尺,基廣三百餘步。悉用文石爲陛,塔内佛事,千變萬化,金盤晃朗,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復西北行渡一大水。至那迦邏國,有佛頂骨及佛手書梵字石塔銘。凡在烏場國二年。至正光二年還闕。[40]

業已有學者指出,種種證據表明,這篇文字不過是《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的摘録。《洛陽伽藍記》引《道榮傳》稱那迦羅阿國塔銘文字爲"胡字",此篇改稱"梵字",則表明摘録者爲隋以後人。[41]今案:其中不見前引《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惠生初發京師之日"一節,而如前指,此節亦出諸《宋雲家紀》。但此篇號稱"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却不見類似記述,亦名實不符之證。

(八)

結論:

熙平年間,宋雲和惠生分别受詔西使。這兩個使團同於神龜元年發足洛陽,至少同行至鉢和。

嗣後,宋雲使團西赴嚈噠,復自嚈噠,經波知、賒彌至烏場。

惠生使團之行程可能和宋雲使團完全相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鉢和與宋雲使團分道揚鑣,經鉢盧勒往赴烏場的可能性。

嗣後,兩人可能同往,也可能各自前往乾陀羅。

宋雲自乾陀羅經烏場歸國,時爲正光二年二月。惠生則於正光三年冬回到洛陽,共在烏場停留二年。

《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以《宋雲家紀》爲基礎,結合《道榮

傳》編成。有關日程、道里均採自《宋雲家紀》。

《魏書·西域傳》有關記載主要採自《宋雲家紀》,《大正藏》所收"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則是《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的節録。

(九)

本節主要依據《續高僧傳》卷二的記載,略考6世紀天竺僧侶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三者的來華路綫,以供參照。

那連提黎耶舍(Narendrayaśas),北天竺烏場國(Uḍḍiyāna)人,約生於490年。[42]耶舍17歲出家,21歲受具足戒,五年後即514年發足遊方,遍歷諸國,"天梯石臺之迹(Saṃkāśya的三道寶階)、龍廟寶塔之方(Rāma的佛舍利窣堵波)",並親頂禮。曾於"竹園寺"(Magadha的竹園精舍)一住十年。遊踪"北背雪山(Hindūkush),南窮師子(Siṃhala)"。在歷覽聖跡後,回歸烏場。復以山寺爲"野火所焚",立志弘法。乃與"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毘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反鄉意絶,乃隨流轉。北至泥海(可能是貝加爾湖)之旁,南岠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556年)届於京鄴(今河北臨漳西南鄴鎮附近)。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

闍那崛多(Jinagupta),揵陀囉國(Gandhāra)人,居富留沙富羅城(Puraṣapura),生於公元523年。[43]本國有寺名曰大林(mahāvana),遂往歸投,因蒙度脱,27歲受具足戒。三年後,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厭怛國,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

供待。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横。又經渴囉槃陀及于闐等國,屢遭夏雨寒雪,暫時停住,既無弘演,栖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大統)[後]元年也[44]。雖歷艱危,心逾猛勵。發蹤跋涉,三載于兹。十人之中,過半亡没。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届長安,止草堂寺"。

達摩笈多(Dharmagupta),南賢豆(南印度)羅囉國(Lāṭa 或 Laḷa,今 Cambay 灣周圍地區)人,生年不詳,23 歲出家,25 歲受具足戒後,就師學問三年。後隨師至吒迦國(磔迦國,Ṭakka),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商侣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侣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波多叉拏國、達摩悉鬒[45]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説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兹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爛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侣,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侣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齎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悦。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蹰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殁。獨顧單影,届斯勝地。静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590 年)冬十月也"。

其中,那連提黎耶舍於 556 年抵達齊都鄴城,發足烏場年代不能確

知，但不會遲於550年。闍那崛多發足於551年，抵達周都長安已是明帝武成元年（559年）之後。達摩笈多抵達隋都洛陽，已是文帝開皇十年（590年），從他在迦臂施、沙勒、龜茲、高昌、烏耆、高昌各滯留二年，在渴羅槃陀、伊吾各滯留一年推算，發足迦臂施必在578年之前。㊻

關於三者的來華路綫，衹有達摩笈多一人的記載較爲詳細。其餘兩人衹能作些推測。

首先，達摩笈多發足迦臂施（Kāpiśī）後，“便踰雪山”。所謂“雪山”，無疑就是闍那崛多所踰“大雪山”，均指Hindūkush。

至於那連提黎耶舍，亦曾逾越“雪山”，即所謂“行化雪山之北”。這“雪山”不妨認爲也是Hindūkush。蓋那連提黎耶舍傳另有一處提到“雪山”：“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既然這一“雪山”無疑指Hindūkush，同傳所謂“雪山之北”，也應泛指Hindūkush以北。

他發足於烏場，但完全可能先南下抵達迦臂施再北上，也就是說採取了和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大致相同的路綫。既然那連提黎耶舍在動身赴“雪山之北”前，因起願瞻奉佛鉢、佛衣、佛骨、佛牙、佛齒，已遍歷山南Puraṣapura、Nagarahāra諸地，對於這條路綫應該並不陌生。

一説耶舍抵“雪山之北”，乃自烏場國直接北上，越過喀喇崑崙，到達塔克拉瑪干西緣。蓋其時控制葱嶺以東朱居、渴槃陁等地的嚈噠與芮芮有婚姻關係，故那連提黎耶舍有可能自塔里木盆地西緣取道天山北麓逕赴蒙古高原芮芮可汗庭。若干年之後闍那崛多等不能取道喀喇崑崙，改由迦臂施，主要因爲由於突厥的進攻，嚈噠（Hephthalites）已經無力保護商道，喀喇崑崙道堵塞不通的緣故。㊼

今案：此説未安。一則，没有證據表明那連提黎耶舍取喀喇昆侖道來華。二則，闍那崛多發足於551年，時突厥尚未滅亡芮芮，不可能西擊嚈噠。㊽即使突厥和嚈噠的戰事已經發生，也未必會影響喀喇昆侖道的暢通。

其次，達摩笈多踰“雪山”後，經薄佉羅國（Balkh）、波多叉拏國（Badakhshān）和達摩悉鬒多國（Wakhan）抵達渴羅槃陀國

(Tāshkurghān)。

闍那崛多踰"大雪山"後,同様也到達渴羅槃陀,衹是在抵達渴囉槃陀前"闍那崛多傳"僅載有厭怛(Hephthalites)一國。今案:"闍那崛多傳"不見波多叉拏國和達摩悉鬟多國應是省略。所載厭怛則在"達摩笈多傳"中改稱爲"薄佉羅國"。蓋"薄佉羅"乃 Bāhūlaka 之對譯。Bāhūlaka 位於今 Balkh 附近,曾是厭怛國都所在。

厭怛本爲騎馬遊牧部族,進入中亞後長期保持原來習俗,直到接近亡國之時纔有自己的都城。但畢竟曾經定都,而其都城正在 Bāhūlaka。[49]由於達摩笈多發足時厭怛已經亡國,傳文不復見"厭怛"之名。

"闍那崛多傳"在涉及厭怛國時稱:"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力供待。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横"。或許會有人認爲:這表明當時闍那崛多並未經過薄佉羅城。

其實,"野曠民希"云云固然不是關於厭怛國都即薄佉羅城的描述,但這並不能説明闍那崛多並未經過薄佉羅城。之所以僅留下關於薄佉羅城外或其附近景況的描述,也許和佛事("捨具戒")有關。"闍那崛多傳"叙述傳主經過的地點本來就惜墨如金,不足爲怪。應該指出:儘管"厭怛"和"薄佉羅"這兩個概念不能説是完全等同的,衹是一般來説,提到經由厭怛國,應指經由其都城。

《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紀"載宋雲一行經歷的嚈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似乎和"闍那崛多傳"所載相髣髴。其實有所不同:宋雲途經之際,嚈噠即厭怛尚未定都,而闍那崛多經歷時,厭怛已經定都。宋雲所記,可以代表厭怛國的一般情況,而"闍那崛多傳"所記衹能認爲是厭怛國特定地區的情況。

或以爲薄佉羅在 Baghlān,即《大唐西域記》卷一載縛伽浪國所在地。[50]今案:其説未安。不僅對音不類,而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載玄奘路綫:"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Warwālīz)",經活國至於縛喝後,復"自縛喝(Balkh)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Karčik)。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Bamiyan)"。玄奘自 Balkh 入 Bamiyan,可證薄佉羅即縛喝,

該闍那崛多自迦臂施西行,梵衍那國乃必由之途。證據見於《隋書·裴矩傳》載當時西域南道:“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Warwālīz),挹怛(Balkh)、帆延(Bamiyan),漕國(Kapisa),至北婆羅門國,達於西海”。帆延即梵衍那。

要之,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兩者自迦臂施至渴羅槃陀的經歷大致相同。有理由認爲,這段路程很可能也是那連提黎耶舍所經歷的。

其三,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來華路綫的區别在於抵達渴羅槃陀之後。具體而言,達摩笈多取西域北道,歷沙勒國(即疏勒)、龜茲國、烏耆國、高昌、伊吾、瓜州(敦煌)來華。闍那崛多則取西域南道,歷遮拘迦、于闐、吐谷渾來華。蓋據“闍那崛多傳”,“崛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云云,知達摩笈多在抵達于闐前曾經歷遮拘迦。

至於那連提黎耶舍,資料闕如,不得而知。“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即柔然或蠕蠕)”云云,似乎表明他和達摩笈多一樣,取西域北道來華的可能性更大。

總之,那連提黎耶舍等三人均可能取道迦臂施、越 Hindūkush 北上。在到達 Tāshkurghān 之前經歷大致相同。三者之所以不取喀喇昆侖道,主要原因可能是爲了避開“縣度”天險。

最後,應該指出:宋雲一行經由吐谷渾至漢盤陀(渴羅槃陀)一段路綫和闍那崛多來華路綫是重合的。在抵達漢盤陀(渴羅槃陀)後,宋雲没有越喀喇昆侖,經鉢盧勒、陀歷南下烏萇,而是先經鉢和(即達摩悉鬢多)赴嚈噠(厭怛),復經波知、賒彌入烏塲,説明宋雲等所歷嚈噠位置與闍那崛多不同,不能以此例彼,指宋雲在抵達嚈噠後所取路綫和闍那崛多來華路綫重合。

---

① 此則且由李延壽採入《北史·西域傳》。《廣弘明集》卷二等從之。

② 此外,尚有《佛祖統紀》卷三八:"正光二年(521 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四年(523 年),宋雲等使西[天]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等不同記載,可存而不論。説詳船木勝馬:《北魏の西域交通に關する諸問題(その一)——宋雲惠生の西方求法の年代を中心として——》,《西日本史學》4(1950年),第 46—67 頁。

③ 如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5—266 頁。

④ 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1961 年版,第 113—124 頁,最早指出這一點,惜語焉不詳,且不够準確。

⑤ 詳見船木勝馬:《北魏の西域交通に關する諸問題(その一)——宋雲惠生の西方求法の年代を中心として——》,《西日本史學》4(1950 年),第 46—67 頁。

⑥ 説見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1961 年版,第 113—124 頁。又,"王伏子統"《北史・西域傳》作"賸伏子統",亦"主衣子統"之譌;説見内田吟風:《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ク地方侵入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8—2(1959 年),第 23—34 頁。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56—257 頁,指宋雲爲僧官,未安。

⑦《新唐書・地理四》載: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開元二十二年即公元 734 年)分界碑"。

⑧ 黄盛璋:《吐谷渾故都伏俟城與中西交通史上的青海道若干問題探考》,《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5—162 頁。

⑨《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西域里數鮮有人認真討論,或如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扜彌とDandan-Uilik》,《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 1933 年版,第 263—273 頁,esp. 第 265 頁,斥爲難以信從。

⑩ 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8—270 頁。

⑪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77—485 頁。

⑫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77—485 頁。

⑬ 應該説明的是,《漢書・西域傳》載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又載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這後一個里數可能意味着自鞬都城經戎盧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亦即鞬都城去戎盧國王治十六日半行程(1 650 里),與戎盧國王治去長安 8 300 里之和。蓋據傳文:渠勒國"東與戎盧



(接)”。但是,這一里數無疑是錯誤的。卑品城與韃都城之間不可能相去1650里。

⑭ 這一里數不足爲據,説見長澤和俊:《〈漢書〉西域傳の里數記載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5(1979年),第111—128頁。

⑮ 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9—281頁。

⑯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版,第217—251頁。

⑰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459—480頁,以爲可能是Wacha河畔的Wacha或Torbashi。深田久彌:《中央アジア探險史》,東京:白水社2003年版,第83頁,則比定爲Tangu。

⑱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459—480頁,以爲可能是Muztagh-Ata山脈。深田久彌:《中央アジア探險史》,東京:白水社2003年版,第83頁,則比定爲Kandahar Pass。

⑲ 説見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年版,第97—227頁,esp.第132—134頁。又,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459—480頁,以爲可能是Wacha河。

⑳ 如: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459—480頁。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大佛成立にかかわるふたつの道》,《東洋學報》57(1987年),第109—209頁,esp.第144—158頁,以爲在Faizābād西南Talaqān及其以西地區。

㉑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245,以爲介乎Zēbāk與Čitral之間的山地。另請參看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68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 14;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版,第101—103頁。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檢討》,《史觀》130(1994年),第32—46頁,以爲波知應位於Darkot。今案:長澤氏此説,旨在證成宋雲、惠生於鉢和分道揚鑣説。

㉒ 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檢討》,《史觀》130(1994年),第32—46頁,以爲應位於Yasin。今案:此説未安。位置賒彌於Yasin,是指波知爲Darkot的結果。

㉓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31—140 頁,以爲在今 Jhelum。

㉔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250—251 頁。

㉕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36 頁。

㉖ 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大佛成立にかかわるふたつの道》,《東洋學報》57(1987 年),第 109—209 頁,esp. 144—158,以爲北魏使臣復自乾陀羅西行至那迦羅阿國(Nagarahāra),今 Jalālābād。

㉗ 例如,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大佛成立にかかわるふたつの道》,《東洋學報》57(1987 年),第 109—209 頁,esp. 第 144—158 頁。

㉘ 参看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検討》,《史觀》130(1994 年),第 32—46 頁。

㉙ 参看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検討》,《史觀》130(1994 年),第 32—46 頁。

㉚ 陳寅恪:《讀〈洛陽伽藍記〉書後》,《金明館叢書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6—160 頁。陳氏此説又見"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3 頁。徐高沅:《重刊〈洛陽伽藍記〉序》,《重刊洛陽伽藍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二),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4 頁,亦以爲"卷五惠生求法一節最肖佛徒合本"。

㉛ 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1961 年版,第 113—124 頁,以爲"道榮"乃"道藥"之譌。

㉜ 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検討》,《史觀》130(1994 年),第 32—46 頁。

㉝ 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42 頁。

㉞ 詳見船木勝馬:《北魏の西域交通に關する諸問題(その一)——宋雲惠生の西方求法の年代を中心として——》,《西日本史學》4(1950 年),第 46—67 頁。

㉟《隋書・經籍二》:"《慧生行傳》一卷"。《慧生行傳》很可能就是《洛陽伽藍記》卷五提及的《慧生行紀》。

㊱ 見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検討》,《史觀》130(1994 年),第 32—46 頁,説本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970 年版,第 164—172 頁。

㊲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據以爲《魏書・西域傳》有關記載應該是惠生所取路綫。今案:不能因爲《魏書・西域傳》"朱居國"以下記載中缺少了嚈噠這一環,便指爲《惠生行紀》。

㊳《魏書·西域傳》載：且末國"在鄯善西"，于闐國"在且末西北"，悉居半國"在于闐西"，權於摩國在"悉居半西南"，諸如此類。

㊴ 關於《魏書·西域傳》的編纂體例，詳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235—242頁。

㊵《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一(No. 2086)，第866c—867b頁。

㊶ 詳見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1961年版，第113—124頁。

㊷ 據《續高僧傳》卷二，那連提黎耶舍"天保七年(556年)屆於京鄴，……耶舍時年四十"，則生年爲517年。然同傳又稱耶舍"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則生年爲490年。按之《歷代三寶記》卷一二，"[開皇]五年(585年)十月勘校訖了，舍九十餘矣，至九年而卒"，則490年近是。

㊸ 據《續高僧傳》卷二，闍那崛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

㊹"西魏大統元年"有誤，今從《開元釋教録》卷七作"西魏後元年"。

㊺"鬚"字原作"鬢"，此從《開元釋教録》卷七改。

㊻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版，第107—121頁。

㊼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版，第141—149頁。

㊽ 關於嚈噠之亡，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103—113頁。

㊾ 説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210頁。

㊿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版，第399—411頁。

四　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

（一）

《隋書·裴矩傳》稱：“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黄門侍郎。”此則記載表明裴矩奏上《西域圖記》在營建東都之後，遷黄門侍郎之前。

據《隋書·煬帝紀上》，“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由此可見，裴矩撰《西域圖記》的時間上限爲大業二年（606 年）正月。

又據《資治通鑒·隋紀四》（卷一八〇），二年“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别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藴、黄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既然大業二年七月，裴矩已任黄門侍郎，《西域圖志》應完成於大業二年七月之前。①

《西域圖志》本身也提供了判斷成書時間的證據。蓋據《元和郡縣圖記·隴右道下》（卷四〇），“大業三年改瓜州爲敦煌郡”，而裴矩《西域

圖記》仍稱敦煌郡爲“瓜州”。證據見於《史記正義》卷一二三所引《西域[圖]記》佚文：

> [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内時聞人唤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閒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

知《西域圖記》完成於是年改敦煌郡爲瓜州之前。這與據裴矩行跡推測的《西域圖記》撰寫年代正可互證。

（二）

《隋書·裴矩傳》所載《西域圖記》序稱：“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秋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没，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這是裴矩自述撰寫是書的動機：當時中原對西域的了解十分膚淺。這不僅是時勢變遷的緣故，還有種族、語言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觀上，裴矩撰述《西域圖記》的條件業已具備。一方面，隋統一後，經營西域提上了議事日程。即《西域圖記》序所説：“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另一方面，正如“《西域圖記》序”所指，其時雖“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但頗有“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

願爲臣妾"。這就是説，西域人也向往着加强與中原的聯繫和交往。②於是，裴矩得"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獲致足夠的資訊。

事實上，《隋書·裴矩傳》稱：書奏，"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這和《西域圖記》序"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云云，是一致的。可以説，煬帝於大業五年親征吐谷渾與裴矩獻書有密切關係。故《隋書·西域傳》稱："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當然，如同傳所述，煬帝西巡，不過"次燕支山"，未抵玉門關（隋時在今甘肅安西雙塔堡附近）。"親出玉門關"，不過誇飾之辭。

在某種意義上，《西域圖記》正是時代的産物，其中有關東西交通路綫的記載，也難免打上時代的烙印。

（三）

在《西域圖記》序中，裴矩自述："《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虚，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户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産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這段話對於今天研究《西域圖記》所述敦煌至西海的"三道"有如下意義：

（1）《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三道"所列，多爲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所至者。

（2）《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三道"所列，皆"利盡西海，多産珍

異”，即因通“西海”而得貿易之利者。

(3)《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三道”所列，“皆餘千户”者，“山居之屬”多有不載。

由此可見，裴矩《西域圖記》序所列“三道”諸國必然比較疏略，既有異於前史所載，亦與朝隋諸國並不一致。

(四)

《西域圖記》序稱：“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3]，突厥可汗庭，度[4]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以下略考“北道”所經諸地。

1. 伊吾：首見《後漢書・西域傳》，作“伊吾盧”，在今哈密附近。

據《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五年(609年)四月，伊吾首次遣使朝隋。這可能和裴矩的招徠有關。而在此之前，亦即裴矩編撰《西域圖記》之際，伊吾商人可能已經和包括裴矩在内的隋朝官吏有所接觸。不難想像，《西域圖記》，特别是其中有關“北道”的資料有得自伊吾商人者。

伊吾至敦煌，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正南微東至沙州(敦煌)七百里”。

2. 蒲類海：首見《漢書・匈奴傳上》，作“蒲類澤”，即今巴里坤淖爾。

伊吾至蒲類海，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伊州納職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納職縣北一百四十里有俱密山，而蒲類海在山北二十里。

3. 鐵勒部：據《隋書・鐵勒傳》，鐵勒“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絶。……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此處所謂“鐵勒部”即位於“伊吾以西，焉耆之北”者。

《隋書・鐵勒傳》又載：各地的鐵勒“雖姓氏各别，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啓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

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由此可知，鐵勒一度成功反叛突厥，最早在大業元年(605年)控制了西域東部地區，這些地區也因之歸附鐵勒。

《隋書·西域傳》載：“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赤石山，吐魯番盆地北緣的小山脈，或即Fire Mountains。⑤貪汗山，指Bogdo ola。一説“貪汗”應作“貪汙”，“貪汙”乃突厥語Tulga(兜鍪)之對譯。⑥這就是説，《西域圖記》所見“鐵勒部”在貪汗山即今Bogdo ola北，具體而言很可能在唐代庭州所在地。

據《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庭州“東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

4. 突厥可汗庭：據《隋書·西突厥傳》，“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兹北，其地名應娑”。《新唐書·西突厥傳》稱：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蘇定方擊[阿史那]賀魯别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此處所謂“突厥可汗庭”即位於應娑或鷹娑川，即大裕勒都斯河谷。該處也是達度可汗、射匱可汗的基地。⑦

《舊唐書·突厥傳下》載：“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即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一说此处“南庭”即在大裕勒都斯河谷。⑧果然，結合《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卷四〇)關於庭州“西南至焉耆鎮一千一百里”的記載，《西域圖記》所載“鐵勒部”至“突厥可汗庭”間的里數可約略推知。

5. 北流河水：由於裴矩没有留下河水的名稱，引起許多猜測。一説“北流河水”應指錫爾河，另説應指楚河上游諸水。⑨今案：自上述

"突厥可汗庭"西去，須横渡多條自南向北的河流，無從一一確指，祇能籠統稱之爲"北流河水"。亦《西域圖記》序所謂"不可憑虚，是以致闕"之類。

6. 拂菻國：應即《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汎慄國"，指拜占庭。

自上述"突厥可汗庭"赴拜占庭，取道或接近於 Menandros《希臘史(殘卷)》所記、568 年(Justinus Ⅱ在位第四年)拜占庭使臣 Zemarchos 自突厥王庭西歸時所取道。[10]

7. 西海：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乃條枝即塞琉古叙利亞王國所臨地中海。《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載大秦國所臨西海，亦指地中海。前者所謂"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乃指條枝和大秦隔地中海相望。

在隋唐人心目中，大秦乃拂菻之前身，故拂菻所臨"西海"，似亦指地中海。《舊唐書·西戎傳》載："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可以爲證。

案："北道"經由的地點過於簡略，且模糊不清，説明裴矩所諮詢的對像於此道走向知之不多，很可能都是些往來"中道"或"南道"的商人。

(五)

《西域圖記》序稱："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以下略考"中道"所經諸地。

1. 高昌，其前身即《漢書·西域傳》所見高昌壁，故址在今高昌古城。

《隋書·西域傳》載：高昌"去敦煌十三日行"。"十三日行"，即 1 300 里，蓋以馬行一日百里計。前引《史記正義》卷一二三所引有裴矩《西域[圖]記》佚文[11]可與此參證。

2. 焉耆，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可能在今博格達沁古城(即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

《隋書·西域傳》載：焉耆“東去高昌九百里”。

3. 龜茲：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

《隋書·西域傳》載：焉耆國“西去龜茲九百里”。

4. 疏勒：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在今喀什附近。

《隋書·西域傳》載：龜茲“西去疏勒千五百里”。

5. 葱嶺，首見《漢書·西域傳》，指今帕米爾高原。

《隋書·西域傳》載：疏勒“南有黄河，西帶葱嶺”。

6. 鏺汗：其前身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宛國。[12]按之鏺汗去蘇對沙那和石國之里距（“西北去石國五百里”），該國王治似應位於今 Kāsān。[13]

《隋書·西域傳》載：疏勒“西去鏺汗國千里”。

7. 蘇對沙那國：其前身可能就是《史記·大宛列傳》所載貳師城。王治故址位於今 Ura-tüpä。[14]

《隋書·西域傳》載：鏺汗“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

8. 康國：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悉萬斤國。王治故址位於今撒馬爾罕附近。

《新唐書·西域傳下》載：東曹國（即蘇對沙那）西去康國“四百里許”。

9. 曹國：一般認爲應即撒馬爾罕西北的 Ištīkhan（澤拉夫善河的支流 Ak darya 沿岸、Katta Kurgan 和Čiläk 之間）。[15]

《隋書·西域傳》載：曹國“東南去康國百里”。

10. 何國：王治故址當在 Kashania。

《隋書·西域傳》載：曹國“西去何國百五十里”。

11. 大、小安國：王治故址位於那密水之北。《隋書·西域傳》載：何國“西去小安國三百里”。大安國：一般認爲王治故址位於今布哈拉(Buchārā)。

《新唐書·西域傳下》載：“東安，或曰小[安]國，曰喝汗，在那密水

之陽……西南至大安四百里”。

案:小安國在大安國之東北,故中道先至小安國,後至大安國。《西域圖記》稱“大、小安國”,不過是習慣使然,與方位無關。

12. 穆國:王治故址一說位於今Čardjui。⑯

《隋書·西域傳》載:穆國“東北去安國五百里”。

13. 波斯:指薩珊波斯。時都蘇蔺城,故址位於今巴格達之南。

《隋書·西域傳》載:穆國“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

14. 西海:此處亦指地中海。

《隋書·西域傳》載:波斯國“西去海數百里”。“海”則可能指波斯灣。

案:《西域圖記》所謂“中道”,其實便是《漢書·西域傳》所見“西域北道”。據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其中,車師前王廷即交河城,故址在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Yār-Khoto,亦作雅爾和圖或招哈和屯),康居王治在錫爾河北岸,奄蔡遊牧於鹹海以北。

(六)

《西域圖記》序稱:“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以下略考“南道”所經諸地:

1. 鄯善: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南道”諸國之一,其前身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樓蘭國。王治故址最可能的位置在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Quarklik)古城。⑰

據《隋書·地理志上》,“鄯善郡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樓蘭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一說此時所置鄯善郡,所治當在伊循城,即今 Quarklik。⑱ 案:伊循城,首見《漢書·西域傳》,一般認爲故址應在今新疆婼羌縣東米蘭(Miran)附近。

《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載：沙州（敦煌）"西至石城鎮一千五百里"。《新唐書·地理志七下》："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

2. 于闐：首見《漢書·西域傳》，係所傳"西域南道"諸國之一，王治故址位於今和闐附近。

《隋書·西域傳》載：于闐國"東去鄯善千五百里"。

3. 朱俱波：首見《魏書·西域傳》，作"悉居半"，王治故址位於今葉城（Karghalik）之西 Asgan-sal 河谷。[19]

《隋書·西域傳》載：于闐國"西去朱俱波千里"。

4. 喝槃陀：首見《魏書·西域傳》，作"渴槃陁"，王治故址位於今塔什庫爾干（Tashkurghān）。

《隋書·西域傳》不載喝槃陀去朱俱波里數。祇能依據漢代記載約略推知：《漢書·西域傳》載：蒲犂（喝槃陀前身）[20]"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又載子合（朱俱波前身）[21]"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則兩地似乎相去 350 里。

5. 葱嶺：指今喀喇崑崙山。自 Mintaka Pass 或 Kirik Pass 可以至護密。

6. 護密：即《魏書·西域傳》所見伽倍或鉢和，其前身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夏國五翖侯之一休密翖侯，治所故址位於今 Khandūd。

《隋書·西域傳》不載護密去喝槃陀里數。祇能依據唐代記載略闚其間經由與里數。《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達摩悉鐵帝（即護密）"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自此川中東南，登山涉險，路無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陁國"。

7. 吐火羅：其前身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夏國（Tokhāristān）。此處僅指今 Kunduz 北方的 Qal'a-ye Zāl 地區，亦即見諸阿拉伯地理書的 Warwālīz。[22]

《隋書·西域傳》不載護密至吐火羅里程。祇能依據唐代記載略闚其間經由與里數。《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玄奘自活國（Qal'a-ye Zāl），"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載：玄

奘“自朅健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有東南履危躡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

8. 挹怛:挹怛原遊牧於塞北,西遷後以吐火羅斯坦爲統治中心,王治位於 Balkh 附近。[23]在《西域圖記》描述的時代,挹怛政權已爲突厥、波斯聯盟所破,挹怛餘衆散居吐火羅斯坦各地,故《隋書·西域傳》稱吐火羅國“與挹怛雜居”。

《隋書·西域傳》載:吐火羅國“南去漕國千七百里”,而挹怛“南去漕國千五百里”。由此可以推知挹怛(Balkh)去吐火羅(Qal'a-ye Zāl)約 200 里。蓋《隋書·西域傳》與《西域圖記》所謂“吐火羅國”地望相同。

9. 忛延(Bāmiyān):位於今阿富汗喀布爾西巴米揚城。

《隋書·西域傳》載:挹怛“南去漕國千五百里”。結合同傳關於漕國去忛延里數,可以推知忛延去挹怛 800 里。

又,據《大唐西域記》卷一,“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又載,自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梵衍那國即忛延。“出覩貨邏國境”即進入北天竺。

10. 漕國:應即《大唐西域記》所見迦畢試(Kāpiśī)。[24]地在今阿富汗 Begram。

《隋書·西域傳》載:漕國“北去忛延七百里”。

案:《西域圖記》以上所載“南道”路綫,可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所載玄奘路綫參證:據後者所記,玄奘“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Warwālīz)”,經活國至於縛喝後,復“自縛喝(Bαχτι)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Karčik)。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Bamiyan)”。其中,“活國”即“吐火羅”,“縛喝”即“挹怛”,“梵衍那國”即“忛延”。又據《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自迦臂施國啓程後,“踰雪山,西足薄佉羅國(Balkh)、波多叉拏國(Badakhshān)、達摩悉鬢多國”。迦臂施國即漕國,薄佉羅國應即挹怛,“達摩悉鬢多國”即“護密”。由此可見,裴矩所載“南道”西端之經

由，即 Warwālīz—Balkh—Bāmiyān—Kāpiśī，乃當時之正途。

11. 北婆羅門：指北天竺。

案：漕國以遠，裴矩没有得到具體情報，衹能籠統稱之爲“北婆羅門國”。蓋“幽荒遠地，卒訪難曉”故。

12. 西海：在作者心目中，南道的“西海”與北道、中道之“西海”應是同一個海。

漕國以遠，裴矩不得其詳而知，僅憑傳聞知可通“西海”。事實上，自北天竺西行，亦可抵達地中海。

案：《大唐西域記》卷一一：“蘇剌侘國（Surāṣṭra），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今 Junāgaḍh）周三十餘里。……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爲業，貿遷有無。”“西海”亦指阿拉伯海。“資海之利”云云，亦可與裴矩的記載參證。

（七）

《西域圖記》序稱：三道“發自敦煌，至于西海”，似乎暗示、或者説在裴矩心目中，“三道”之終點——“西海”指的是同一個海。[25]前文所引“利盡西海”云云，也表明了這一點。

《西域圖記》序又稱：“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26]，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其中，女國，應即《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蘇伐剌瞿呾羅國（Suvarṇagotra），位於今喜馬拉雅山以北、于闐以南、拉達克（Ladakh）以東。[27]

《隋書・西域傳》稱：“女國在葱嶺之南……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絶。”這可能是這裏提及女國的原因。據同傳，于闐國“南去女國三千里”。

又，婆羅門國，此處似泛指天竺。《舊唐書・西戎傳》稱：“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28]這可能是這裏提及婆羅門國的原因。“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云云，意思是

説，“三道”沿途諸國亦自有路可通往其他各國。例如，自“南道”的于闐和北婆羅門國，可以分别通往女國和天竺各國。

《西域圖記》序又稱：

“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户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所謂“西域之門户”，嚴格説來乃指中原王朝經營西域之門户。以下略作詮釋：

1. 伊吾：據《後漢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73 年），班超將兵别擊伊吾。至遲在这一年，伊吾登上歷史舞臺，成爲西域之門户。東漢用兵伊吾乃打擊匈奴之需要，伊吾道開闢，則是伊吾屯田的結果。[29]

2. 高昌：《後漢書・西域傳》，“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案：最晚到平帝即位，西漢戊己校尉的治所從交河壁遷至高昌壁，此後直至《西域圖記》描述的時代，高昌一直是東西交通的樞紐，亦即西域門户之一。

據《魏略・西戎傳》，“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横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兹，爲新道”。此處所謂“新道”，主要經由和《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北道”無異。“新道”之“新”僅在於銜接玉門關與“北道”的一段路綫。因此，不妨認爲遲至《魏略・西戎傳》描述的年代，“西域北道”的起點已由車師前王廷即交河城變成高昌。

3. 鄯善：該處成爲經營西域之門户早於高昌、伊吾。蓋西漢初經營西域，一度僅“南道”可通，直至宣帝地節二年（前 68 年）所置西域都護尚衹能“獨護南道”，蓋“北道”匈奴勢盛故。[30]

---

① 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

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 1973 年版,第 115—128 頁。

②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 69 輯(2004 年第 4 期),第 49—57 頁。

③ 中華書局標點本作"經蒲類海鐵勒部",似未安。

④ "度",《新唐書・裴矩傳》作"亂"。《尚書・禹貢》"入于渭,亂于河"。《爾雅・釋水》:"正絶流曰亂。"

⑤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12 頁。

⑥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35—236 頁。

⑦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48—291 頁。

⑧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70 頁。

⑨ 芮傳明:《〈西域圖記〉中的北道考》,《鐵道師院學報》1986 年第 3 期,第 48—55 頁。

⑩ 詳見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03—595 頁,esp. 第 464—471 頁,以及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988 年版,第 374—395 頁。

⑪《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七・西州》(卷一五六):"柳中路。裴矩《西域[圖]記》云: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竝沙磧,乏水草,人難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爲標驗。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得行。兼有魑魅。以是商賈往來多取伊吾路。"案:本文所引《西域圖記》佚文均見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 1973 年版,第 115—128 頁。

⑫《史記正義》引《西域圖記》云:"鉢汗,古渠搜也。"又,《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卷一九二)"大宛傳"注引《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黄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别,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類似引文亦見《太平御覽》(卷七九三)和《太平寰宇記》。

⑬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2—77 頁。

⑭《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大宛傳》(卷一九二)注引《西域圖記》云:蘇對沙那國"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絶"。

⑮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 年版,第 69 頁;水谷真成譯:《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 1971 年版,第 26—28 頁。

⑯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p. 310－311.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漢譯本,中華書局 2004 年版,第 254 頁。

⑰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8—241 頁。孟凡人:《論鄯善國都的方位》,《亞洲文明》第 2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4—115 頁。

⑱ 藤田豐八:《扜泥城と伊循城》,《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 1943 年版,第 253—263 頁。

⑲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編《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 1975 年版,第 217—251 頁。

⑳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編《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 1975 年版,第 217—251 頁。

㉑《新唐書・西域傳上》:朱俱波,"漢子合國也"。

㉒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399—411 頁;另見同書第 438—442 頁。

㉓ 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㉔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65—177 頁;第 297—308 頁。

㉕ 例如,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03—595 頁,esp. 第 461—463 頁,以及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988 年版,第 374—395 頁。以爲北、中、南三道終點分别指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

㉖"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按照傳文,似應讀作"其東女國、[其]南婆羅門國"。若按中華書局本標點本,則兩國名應爲"東女國"和"南婆羅門國";似未安。

㉗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408—409 頁;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 92 卷第 4 期(1996 年),第 1—11 頁。

㉘《新唐書・西域傳上》作"隋煬帝時,遣裴矩應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

㉙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71 頁。

㉚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2 頁,第 233—240 頁。

五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綫的記載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綫的記載，按其性質，可大別爲五類：其一，使西域官吏的往返行程，其二，對西域軍事行動的路綫，其三，赴西域求法僧俗的行記，其四，商旅周遊的經歷，其五，駐西域行政機構的報告。其中，第五類往往採用或綜合了前幾類，加上可能的調查和踏勘，系統性强，因而價值較高。以下扼要綜述之。

（一）

1. 往返行程有跡可循的使臣首推張騫，通過《史記·大宛列傳》的有關記載使我們能夠略闚其兩次西使的路綫。[①]

張騫首次西使，啓程於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 年），目的地是當時位於伊犂河流域的大月氏國。

張騫出隴西後不久就被匈奴拘留，十餘年後，才得以脱身西走，亦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謂："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位於今費爾幹納盆地（王治在今 Khojend）。張騫很可能是從漠北出發，經阿爾泰山南麓西走，取道巴爾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爾吉斯山脈，復順納倫河進入費爾幹納盆地的。

嗣後，據《史記·大宛列傳》，大宛王"爲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

大月氏"。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復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蓋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受烏孫攻擊,被迫西遷阿姆河流域。張騫到達時,大月氏設王庭於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土。張騫很可能是在逃離匈奴後不久獲悉大月氏再次西遷的消息的。張騫所抵"康居",應爲康居(王治在錫爾河北岸)屬土,亦即位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至於傳文稱張騫"自月氏至大夏",應指從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國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藍市城(今 Balkh 附近)。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張騫]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匈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内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此處所謂"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而張騫歸途很可能沿"南山",經于闐(今和闐附近)、扜罙(今 Dandān-Uiliq 遺址)後,抵達位於羅布泊西南之樓蘭,復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師(時在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張騫很可能是經姑師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區。又,張騫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樣,被"傳詣單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會其胡妻,終於相偕歸漢),直至軍臣單于(前161—前126年)死後,纔乘亂得脱。時在元朔三年。

要之,張騫首次西使往返路綫頗爲曲折。由於許多特殊因素的作用,其取道不能視爲當時陸上東西交通的常道。其中最可注意者爲張騫自漠北匈奴王庭出發西走至費爾幹那盆地可能採取的途徑。

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張騫所傳聞之國,據傳文可知是烏孫(在楚河、伊犁河流域)、奄蔡(在裏海北岸)、安息(即帕提亞朝波斯)、條枝(即塞琉古朝叙利亞)、黎軒(即托勒密朝埃及)和身毒(在印度河流域)。張騫在歸國後給武帝的報告中描述了上述諸國國情,客觀上也記録了當時的交通路綫:

張騫從匈奴中得脱西走至大宛國,很可能慌不擇路,未能留下路綫的記載。因此,他的報告徑稱"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從交通路

綫的角度來看,這等於説自漢經匈奴西南行可至大宛。

張騫關於西域諸國國情和地望的記載顯然是從大宛國開始的。蓋傳文載大宛國,"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又稱:"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這些對大宛國四至的描述也就是自大宛國王治出發的交通路綫的記録:自大宛國王治西北行二千里可至康居國王治,西行二三千里可至大月氏國王治,西南行二千餘里可至大夏國王治,東北行二千里可至烏孫王治,東行可至扜罙、于寘國王治。在這裏,由於張騫首次西使的特殊經歷,大宛國事實上成了西域的中心。

張騫的報告進一步記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大夏"東南有身毒國"。這是説,自康居王治西北行二千里可至奄蔡王治;自大月氏王治西行數千里行可至安息王治,自安息王治西行數千里可至條枝王治;自大夏國王治東南行可至身毒國王治。

因此,張騫首次西使的報告包含了我國有關陸上東西交通路綫的最早記録。

張騫第二次西使,旨在爲漢聯結烏孫、夾擊匈奴。時烏孫遊牧於伊犁河、楚河流域。

張騫使烏孫究竟取什麽路綫,史無明文。如果允許推測,其去路似乎可以認爲是沿阿爾金山北麓西進,抵達羅布泊西南的樓蘭,自樓蘭北上,到達泊西北的姑師,復沿孔雀河西進,取西域北道經龜兹(今庫車附近)到達烏孫。當時,漢征匈奴已取得重大勝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渾邪降漢後,出現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謂"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爾金山至鹽澤即羅布泊空無匈奴,張騫取此道使烏孫是完全可能的。另外,雖然元狩四年(前 119 年)漢已將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對阿爾泰山南麓包括準噶爾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對張騫來説未必是坦途。至於張騫的歸途,不妨認爲與其去路相同。

2. 繼張騫之後，往返行程可以推知的是東漢西域都護班超的使者甘英。②

甘英啓程於和帝永元九年(97年)，目的地是大秦即羅馬帝國。據《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三年，"以超爲都護，居龜兹"。因此，甘英出使應該是從龜兹出發的。他抵達地中海東岸的條枝(今叙利亞地區)，便踏上了歸途，没有能夠到達大秦。

《後漢書·西域傳》載："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所述自安息(指安息都城和櫝城 Hekotompylos)，經阿蠻(Ecbatana)、斯賓(Ctesiphon)、于羅(Hatra)抵條枝的路綫可能正是甘英所經歷。蓋甘英爲已知唯一走完全程的東漢使者。

他大概自龜兹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復經大宛、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櫝城。此後歷阿蠻、斯賓、于羅而抵條枝。歸國時，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說，"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再取道木鹿(Mōura)和吐火羅斯坦(Ṭukārestān)東還。

3. 北魏使臣董琬、高明啓程於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八月，目的是招撫西域諸國，據《魏書·西域傳》可推知其大致行程。③

據《魏書·西域傳》，北魏"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當時已西遷帕米爾山中)，其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悦，謂琬曰：傳聞破洛那(今費爾幹那盆地)、者舌(今塔什幹一帶)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這是説董、高西使乃經由位於羅布泊西南的鄯善王治扜泥城，在到達烏孫之前的行程應該和前述張騫第二次西使取道相同，亦即沿天山山脈西行，區别在於當時領有伊犂河、楚河流域的是悦般國。此處所謂"九國"其實是西域諸國的代名詞，無從確指。

董、高似乎在分别抵達破洛那和者舌後没有進一步西行，便踏上了

歸途。歸途經由無從確指。

4. 隋代使臣西使路綫大致可考者爲韋節和杜行滿。④

韋、杜大約於大業三年(607 年)四月之後啓程。據《隋書·西域傳》,"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除罽賓、王舍城、史國外,韋、杜西使到達的地點,可能還有康國、安國和挹怛。蓋據同傳,"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而在《通典·邊防九·西戎五》保存的韋節《西蕃記》的殘簡既稱韋氏曾抵達挹怛國,"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於康國之習俗有頗詳盡的記載。

果然,很可能韋、杜西使在抵達康國(Samarkand)後分道揚鑣,韋節經由史國(Shahri-sebz)、挹怛(Balkh),抵達罽賓(Kāśmīra)和王舍城(Rājagṛha)。杜行滿則往赴安國(Buchārā),並偕安國使者於大業五年歸朝。

(二)

1. 行軍路綫留下記録的以李廣利西征大宛爲最早。李廣利伐宛先後凡二次,有關路綫的記載均極簡略。⑤

關於第一次,傳文僅載:"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比至郁成,……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引兵而還。……還至敦煌"。鹽水,一説相當於今營盤以上之孔雀河及營盤以下之庫魯克河。⑥ 郁成,大宛國屬邑之一,位於今 Ush (也可能在 Uzgent)。這暗示漢軍乃沿天山山脈前進、抵達郁成。

關於第二次,傳文僅載:"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今 Khojend),漢兵到者三萬人。"侖頭,一般認爲故址位於今柯尤可沁舊城附近。屠侖頭暗示漢軍這次取道和第一次相同。

但是,傳文又載:"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

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脱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這説明李廣利再次征宛時，分軍前進，王申生等很可能是其中一軍，率偏師往擊郁成，貳師則率主力直奔宛都。王申生抵達郁成之際，與李廣利大軍相去二百里。王申生敗績，李廣利即遣上官桀馳救，可見兩軍取道似乎相同。

至於傳文所謂"從南北道"，由於資料過於簡略，不能確指。但不外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分兵沿天山南北麓前進。第二種可能是分兵沿天山和昆侖山西進。後一種可能性似乎較大。蓋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李廣利再次進軍時，武帝"使使告烏孫"，令大發兵擊宛。而"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如果漢軍果有一枝沿天山北麓前進，必然自烏孫過境，即使朝廷未遣專使頒詔，烏孫亦不敢逡巡不前。何況大軍均沿天山前進，與李廣利分軍求食的目的不符。要之，上述王、李軍均係精鋭，可能是沿天山山脈前進的，衹是在越過葱嶺之後纔分赴郁成和宛都。除這些精鋭外，應該還有一枝或數枝軍隊（輜重之類）取南道。

貳師將軍凱旋時所取何道，《史記・大宛列傳》没有記載。據《漢書・西域傳上》，"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兹。廣利責龜兹"云云，似乎漢軍凱旋時沿昆侖山北麓前進。案：漢軍凱旋時也應分軍走南北道，因爲同樣會遇到"道上國不能食"問題。

2. 李廣利之後，有甘延壽、陳湯之討郅支。⑦

據《漢書・陳湯傳》，元帝建昭三年（前 36 年），甘、陳征郅支，"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在擊破"寇赤谷城東"的康居副王抱闐後，"入康居東界"，得康居貴人爲嚮導，"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都賴水即今 Talas 河，時匈奴郅支單于築城於該河河畔。

因此，漢軍的取道很可能是沿天山南麓抵達温宿國後，一支度拔達嶺（Bedal），沿納倫河前進，入烏孫王治所在赤谷城，穿越烏孫、康居國土，到達闐池即伊塞克湖以西某地，復自該處奔赴郅支所在郅支城。另一支在經由疏勒後，越過葱嶺抵達大宛，復自大宛前往郅支城。⑧

3. 陳湯之後，有前涼楊宣之西征。⑨ 據《晉書·張駿傳》，張駿曾“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兹、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并遣使貢方物”。所述諸事發生在咸和二年（327 年）高昌設郡之後。

楊宣這次西征的路綫，史無明文。但是，這次西征既然發生在高昌建郡之後，則不妨認爲楊宣是在取道高昌、取得補給後西進的。至於伐龜兹、鄯善之先後，因史無明文，難以確斷。

嗣後，永和元年（345 年）冬，據《晉書·西戎傳》，張駿又遣楊宣伐焉耆，“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王龍]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楊宣的進軍路綫應自賁崙城（今七格星附近的唐王城古城或七格星古城），經鐵門（今鐵門關）、遮留谷（今塔什店與鐵門關間之哈滿溝，在鐵門之北），抵達尉犂（故址位於夏渴蘭旦古城，今庫爾勒南約 6 公里處）。

4. 楊宣之後，有呂光之西征，時在東晉孝武帝太元七年（382 年）。⑩《晉書·呂光載記》稱：呂光“行至高昌”，“乃進及流沙”，復“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兹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呂光行軍路綫，《資治通鑒·晉紀》胡注以爲當“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這顯然是考慮到傳文明載呂光軍在抵達高昌之前先越流沙，而且呂光西征軍有鄯善、車師二王作嚮導。⑪

但是，如果考慮到鄯善王在大軍出發前已經病故，則呂光未取道鄯善也未可知，且自鄯善經由山國可直接赴焉耆⑫，未必繞道高昌，則呂

光的行軍路綫還存在其他可能。這就是説，呂光軍很可能是取敦煌石室所出《西州圖經》所載"大海道"⑬：

>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果然，《晉書·呂光載記》叙事次序有誤。⑭"光乃進及流沙"云云，應在"行至高昌"之前。

當然，亦不排除呂光取"伊吾路"赴高昌的可能性。蓋據《周書·異域傳》"高昌條"：

> 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云。

"取伊吾路"即自敦煌經伊吾（今哈密附近）至高昌。而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可知敦煌與伊吾間，有"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也就是説，同樣要穿越流沙，纔能至高昌。

要之，呂光西征，很可能從敦煌出發，越流沙，行至高昌，復自高昌抵焉耆、龜兹。

（三）

僧俗求法路綫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採録的僅北魏宋雲、惠生一例。⑮

據《魏書·西域傳》稱："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傳文未載宋雲、惠生行程，但傳文有關諸國的臚列次序間接表明了這次西使的路綫。

據載：渴槃陁國"在朱駒波(朱居)"西，鉢和國"在渴槃陁西"，波知國"在鉢和西南"，賒彌國"在波知之南"，烏萇國"在賒彌南"，乾陀國"在烏萇西"。這表明宋雲一行依次經過了朱駒波國、渴槃陁國、鉢和國、波知國、賒彌國、烏萇國、乾陀國。

按之《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行記"，宋雲一行在朱駒波(朱居)和乾陀國之間的經歷如下：朱駒波(Karghalik之西)—漢盤陀國(Tāshkurghān)—鉢和國(Wakhan)—嚈噠國(即《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國，宋雲其王會晤之地在今Kunduz附近)—波知國—賒彌國(Chitrāl和Mastuj之間)—烏塲國(Uḍḍiyāna)—乾陀羅國(Gandhāra)。由此可见，宋雲一行在到達鉢和國之後、進入波知國之前，曾經訪問嚈噠國。

之所以《魏書·西域傳》編者在轉載"宋雲行記"時抽掉"嚈噠國傳"，是因爲在《魏書·西域傳》中，"朱居國"以下文字衹是作爲嚈噠傳的附録被採入的。蓋當時朱居、鉢和、波知、賒彌、烏萇諸國均已役屬嚈噠，"在烏萇西"的乾陀國亦已"爲嚈噠所破"。《魏書·西域傳》編者有意將《宋雲家記》中有關記述提取出來，結合其他資料，編成我們今天所見的"嚈噠國傳"，是不難理解的。

(四)

明載依據商旅周遊之經歷記録的通西域路綫衹有《隋書·裴矩傳》傳裴矩《西域圖記》所載"三道"：[16]

>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

《隋書·裴矩傳》稱:煬帝即位,"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由此可知關於"三道"的信息是裴矩掌交市之際得諸來華西域商胡。

在《西域圖記》序中,裴矩也說:"《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事實上,《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以上"三道"所列,既爲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所至者,本身無疑均如《西域圖記》序所言,爲"利盡西海,多産珍異",亦即因通"西海"而得貿易之利者。

(五)

1.《漢書·西域傳》首次明確記録了通西域的陸上交通路綫:"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兩條路綫至遲在李廣利伐宛時已經存在。這是整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和西域陸上交通的主要幹綫。⑰

除了籠統的描述外,《漢書·西域傳》還詳細記載了西域各國王治去中原王朝都城(長安)之距離(有時還標明去陽關之距離)、去西域都護之距離、去周圍諸國王治距離。不僅如此,傳文所載西域諸國的次序也暗示了當時存在的交通路綫。具體而言,全傳可分爲五大段。自第一國婼羌至第二十國大月氏(大夏)爲第一段,自第二十一國康居至第二十九國尉頭爲第二段,自第三十國烏孫至第三十八國焉耆爲第三段,自第三十九國烏貪訾離至第四十八國劫國爲第四段,第四十九國狐胡至第五十四國車師後城長國爲第五段。其實,第一段與第二段祇是一段。蓋據《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北則康居",故大月氏後徑接康居並不違例。第二段與第三段之間也没有間隙,因爲尉頭之北便是烏孫。

第四段本應與第五段相接，中間插入第四段亦即天山以北諸國，可能是爲了將有關車師的事情移至傳末，以便結束全文。[18]

2.《後漢書・西域傳》關於西域交通路綫的主要記載如下："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自鄯善踰葱領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絶三千餘里至拘彌"。與《漢書・西域傳》比較，增加了一條伊吾道。據同傳可知，伊吾道的利用始於明帝永平年間。[19]

和《漢書・西域傳》一樣，《後漢書・西域傳》也記載了西域諸國王治去中原王朝都城（洛陽）之距離、去西域長史之距離、去周圍諸國王治之距離。傳文所載西域諸國的次序也暗示了當時存在的交通路綫。全傳可分爲四大段。第一國拘彌至第十三國東離爲第一段，第十四國粟弋至第十六國奄蔡爲第二段，第十七國莎車至第十九國焉耆爲第三段，第二十國蒲類 7 至第二十四國車師後國爲第四段。第一段是經由南道前往的各國，後三段是經由北道前往的各國。雖然決定各國先後次序的原則與《漢書・西域傳》同，但具體做法略有變通。分爲四道敘述則已開《魏書・西域傳》之先例。[20]

3. 董琬、高明西使的往返路綫雖然不得其詳而知，但是這次西使卻帶回了有關當時西域，特別是通西域交通路綫的最新情報。

《魏書・西域傳》序語對此有一段扼要的敘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其中，前二道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載南北道。第三、四兩道其實是南道的支綫。

還可注意者：《魏書・西域傳》編者實際上是按照董、高所傳當時出

西域的"四道"來排列所傳諸國的。傳文(罽賓以前)可分爲四大段:自鄯善至渠莎七國爲一段,可稱爲"鄯善道";自車師至者舌二十八國爲一段,可稱爲"車師道";自伽倍至大秦八國爲一段,可稱爲"伽倍道";自阿鉤羌、波路至罽賓爲一段,可稱爲"波路道"。不言而喻,所傳諸國未必得諸董、高。而依據董、高所傳四道編撰諸國,説明四道已成爲時人之共識。

和《漢書·西域傳》一樣,《魏書·西域傳》也記載了西域諸國王治去中原王朝都城(代)之距離、去周圍諸國王治之距離。

4.《魏略》雖非正史,但其《西戎傳》有關東西陸上交通路綫的記載最爲豐富,故列述於後。據載:

> 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兹,至葱領,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横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兹,爲新道。

同時,據所列三道羅列西域諸國。如"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絶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等等。㉑

但《魏略·西戎傳》關於交通路綫的記載中最有價值的還是自安息赴大秦的海道與陸道,兹據有關研究的結果概述如下:陸道自安息和櫝(Hecatompylos),經阿蠻(Ecbatana),抵斯賓(Ctesiphon),然後渡底格里斯河(經于羅)或幼發拉底斯河而上,至安谷城(叙利亞的 Antiochia),復北行至;驢分(Propontis),西向跨越 Hellespont 海峽,經巴爾幹等(所謂"海北")地區,到達意大利半島。海道分爲南北:北道至安谷城後,截地中海而西,直達羅馬。南道從于羅(Hatra)渡幼發拉底斯河,至汜復(Damascus),或從思陶(Sittake)經旦蘭(Palmyra)至汜復,

復自汜復經賢督(Jerusalem)、積石(Petra),抵澤散(亦作烏遲散丹,即埃及亞歷山大),然後西北向乘船過地中海,亦至羅馬。南道以汜復爲樞紐。[22]

《魏略·西戎傳》有關東西交通路綫的記載也是綜合各種資料而成,除了曹魏駐西域行政機構(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的報告之外,可能還有求法僧俗的行記和商旅周遊的經歷,後二者可以從傳文關於佛教傳説傳播的記録和西域諸國(特别是大秦國)詳盡的物産記録推知。

(六)

以上東西交通路綫今日通稱爲"絲綢之路"。其實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些交通路綫被載入史册,顯然不是因爲它們在東西貿易上發揮的功能,而是由於它們政治和軍事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魏收記録宋雲、惠生西使路程,旨在補充《魏書·西域傳》,所述路綫主要依據"宋雲行紀"。而且宋雲另有政治使命,並不是僅僅爲了"訪求佛經",即使釋惠生之求法,亦靈太后所遣。

《西域圖記》所載三道得自商賈,但裴矩記録這三道是爲了迎合煬帝"勤遠略",歸根結底還是出於政治的考慮。至於《魏略·西戎傳》所録路綫無疑與當時東西貿易有關,這從傳文詳録大秦等地物産可以推知;但這些路綫被記録下來,與其説是編者對貿易的興趣,不如説是對"殊俗"和朝貢的興趣所致。

當然,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交通路綫的記載偏重政治、軍事,並不影響這些交通路綫在客觀上承擔着所謂"絲綢之路"的作用。

---

①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3—213 頁。

②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4—220 頁。

③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217—244 頁。

④ 參看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 69 輯（2004 年第 4 期），第 49—57 頁。

⑤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0—81 頁。

⑥ 説見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212—215 頁。

⑦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6—98 頁。

⑧ 參看藤田豐八：《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 1943 年版，第 1—42 頁。

⑨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3—127 頁。

⑩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5—140 頁。

⑪ 據《晉書・苻堅載記》，太元八年，吕光發長安，堅"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窴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而據《晉書・藝術傳》，"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西歸，鄯善王死于姑臧"。由此可見吕光向導者僅彌窴一人。

⑫ 據《漢書・西域傳下》，山國"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接]"。《法顯傳》即載法顯自鄯善國"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焉夷"即"焉耆"。

⑬ 參看嶋崎昌：《西域交通史上の新道と伊吾道》，載《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67—493 頁；黄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載《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1—458 頁。

⑭《晉書》類似的例子尚有。參看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兼論樓蘭遺址和魏晉時期的鄯善郡》，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9—111 頁。

⑮ 參看本書第三章。

⑯ 參看本書第四章。

⑰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1—232 頁。

⑱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5—108 頁。

⑲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1—232 頁。

⑳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5—108 頁。

㉑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327—367 頁。

㉒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下　卷

下卷

六　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

希羅多德(Herodotus)《歷史》(*History*)[①]一書關於早期歐亞草原民族遷徙及其分佈的記載暗示當時歐亞草原存在一條交通路綫。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涉及的一些問題。

(一)

希羅多德的有關記載始於黑海以北,據云:

> 從包律斯鐵涅司人(Borysthenites)的商埠(這地方位於全斯基泰沿海的正中)向北,最近的居民是希臘斯基泰人(Greek Scythia)也就是卡里披達伊人(Callippidae)。而在他們的那面,是另一個稱爲阿拉佐涅斯(Alazones)的部落。這個部落和卡里披達伊人,雖然在其他的事情上有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風俗,但他們卻播種和食用麥子、洋葱、大蒜、扁豆。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住著耕作的斯基泰人(ploughing Scythians),他們種麥子不是爲了食用,而是爲了出售。在這些人的上方是涅烏里司人(Neuri),涅烏里司人的上方,據我們所知,乃是無人居住的地帶。以上乃是沿叙帕尼司河(Hypanis)、包律斯鐵涅司河(Borysthenites)以西的諸民族。(Ⅳ,17)

這一節叙述叙帕尼司河流域,直至包律斯鐵涅司河以西諸族。

一般認爲,叙帕尼司河即今 Bug(Bagos)河,而包律斯鐵涅司河即今 Dnieper 河,兩河在同一個海灣入海,所謂"包律斯鐵涅司人的商埠"可能指 Olbia,位於今 Bug-Dnieper 河口,是當時主要的商埠之一。居於這一商埠附近的所謂"希臘斯基泰人"即卡里披達伊人可能是希臘和斯基泰人的混血種。②

卡里披達伊人以遠是阿拉佐涅斯人,阿拉佐涅斯人以北是所謂"耕作的斯基泰人"。兩者以埃克撒姆派歐斯苦泉(Exampaeus)爲界。希羅多德在另一處叙及叙帕尼司河在入海前四天航程裏,因有一條苦泉流入,使河水變苦。

> 這個苦泉是在農業斯基泰(agricultural Scythians)和阿拉佐涅斯人之間的國境地方,苦泉流出的地點的名稱在斯基泰語是埃克撒姆派歐斯,用希臘語來説則是"聖路"(Sacred Ways)的意思。苦泉的名字也是這樣。杜拉斯河(Tyras)和叙帕尼司河在阿拉佐涅司人的地方相互離得很近,但是從這裏再向前就各自分離,在兩河之間留下了很寬闊的一片土地。(Ⅳ,52)

這裏所謂"農業斯基泰"顯然是前引"耕作的斯基泰",與下節所謂"農業斯基泰"似乎有别。關於苦泉,希羅多德還説:

> 在包律斯鐵涅司河和叙帕尼司河之間有一塊叫做埃克撒姆派歐斯的地方;在前面我就説過從這裏有苦水泉流出來,結果使得叙帕尼司河的河水無法飲用。(Ⅳ,81)

可知苦泉的發源地埃克撒姆派歐斯在叙帕尼司河右岸。

既然杜拉斯河即今 Dniester 河,則阿拉佐涅斯人居地可求諸 Dniester 河與 Bug 河"相互離得很近"之處,即 Bug 河中游左岸。苦泉的發源地埃克撒姆派歐斯在今 Bug 河右岸,一般認爲在今 Bogopol 村。

由於在Bug河的草原地帶没有發現可以認爲屬於"耕作斯基泰"的定居遺址,一些學者認爲"耕作的斯基泰"的居地應在Dnieper河和Bug河之間的森林草原地帶。[3]

"耕作的斯基泰"以遠是所謂涅烏里司人。希羅多德在别處記載:

> 這條河(杜拉斯河)發源於北方,最初是從位於斯基泰領地與涅烏里司領地交界地帶的一個大湖流出:在河口的地方有一個被稱爲杜拉斯人的希臘人的居留地。(Ⅳ,51)

由此可知涅烏里司人的居地當位於今杜拉斯河即Dniester河發源地的西北、今波蘭和立陶宛之間。

希羅多德接着記載包律斯鐵涅司河以東諸族:

> 越過包律斯鐵涅司河,則離海最近的是敘萊亞人(Hylae)。在這些人的上方住著農業斯基泰人(agricultural Scythians),居住在敘帕尼司河河畔的希臘人則稱他們爲包律斯鐵涅司,但他們自己則是自稱爲歐爾比亞(Olbiopolis)市民。這些農業斯基泰人所居住的地方,向東走三天的路程便到達龐提卡佩司河(Panticapes),向北則溯包律斯鐵涅司河而上可行十一日;從這裏再向北則是一大片無人居住的土地了。從這片荒漠之地再向上,便是昂多羅帕哥伊人(Androphagi)居住的地區。這些人和斯基泰人完全不同,他們形成一個獨特的民族。從他們再向上,則是道道地地的沙漠了,而據我們所知,那裏是没有任何一個民族居住的。(Ⅳ,18)

其中,敘萊亞人,居地去海最近。敘萊亞人以遠是"農業斯基泰人",其人既自稱"歐爾比亞市民",很可能遷自Olbia附近。蓋據希羅多德:

> 第五條稱爲龐提卡佩司的河,這條河與包律斯鐵涅司河一樣,它的水流也是從北向南的。它的發源地是一個湖。在這條河與包

律斯鐵涅司河之間的土地上住着農業斯基泰人。龐提卡佩司河流入了叙萊亞地方，而在流過叙萊亞之後便流入包律斯鐵涅司河裏去了。（Ⅳ，54）

可見龐提卡佩司河當在包律斯鐵涅司河之東，發源於一個湖，流入包律斯鐵涅司河。這些"農業斯基泰人"的居地應在包律斯鐵涅司河下游左岸、叙萊亞人居地之北。

"農業斯基泰人"以遠是昂多羅帕哥伊人（意爲"食人者"）。其居地當在包律斯鐵涅司河上游當時一片無人區之北或東北。

接著，希羅多德叙述了遊牧斯基泰人的分佈：

但是從斯基泰農民的地區向東，渡過龐提卡佩司河，你便走到斯基泰遊牧民的地區了。他們既不播種，又不耕耘。除去叙萊亞的地區以外，所有這一帶地方都是不長樹木的。這些遊牧民的居住地向東一直擴展到蓋羅司河（Gerrhus），這之間的距離是十四天的路程。（Ⅳ，19）

在蓋羅司河的那一面，則是被稱爲王族領地的地方，住在這裏的斯基泰人人數最多也最勇武，他們把所有其他的斯基泰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奴隸。他們的領土向南一直伸展到陶利卡（Tauric）地方，向東則到達盲人的兒子們所挖掘的壕溝以及麥奥塔伊（Maeetian）湖上稱爲克列姆諾伊（Cremnoi）的商埠。而他們的一部份則伸展到塔納伊司河（Tanaïs）。在王族斯基泰人的上部即北方住着不是斯基泰人，而是屬於另一個民族的美蘭克拉伊諾伊族（Melanchlaini）。而過去美蘭克拉伊諾伊族所居住的地方，則據我們所知，是一片無人居住的沼澤地帶了。（Ⅳ，20）

由此可見，龐提卡佩司河是"農業斯基泰人"和"遊牧斯基泰人"的天然界限。"遊牧斯基泰人"的領地向東擴展至蓋羅司河，河東爲王族斯基泰的領地。④

一般認爲,敍萊亞人居地靠近黑海(Black Sea)、在 Dnieper 河下游左岸。該處可能一度林木茂盛;Hylae,原意爲"森林地帶"。

由於龐提卡佩司河的地望,迄今不能比定,"農業斯基泰人"的居地也就無從確認,只能說大致在 Dnieper 河中下游流域。而"農業斯基泰人"以遠昂多羅帕哥伊人的居地當在 Dnieper 河上游。

雖然蓋羅司河的地望也難以確定⑤,但"陶利卡"即今克里米亞半島,麥奥塔伊湖即今亞速海,"克列姆諾伊的商埠"在今 Taganrog 附近。可見遊牧斯基泰的領地可能在 Don 河下游右岸。王族斯基泰的領地向東直至塔納伊司河即今 Don 河。⑥ 至於美蘭克拉伊諾伊的居地,當已在伏爾加河上游地區。

以上所述諸族均在今 Don 河以西。⑦

(二)

據希羅多德記載:"越過塔納伊司河之後,便不再是斯基泰了;渡河之後,首先到達的地區就是屬於撒烏羅瑪泰伊人(Sauromatians)的地區,他們的地區開始在麥奥塔伊湖的凹入的那個地方,向北擴展有十五天的路程,在這塊地方既没有野生的,也没有人工栽培的樹木。"(Ⅳ,21)這是說撒烏羅瑪泰伊人和斯基泰以塔納伊司河爲界,其居地始自奥提斯湖東岸。

關於撒烏羅瑪泰伊人,希羅多德在另一處記載說:

> 這條河(塔納伊司河)原來發源於一個大湖,而流入一個更大的、稱爲麥奥塔伊的大湖。這個湖則是王族斯基泰人和撒烏羅瑪泰伊人的交界。還有另外一條叫做敍爾吉司(Hyrgis)的支流也是注入塔納伊司河的。(Ⅳ,57)

據此,撒烏羅瑪泰伊人居地西起頓河左岸的支流 Manich 河延伸至 Saratov 南部 Volga 河畔。⑧

希羅多德接着記載:"在他們的上方的第二個地區住著布迪諾伊人(Budinoi),他們居住的地方到處長著各種茂密的樹木。"(Ⅳ,21)⑨ 布

迪諾伊人居地不妨認爲自 Saratov 向北延伸至 Syzran 北部。[10]

希羅多德在另一處記載:"布迪諾伊人是一個人口衆多的大民族。他們都有非常淡的青色的眼睛和紅色的頭髮。他們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稱爲蓋洛諾斯(Gelonus)。它的城牆每一面是三十斯塔迪昂長,城牆很高而且完全是木頭修造的。"(Ⅳ,108)此處提及的蓋洛諾斯城,考古學界一般認爲在今烏克蘭 Belsk 遺址。[11]

希羅多德接着記載:"在布迪諾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中間是一片無人居住的地區。過去這一片荒漠地帶稍稍再向東轉,住著杜撒該塔伊人(Tyssagetae),這是一個人數衆多而單獨存在的民族,他們是以狩獵爲生的。"(Ⅳ,22)同書另一處亦有類似的記載:

> 在波斯人穿過斯基泰人和撒烏羅瑪泰伊人的土地的時候,那裏並没有任何可供他們蹂躪的東西,因爲那裏已是一片荒蕪的不毛之地了。但是當他們進入布迪諾伊人的土地的時候,他們看到了一座木造的城市;不過布迪諾伊人已經放棄了這座城並且什麼東西也没有留在裏面,於是波斯人便把這座城燒掉了。這之後,波斯人繼續向前跟蹤追擊騎兵,他們經過了這個地區而進入了没有人煙的荒漠地帶。這片地區在布迪諾伊人的北面而它的寬度是七日的行程。在這個荒漠地帶的那一面則住著杜撒該塔伊人;從他們那裏流出了四條大河流,它們流經麥奥塔伊人(Maeetians)的土地而注入所謂麥奥塔伊湖。這四條大河的名字是呂科斯河(Lycus)、歐阿洛司河(Oarus)、塔納伊司河、西爾吉司河(Syrgis)。(Ⅳ,123)

布迪諾伊人以北的荒漠,一説乃自 Ural 沙漠向 Great Irgiz 以北延伸的部分,即 Obshchy Sirt 地區。這是説杜撒該塔伊人居地始自 Orenburg。[12]

至於注入麥奥塔伊湖的四條大河中,除塔納伊司河無疑指今 Don 河外,一般認爲歐阿洛司河應指伏爾加河。Syrgis 河應該就是前文所見敘爾吉司河即今 Donetz 河。果然,則此處希羅多德混淆了黑海和

裏海。

希羅多德接着記載:"緊接著這些人(杜撒該塔伊人)並在同一地區還住著一個叫做玉爾卡依(Iyrcae)的民族"。和杜撒該塔伊人一樣,玉爾卡依人"也是以狩獵爲生的"。(Ⅳ,22)[13]據此,一說玉爾卡依人居地當在Tobol與Ishim之間。[14]

希羅多德又載:越過杜撒該塔伊人和玉爾卡依人"居住的地方再稍稍向東,則又是斯基泰人居住的地方了,他們是謀叛了王族斯基泰人之後,纔來到這裏的"。(Ⅳ,22)據此,一說斯基泰别部的居地當在Akmolinsk的草原地帶[15]。一說當在Semipalatinsk附近。[16]

至此,希羅多德就地貌小結:"直到這些斯基泰人所居住的地區,上面所說到的全部土地都是平原,而土層也是很厚的;但是從這裏開始,則是粗糙的和多巖石的地帶了。"這是說自斯基泰别部的居地往東不復是平原,一般認爲已經進入今哈薩克北部的丘陵地帶。[17]接着,希羅多德又載:

> 過去很長的這一段粗糙地帶,則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這些人不分男女據説都是生下來便都是秃頭的。他們是一個長著獅子鼻和巨大下顎的民族。他們講著他們自己特有的語言,穿著斯基泰的衣服,他們是以樹木的果實爲生的。他們藉以爲生的樹木稱爲"彭提孔(ponticum)",這種樹的大小約略與無花果樹相等,它的果實和豆子的大小相髣髴,裏面有一個核。當這種果實成熟的時候,他們便用布把它的一種濃厚的黑色汁液壓榨出來,而他們稱這種汁液爲阿斯庫(aschy)。他們舔食這種汁液或是把它跟奶混合起來飲用,至於固體的渣滓,他們就利用來做點心以供食用。由於那個地方的牧場不好,因此他們衹有爲數不多的畜類。他們每人各居住在一棵樹下,到冬天則在樹的四周圍上一層不透水的白氊,夏天便不用白氊了。由於這些人被視爲神聖的民族,因此没有人加害於他們。他們也没有任何武器。在他們的鄰國民衆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是仲裁者。而且,任何被放逐的人一旦請求他們的庇護,這個人便不會受到任何人的

危害了。他們被稱爲阿爾吉派歐伊人(Argippaei)。(Ⅳ,23)

禿頭的阿爾吉派歐伊人所居"高山",按照比較可信的考證,應指今阿爾泰山。[18]

阿爾吉派歐伊人"長著獅子鼻和巨大下顎",似乎是蒙古利亞種的體貌,"禿頭"也許就是中國史籍所謂"髡頭"。[19]他們有"自己特有的語言",所舉"彭提孔(ponticum)"和"阿斯庫(aschy)",一説分别屬伊朗語和阿爾泰語言。[20]果然,則其人很可能操阿爾泰語言,衹因接觸斯基泰人,纔吸收了若干伊朗語彙,從他們的衣服亦可見來自斯基泰的影響。因此,阿爾吉派歐伊人可能就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見"呼揭"人。[21]蓋"呼揭"[xa-kiat]得視爲 Argippaei 之略譯,而遲至前 2 世紀末呼揭人居地尚在今阿爾泰山南麓,[22]不排除它登上歷史舞臺的時間早至前 7 世紀的可能性。

禿頭人以東的信息,在希羅多德看來便屬於傳説性質了。他説:

大家所知道的地方,就到以上的人們所居住的地帶爲止。但是在禿頭者的那一面情況如何,便沒有人確實地知道了。因爲高不可越的山脈遮斷了去路而沒有一個人曾越過這些山。這些禿頭者的説法,我是不相信的。他們説,住在這些山裏的,是一種長著山羊腿的人,而在這種人的居住地區的那一面,則又是在一年當中要睡六個月的民族。這個説法我認爲也是絶對不可相信的。(Ⅳ,25)

所謂"長著山羊腿的人",類似《魏略·西戎傳》所見"馬脛國":

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

這些也許是對於特别善走之人的稱呼。至於出現一睡半年的民族的傳

説,或者是因爲居地有半年左右處於嚴寒季節[23],居民衹能足不出户的緣故。

(三)

希羅多德在對"長著山羊腿的人"和"一年當中要睡六個月的民族"表示懷疑之後,卻接着説:"在禿頭者以東的地方,則我們確實知道是住著伊賽多涅斯人(Issedones)。不拘是禿頭族,還是伊賽多涅斯人,除去他們自己所談的以外,在他們北方情況如何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Ⅳ,25)髣髴爲伊賽多涅斯人的存在提供證據,他還對其人的習俗作了如下描述:

> 據説伊賽多涅斯人有這樣的一種風俗。當一個人的父親死去的時候,他們所有最近的親族便把羊帶來,他們在殺羊獻神並切下他們的肉之後,更把他們主人的死去的父親的肉也切下來與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於死者的頭,則他們把它的皮剥光,擦淨之後鍍上金;他們把它當作聖物來保存,每年都要對之舉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臘人爲死者舉行年忌一樣,每個兒子對他的父親都要這樣做。至於其他各點,則據説這種人是一個尊崇正義的民族,婦女和男子是平權的。(Ⅳ,26)

至於伊賽多涅斯人,既在"禿頭者"即阿爾吉派歐伊人所傍高山的另一側,其居地勢必求諸阿爾泰山之東,不妨認爲在天山東端今哈密一帶。該處是後來《史記·大宛列傳》所見烏孫之故地。[24]希羅多德所載伊賽多涅斯人不妨視爲烏孫之前身 Asii,或者説是後來烏孫的主要族源。蓋 Issedones 可以視作 Asii 或"烏孫"[a-siuən]之對譯。[25]

問題在於以上關於伊賽多涅斯人居地位置的判斷與希羅多德在另一處的敘述並不一致:

瑪薩革泰人(Massagetae)據説是一個勇武善戰的强大民族，他們住在東邊日出的地方，住在阿拉克賽斯河(Araxes)對岸與伊賽多涅斯人相對的地方。(Ⅰ,201)

阿拉克賽斯河即今錫爾河，故與錫爾河北岸瑪薩革泰人居地相對的伊賽多涅斯人居地衹能在今伊犂河、楚河流域。

欲調和這兩種矛盾的記載，衹能認爲伊賽多涅斯人可以追溯的故地在天山東端，而伊犂河、楚河流域的伊賽多涅斯人乃遷自天山東端。蓋希羅多德在追溯斯基泰人的歷史時，曾利用不同來源的資料記述了歐亞草原發生一次民族遷徙。他在一處説：

居住在亞細亞(Asia)的遊牧的斯基泰人由於在戰爭中戰敗而在瑪薩革泰人的壓力之下，越過了阿拉克賽斯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亞人(Cimmerians)的國土中去，因爲斯基泰人現在居住的地方據説一向是奇姆美利亞人的土地。而奇姆美利亞人看到斯基泰人以排山倒海的軍勢前來進擊，大家便集會了一次以商議對策，在會議上他們的意見是有分歧的；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意見，但王族的意見卻是更要英勇些。民衆認爲他們應該撤退，因爲他們完全没有必要冒著生命的危險來與這樣的一支佔絶對優勢的大軍相對抗，但是王族則主張保衛他們的國家而進行抗擊侵略者的戰爭。任何一方都不能爲對方所説服，民衆不能爲王族説服，王族也不能爲民衆所説服；因爲一方打算不戰而退並把國家交給自己的敵人，但是王族卻決心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戰死而不和民衆一同逃跑，因爲他們想到他們過去曾何等幸福過，現在如果逃離祖國的話，他們會遭到怎樣的厄運。既然都下了這樣的決心，他們便分成了人數相同的兩方面交起鋒來，直到王族完全給民衆殺死的時候。然後奇姆美利亞人的民衆便把他們埋葬在杜拉斯河的河畔。他們的墳墓直到今天還可以看到。埋葬之後，他們便離開了他們的國土。斯基泰人到這裏來攻取它的當時，國内已經没

有人了。(Ⅳ,11)

直到今天在斯基泰(Scythians country)還殘留着奇姆美利亞的城牆和一個奇姆美利亞的渡口,還有一塊叫做奇姆美利亞的地方和一個稱爲奇姆美利亞的海峽(Cimmerian Bosorus)。此外,還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奇姆美利亞人在他們爲躲避斯基泰人而逃往 Asia 時,確也曾在今日希臘城市西諾佩(Sinope)建城所在的那個半島上建立了一個殖民地;而且顯而易見的是,斯基泰人曾追擊他們,但是迷失道路而攻入了美地亞(Medes)。原來奇姆美利亞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斯基泰人追擊時卻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Caucasus)前進的,因此他們最後竟把進路轉向內地而進入了美地亞的領土。這裏我説的是希臘人和異邦人同樣叙述的另一種説法。(Ⅳ,12)

在另一處説:

另一方面,普洛孔涅索斯人(Proconnesus)卡烏斯特洛比歐斯(Caÿstrobius)的兒子阿利斯鐵阿斯(Aristeas)在他的叙事詩裏又説,當時被阿波羅(Apollo)所附體的阿利斯鐵阿斯一直來到了伊賽多涅斯人的土地。在伊賽多涅斯人的那面住著獨眼的阿里瑪斯波伊人(Arimaspians),在阿里瑪斯波伊人的那面住著看守黃金的格里芬(griffins),而在這些人的那面則又是領地一直伸張到大海的極北居民。除去叙佩爾波列亞人(Hyperboreans)之外,所有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瑪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斷地和相鄰民族作戰;伊賽多涅斯人被阿里瑪斯波伊人趕出了自己的國土,斯基泰人又被伊賽多涅斯人所驅逐,而居住在南海(這裏指黑海——譯者)之濱的奇姆美利亞人又因斯基泰人的逼侵而離開了自己的國土。(Ⅳ,13)

以上兩種不同來源的傳説其實描述了同一次遷徙。兩者所述斯基泰人

最後的居地位置相同——黑海之濱，亦即結果相同，可以證明這一點。因此，實際上可能是伊賽多涅斯人戰勝了瑪薩革泰人，後者又戰勝了斯基泰人，迫使斯基泰人侵入了奇姆美利亞人的居地。斯基泰人所受壓力直接來自瑪薩革泰人，間接來自伊賽多涅斯人。㉖

在以上關於黑海以遠諸族分佈情況的記述中，希羅多德儘管對於有關阿爾吉派歐伊人所傍"高不可越的山脈"另一側的消息均表示"不可相信"，唯獨聲稱"在禿頭者以東的地方，則我們確實知道是住著伊賽多涅斯人"，無疑是因爲阿利斯鐵阿斯在他的叙事詩中言之鑿鑿的緣故。

至於希羅多德所述居於阿爾吉派歐伊人以東者，如果不是指遷往伊犂河和楚河流域前、居於天山東麓故地的伊賽多涅斯人，就衹能是指遷往伊犂河和楚河流域之後、殘留於天山東麓故地的伊賽多涅斯人餘衆。伊賽多涅斯人自天山東端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與後來烏孫人的遷徙經由如出一轍。㉗

事實上，希羅多德（Ⅳ，16 以下）所述黑海以遠諸族的佈局正是阿利斯鐵阿斯所記波及大部分歐亞草原的那次多米諾式的民族遷徙的結果，所述斯基泰人居地的位置可以爲證。同樣，瑪薩革泰人居於阿拉克賽斯河對岸，與伊賽多涅斯人相對，也衹能是這次遷徙的結果。

不管怎樣，客觀上希羅多德關於伊賽多涅斯人居地的記載並無牴牾之處。

至於伊賽多涅斯人以遠，希羅多德僅僅記載：

> 但是在這些人以北的情況，則伊賽多涅斯人説過獨眼族和看守黃金的格里芬的事情。這是斯基泰人講的，而斯基泰人則又是從他們那裏聽來的；而我們又把從斯基泰那裏聽來的話信以爲真並給這些人起一個斯基泰的名字，即阿里瑪斯波伊人。因爲在斯基泰語當中，阿里瑪（ἄριμα）是一，而斯波（σποῦ）是眼睛的意思。（Ⅳ，27）

"獨眼族和看守黃金的格里芬"的消息均由阿利斯鐵阿斯得自伊賽多涅

斯人。㉘

居地更在伊賽多涅斯人之東的“獨眼族”即阿里瑪斯波伊人似乎可以推定和中國史籍所見匈奴同源。㉙蓋無獨有偶，中國典籍中也有關於獨目人的記載。如《山海經・海内北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山海经・海外北經》：“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山海经・大荒北經》：“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郝懿行注：“此人即一目國也。”又《淮南子・墬形訓》：“自東北至西北方，……有一目民。”已有人指出，這個威[iuəi]姓的一目國便是鬼方。被稱爲“一目”是由於面罩遮蓋了鼻、嘴，僅留一孔顯露其目之故。㉚

鬼方，在中國史籍中又記作“緄戎”。㉛而據《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又據《史記・匈奴列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知穆公所逐諸族中包括“緄戎”。

既然伊賽多涅斯人是因爲受到了獨眼的阿里瑪斯波伊人的驅趕纔離開自己的居地，阿里瑪斯波伊人應該就是中國史籍所見“鬼方”或“緄戎”。很可能正是秦穆公的這次開疆拓土引起了上述希羅多德記載的歐亞草原上遊牧部落多米諾式的遷徙。㉜

至於格里芬，似乎是希臘人根據阿爾泰山盛産黄金的傳説馳騁想像的結果，不足深究。㉝

在叙述格里芬以後，希羅多德接着説：

> 但是關於斯基泰人所説的、充滿空中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夠看到或穿越那邊的土地上去的羽毛，我的看法是這樣的。㉞在那個地方以北，雪是經常下的，雖然在夏天，不用説雪是下得比冬天少的。凡是在自己的身邊看過下大雪的人，他自己是會瞭解我這話

> 的意思的,因爲雪和羽毛是相像的。而這一大陸北方之所以荒漠無人,便是由於我所説的。這樣嚴寒的冬天。因此,我以爲斯基泰人和他們的鄰人在談到羽毛時,不過是用它來比喻而已。以上我所説的,就是那些據説是最遼遠的地方。(Ⅳ,31)

這裏所説空中充滿羽毛的地方,也可以和中國史籍的記載印證。蓋據《穆天子傳》卷三,穆王西行至西王母之國,“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瑤池之旁,“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天子於是載羽百車緷”。這是説周穆王率領其六師在距瑤池不遠的一個遼闊的平原上舉行了大規模的狩獵活動,這裏有無數大鳥在湖邊解脱它們的羽毛,穆王裝載這種珍貴的鳥羽達百車之多。看來希羅多德把羽毛理解爲雪花的比喻未必正確。瑤池,可能指今齋桑泊。[35]

儘管希羅多德認爲空中充滿羽毛的地方已是“最遼遠的地方”了,但他還是提到了更加遙不可及的“極北地區的居民”:

> 至於極北地區的居民,不拘是斯基泰人還是這些地方的其他任何居民都没有告訴過我們任何事情,衹有伊賽多涅斯人或者談過一些。但是在我看來,甚至伊賽多涅斯人也是什麼都没有談。因爲什麼呢,原來,若不是這樣的話,斯基泰人也會像他們提到獨眼族時一樣提到他們了。但是赫西奥德(Hesiod)曾談到極北居民,荷馬在他的敘事詩埃披戈諾伊(*Epigoni*)裏,如果這果真是荷馬的作品的話,也談到過極北居民。(Ⅳ,32)

這裏所謂“極北地區的居民”,應該就是前引阿利斯鐵阿斯所言格里芬以遠、“領地一直伸張到大海的極北居民”。阿利斯鐵阿斯稱之爲敘佩爾波列亞人,意爲“朔風以外”的人。敘佩爾波列亞人見於希臘神話,生活於色雷斯以北遙遠的地方,他們的國土富饒美麗,陽光永遠明媚。既然其人遠在阿里瑪斯波伊人以遠,阿利斯鐵阿斯所傳聞的“極北地區的居民”,客觀上可能指中國人。[36] 考慮到希羅多德常見的方向判斷方面

的錯誤,這裏的"極北",不妨理解爲遠東。

（四）

希羅多德接下來的記載雖然不改傳説的性質,但對於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

> 但是關於他們(極北居民)的事情,狄羅斯人(Delians)談的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得多。他們説,包在麥草裏面的供物都是從極北居民那裏搬到斯基泰來的。當他們過了斯基泰之後,每一個民族便依次從他們的鄰人那裏取得它們,一直到亞得里亞海(Adriatic),這是它們行程的最西端。從那裏又把它們向南傳送,在希臘人當中第一個接受它們的是多鐸那人(Dodona)。從多鐸那人那裏又下行到瑪里阿科斯灣(Melian Gulf = Maliakos Gulf),更渡海到埃烏波亞(Euboea)。於是一個城邦便傳到另一個城邦而一直到卡律司托斯(Carystus);在這之後,卻略過了安多羅斯(Andoros),因爲卡律司托斯人把它們帶到鐵諾斯(Tenos),而鐵諾斯人又把它們帶到狄羅斯的。因此,他們説,這些供物便來到了狄羅斯。(Ⅳ,33)

以上所述分明是一條貿易路綫:從極北居民到黑海以北的斯基泰,從斯基泰到亞得里亞海,再從亞得里亞海南赴希臘各城邦。

此前,希羅多德在談到禿頭者(Baldies)也説:

> 直到這些禿頭者(Baldies)所居住的地方,這一帶土地以及居住在他們這邊的民族,我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爲在斯基泰人當中,有一些人曾到他們那裏去過,從這些人那裏是不難打聽到一些消息的。從包律斯鐵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臘人那裏也可以打聽到一些事情。到他們那裏去的斯基泰人和當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譯,通過七種語言來打交道的。(Ⅳ,24)

這也説明他的消息來源爲斯基泰人和希臘人,更言明後者來自“包律斯鐵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因此,不妨認爲這些提供消息的希臘人和斯基泰人都是商人,而上述一系列部族被希臘人知悉是因爲他們和希臘人做生意,而聯結這些部族的通道在某種意義上便是當時的商道。至於斯基泰人、希臘人和這些部族打交道時所用的“七種語言”,可能指前述撒烏羅瑪泰伊人㊲、布迪諾伊人㊳、蓋洛諾斯人、杜撒該塔伊人、玉爾卡依、斯基泰别部和阿爾吉派歐伊人使用的語言。其中斯基泰别部所操可能有别於斯基泰人的語言。㊴

要之,希羅多德的記載大致描述了當時歐亞草原上諸族的分佈,其範圍西起多瑙河流域,東至阿爾泰山、天山。上述諸族之所以進入希羅多德的視野,除了他們的遷徙活動外,無疑是因爲它們處於當時歐亞草原的交通綫上。事實上,將從極北居民到黑海以北的斯基泰諸族所處位置串聯起來,也便構成了所謂“斯基泰貿易之路”,亦即最早的歐亞草原之路。

---

① Herodotus, *The History*, Translated by David Grene, Chioago & London, 1987. 案:本文所引希羅多德有關記載悉據此書,而採用王以鑄的漢譯文(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略有更改。

② W. W. How,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1 - 2.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Oxford 1912, pp. 308 - 309. 一説“希臘斯基泰人”的居地在Southern Bug河口的沿海地帶,並向Odessa地區延伸,可能抵達Dniester河口,見T. Sulimirski, “The Scyth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CUP, 1985, pp. 149 - 199。

③ A. I. Melyukova, “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pp. 97 - 117.

④ 一説王族斯基泰在Dnieper河以東直至頓河以及Crimean的草原地帶,遊牧斯基泰的領地在Dnieper河灣以西直至Ingul河,見T. Sulimirski, “The Scyth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CUP, 1985, pp. 149 - 199。

⑤ 此河之比定有 Molochna 河和 Konka 河諸説，見 A. I. Melyukova，"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in D.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1990，pp. 97－117.

⑥ A. I. Melyukova，"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in D.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1990，pp. 97－117.

⑦ 以上斯基泰諸部居地的位置，今人多結合考古材料探索之，例如：A. I. Melyukova，"Scythians of Southeastern Europe"，in Davis-Kimball Jeannine，Vladimir A. Bashilov，Leonid T. Yablonsky(ed.)，*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eps in the Early Iron Age*，Zinat Press Berkeley，CA，1995，pp. 27－58.

⑧ 見 W. W. How，J. 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1－2.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Oxford 1912，p. 310。又，A. I. Melyukova，"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in D.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1990，pp. 97-117，以爲當在下伏尔加(伏尔加河流域与顿河之间)，可能向東發展抵達 Samara-Ural 河流域。

⑨ 希羅多德在另一處記載："布迪諾伊人是當地的土著。他們是遊牧民族，在這些地區中間，只有他們是吃樅果的；蓋洛諾斯人是務農的，他們吃五穀而且有菜園；在身材和面貌上，他們和布迪諾伊人完全不同。然而希臘人卻仍舊稱布迪諾伊人爲蓋洛諾斯人，但這是不對的。他們的國土到處都茂密地生長著各種各樣的樹木，在樹林的深處有一個極闊大的湖，湖的四周是長著蘆葦的沼地……"(Ⅳ，108)可以參證。

⑩ W. W. How，J. 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1－2.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Oxford 1912，p. 310. 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1931，pp. 34－35，以爲布迪諾伊人居地始於 Kamishin。案：一般認爲 Budinoi 人是 Finns，今 Votiaks 和 Permiaks 之祖。

⑪ B. K. Shramko，*Bel'skoe gorodische skifskoi epokhi* (*gorod Gelon*) (*Belsk Fortifield Settlement of the Scythian Epoch*[*Gelon Town*])，Kiev，1987.

⑫ 見 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1931，pp. 33－34。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説》，《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1 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5 頁，以爲此族居地當在烏拉爾山西麓繞過山南，並佔有東麓之地。

⑬ 希羅多德記載 Iyrcae 人的生活方式稱："獵人攀到一株樹上去，坐在那裏伺伏著，因爲那裏到處都是密林；他們每個人手頭都備有一匹馬和一隻狗，他們把這匹馬訓練得用肚子貼著地卧在那裏以便便於跨上去。當他從樹上看到有可獵取的動物的時候，他便射箭並策馬追擊，獵狗也緊緊地跟在後面。"(Ⅳ，22)

⑭ 見 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1931，pp. 35－36。孫培良：

《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説》,《中外關係史論叢》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頁,以爲此族居地當在烏拉爾山西麓繞過山南,並佔有東麓之地。

⑮ 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説》,《中外關係史論叢》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頁,以爲此族居地當在烏拉爾山西麓繞過山南,並佔有東麓之地。

⑯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p. 36.

⑰ 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説》,《中外關係史論叢》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頁,以爲此族居地當在烏拉爾山西麓繞過山南,並佔有東麓之地。

⑱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pp. 35 - 36. W. W. How,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1 - 2.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Oxford 1912, pp. 21 - 25,以爲指烏拉爾山脈,未安。

⑲《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以髡頭爲輕便"。又載鮮卑"唯婚姻先髡頭"。《魏書·蠕蠕傳》:載柔然始祖字"木骨閭",而"木骨閭者,首秃也"。參看白鳥庫吉:《亞細亞北族の辮髮》,《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卷四),東京:岩波,1970年版,第231—301頁,esp. 第285—290頁。

⑳ E.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pp. 108 - 109. 參看白鳥庫吉:《支那本土周圍諸民族》,《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卷四),東京:岩波,1970年版,第549—739頁,esp. 第599—603頁。

㉑ 黄時鑒:《希羅多德筆下的歐亞草原居民與草原之路的開闢》,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内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456頁。

㉒ 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零'、'西丁零'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長野中澤印刷1957年版,第57—71頁。

㉓ 希羅多德:"以上所提到的一切地方都是極其寒冷的,一年當中有八個月都是不可忍耐的嚴寒;而且在這些地方,除去點火之外,你甚至是無法用水合泥的。大海和整個奇姆美利亞海峽也都是結冰的,而在壕溝裏邊這面居住的斯基泰人則在冰上行軍並把他們的戰車驅過那裏攻入 Sindi 人的國土。那裏既然有八個月的冬天,可是其餘的四個月也是寒冷的。"(Ⅳ,28)

㉔ 見 W. W. How,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1 - 2.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Oxford 1912, p. 39;以及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33頁。

㉕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43頁。

㉖ 關於這次遷徙發生的時間,文獻没有留下直接的證據;一般認爲不晚於前

700 年，蓋據希羅多德所傳阿利斯鐵阿斯第二次神秘失蹤(《歷史》Ⅳ，15)的年代推測。而按之當時漢文資料所記歐亞草原東部的形勢，不妨認爲在前 7 世紀後半葉。參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 1990 年版，第 1—16 頁。

㉗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1—143 頁。

㉘ 希羅多德:"至於我的這部份歷史所要談到的地區以北的地方，就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了。因爲我找不到任何一個人敢說他親眼看見過那裏。原來即使是我不久之前提到的那個阿利斯鐵阿斯，即使是他，也不曾說他去過比 Issedones 人的地區更遠的地方，甚至在他的叙事詩裏也沒有提過。但是他提到北方的事情時，他說他也是聽人們說的，說是 Issedones 人這樣告訴他的。但祇要是我們能夠聽得到關於這些邊遠地帶的確實報道，我是會把他們全部傳達出來的。"(Ⅳ，16)

㉙ 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98—103 頁。

㉚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7—60 頁；王克林:《一目國鬼方新探》，《文博》1998 年第 1 期，第 30—38，66 頁。關於"一目"，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内蒙古大學學報》1992 年第 1 期，第 31—41 頁，別有說。

㉛ 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98—103 頁。

㉜ 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頁。

㉝ 格里芬也可能象徵居住在阿爾泰山黄金産地的部落，說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 1990 年版，第 1—16 頁。

㉞ 希羅多德在叙述斯基泰人起源時也說:"斯基泰上方居民的北邊，由於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緣故，沒有人能夠看到那裏和進入到那裏去。大地和天空到處都是這種羽毛，因而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個地方了。"(Ⅳ，7)

㉟ 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 1990 年版，第 1—16 頁。

㊱ 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1931，pp. 45 - 52.

㊲ 據希羅多德:"撒烏羅瑪泰伊人的語言是斯基泰語，但是這種語言在他們嘴裏已經失去古時的純正。"(Ⅳ，117)

㊳ 據希羅多德:"原來蓋洛諾斯人的根源乃是希臘人，希臘人被逐離他們的商港而居住到布迪諾伊人中間來；他們所說的話一半是希臘語，一半是斯基泰語。但是布迪諾伊人所講的話和蓋洛諾斯人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Ⅳ，108)

㊴ 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1 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5 頁。

七　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誌》譯介

卡剌克斯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Charax)所著《帕提亞驛程誌》(*Stathmoi Parthikoi*)是早期絲路的重要文獻。鑒於國内絲路研究者尚無人譯介,謹抛磚於此。①

(一)赴美索不達米亞[1]和巴比倫尼亞[2]

[1]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②(Ⅴ,17),指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之間的地區。

[2] 巴比倫尼亞(Babylonia),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Ⅴ,19),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古國,首都巴比倫。

1.1　在宙格瑪(Zeugma)[3]附近渡幼發拉底(Euphrates)河[4],抵阿帕米亞(Apamia)城[5],自此城可抵達伊阿拉(Daeara)村[6]。

[3] 宙格瑪,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③(ⅩⅥ,1—1,22,23)、普林尼《自然史》④(Ⅴ,21)、托勒密《地理志》(Ⅲ,8),⑤ Seleucus Nicator(約前358—281年在位)所建,故址在今土耳其幼發拉底河畔的Birijik。當時這是自安條克(今Antakya)進入美索不達米亞的必由之途。宙格瑪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重要,乃帕提亞與羅馬的必爭之地。⑥

［4］幼發拉底河，源自安納托利亞的山區，流經叙利亞和伊拉克，與底格里斯河合流爲阿拉伯河，注入波斯灣。

［5］阿帕米亞，亦見普林尼《自然史》（Ⅴ,21；Ⅵ,30，作 Apamia 或 Apamea），帕提亞城市，在幼發拉底河左岸，隔河與宙格瑪相對。故址在今土耳其 Şanlıurfa 省的 Tilmusa 村（原 Rum-kala），業已被 Birecik Dam（Birejik Dam）形成的湖泊淹没。

［6］伊阿拉村，地望待考。⑦或即 Peutinger Tables⑧所列 Thiar。

1.2　自幼發拉底河行三斯庫伊諾伊（schoenus）[7]至阿帕米亞。

［7］斯庫伊諾伊，古波斯長度單位。各書所記數值不等，大致在 3.25 和 3.5 英里之间。

1.3　自彼處行五斯庫伊諾伊至卡剌克斯・西帕西努（Charax-Spasinu）[8]，希臘人稱之爲安忒穆西阿斯（Anthemusias）城[9]。越彼處行三斯庫伊諾伊至巴塔那（Batana）[10]的科剌厄亞（Coraea）要塞[11]。

［8］卡剌克斯・西帕西努，希臘人的殖民城市，亞歷山大大帝所建，故址可能在波斯灣頭、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合流處。公元前 1 世紀爲 Characene 王國的首都，在與東方進行的貿易過程中發展成繁榮的港口城市。Charax 在希臘語中有"要塞"之意，頗有軍事殖民地色彩。除美索不達米亞的 Charax 外，伊西多爾還記載了剌癸阿那・米底亞地區的 Charax（見第七章）。

［9］安忒穆西阿斯城，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ⅩⅥ,1—27）、普林尼《自然史》（Ⅴ,21），美索不達米亞的古城。

［10］巴塔那，希臘人殖民都市之一。

［11］科剌厄亞要塞，以及下文所見諸要塞，均是當時帕提亞和羅馬軍事對抗的見證。

1.4 自此處右折,行五斯庫伊諾伊至曼努俄耳哈·奥宇瑞特(Mannuorrha Auyreth)[12]要塞,及一井泉,居民飲水汲自此泉。

[12] 曼努俄耳哈·奥宇瑞特,希臘語原意是"河面吹來的微风"。

1.5 自彼處行四斯庫伊諾伊至科謨彌西謨柏拉(Commisimbela)要塞,比勒卡(Bilecha)河[13]流經其旁。

[13] 比勒卡河,或即今伊拉克 Belikh(Balikh)河。

1.6 自彼處行三斯庫伊諾伊至阿拉格瑪(Alagma)要塞,乃一王室驛站。

1.7 經此處行三斯庫伊諾伊,至一希臘城市伊克那厄(Ichnae)[14],馬其頓人所建,位於巴利卡(Balicha)河畔。

[14] 伊克那厄,希臘人的軍事性質的城市,羅馬和帕提亞之間的戰鬥曾在此城周圍激烈進行。

1.8 自彼處復沿幼發拉底河行五斯庫伊諾伊至希臘城市尼刻福里烏謨(Nicephorium)[15],亞歷山大大帝[16]所建。

[15] 尼刻福里烏謨,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XVI,1—23)、普林尼《自然史》(V,21;VI,30,作 Nicephorium 或 Nicephorion),重要交通樞紐,故址在今Rakka。

[16] 亞歷山大大帝(King Alexander),馬其頓國王,前 336—前 323 年在位,前 334 年開始遠征波斯、印度,建立了横跨歐亞的大帝國。

1.9 復沿(幼發拉底)河行四斯庫伊諾伊至伽拉巴塔(Galabatha)村,村已荒廢。自彼處行一斯庫伊諾伊至枯謨巴那(Chumbana)村。

1.10　自彼處復行四斯庫伊諾伊至提爾拉達・彌耳哈達(Thilla-da Mirrhada)[17],亦一王室驛站。

[17] 提爾拉達・彌耳哈達,故址可能在今 Khmeida。

1.11　從彼處行七斯庫伊諾伊至一王庭[18],乃一壁塢[19],有大流士所建阿耳忒彌斯(Artemis)[20]神殿。塞彌剌彌斯(Semiramis)[21]運河流經此處。該處幼發拉底河築有石堤,使河道變窄、水漲溉田,然夏季常有船隻觸堤失事。[22]

[18] 王庭可能在今叙利亞的 Zelebiyeh,對面是 Zenobia 城堡。

[19] 壁塢,指有壁圍的村,此類村亦希臘軍事殖民地。蓋自塞琉古王朝始,實施希臘化政策,在商道沿途建造希臘城市,同時建造具有軍事用途的村落。伊西多爾所記 4 處有壁圍的村落,均在中部美索不達米亞的交通幹綫上,面向幼發拉底河,起天然要塞的作用。

[20] 阿耳忒彌斯,起源於東伊朗的富饒之神,水神阿那希塔(Ana-hita)亦即阿那伊提斯('Ανаιτις)的希臘語名稱。所謂阿耳忒彌斯神殿,供奉的應是阿那希塔女神。伊西多爾所謂大流士,可能指大流士一世(Dareios Ⅰ,約前 522—前 486 在位)。但無論大流士一世還是居魯士,雖然尊重、保護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其本人僅接受波斯人的宗教亦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er)的教義。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約前 486—前 465 年在位)和 Artaxerxes 一世(約前 465—前 425 年在位)的碑銘絶不出現阿胡拉・瑪兹達之外神祇的名稱,亦未見關於他們爲阿胡拉・瑪兹達以外的其他神祇建造神殿的記録。Artaxerxes 二世(約前 405—前 359 年在位)以降,銘文中始有關於阿胡拉・瑪兹達以外其他古伊朗神祇如太陽神密特拉和水神 Anahita 的表述。因此,伊西多爾所謂大流士所建阿耳忒彌斯神殿,可能是 Artaxerxes 二世以後波斯諸王所建。

[21] 塞彌剌彌斯,按希臘神話,係叙利亞女神阿塔爾噶提斯

('Ατaργατι)之女。

[22] 自巴比侖時代起,這一地區就有發達的灌溉和水利。挖掘運河是國家的主要事業。

1.12　復行四斯庫伊諾伊至一壁塢,名阿爾蘭(Allan)。

1.13　復行四斯庫伊諾伊有地名柏俄那恩(Beonan),彼處有阿耳忒彌斯神殿。

1.14　復行六斯庫伊諾伊至法利伽(Phaliga,希臘語意指"中途")村[23],村在幼發拉底河畔。

[23] 法利伽村以及下文的那巴伽特壁塢,可能在今 Buseira。

1.15　自安條克(Antioch)[24]至法利伽一百二十斯庫伊諾伊。復自法利伽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亞(Seleucia)[25]一百斯庫伊諾伊。

[24] 安條克,今土耳其的 Antakya。前 300 年作爲塞琉古王朝首都建成。

[25] 塞琉西亞,今底格里斯河畔的 Seleucia 遺址。前 307 年曾爲塞琉古王朝最初的首都。前 141 年,被 Mithridates 一世(約前 171—前 139/8 年在位)佔領,成爲帕提亞領土。

1.16　法利伽村接一壁塢,名那巴伽特(Nabagath)[26]。阿部剌斯(Aburas)河[27]傍塢而流,注入幼發拉底河。大軍於此渡河赴羅馬國土。

[26] 那巴伽特,見注[23]。

[27] 阿部剌斯河,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XVI,1—27,作 Aborras)、普林尼《自然史》(XXXI,22;XXXII,7,作 Chabura)、托勒密《地理志》(V,17,作Chaboras),可能是今天的 Khābūr 河。

1.17　自彼處行四斯庫伊諾伊至阿西克(Asich)村[28]，復行六斯庫伊諾伊至杜剌・尼卡諾里斯(Dura Nicanoris)城[29]，城係馬其頓人所建，希臘人稱之爲歐洛浦斯(Europus)。[30]

［28］阿西克村，故址在今 Jemma 附近。

［29］杜剌・尼卡諾里斯城，建於前 280 年，故址在今幼發拉底河中游左岸 Qalat-es-Sāhhiya 遺址。1921 年，法國考古學調查團在此進行發掘，證實這裏曾是一個隊商都市，出土的羊皮文書、美術品等均係研究帕提亞史的貴重資料。

［30］歐洛浦斯，據 Polybius⑨（V,48—16)，Europus 屬於 Parapotamia，Dura 屬於美索不達米亞。則歐洛浦斯與杜剌是兩個不同的城市。

1.18　自彼處行五斯庫伊諾伊至墨耳哈(Merrha)要塞[31]，乃一壁塢。

［31］墨耳哈村，故址在今 Irzi。

1.19　自彼處行五斯庫伊諾伊至癸丹(Giddan)城[32]，復行七斯庫伊諾伊至柏勒西・比布拉達(Belesi Biblada)。

［32］癸丹城，故址在今 Jabariyeh 附近。

1.20　自彼處行六斯庫伊諾伊有一島，在幼發拉底河中，法剌阿忒斯[33]寶庫之所在。被放逐之提里達忒斯[34]來襲之際，法剌阿忒斯殺其嬪妃。

［33］法剌阿忒斯，指 Phraates 四世(前 40—前 3/2 年在位)，Orodes 一世之子，即位後殺其父及兄弟 30 人。因其殘酷，於前 32 年遭臣

下流放,旋得斯基泰人之助,逐走繼位者 Tiridates 二世(前 32—前 25 年在位)。後者逃亡叙利亞,前 27/26 年一度復辟,僅數月,復遭 Phraate 驅逐。

[34] 提里達忒斯,指帕提亞國王 Tiridates 二世。

1.21　復行四斯庫伊諾伊至阿那特(Anatho)島[35],島在幼發拉底河中,其上有城,至彼處四斯塔狄亞(stadia)[36]。

[35] 阿那特島,可能是今幼發拉底河畔的 Anah。

[36] 斯塔狄亞,40 斯塔狄亞等於 1 斯庫伊諾伊。

1.22　經彼處行十二斯庫伊諾伊至提拉部斯(Thilabus)島[37],島在幼發拉底河中,帕提亞寶庫之所在。

[37] 提拉部斯島,可能在今 Ai-Hadithah 附近。

1.23　從此島行十二斯庫伊諾伊至島嶼之城伊贊(''Iζαν-νησο-πολιs)[38]。復行十六斯庫伊諾伊至阿伊波利斯(Aipolis)城[39],有瀝青泉。

[38] ''Iζαν-νησο-πολιs,希臘語,意指"伊贊島的城市",可能在今 EI-Uzz 島附近。

[39] 阿伊波利斯城,故址可能在今 Hīt(is)。

1.24　自此處行十二斯庫伊諾伊是柏塞卡那(Besechana)城,城有阿塔耳伽提斯(Atargatis)[40]神殿。

[40] 阿塔耳伽提斯,叙利亞的 Hierapolis Bambyce 女神,一名 Derceto。

1.25 復行二十二斯庫伊諾伊至幼發拉底河畔涅阿波利斯(Neapolis)。

1.26 自此處渡幼發拉底河、復經那耳馬伊坎(Narmaichan),行九斯庫伊諾伊,至底格里斯河畔之塞琉西亞。

1.27 至此爲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和巴比倫(Babylonia)之地,從宙格瑪到塞琉西亞凡一百七十一斯庫伊諾伊。[41]

[41] 一百七十一斯庫伊諾伊,以 1 斯庫伊諾伊合 5.328 公里換算,合 911.088 公里。今自 Birecik 至 Seleuceia 遺址之距離與此大致相符。

(二) 赴阿波羅尼阿提斯[1]

阿波羅尼阿提斯(Apolloniatis)區自彼處始,其地延伸三十三斯庫伊諾伊,有村若干,村間有驛站,及希臘城市阿耳忒彌亞(Artemita)[2],西拉(Silla)河[3]流經此城中央。自塞琉西亞至此城十五斯庫伊諾伊。此城今名卡拉薩爾(Chalasar)。

[1] 阿波羅尼阿提斯,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XVI,1—1)、托勒密《地理志》(VI,1,作 Apollonitas)。後者置 Apollonitas 於 Sittacena 與 Gramaei 之間。

[2] 阿耳忒彌亞,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XVI,1—17)、托勒密《地理志》(VI,1)。故址可能在今 Baqūbah 東 7 英里的 Karastar。

[3] 西拉河,或即今 Diyala 河。

(三) 赴卡羅涅提斯[1]

然後是卡羅涅提斯(Chalonitis)區,其地延伸二十一斯庫伊諾伊,有村五,村間有驛站。出阿波羅尼阿提斯(Apolloniatis)區十五斯庫

伊諾伊,有希臘城市卡拉(Chala)[2]。自此城行五斯庫伊諾伊,至匝格儒斯(Zagrus)山[3],此山爲卡羅涅提斯和墨得斯(Medes)兩區之分界綫。

［1］卡羅涅提斯區,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14—8;ⅩⅥ,1—1)、普林尼《自然史》(Ⅵ,30)。

［2］卡拉,或即今 Zagrus 山麓 Harvan 附近古城遺址。

［3］匝格儒斯山,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12—4),今 Zagros 山脈。

(四) 赴[下]米底亞[1]

然後是[下]米底亞([Lower] Media)區,其地延伸二十二斯庫伊諾伊,始自卡里那(Carina)[2]區。[下]米底亞有村五,村間有驛站,然無城市。

［1］[下]米底亞,一説米底亞有四部分:Carina、Cambadene、Barene 和 Rhagiana。前兩者合稱下米底亞,後兩者合稱上米底亞。⑩

［2］卡里那區,可能在今 Kerent(Kerind)附近。

(五) 赴卡謨巴德捏[1]

然後是卡謨巴德捏(Cambadene)區,其地延伸三十一斯庫伊諾伊,有村五,村間有驛站,復有巴普塔那(Baptana)[2]城,築於山上,城中有塞彌剌彌斯[3]雕像和石柱。

［1］卡謨巴德捏區,可能指 Kermànshah。⑪

［2］巴普塔那,或係 Bagistana 之譌。Bagistana 在今 Zagrus 山脈中的綠洲都市 Kermànshah 近郊的 Bīstūn。此地有大流士一世的紀念

碑,乃自美索不達米亞進入伊朗高原的要衝。

［3］塞彌剌彌斯雕像,在今 Taq-i-Bostom。

（六）赴上米底亞

然後是所謂上米底亞,其地延伸三十八斯庫伊諾伊。最初三斯庫伊諾伊處是孔科巴耳(Concobar)城[1],繁榮如初。城有阿耳忒彌斯神殿,復行三斯庫伊諾伊至巴最格匝班(Bazigraban)海關,過海關行四斯庫伊諾伊至阿德剌帕那(Adrapana)[2]。此處係諸王在巴塔那(Batana)[3]之領地,爲亞美尼亞(Armenian)人提格剌揑斯(Tigranes)[4]毀壞者。自彼處行十二斯庫伊諾伊至米底亞首府阿珀巴塔那(Apobatane)[5],中有寶庫,復有阿奈提斯(Anaitis)[6]神殿,人每獻犧牲。彼處以遠有村三,村間有驛站。

［1］孔科巴耳城,故址在今 Kangāvar,該處有塞琉古王朝時期的阿那希塔神殿遺址。

［2］阿德剌帕那,故址在今 Arteman。

［3］巴塔那,一説爲 Ecbatana 之譌。今 Zagrus 山脈中的緑洲都市 Hamadan,曾爲米底亞王國首都。阿赫美尼德王朝曾於此置離宫。

［4］提格剌揑斯,指 Tigranes 一世(前 94—56 年在位)。亞美尼亞位於帕提亞和羅馬中間,成爲兩國的緩衝地帶,也是兩國激烈爭奪的地方。Tigranes 在帕提亞王 Mithridates 二世(前 124/3—前 90 年在位)的支持下即亞美尼亞王位,故亞美尼亞與帕提亞關係密切,曾與帕提亞聯盟對抗羅馬。但 Mithridates 二世去世後,帕提亞因内亂衰落,Tigranes 一世則入侵帕提亞,一度佔有直至 Ecbatana 附近的土地。

［5］阿珀巴塔那,即 Ecbatana。

［6］阿奈提斯,即波斯的 Anahita,源自巴比侖。

(七) 赴剌癸阿那[1]·米底亞

然後是[剌癸阿那]米底亞([Rhagiana] Media)區,其地延伸五十八斯庫伊諾伊,有村十、城五。最初七斯庫伊諾伊處是剌伽(Rhaga)[2]和卡剌克斯(Charax)[3]。其中剌伽是米底亞最大的城市。卡剌克斯則是法剌阿忒斯[4]安置馬爾狄(Mardi)人[5]處,位於卡斯比亞(Caspius)山[6]麓,逾此即卡斯比亞諸門(Caspian Gates)[7]。

[1] 剌癸阿那,今 Elburz 山脈和 Kavir Desert 之間肥沃、狹長的地帶。

[2] 剌伽,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13—6),今德黑蘭南部 Sharh Rey 遺址,在古代亦是東西交通的樞紐。

[3] 卡剌克斯,似爲 Uewanukif 遺址。

[4] 法剌阿忒斯,指帕提亞王 Phraates 一世(前 176—171 年在位)

[5] 馬爾狄人,Elburz 山中的遊牧民,善戰,曾被 Phraates 一世征服。

[6] 卡斯比亞山,今 Elburz 山。

[7] 卡斯比亞諸門,相當於 Elburz 山脈向西南突出於沙漠的部分。古來處於交通幹綫的要衝,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今道經由 Girduni Sudurrah 山口,但當時經由今道以北 4 英里處的 Tang-i-Suluk。參看普林尼《自然史》(Ⅵ,14)。

(八) 赴科阿瑞那[1]

越卡斯比亞諸門,抵一狹谷,至科阿瑞那(Choarena)區,其地延伸十九斯庫伊諾伊。最初四斯庫伊諾伊處是阿帕米亞城[2],此後有村四,村間有驛站。

［1］科阿瑞那，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5，作 Chorana），今 Chawar 或得名於此。

［2］阿帕米亞城，在今 Rhagae 附近，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9—1；Ⅺ，13—6，作 Apameia）、托勒密《地理志》（Ⅵ，5），希臘城市，馬其頓人所建。

（九）赴科彌塞那[1]

然後是科彌塞那（Comisena）區，其地延伸五十八斯庫伊諾伊，有村八，村間有驛站，然無城。

［1］科彌塞那，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9—1，作 Comisene）、托勒密《地理志》（Ⅵ，5）。

（十）赴赫爾卡尼亞[1]

然後是赫爾卡尼亞（Hyrcania）區，其地延伸六十斯庫伊諾伊，有村十一，村間有驛站。

［1］赫爾卡尼亞，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9）。

（十一）赴阿斯陶厄那[1]

然後是阿斯陶厄那（Astauena）區，其地延伸六十斯庫伊諾伊，有村十二，村間有驛站，有城名阿薩阿克（Asaac）[2]，阿爾薩科斯（Arsaces）最初稱王處，"不滅之火"[3]於此永燃。

［1］阿斯陶厄那，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9，作 Astaveni）。

［2］阿薩阿克城，故址在今 Atrek 谿谷上游 Quchan 附近。帕提亞

王朝第二個都城，以創始人阿爾薩科斯（Arsaces，前246—前217年在位）命名。

［3］“不滅之火”，瑣羅亞斯德教之神火。帕提亞王朝信奉此教。

（十二）赴帕爾堤厄那[1]

然後是帕爾堤厄那（Parthyena）區，其地延伸二十五斯庫伊諾伊，有河谷。最初六斯庫伊諾伊處是帕爾陶尼薩（Parthaunisa）城[2]，中有王陵若干[3]，而希臘人稱之爲尼薩厄亞（Nisaea）。復行六斯庫伊諾伊至伽塔爾（Gathar）城。自此復行五斯庫伊諾伊至西洛克（Siroc）城。然後是唯一的村，名薩佛里（Saphri）。

［1］帕爾堤厄那，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5）。

［2］帕爾陶尼薩城，遺址可能在今 Naishapur，Ashkhabad 西 160 公里的 Bagir 附近。1846 年以降，此處出土用阿拉姆語書寫的帕提亞陶片文書等貴重資料。

［3］王陵，指阿爾薩科斯王朝的王陵。雖然瑣羅亞斯德教教義規定死者必須實行風葬，但伊西多爾的記載似乎表明王室有自己的陵墓。

（十三）赴阿泡阿爾克提刻那[1]

然後是阿泡阿爾克提刻那（Apauarcticena）區，其地延伸二十七斯庫伊諾伊，有阿泡阿爾克提卡（Apauarctica）城[2]。然後是剌高（Ragau）城，有村二。

［1］阿泡阿爾克提刻那，亦見普林尼《自然史》（Ⅵ，18，作 Apavortene），位於帕提亞東南。

［2］阿泡阿爾克提卡城，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5，作 Artaca-

na),故址在今 Meshed 附近。

(十四) 赴馬爾癸亞那[1]

然後是馬爾癸亞那(Margiana)區。其地延伸三十斯庫伊諾伊,有被稱爲"水源充足的"[2]的安提俄喀亞(Antiochia)城[3],然無村。

[1] 馬爾癸亞那,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10)。

[2] 1999 年雅典本作"无水源的",不知孰是。⑫

[3] 安提俄喀亞城,亦見普林尼《自然史》(Ⅵ,18)。希臘化時期的 Antiochia Margiana 即今土庫曼 Mary(Mervrud)。

(十五) 赴 阿 里 亞[1]

然後是阿里亞(Aria)區,其地延伸三十斯庫伊諾伊,有坎達克(Candac)城[2],阿爾塔考安(Artacauan)城[3],以及阿里伊(Arii)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城[4],有村四。

[1] 阿里亞,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17)。

[2] 坎達克城,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17,作 Cotaca)。

[3] 阿爾塔考安城,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10—1,作 Artacana)、普林尼《自然史》(Ⅵ,25,作 Artacoana)、托勒密《地理志》(Ⅵ,17,作 Articaudna),故址在今阿富汗西北的 Heart。據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Ⅲ—25,作 Artacoana)⑬,此城乃阿里亞王宮所在。

[4] 阿里伊的亞歷山大里亞城,故址亦在 Herat,古代的交通要衝。亦見斯特拉波《地理志》(Ⅺ,8—9;10—1,作 Alexandreia)、普林尼《自然史》(Ⅵ,21)、托勒密《地理志》(Ⅵ,17)。

（十六）赴阿瑙翁[1]

然後是阿瑙翁（Anauon），屬阿里亞區，其地延伸五十五斯庫伊諾伊，有大城法剌（Phra）[2]，及比斯（Bis）城[3]、伽里（Gari）[4]城、尼亞（Nia）城[5]，然無村。

[1] 阿瑙翁，今 Farāh 周圍地區。

[2] 法剌，可能是今阿富汗南部的 Farāh，在發源於興都庫什山的 Fara 河畔。

[3] 比斯城，故址可能在今 Helmand 河畔的 Bost（Beste）。

[4] 伽里城，故址可能在今 Girishk。

[5] 尼亞城，故址可能在今 Neh。

（十七）赴匝然癸亞那[1]

然後是匝然癸亞那（Zarangiana）區，其地延伸二十一斯庫伊諾伊，有帕任（Parin）城及科洛克（Coroc）城。

[1] 匝然癸亞那（Zarangiana），希羅多德《歷史》⑭（Ⅲ，93，作 Sarangians）所載大流士一世在位時波斯所轄第 14 個郡（satrapy），亦見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作 Zarangns，Ⅲ，25）、斯特拉波《地理志》（ⅩⅤ，2—8，作 Drangae）、普林尼《自然史》（Ⅵ，21，作 Drangæ）、托勒密《地理志》（Ⅵ，19，作 Drangiana）。其名意爲“湖畔居民”，湖乃指 Helmund 湖。

（十八）赴塞卡斯坦[1]

然後是斯基泰・塞人（Scythian Sacae）⑮佔領的塞卡斯坦（Sacas-

tana)，即帕剌厄塔刻那(Paraetacena)[2]，其地延伸六十三斯庫伊諾伊，該處有巴爾達(Barda)城[3]、明(Min)城、帕拉肯提(Palacenti)城，及西伽爾(Sigal)城。有塞人之王庭，去此不遠是亞歷山大里亞城(Alexandria)和亞歷山大洛波利斯(Alexandropolis)城[3]。復有村六。

[1] 塞卡斯坦，位於今錫斯坦(Seistan)。Sacastana 意指 Sacae 人的土地。Sacae原居錫爾河北，後南下滅亡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爲西遷大月氏人所逐，入侵帕提亞。Phraates 二世(約前 139/138—前 127年在位)、Artavanu 二世(約前 127—前 124/123 年在位)與之作戰。直至 Mithridates 二世時期，帕提亞才擊退其入侵且收復失土。而被 Mithridates 二世驅逐的 Sacae 人遂南下佔有 Sistān 之地。

[2] 帕剌厄塔刻那，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4,作 Paraetacene)。此名希臘語意指"山地的"、"多山的地方"。

[3] 亞歷山大里亞城和亞歷山大洛波利斯城，前者可能是衍文，後者見下節注[3]。

(十九) 赴阿剌科西亞[1]

然後是阿剌科西亞(Arachosia)區，其地延伸三十六斯庫伊諾伊，帕提亞人稱之爲"白印度"[2]，有比宇特(Biyt)城、法耳薩那(Pharsana)城，以及科洛科亞(Chorochoa)城和德墨特里亞斯(Demetrias)城。然後是希臘都市阿剌科西亞的首府即亞歷山大洛波利斯城[3]，阿剌科圖斯(Arachotus)河[4]流經其旁。至此均爲帕提亞王國統轄的領域。

[1] 阿剌科西亞，位於今阿富汗。亦見托勒密《地理志》(Ⅵ,20)。

[2] 白印度，也許指前 1 世紀中葉塞人所建 Spalirises-Azes 王國。⑯

[3] 亞歷山大洛波利斯城，今阿富汗東南要衝 Kandahar。

［4］阿剌科圖斯河，Helmand 河支流 Arghandab 河。

以下是幾點説明：

第一，伊西多爾是生活於公元前 1 世紀後半葉、即羅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 27—公元 14 年在位）時期的希臘地理學家，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蹟不詳，僅僅知道他誕生於波斯灣頭希臘人的殖民城市卡剌克斯·西帕西努。

奥古斯都欲確立在帕提亞和阿拉伯方面的支配權，除了政治、軍事方面的動機外，還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亦即不穿越帕提亞領土直接與西漢、印度交易。爲收集有關情報，奥古斯都曾幾次派遣探險隊和軍隊。伊西多爾等人便於前 25 年左右，被遣調查波斯灣頭。⑰

伊西多爾的調查報告之一便是《帕提亞驛程誌》。這是一份關於帕提亞波斯王朝的交通道的記録，是現存帕提亞波斯和羅馬抗爭時代唯一有系統的東西交通文獻。《帕提亞驛程誌》一書早已佚失，現存祇是一些片段，而且不是原文。

除《帕提亞驛程誌》外，伊西多爾還著有《帕提亞周遊記》（Παρθια Περιηγησισ）一書。後者大部份已經散佚。相對於前者記録經由帕提亞北部領土的東西交通路綫，後者主要描述帕提亞南部的陸海交通路綫。兩書寫於同時，目的一致。

第二，《帕提亞驛程誌》所載路綫可概述如下：⑱

自帕提亞西界宙格瑪（Zeugma）出發，沿幼發拉底河抵達塞琉西亞。

在經由阿耳忒彌亞（Artemita）後，沿西拉（Silla）河，從卡拉（Chala）渡底格里斯河，並越過匝格儒斯（Zagrus）山脈進入伊朗高原，穿越其北部，東向往赴米底亞地區。其間，經歷了卡謨巴德捏（Cambadene，今 Kermanshah）、巴普塔那（Baptana，今 Bistun）、塞彌剌彌斯雕像（在今 Taq-i-Bustom）、孔科巴耳城（Concobar，今 Kangavar）、阿珀巴塔那（Apobatane，今 Hamadan）、剌伽（Rhaga，今 Sharh Rey 亩）、卡剌克斯（Charax，今 Uewanukif）、卡斯比亞諸門（Caspian Gates，今

Tang-i-Suluk）等古來東西交通綫上的著名城區。

自米底亞至馬爾癸亞那一段，由於叙述簡略，具體走向不明。但知道經過的著名地點有阿薩阿克（Asaac，今 Quchan 附近）、帕爾陶尼薩城（Parthaunisa，今 Naishapur）等。而自塞琉西亞經米底亞抵達馬爾癸亞那的安提俄喀亞（Antiochia Margiana，今 Mary）的路綫，正是古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穿越伊朗高原北部到達中亞的主要交通道。

在到馬爾癸亞那的安提俄喀亞後，南向經由阿里亞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今 Herat）和阿瑙翁的法剌（Phra，今 Farah），復經匝然癸亞那（Zarangiana）和塞斯坦，即今阿富汗 Hanun Helmand 湖附近，復沿阿剌科圖斯（Arachotus）河即今 Helmand 河前進，來到帕提亞的東界，即亞歷山大洛波里斯（Alexandropolis，今 Kandahar）。

第三，《帕提亞驛程誌》描述的年代，一般認爲應在前 26 年之後。蓋書中涉及 Tiridates 二世復辟事。但亦有人認爲該書描述的時代並非前 1 世紀後半葉亦即作者自身所處的時代。蓋書中不僅將馬爾癸亞那的安提俄喀亞、且將宙格瑪記作帕提亞的領土。這顯然是 Mithridates 二世在位亦即帕提亞極盛時期的情況。而在作者所處的時代，也就是 Orodes 一世、法剌阿忒斯四世時代的帕提亞，同時受到西方羅馬和東方貴霜的壓迫，國境綫後退，宙格瑪歸於羅馬，而阿剌科西亞的亞歷山大洛波利斯城和馬爾癸亞那的安提俄喀亞并入貴霜。由此可見，作者是以 Mithridates 二世時代的資料爲基礎寫作本書的。此外，還參考了帕提亞之前的史料。蓋所記自美索不達米亞至阿剌科西亞二十個行政區劃的名稱均不是帕提亞時代的。例如第 4—7 章所述均係塞琉古王朝的行政區劃。[19]而從美索不達米亞經伊朗高原北部的米底亞、赫爾卡尼亞，至阿里亞、塞斯坦、阿剌科西亞這一段，與馬其頓亞歷山大東征路綫非常接近。[20]因此，似乎可以認爲伊西多爾採用了亞歷山大和塞琉古時代的史料。

第四，漢文史籍所載當時經安息即帕提亞赴大秦即羅馬帝國的道路與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誌》所載有若干處可以互勘：

如《後漢書・西域傳》載，安息"東界木鹿城"。而"自安息西行三千

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中，"木鹿"即 Margiana、"阿蠻"即 Ecbatana。

另，《魏略·西戎傳》載："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海西"指大秦，"安谷"即 Antioch。又載："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斯羅"即 Seleucia。[21]

或以爲《魏略·西戎傳》所載大秦國之飛橋乃指自宙格瑪架設於幼發拉底河上的橋、《魏略》所見"驢分城"即 Nicephorium[22] 之類，均似未安。[23]

一說據《後漢書·西域傳》，當時西踰葱嶺經安息赴大秦有二道：一爲"伊朗北道"（大月氏—安息道），一爲"伊朗南道"（罽賓—烏弋山離—條枝道）。甘英西使所取應該就是後者。《驛程志》所記經匝然葵亞那、塞斯坦，抵達阿里亞的亞歷山大洛波里斯即後者之一段。[24]

今案：其說有所未安。《後漢書·西域傳》所載條枝指敘利亞安條克。所謂罽賓—烏弋山離道在抵達烏弋山離後必須北上經安息才能往赴條枝，並非直接前往。

---

① 漢譯主要依據英譯：W. H. Schoff(tr.), *Parthian Stations by Isidore of Charax*, Philadelphia, 1914, 以及日譯山本弘道：《〈イシドロスのパルティア道里記〉譯注》,《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1975 年，第 312—330 頁。張緒山先生據希臘原文（Iōannēs Schoinas & Dēmētrios G. Koutroumpas (ed.), *Archaioi hellēnes geōgraphoi* [*ekdotēs Iōannēs Schoinas, eisagōgē, metaphrasis Dēmētrios G. Koutroumpas*], Athēnai: Nea Thesis, 1999, pp. 104 - 123) 作了校對。

② E. L. Stevensen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③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④ J. Bostock, H. T. Riley(ed. and tr.), Pliny the Elder: *The Natural History*, London, 1855.

⑤ 伊西多爾所列地名其他西方典籍多有提及者,兹僅列出主要幾種,以見一斑。

⑥ 本文關於地名的注釋多據 W. H. Schoff(tr.), *Parthian Stations by Isidore of Charax*, Philadelphia, 1914 和山本弘道文:《〈イシドロスのパルティア道里記〉譯注》,《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 1975 年版,兹不一一。

⑦ 以下地望待考者不復出注。

⑧ 1265 年科爾馬(Colmar)某修士繪在 12 張羊皮紙上的羅馬帝國地圖。

⑨ E. S. Shuckburgh(tr.), Polybius, *Histories*, London, 1889.

⑩ 參看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UP, 1951, p. 443.

⑪ A. V. W. Jackson, *Persia Past and Present*, MacMillan & Co., New York, 1906, p. 230.

⑫ Iōannēs Schoinas & Dēmētrios G. Koutroumpas(ed.), *Archaioi hellēnes geōgraphoi (ekdotēs Iōannēs Schoinas; eisagōgē, metaphrasis Dēmētrios G. Koutroumpas)*, Athēnai: Nea Thesis, 1999.

⑬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 Iliff Robs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29.

⑭ D. Grene(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1987.

⑮ 關於塞人,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3 頁。

⑯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UP, 1951, pp. 54 - 55.

⑰ E. H. Warmington,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London, 1974, pp. 15, 22, 33, 69, 168.

⑱ 山本弘道:《〈パルティア道里記〉の史的考察》,《史滴》4(1983 年),第 1—21 頁。

⑲ 山本弘道:《〈パルティア道里記〉の史的考察》,《史滴》4(1983 年),第 1—21 頁。

⑳ 山本弘道:《古代西アジアのシルクロド——アレクサンダの道と〈パルティア道里記〉》,《月刊シルクロード》3—9(1977 年),第 42—46 頁。

㉑ 參看余太山:《條枝、黎軒和大秦》,《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㉒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and Hongkong, 1885, p. 193.

㉓ 参看余太山:《條枝、黎軒和大秦》,《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209頁。

㉔ 山本弘道:《〈パルティア道里記〉の史的考察》,《史滴》4(1983年),第1—21頁,以及山本弘道:《甘英の西使と"イラン南道"》,《オリエント》23—2(1981年),第265—266頁。

八　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

托勒密(約公元98—168年)的《地理志》[1]記載了自幼發拉底河流域至Serica之經由。一般認爲,Serica意即"絲國",乃指中國。[2]因此,《地理志》所載爲西方有關早期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獻。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先考證托勒密所載Serica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Imaus山外側的Scythia[地區]"的地望,再敘說這一路綫。

(一)

Serica的地理位置,托勒密有如下描述:

> Serica的西端是Imaus山外側的Scythia[地區],分界綫業已指出;北面是未知之地,與Thule緯度相同;東面也是未知之地,分界綫兩端的落在180°　63°和180°　35°。南面是恒河外側的印度棄地,作爲分界的緯綫兩端落在173°　35°及另一點上,此點坐落於Sinis外側地區沿同一緯度綫延伸直至業已指出的未知之地附近。(Ⅵ,16)

顯然,瞭解Serica的地理位置,必須先瞭解托勒密所說的"Imaus山外側的Scythia[地區]"。關於這一地區,托勒密有如下描述:

> Imaus 山外側的斯基泰[地區]西接 Imaus 山脈内側的斯基泰[地區],緊隣 Sacae[地區],該山脈北走將它隔開。北面是未知之地。東面沿着一直綫與 Serica 爲界,直綫的終端分别落在 150° 63°和 160° 35°。南與恒河外側的部份印度爲界,直至聯結已知兩點的綫爲止。(Ⅵ,15)

一般認爲,Imaus 山指帕米爾高原及其向東方伸展的山脈。而所謂"Imaus 山外側",應指阿爾泰山、天山和喜馬拉雅山所包圍的地區。[③] 如果考慮到"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與 Serica 之南同爲"恒河外側的部份印度",則 Serica 和"Imaus 山外側 Scythia[地區]"事實上共有"Imaus 山外側"。前者在東,後者在西。

既然 Serica 連同所謂"Imaus 山外側的斯基泰[地區]"坐落在帕米爾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可以認爲其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中國的西部,具體而言,包括新疆、西藏和部份甘肅地區。

至於所謂"Sacae[地區]"的地理位置,托勒密有如下記載:

> Sacara 的西界是前述索格底亞那的東界。其北界似與 Scythia相對,界綫沿 Jaxartes 河道伸展,直到 130° 49°處爲止。其東面也和 Scythia 鄰接,界綫穿越 Ascatancas 山,直到 Imaus 山 140° 43°處,復北向穿越 Imaus 山,終止於 145° 35°。在南面,Sacara 以 Imaus 山爲界,界綫聯結以上兩點。(Ⅵ,13)

其中,Jaxartes 河即錫爾河,可見所謂"Sacae"大致位於索格底亞那以東、錫爾河(Jaxartes)或其上游納林河以南,帕米爾以北。[④]

(二)

本節考述 Serica 的山脈,據托勒密記載:

> Serica 四周羣山環繞。有 Annibi 山(自 153° 60°至 171° 56°),又有 Auzacis 山之東段(終點在 165° 54°),又有 Asmiraei 山脈(位於 167° 47°30′與 174° 47°30′),又有 Casius 山之東段(終點在 162° 44°),又有 Thagurus 山(其中段位於 170° 43°),又有 Emodi 山,其東段即所謂 Serici 山(終點在 165° 36°),又有 Ottorocoras 山(終點在 169° 36°與 176° 39°)。(Ⅵ,16)

同時,托勒密也記述了"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的山脈:

> 在這一斯基泰[地區]内,有 Auzaciis 山西段的一部份,終點在 149° 49°;有所謂 Casii 山的一部份,終點在 152° 41°;還有 Emodus 山西段的相等部份,終點在 153° 36°。(Ⅵ,15)

顯然,Serica 的 Auzacis 山和Emodi山應即"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的 Auzaciis 山和 Emodus 山。Auzacis(或 Auzaciis)山和 Emodi(Emodus)山之西段在"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其東段則在 Serica。這表明 Auzacis(或 Auzaciis)山和 Emodi(Emodus)山均是綿延數千里的大山脈,貫穿 Serica 和"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

另外,Serica 的 Casius 山,很可能就是"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的 Casii 山。Casius(或 Casii)山之東段在 Serica,而有一部份(無疑是西部)在"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這説明這一山脈和 Auzacis(或 Auzaciis)山和 Emodi(Emodus)山一樣,也是綿延數千里的大山脈,貫穿 Serica 和"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

按照托勒密叙述的次序以及提供的經緯度,可以推知此三山的位置自北至南的次序應爲 Auzacis(或 Auzaciis)山、Casius(或 Casii)山和 Emodi(Emodus)山。考慮到帕米爾以東恰好有三條自西至東綿延數千里的大山脈:天山(《漢書・西域傳》所謂"北山")、昆侖山(包括喀喇昆侖山和阿爾金山,《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山")和喜馬拉雅山,不妨將 Auzacis(或 Auzaciis)山、Casius(或 Casii)山和 Emodi(Emodus)山

依次比定爲天山、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⑤

托勒密所記山水之名往往與附近之居民有關,或者説多因所居民而得名(詳下)。天山被稱爲 Auzacis(或 Auzaciis),可能與塞種部落之一 Asii 人有關,蓋"Auzacis(或 Auzaciis)"可視爲 Asii 一名之異譯。事實上,天山南北有若干與 Asii 同源的部落,如見諸《漢書·西域傳》的烏孫[a-siuən]、惡師[a-shei]、烏壘[a-liuəi]、焉耆[ian-tjiei]、員渠[hiuəngia]、温宿[uən-siuət]、烏秅[a-deai]等國名與族名均可視爲 Asii 之對譯。

同理,昆侖山被稱爲 Casius(或 Casii)山,可能與塞種部落之一 Gasiani 人有關,蓋"Casius(或 Casii)"可視爲 Gasiani 一名之異譯。事實上,昆侖山南北有與 Gasiani 人同源的部落,如見諸《漢書·西域傳》的莎車(Sacarauli),《魏書·西域傳》稱之爲"渠莎"即 Gasiani 之對譯。

"Emodi(Emodus)"亦作"Hemodi(Hemodus)",其名應源自梵語 Himavat(多雪的),指 Himalaya 山脈。至於"其東段即所謂 Serici 山",應得名於 Serica。

同樣,按之托勒密的叙述次序和提供的經緯度,對於其餘四山之名稱、地望則可作如下説明:

1. Annibi 山,位於 Serica 最北部,尚在 Auzacis(或 Auzaciis)山之北,很可能指今阿爾泰山。Annibi 一名得自 Annibi 人。

2. Asmiraei 山,應爲天山東部支脈之一,很可能指今庫魯克塔格山。Asmiraei 一名或得自"烏禪幕"。據《漢書·匈奴傳上》,"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漢書·匈奴傳上》提及的烏禪幕人無疑在天山西部,但其東部未必就没有其人的蹤跡。

3. Thagurus 山,應爲昆侖山東部支脈之一,很可能指今祁連山(《漢書·西域傳》所謂"漢南山")。Thagurus 一名得自 Thaguri 人即塞種部落之一 Tochari。崑崙山南北有若干與 Tochari 同源的部落,如見諸《漢書·西域傳》的渠勒[gia-lek]、小宛等國名、族名均與 Tochari 有關。

4. Ottorocoras 山,應爲 Emodi 山(喜馬拉雅山)東部支脈之一,或

者指今念青唐古拉山。Ottorocoras 一名得自 Ottorocorae 人。

（三）

本節討論 Serica 的河流。據托勒密記載：

> Serica 大部分地區爲兩條河流流貫。一爲 Oechardes 河，河源一出上述 Auzaciis 山，一出 Asmiraeis 山（174°　47°30′）；一水自 Casius 山注入（160°　49°30′），其源在此山中（162°　44°15′）。另一被稱爲 Bautisus 河，河源一出 Casius 山（160°　43°），一出 Ottorocoras 山（176°　39°）；一水自 Emodus 山注入（168°　39°），其源在此山中（160°　37°）。（Ⅵ，16）

以上兩河，Oechardes 河在北，Bautisus 河在南。按之前面所述 Imaus 山外側的形勢，前者應爲塔里木河，後者應爲雅魯藏布江。

Oechardes 河有二源，一源出 Auzaciis 山（托勒密在記述"Imaus 山外側的斯基泰[地區]"時也說"在 Auzaciis 山中，有 Oechardis 河的源頭，位於 153°　51°"。（Ⅵ，15）一源出 Asmiraeis 山，復有一水自 Casius 山（即 Casii 東段）注入。Oechardes 河既得視爲葉爾羌河及其下游塔里木河，出自 Auzaciis 山之源應爲托什幹河，出自 Asmiraei 山之源或爲孔雀河，而自 Casius 山東段注入之水應爲車爾臣河。也許在托勒密描述的時代，諸河均注入塔里木河。

Oechardes 河得名於 Oechardae 人。

Bautisus 河亦有二源，一源出 Casius 山，一源出 Ottorocoras 山，復有一水自 Emodus 山注入。Bautisus 河既得視爲雅魯藏布江，出自 Ottorocoras 山之源或爲拉薩河，自 Emodus 山（應爲東段）注入之水或爲年楚河。唯 Casius 山之源難以落實，蓋傳聞之誤。

Bautisus 河可能得名於 Bod，Bod 即後來漢文史籍所見吐蕃。"蕃"[biuan]即 Bod 之漢譯。[⑥]

（四）

本節討論 Serica 的居民。據托勒密記載：

> Serica 北部有 Anthropophagi 人牧其牲畜，其下方爲 Annibi 人居於同名山中，Annibi 人與 Auzacios 人間有 Sizyges 人，其下方有 Damnae 人。然後是 Pialae 人，居 Oechardes 河畔，其下方爲與河同名之 Oechardae 人。自 Annibi 居地往東，有 Garinaei 和 Rhabbanae 人，其下方爲 Asmiraea 國，在同名山之上方。Casius 山脈下方有 Issedones 人居住，乃一大族。靠近該山脈起始處，有 Throani 人。Throani 人下方、往東有 Thaguri 人，居於同名山脈附近。Issedones 人下方有 Aspacarae 人，Aspacarae 人下方是 Batae 人，再往南、鄰近 Emodi 和 Serici 山爲 Ottorocorae 人。（Ⅵ,16）

以上所記 Serica 居民，大致也是自北而南臚列，具體位置則多難落實。

Serica 最北部的 Anthropophagi 人，既"牧其牲畜"，亦一遊牧部落。"Anthropophagi"希臘語意爲"食人者"。漢籍没有類似的記載，托勒密乃得諸傳聞，不必深究。

Anthropophagi 人以南、居於 Annibi 山中的 Annibi 人，可能與《漢書·西域傳》所見依耐[iəi-nə]、尉頭[iuət-do]、尉犂[iuət-lyei]等同源。

Annibi 人與 Auzacios 人之間的 Sizyges 人，或與《漢書·西域傳》所見車師人同源。⑦

一則，"Sizyges"希臘語意爲"馭車人"，與"車師"這一漢名的字面意思相符。儘管車師的前身爲姑師，"車師"和"姑師"爲同名異譯，也就是説"車師"係音譯，但漢人迻譯西域族名、地名時往往賦予漢名某種意義。何況，車師人事實上擅長駕車也不是没有可能，漢譯名將"姑師"改爲"車師"，也許正因爲考慮了這一層。

二則，Sizyges 人位於 Annibi 人所居 Annibi 山之南。如前所述，

Annibi 山在 Serica 最北部，很可能指阿爾泰山。果然，則無妨位置 Sizyges 人於今天山南北，這與《漢書・西域傳》所載車師前後國位置一致。

至於 Auzacios 人（Auzacis 山因其人得名），或與塞種部落之一 Asii 同源。天山南北有若干與 Asii 同源的部落。

Sizyges 人以南的 Damnae 人，其名或與《漢書・西域傳》所見難兜[nan-to]、内咄[nuət-tuət]同源。

Damnae 人以南、居 Oechardes 河畔的 Pialae 人，或與《漢書・西域傳》所見卑陸[pie-liuk]、蒲類[pa-liuət]、蒲犂[pa-lyei]、無雷[miua-luəi]等同源。

Pialae 人以南、居於 Oechardae 河畔之 Oechardae 人，或與《漢書・西域傳》所見焉耆[ian-giei]、温宿[uən-siəuk]等同源。

Annibi 居地以東之 Garinaei 人，一説即和闐語文書所見 Gara 人。⑧與 Garinaei 人同在 Annibi 居地以東之 Rhabbanae 人，或與佉盧文書所見 Remena(Lomina)同源。蓋據佉盧文書，且末與精絶間有地名 Remena，或因居有 Rhabbanae 人得名。不言而喻，Annibi 居地以東的 Rhabbanae 人不可能在且末與精絶間。⑨

Asmiraea(Asmiraei)山北之 Asmiraea 國，或得名於所居烏襌幕[a-zjian-mak]人。

Casius 即昆侖山南麓的 Issedones 人，或爲《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循[iei-ziuən]人。⑩

"靠近該山脈(Casius 山)起始處"的 Throani 人，應與塞種部落之一的 Tochari 同源。Casius 山"起始處"指阿爾金山最東端。這則記載可能得諸西行者之口，蓋托勒密所述 Serica 羣山走向均自西向東。

Throani 人以南、居於 Thaguri 山的 Thaguri 人，亦係 Tochari 人，因居地不同，與以上 Throani 人誤傳一種爲二種。如前述，塔里木盆地南緣居有 Tochari 人。

Issedones 人以南的 Aspacarae 人，可能與亞歷山大東征時在北印

度遭遇的 Aspasians 人[11]同源。此處所謂 Aspacarae 人當在昆侖山以南。一説 Aspacarae 人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見葱茈羌。"葱茈"係"葱茈"之譌,《新唐書·西域傳》所見"蘇毗"即其異譯。[12]案:一般認爲蘇毗應即佉盧文書所見 Supi。[13]

Aspacarae 人以南的 Batae 人(Bautisus 河因其人得名),應即吐蕃人,蓋 Batae 得視爲 Bod 之異譯。[14]案:Batae 與前文所見 Pialae 或爲一種,因居地不同誤傳爲二。

最後是 Batae 人以南、鄰近 Emodi 和 Serici 山的 Ottorocorae 人。一説"Ottorocorae"即 Uttarakuru(北俱盧洲)之對譯。[15]案:《俱舍論》卷八:"北俱盧唐言勝處,於四洲中處最勝故。或云勝生,於四洲中生最勝故。"[16] uttara 意爲"北",雅利安人自中亞南遷印度、其後裔思慕北方鄉土,形成這類傳説。果然,則 Ottorocorae 人乃北俱盧洲人之一枝。[17]

托勒密在記載 Serica 居民的同時,還記載了所謂"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的居民:

> 在這一斯基泰[地區]的北部,居住著 Scythian Abii,其下方是 Scythian Hippophagi 人,在後者附近是 Auzacitis 國,其下方是所謂 Casia 國,其下方是 Scythian Chatae 人。然後是 Achassa 國,其下方是 Scythian Chauranaei 人,與 Emodus 山鄰接。(Ⅵ,15)

與記述 Serica 居民一樣,托勒密也是自北而南記述這一地區居民的。

"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最北部的 Scythian Abii,應該於亞歷山大東征時遭遇的"Abian 斯基泰"同源。據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記載,Abian 斯基泰人"定居亞洲,是個自主的民族"。當亞歷山大進軍索格底亞那時,其人曾"派代表來見亞歷山大"。(Ⅳ,1)

Scythian Abii 以南的 Scythian Hippophagi 人,可能與《漢書·西域傳》所見"金附"[kiəm-bio](《後漢書·耿恭傳》作"金蒲"[kiəm-pha])人同源。

Scythian Hippophagi 附近的 Auzacitis 國，應該在Auzaciis山亦即 Auzacis 山之西段。如前所述，Auzacitis 得名於 Asii 人。在 Auzacis 山（天山）之西段無疑也有 Asii 人活動之地區。

Auzacitis 國南方的 Casia 國，應該在 Casii 山亦即 Casius 山之西段。如前所述，Casia 得名於 Gasiani 人。在 Casius 山（昆侖山）之西段無疑亦有 Gasiani 人活動之地區。案：Casia 國很可能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見莎車國，蓋據《魏書・西域傳》，莎車一名"渠莎"[giasai]，"渠莎"即 Gasiani 之對譯，而 Casia 得視爲 Gasiani 之對譯。

Casia 國以南的 Scythian Chatae 人，一説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于闐國人。[18] 今案：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蓋論其地在昆侖山西段，Chatae 又可視作 Khotan 之對譯。果然，則在托勒密的地圖上，于闐不屬於 Serica，而屬於"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而兩者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分界綫正落在于闐也未可知。

至於 Achassa 國，可能指《漢書・西域傳》所見子合國，蓋 Achassa 得視爲子合國王治名"呼犍"[xa-kian]之對譯。

Achassa 國之南、與 Emodus 山鄰接的 Scythian Chauranaei 人，可能與《漢書・西域傳》所見樓蘭人同源。蓋"樓蘭"乃佉盧文 Kroraimna (Krorayina)之對譯，而 Chauranae 得視爲 Kroraimna 之訛。然 Scythian Chauranaei 人居地在"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顯然不可能是《漢書・西域傳》所見樓蘭人。來到塔里木盆地南緣的 Kroraimna 人並不僅僅進入樓蘭一地。[19]

（五）

本節討論 Serica 的城鎮。據托勒密記載：

> Serica 的重要城鎮如下[20]：Damna（156°　51°40′）、Piale（160°　49°40′）、Asmiraea（170°　48°20′）、Throana（174°40′　47°40′）、Issedon Serica（162°　45°）、Aspacarea（162°30′

41°40′)、Drosache(167°40′ 42°30′)、Palliana(162°30′ 41°)、Thogara(171°20′ 39°40′)、Abragana(163°30′ 39°30′)、Daxata(174° 39°40′)、Orosana(162° 37°30′)、Ottorocora(165° 37°15′)、Solana(169° 37°30′)和 Sera metropolis(177°15′ 38°35′)。(Ⅵ,16)

以下依次討論其地望和名稱:

1. Damna(156° 51°40′):Damna 城應爲上述 Damnae 人所居,Damnae 人居地在 Sizyges 人居地東南,後者居地在 Annibi 人與 Auzacios 人居地之間。

如前所述,Serica 之 Annibi 山(相當於今阿爾泰山)乃得名於 Annibi 人,Sizyges 人可能是《漢書·西域傳》所見車師人,而 Auzacios 人居地亦在天山地區。由此可見,Damna 城應在天山地區,很可能在《漢書·西域傳》所謂"西域北道"。

2. Piale(160° 49°40′):Piale 城應爲上述 Pialae 人所居,Pialae 人居地在 Damnae 人居地之南、Oechardes 河畔。由此可見,Piale 城應在天山以南、塔里木河流域。

3. Asmiraea(170° 48°20′):Asmiraea 城應爲上述 Asmiraea 人所居,Asmiraea 人居地在 Asmiraea(Asmiraei)山北。由此可見,Asmiraea 城應在庫魯克塔格山以北。

4. Throana(174°40′ 47°40′):Throana 城應得名於上述 Throani 人。Throani 人居地接近 Casius 山脈起始處,而其人可能東向進入該城所在地。案:學界多指 Throana 城爲敦煌。[21] 而如前述,所謂 Casius 山脈起始處乃指阿爾金山之東端。

5. Issedon Serica(162° 45°):Issedon Serica 城應爲上述 Issedones 人所居,Issedones 人居地在 Casius 即昆侖山南麓。一說 Issedon Serica 城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循。[22] 或是。

6. Aspacarea(162°30′ 41°40′):Aspacarea 城應爲上述 Aspacarae(Aspasians)人所居,Aspacarae(Aspasians)人居地在上述 Issedo-

nes 人居地東南。因此,結合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Aspacarea 城應在昆侖山南。

7. Drosache(167°40′ 42°30′):一説"Drosache"意指"葡萄酒之泉",故 Drosache 城當指酒泉。[23] 案:Drosache 城果指酒泉,則應在 Throana 城之東。但托勒密所提供的經緯度表明此城在 Throana 城之西南。若非托勒密傳聞有誤,則 Drosache 城必非酒泉,敦煌之西另有因盛産葡萄酒而被商旅稱爲 Drosache 之城也未可知。Casius 山東段終點既在 162° 44°,Drosache 當在昆侖山之東。一説其地乃《後漢書·西羌傳》所見牢姐羌人所居。Drosache 於"牢姐"得視爲同名異譯。[24]

8. Palliana(162°30′ 41°):據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Pallian 城應在 Issedon Serica 城東南、Aspacarea 城附近。一説其地應爲《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見白狼羌人所居。"白狼"即《晉書·吐谷渾傳》所見"白蘭",皆同名異譯。[25]

9. Thogara(171°20′ 39°40′):Thogara 城應爲上述 Thaguri 人所建,Thaguri 人居地在 Throani 人之東南、Thaguri 山附近。Thaguri 山即 Thagurus 山似指今祁連山。然據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Thogara 城應在 Throana 城之西南。

10. Abragana(163°30′ 39°30′):據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此城應在 Palliana 和 Aspacarea 城東南、Casius 山之東。

11. Daxata(174° 39°40′):據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Daxata 城應在 Throana 城西南。[26]

12. Orosana(162° 37°30′):據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Orosana 城應在 Palliana、Aspacarea 和 Abragan 城西南。

13. Ottorocora(165° 37°15′):Ottorocora 城應爲上述 Ottorocorae 人所居,Ottorocorae人居地應在 Ottorocoras 山(終點在 169° 36° 與 176° 39°)。如前所述,作爲 Emodi 山東部支脈之一的 Ottorocoras 山得名於 Ottorocorae 人。因此,結合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Ottorocorae 城應在 Batae 人居地以南、Emodi 山東段即所謂 Serici 山(終點在

165°　36°)之北。

14. Solana(169°　37°30′):Solana 城或因 Solana 人所居而得名,Solana 或係 Soghd 之傳譌。按之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此城應在 Ottorocora 城東北。

15. Sera metropolis(177°15′　38°35′):Sera metropolis,一般以爲指洛陽。蓋 metropolis 意指"首都",而 Sera 應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所見"沙落迦"、《梵語千字文》所見"娑羅誐",亦即《景教碑》之 Sarag,意指洛陽。[27]

托勒密在記載 Serica 城鎮的同時,還記載了所謂"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的城鎮,亦説明如下:

> 這一地區内的城鎮有:Auzacia(144°　49°40′)、Issedon Scythia(150°　48°30′)、Chaurana(150°　37°15′)、Sotta(145°　35°20′)。(Ⅵ,15)

其地望和名稱依次討論如下:

1. Auzacia(144°　49°40′):Auzacia 城應在 Auzacitis 國,Auzacitis 國在 Auzaciis 山西段。該城既在 Auzaciis 山即天山西段,或者可以比定爲《漢書·西域傳》所見温宿國王治温宿城。蓋"Auzacia"得視爲"温宿"[uən-siuət]之對譯。

2. Issedon Scythia(150°　48°30′):Issedon Scythia 城應爲塞種之一支 Issedones 人所建,地在 Auzacia 城之東。Auzacia 城果指温宿,則無妨指 Issedon Scythia 城爲焉耆。

一則,Issedones 人得視爲 Sakā 之一部 Asii。[28]

二則,據希羅多德《歷史》,"波斯人把斯基泰(Scythia)人都稱爲 Sacae"(Ⅶ,64)。可知 Issedones 所建城亦得稱爲 Issedon Scythia。

三則,"焉耆"[ian-tjiei]及其王治"員渠"[hiuən-gia]均得視爲 Asii 即 Issedones 之異譯。或指該城《漢書·西域傳》所見精絶國王治精絶城。[29]按之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此説似有未安。

3. Chaurana（150° 37°15′）：Chaurana 城應爲上述 Scythian Chauranaei 人所居，Scythian Chauranaei 人居地在 Achassa 國之南、與 Emodus 山鄰接。[30]

4. Sotta(145° 35°20′)：一説所謂 Sotta 城或即《漢書·西域傳》所見莎車國王治莎車城，蓋 Sotta(Σοττα)可能是 Σοκία 或 Σακία(Sakā)之譌。[31]案：此説之缺陷在於無視托勒密提供的經緯度。按之 Emodus 山西段的經緯度(153° 36°)，Sotta 城應在今喜馬拉雅山北麓。當然，Sotta(Σοκία 或 Σακία)城得名於 Sakā 人是完全可能的，因爲 Sakā 人進入這一地區是完全可能的。

由於資料過於簡略，以上諸城鎮的地望難以一一落實，但很可能多數位於交通路綫上。根據以上的推斷，Serica 與"Imaus 山外側的 Scythia[地區]"一十九城可大致歸入四個地區：

1. 天山南北：自西而東有 Auzacia(144° 49°40′)、Issedon Scythia (150° 48°30′)、Damna(156° 51°40′)、Piale(160° 49°40′)和 Asmiraea(170° 48°20′)，凡五城。其中，Auzacia 和 Issedon Scythia 可分别比定爲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和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2. 昆侖山南北：自西而東有 Issedon Serica(162° 45°)、Aspacarea (162°30′ 41°40′)、Palliana(162°30′ 41°)、Abragana(163°30′ 39°30′)、Drosache(167°40′ 42°30′)和 Thogara(171°20′ 39°40′)，凡六城。其中，Issedon Serica 可比定爲鄯善國的伊循城。

3. 喜馬拉雅山南北：自西而東有 Sotta(145° 35°20′)、Chaurana (150° 37°15′)、Orosana(162° 37°30′)、Ottorocora(165° 37°15′)、Solana(169° 37°30′)，凡五城。

4. 陽關以東：自西而東有 Daxata(174° 39°40′)、Throana (174°40′ 47°40′)和 Sera metropolis(177°15′ 38°35′)，凡三城。其中，Throana 和 Sera metropolis 可分别比定爲敦煌和洛陽。

（六）

托勒密所載赴 Serica 路綫主要依據馬利努斯(Marinus)的記載而有所修正：自幼發拉底河流域往赴 Serica，必須經由一處名爲"石塔"(Λίθινος Πύργος)之地。(Ⅰ,11)從幼發拉底河流域至石塔爲 24 000 斯塔狄亞(stadia)，復自石塔至 Sera 爲 18 100 斯塔狄亞。(Ⅰ,12)

據托勒密記載，這條路綫"自 Hieropolis(今 Aleppo 東北)附近幼發拉底河渡口發端，穿越 Mesopotamia 至 Tigris 河，復經 Assyria 境内的 Garamantes 人居地(Mesopotamia 北部)和 Media，抵達 Ecbatana(曾爲 Media 首都，在今 Hamadan 附近)和 Caspian Gates(Demawend 東 Elburz 山中的隘口)，復自彼處經 Parthia(今 Khorasan)至 Hechatompilum"。(Ⅰ,12)其中，Caspian Gates 乃自 Media 赴 Parthia 的必由之途。據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馬其頓亞歷山大大王就是從 Ecbatana 經由 Caspian Gates 向 Parthia 進軍的。(Ⅲ,19—20)Hechatompilum(Hecatompylos)係 Parthia 首府(今德黑蘭東)，該城係希臘人所建，亞歷山大抵達 Parthia 時，曾在該處逗留數日。[32]案：Ecbatana 和 Hecatompylos 可能就是《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阿蠻國和安息首都和櫝城。

托勒密又載："但從 Hechatompilum 至 Hyrcania 之城，道路必須折向北方。"(Ⅰ,12)案：此處所謂"Hyrcania 之城"應即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所見 Zadracarta。位於今裏海東南角。據載，"亞歷山大把在追擊中拉在後邊的部隊接上來帶著，一起開進 Hyrcania。這個地區在通向巴克特利亞的大路的左邊。一邊是一帶林木葱鬱的高山，靠近處這邊是平原，一直伸展到大海(裏海)。……到達一個 Hyrcania 人居住的名叫 Zadracarta 的城市"。(Ⅲ,23)在另一處則稱 Zadracarta 是"Hyrcania 最大的城市(也是王宫所在地)"。(Ⅲ,25)

托勒密又載：從 Zadracarta 出發，"道路乃經由 Aria(今 Herat)抵達 Antioch Margiana，首先朝南(Aria 與 Caspian Gates 處於同一緯

度),繼而向北,蓋 Antioch 所處緯度接近 Hellespont"。(Ⅰ,12)案:此處所載 Aria,亦見於《亞歷山大遠征記》,作 Arcia。據載,亞歷山大在 Zadracarta 停留十五天後,"從那裏又進入 Arcia 境内,到達他們的一個城市 Sousia",並準備從 Sousia 進軍 Bactria。(Ⅲ,25)案:此處所謂 Antioch Margiana 在今 Merv,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安息國東界木鹿城。由此可見,托勒密描述的路綫和亞歷山大進軍的路綫若合符契。

托勒密又載:"自 Antioch 至 Bactria,道路東向,登 Comedon 山後轉北。山盡處是平原,路乃南折,蓋山脈東北向延伸。"據 Marinus,"至石塔(Stone Tower)50 斯克斯庫伊諾伊(schoeni)"。(Ⅰ,12)[33] 案:Bactria 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大月氏國王治藍市城。

這是説抵達 Bactria 後向東,越過 Comedon 山,便可抵達往赴 Serica 必由之石塔。案:此處所謂 Comedon 山,一般認爲在今 Wakhan 谷地。案:Wakhan 谷地應即《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大夏國五翎侯之一休密翎侯所在。[34]"休密"與 Comedon 得視爲同名異譯。

關於"石塔"的位置,衆説紛紜。但目前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爲石塔在今塔什庫爾幹附近。[35]塔什庫爾幹爲《漢書·西域傳》所載蒲犂國王治所在地。

(七)

托勒密所載"石塔"果在漢代西域的蒲犂國,則表明托勒密描述的路綫(亦即自石塔至 Sera 凡 18 100 斯塔狄亞的路綫)在到達 Bactria 後折向南,主要是與所謂西域南道相接。其具體行程,由於托勒密語焉不詳,祇能作一些推測:

蓋據《漢書·西域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這是説,在漢代中國人看來,往赴安息即 Parthia 波斯,正道是"西域南道"。所謂"西踰葱嶺則出大月

氏”，是説自莎車出發越過帕米爾後抵達蒲犂。到蒲犂後，則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載，“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無雷在今大帕米爾，大月氏指貴霜國，時領有於 Bactra 即今 Balkh 一帶。自蒲犂經無雷前往大月氏，可能經過休密翎侯治地。當然，這是自東向西的行程。

反過來，東來商旅，到達石塔（蒲犂）後，下一站應該是莎車。如前所述，托勒密所載 Casia 國很可能指莎車。這和《漢書・西域傳》所載蒲犂國“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36]正可參看。

莎車之後，很可能是子合國王治呼犍谷，亦即托勒密所謂 Casia 國南方的 Achassa 國。當然，自石塔即蒲犂，也可不經由莎車，直接抵達呼犍谷。《漢書・西域傳》載：“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同傳又載：蒲犂國“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37]

呼犍谷以遠，依次應爲于闐國王治西城和鄯善國的伊循城。自呼犍谷（Achassa）赴于闐，應該經由《漢書・西域傳》所載皮山國，傳文載于闐“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而呼犍谷“東與皮山[接]”。鄯善國的伊循城即托勒密所載 Issedon Serica 城。自于闐國赴伊循，應該經由《漢書・西域傳》所載扜彌國，傳文載杅彌國“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自于闐抵達伊循城之前，還應該經過且末國王治且末城、鄯善國王治扜泥城等地。

自伊循城（Issedon Serica）往赴敦煌（Throana），中間可能經過托勒密所載 Aspacarea、Palliana、Abragana、Drosache、Thogara 和 Daxata 諸地。

當然，東來商旅除了取“西域南道”外，也完全可能取“西域北道”。因爲托勒密同時也列舉了他所知天山南北的部族和城鎮，儘管其數目少於所舉昆侖山南北之部族和城鎮。

東來商旅在到達石塔後，若取北道，則可能經由疏勒、尉頭抵達温宿國。《漢書・西域傳》：蒲犂國“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又載：温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如前所述，温宿國及其王治温宿城可能是托勒密所載 Auzacitis 國和 Auzacia 城。

温宿城(Auzacia)以遠,應該經過姑墨、龜兹、烏壘到達焉耆國王治員渠城(Issedon Scythia)。《漢書·西域傳》:温宿國"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國"東通龜兹六百七十里"龜兹國"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焉耆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

此後,東來商旅可能經過托勒密所載 Damna、Piale 和 Aspacarea 等地,抵達河西走廊的敦煌(Throana)。

最後,還應該指出:托勒密有關雅魯藏布江、喜馬拉雅山及其南北城鎮的記載表明當時似乎存在一條沿着喜馬拉雅山麓東進的通道。㊳

---

① 托勒密《地理志》本文依據 E. L. Stevenson(tr. and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案:托勒密的有關記録主要採自馬利努斯的著作而有所修正。馬利努斯(Marinus, 約 70—130 年),地理學者,其有關記載據説得自一名馬其頓商人 Maes,一名 Titianus of Tyre。

②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7—4(1906 年),第 1—24 頁;17—5(1906 年),第 21—45 頁;17—6(1906 年),第 50—69 頁;17—8(1906 年),第 28—51 頁;17—10(1906 年),第 1—22 頁;17—11(1906 年),第 55—79 頁;18—1(1907 年),第 26—47 頁;18—3(1907 年),第 22—31 頁;18—4(1907 年),第 38—49 頁。此文於 Serica 山脈、河川、城鎮等地望均有討論,請參看。

③ McCrindle, *Ancient India, as descriebed by Ptolemy*, Calcutta, 1927, pp. 294 -297.

④ 參見白鳥庫吉:《塞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361—480 頁。

⑤ 説本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7—5(1906 年),第 21—45 頁,esp. 第 25—26 頁。

⑥ 説本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7—5(1906 年),第 21—45 頁,esp. 第 25—26 頁。

⑦ 説本 C.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es of China*, Paris, 1914; Reprinted in Peking, 1942, p. 195, No. 2。

⑧ 説本林梅村:《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載《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2頁,esp. 第27頁。和闐文書所見Gara人,見H.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 Text*, Vol. Ⅶ, Cambridge, 1985, pp. 108-141。

⑨ 此采林梅村説,見林梅村:《公元100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載《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2頁,esp. 第27頁。有關佉盧文書,見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pp. 40(No. 214), 46(No. 251)。

⑩ 榎一雄:《プトレマイオス見えるイセドーネス民族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1992年版,第40—50頁。

⑪ 見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Ⅳ, 23—25),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⑫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8～1(1907年),第26—47頁。

⑬ 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p. 49(No. 272).

⑭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7—5(1906年),第21—45頁。

⑮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8—4(1907年),第38—49頁。

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一册, No. 1821, 第148b 28—29頁。

⑰ Ottorocorae(Uttarakuru)與《漢書・西域傳》所見"烏貪訾離"[a-thəm-tzie-liai]可能是同一來源。塔里木盆地乃至天山以北受印度影響並非無蹟可循。參見余太山:《〈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説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載《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227頁。

⑱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7—10(1906年),第1—22頁,esp. 第4—7頁。

⑲ 説詳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絶等的名義——兼説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綫》,載《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477—485頁。

⑳ 可能囿於體例,托勒密往往標明經緯度,當時顯然不可能有如此精確的測量結果。

㉑ H. Reichelt, *Die Soghdischen Handschriftenreste des Britischen Museums*, Ⅱ, Heidelberg, 1931, p. 48;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Ⅷ, 4(1937), pp. 883-921, esp. 893; A. Herrmann,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Leipzig, 1938, p. 141;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 Ⅱ), *Asia Major*, N. S., Ⅸ(1963),

p. 228.

㉒ 見榎一雄:《プトレマイオス見えるイセドーネス民族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 1992 年版,第 40—50 頁。岑仲勉:《托烈美所述"絲路"考略》,載《漢書西域傳地里考釋》,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557—563 頁,亦持此說。Issedon Serica 比定有多說,詳見榎氏文。

㉓ W. Tomaschek, *Kritik der ältesten Nachrichten über den skythischen Norden*, I, Sitzungsb. d. K. A. d. W. zu Wien, Phil. -Histor. Cl., Bd. CXVI, 1888, p. 743.

㉔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8—3(1907 年),第 22—31 頁。

㉕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8—1(1907 年),第 26—47 頁。

㉖ 岑仲勉:《托烈美所述"絲路"考略》,載《漢書西域傳地里考釋》,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557—563 頁,亦持此說。指 Daxata 爲狄道,未安。蓋狄道在敦煌之東。

㉗ 說見夏鼐:《中巴友誼歷史》,《考古》1965 年第 7 期,第 357—364 頁,引向達說。桑山正進:《大乘佛典・大唐西域記》,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1987 年版,第 73 頁。

㉘ 余太山:《〈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說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載《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3 頁。

㉙ 榎一雄:《プトレマイオス見えるイセドーネス民族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 1992 年版,第 40—50 頁。E.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pp. 110 - 111,以爲指温宿,亦未安。其餘尚有龜茲、姑墨等說,茲不一一。

㉚ 榎一雄:《プトレマイオス見えるイセドーネス民族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 1992 年版,第 40—50 頁。以爲 Chaurana(Χαύρανα)係 Χαύτανα 之譌,乃 Khotan 之對譯。今案:說者指 Issedon Scythia(150°　48°30′)爲精絶,則不能指 Chaurana 爲于闐。兩城經度全同,一也;Chauran 遠在 Issedon Scythia 之南,二也。另說指 Chaurana 爲樓蘭,見 W. Samoli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Palaeologia* 4 (1955), pp. 33 - 40. 案:此說亦誤。

㉛ 榎一雄:《プトレマイオス見えるイセドーネス民族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1992 年,第 40—50 頁。

㉜ 見 Quintus Curtius, *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C. Rolfe(Ⅵ, 2, 15),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亦見 Diodorus of Sicily, *Bibliotheca Historic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H. Oldfather (XVII, 75, 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3，然不見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

㉝ 托勒密在另一處(I,17)引用其他旅行者的話說："不僅有道自 Seres 經石塔往赴 Bactriana，且可自彼處經 Palimbothra 抵達印度(They say further that not only is there a way from there to Bactriana through the Stone Tower, but also a way to India through Palim-bothra.)"。或者能夠說明石塔作爲往返 Seres 的必由之途在當時廣爲人知。

㉞ 斯坦因首先指出 Comedon 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見"拘謎陁"，見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nd ed., New York, 1975, p. 54 with n. 14。

㉟ 此採白鳥氏說，見"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1—41 頁。另請參岑仲勉：《托烈美所述"絲路"考略》，載《漢書西域傳地里考釋》，中華書局 1981，第 557—563 頁所引文。東西方學者爲確定石塔位置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提出了 Tashkend、Osh、Irkeshtam、Kashgar 諸說，有關批判見白鳥氏、岑氏文。

㊱《漢書・西域傳》在另一處稱莎車國"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未知孰是。

㊲《漢書・西域傳》所謂"西夜"或"西夜子合"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子合國，王治爲呼犍谷。

㊳ J. D. Lerner, "Ptolemy and the Silk Road: from Baktra Basileion to Sera Metropolis", *East and West* 48(1998), pp. 9 - 25，以爲，羅馬商旅自石塔東行，經由 Chaurana 和 Orosana 等地，至 Orosana 後，道分南北：北道經由 Abragana、Paliana、Aspakora、Thogara 和 Daxta 諸城，南道經由 Ottorokora 和 Solana 城，復穿越 Ottorokoras 山口，兩道終點均爲 Sera Metropolis。今案：其說未安。

附　　卷

附 录

九　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①

（一）

1.《史　記》[1]

1.1.1　安息[2]在大月氏[3]西可數千里[4]。其俗土著[5]，耕田，田稻麥[6]，蒲陶[7]酒。城邑如大宛[8]。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9]，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10]畫革旁行[11]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12]，北有奄蔡[13]、黎軒[14]。（卷一二三《大宛列傳》）

[1]《史記》，凡一百三十卷，西漢司馬遷著。

[2] 安息，指帕提亞（Parthia）波斯王朝。“安息”[an-siək]，一般認爲係帕提亞王室名 Arshak 的對譯。②

[3] 大月氏，其前身爲月氏，遊牧部族。公元前 2 世紀初葉，月氏十分强大，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端，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内外。③公元前 177/176 年，因受匈奴打擊，月氏放棄故地，大部分西遷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史稱這部份西遷的月氏人爲“大月氏”。至於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復位於伊犂河、楚河流域。蓋前 130 年左右，役屬匈奴的烏孫遠征大月氏，戰而勝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犂河、楚

河流域，再次西遷，經費爾幹納，來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國。大月氏設王庭於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土。

[4] "可數千里"，表示自大月氏國王治赴安息國王治的大致行程。

[5] "土著"，《史記·大宛列傳》將西域諸國按照經濟形態大别爲兩類：行國和土著。行國隨畜，兵强。土著耕田，有城郭屋室。

[6] "田稻麥"，可能是張騫首次西使時得諸傳聞，不足爲據。蓋波斯直至薩珊時代尚不産稻。④

[7] 蒲陶，可能是伊朗語 buδawa 之漢譯。⑤

[8] 大宛，國名，位於今費爾幹那盆地。⑥"大宛"[dat-iuan]可能是 Tochari 之音譯。

[9] 嬀水，即阿姆河。

[10] 這則資料描述的乃是張騫首次西使所了解到的情況，時值帕提亞王 Fraates 二世在位（前 138/137—前 129 年），其錢幣正面爲"王面"。至於"王死輒更錢，效王面"則是古代中東地區的普遍風俗。⑦

[11] "旁行"，《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横行爲書記"。

[12] 條枝，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條枝"[diəu-tjie]，乃王國都城[An]tiochi[a]的缩譯。⑧

[13] 奄蔡，遊牧部族，時遊牧於鹹海以北。⑩"奄蔡"[iam-tziat]可能是 Asii 的對譯。

[14] 黎軒，指托勒密埃及王國，"黎軒"[lyei-xian]乃王國都城[A]lexan[dria]的缩譯。⑩

1.1.2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15]，臨西海[16]。暑溼。耕田，田稻[17]。有大鳥[18]，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19]國善眩[20]。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21]、西王母[22]，而未嘗見。[23]（卷一二三《大宛列傳》）

[15] "數千里"，表示自安息國王治赴條枝國王治的大致行程。

[16] 西海，此處指地中海。

［17］條枝國"田稻"也是張騫傳聞之誤。[11]

［18］大鳥，一般認爲指鴕鳥。

［19］"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這裏的意思是條枝役屬於安息，成爲安息的蕃國。按之西史，安息王 Mithridates 一世（前 171—前 139/138 年）在位時，國力臻於極盛，曾俘虜入侵的敘利亞國王 Demetrius 二世（前 145—前 139/138 年和前 129—前 125 年在位）。繼位的 Fraates 二世再次擊退敘利亞王國的入侵，消滅敘利亞大軍三十萬人，殺死其王 Antiochus 七世（前 139/138—前 129 年在位）。Fraates 二世隨即放回被 Mithridates 一世囚禁的 Demetrius 二世，並娶其女爲妃。[12]不難想見 Fraates 此舉是爲了有效地控制敘利亞王國，而 Demetrius 二世爲換取自由和復辟，必然對波斯人提出的政治、經濟要求作出某種承諾。這或許就是傳文所載條枝役屬安息的背景和內容。

［20］"善眩"，《史記正義》引顏注："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這是見諸漢文史籍的希臘化時期的埃及與波斯早期交往的記載。

［21］弱水，不能勝舟之水。但此處所謂"弱水"可能是"若水"之譌。"若水"之所以被置於西方絶遠之處，可能和某些遷自西方的部族的古老記憶有關。[13]

［22］西王母，一說其原型可能是 Anatolia 的大神母 Koubaba 即 Cybele，而與前 14 至前 12 世紀存在於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都市國家 Ugarit 所崇拜的 Anat 等神祇亦有淵源。[14]案：西王母在漢文史籍（如《穆天子傳》）中，一直被置於極西之地，本傳更明確這位神祇在地中海東岸，這似乎正與西王母即 Cybele 說暗合。蓋最初 Cybele 祇是諸神之一，前 1180 年左右赫梯帝國滅亡之後，被 Anatolia 新的征服者腓尼基人接受爲族神，地位開始尊顯，影響漸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爲希臘、羅馬世界接受。西王母果指 Cybele，則可視爲地中海文化影響波斯在漢文史籍中留下的痕跡。

［23］西王母與弱水往往連帶敘及，但沒有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質言之，兩者都可能是古代中國人中若干遷自西方的部

落揀有的古老記憶，但未必屬於同一系統。

2.《漢　書》[24]

1.2.1　烏弋山離國[25]，王[26]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27]。不屬都護[28]。户口勝兵[29]，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30]，東與罽賓[31]、北與撲挑[32]、西與犂靬[33]、條支[34]接。

[24]《漢書》，凡一百卷，東漢班固撰。

[25] 烏弋山離，西域國名。約前130年左右大月氏人的第二次西遷，迫使一部分塞種自索格底亞那和 Tuhārestān（吐火羅斯坦），侵入帕提亞帝國，佔領了 Drangiana 和 Arachosia 兩郡之地，前者則因而被稱爲 Sakāstān（塞斯坦）。這部分塞種雖一度遭到 Mithridates 二世（前124/123—前87年在位）的鎮壓，但在這位帕提亞皇帝去世後不久，便宣告獨立。本傳所載烏弋山離國正是這個以塞斯坦爲中心的塞種王國。"烏弋山離"[a-jiək-shean-liai]乃 Alexandria 之音譯，指 Alexandria Prophthasia。⑮

[26]"王"字下似奪"治"字以及王治名。⑯ 烏弋山離國王治可能在 Alexandria Prophthasia。⑰

[27]"萬二千二百里"：自烏弋山離國經罽賓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案：傳文稱罽賓"西南與烏弋山離接"。又稱罽賓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烏弋山離既在罽賓西南，去長安里數不應與罽賓相同，知此里數有誤。

[28]"都護"，顏注："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鄭吉於地節二年以侍郎屯田渠犂，始建"都護[西域使者校尉]"之號，然直至是年冬破車師、遷衛司馬後，始得都護北道，故亦被稱爲"[都]護鄯善以西使者校尉"。西域都護秩比二千石。府治在烏壘國王治烏壘城。據同表，其屬官有"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

［29］“户口勝兵”,“勝”字下應闕“多”字。

［30］“六十日行”:應爲自烏弋山離國王治經罽賓國王治赴烏壘城的行程。案:罽賓國王治去烏壘城6 840里,已逾“六十日行”,知此行程有誤。

［31］罽賓,指喀布爾河中下游即乾陀羅地區,包括Puṣkalāvatī、Taxila等地。“罽賓”［kiat-pien］,Kabul古稱Kophen之音譯。⑱

［32］撲挑,指巴克特里亞。“撲挑”［phok-dyô］乃Baχtri之對譯。

［33］“犂靬”,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又,《漢書·地理志》載張掖郡有“驪靬”縣;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有“犛靬”,顔注:“犛靬即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案:顔注未安。“犛靬”,即本傳所見“犂靬”。至於“驪靬”,視爲“犂靬”等之異譯固無不可。驪靬縣果因黎軒得名,則應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有關。埃及亞歷山大城以商業發達著稱,商人足跡遍及各地,其中若干到達河西,終於歸化,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然,西漢置縣名“驪靬”,也可能僅僅是爲了招徠遠人,誇示朝廷“威德徧於四海”,未必真有犂靬人歸附。“大秦”指羅馬帝國,與黎軒或犂靬不能混爲一談。

［34］“條支”,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條枝”,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

行可百餘日[35],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36]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37]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35］“可百餘日”:自烏弋山離國王治經安息國王治赴條枝國王治的行程。“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並不是説從烏弋山離可直達條枝。以下傳文又云:“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應爲“西”)得安息。”既然至烏弋山離南道已極,可見這“百餘日”乃指從烏弋山離的都城北行至安息,再西向抵達條枝所需

要的時日。

[36]"以爲外國",顔注:"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

[37]以上本《史記·大宛列傳》。

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宫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38]、師子、犀牛。俗重妄殺。[39]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絶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40]轉北而東得安息。(卷九六上《西域傳》)

[38]桃拔,可能是長頸鹿。顔注引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⑲一説"符拔"乃 βούβαλιs 之對譯。⑳

[39]"俗重妄殺":這很可能是對該國佛教信仰的描述。㉑

[40]"南道極矣",漢使沿南道西行抵皮山,自皮山西南行至烏秅,復自烏秅經縣度抵罽賓,自罽賓西行六十餘日則可至烏弋山離王治。此即所謂"罽賓烏弋山離道"。漢使如欲更向西走,須自烏弋山離國王治北行至安息,復自安息西行。

1.2.2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41],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42]。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43]。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44]旁行爲書記。

[41]"番兜"[phiuan-to],其實可能是 Parθava 或 Parthia 之對譯。

[42]"萬一千六百里":應指自安息國都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長安的行程。案:傳文稱大月氏國"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安息國既在大月氏國之西,去長安里數不應與大月氏國相同,知此里數有誤。"萬一

千六百里"或爲"萬六千五百里"之訛。

[43] 大馬爵，顔注引《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案：大馬爵，應即前文所見"大鳥"。

[44] "書革"，"書"當依《史記·大宛列傳》作"畫"。㉒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45] 東界去王都數千里[46]，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47]及犂軒眩人[48]獻於漢，天子大説。安息東則大月氏。（卷九六上《西域傳》）

[45]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武帝時首次出使安息的漢使應即張騫使烏孫時所遣副使。張騫使烏孫在武帝元鼎初，故所遣副使抵達安息的時間應爲前 116 或前 115 年。漢使抵達之日，正值 Mithridates 二世征討入侵塞人臨近奏功之時，大軍雲集東界，恰好迎接漢使入境。

[46] "數千里"：此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

[47] "大鳥卵"，顔注："鳥卵如汲水之罌。"安息使者獻於漢的"大鳥卵"，原産條枝。

[48]《史記·大宛列傳》稱條枝"國善眩"，本傳亦有類似説法。然而，兩傳又稱安息使者所獻眩人爲"黎軒善眩人"或"犂靬眩人"。因此，條枝、黎軒兩國很可能均"善眩"。考慮到本傳有關條枝國善眩的記載襲自《史記·大宛列傳》，而後者的依據僅僅是張騫的傳聞，則僅黎軒一國善眩也未可知。

3.《後 漢 書》[49]

1.3.1.1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50]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51]（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

[49]《後漢書》，凡九十卷，劉宋范曄撰。

［50］撣國，一般認爲在今緬甸東北境。

［51］《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九年（97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

1.3.1.2　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52]獻樂及幻人[53]，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54]。海西即大秦[55]也，撣國西南通大秦。（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

［52］《後漢書・安帝紀》：永寧元年（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

［53］幻人，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眩人"。

［54］"海西"，指大秦，因在"西海"之西，故云。幻人可能是原犂靬國人，是犂靬國已并於大秦，故自稱"海西人"。

［55］大秦，指羅馬帝國。㉓

1.3.2.1　［永元］六年，班超[56]復擊破焉耆[57]，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58]其條支[59]、安息諸國至于海[60]瀕四萬里外[61]，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62]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63]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64]於是遠國蒙奇[65]、兜勒[66]皆來歸服，遣使貢獻。[67]（卷八八《西域傳》）

［56］班超（32—102年），東漢首任西域都護，任期自永元三年（91年）至永元十四年。事跡見《後漢書・班超傳》。

［57］焉耆，西域北道緑洲國，始見《漢書・西域傳》，一般認爲其王治故址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即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

［58］《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94年）七月，"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59］條支，此處指曾爲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統治的叙利亞

地區。㉔

［60］“海”，指條枝、安息所瀕臨之海，亦即下文甘英所臨“西海”，應即地中海。

［61］“四萬里外”，指長安直至地中海以遠地區的里程。

［62］“西海”，地中海。

［63］《山經》，指《山海經》。

［64］隨着焉耆等三國於永元六年（94 年）降服，東漢的西域經營臻於極盛。不僅西漢時内附諸國納質歸屬，而且條枝、安息乃至四萬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重譯貢獻。班超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派遣甘英西使的。所謂“窮臨西海而還”，乃指甘英抵達條枝所臨地中海而還。甘英出使應該是從龜茲（時西域都護府所在）出發的。他大概自龜茲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復經大宛、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櫝城。此後歷阿蠻、斯賓、于羅而抵條枝。歸時，如傳文所説，“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再取道木鹿和吐火羅斯坦東還。

［65］“蒙奇”［mong-gia］，應爲 Margiana 對譯。㉕ Margiana 是安息的邊緣省份，自公元 1 世紀中葉以降，因帕提亞王權衰落，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狀態，或因此有遣使東漢之舉。本傳以“蒙奇”爲國名，而稱其首府爲“木鹿”（Mōuru）。

［66］“兜勒”［to-lək］，應爲 Thuhāra 之對譯。兜勒爲 Tukhāra 之異譯。㉖ Tukhāra 即大夏，當時屬貴霜，但可能有一定的自主權，故遣使東漢。

［67］據《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100 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内附，賜其王金印紫綬”。這兩國“歸服”雖然是東漢影響日益擴大的結果，但和甘英西使也不無關係。按之時間，這兩國使者很可能是和甘英一起東來的。

1.3.2.2　自皮山西南經烏秅[68]，涉懸度[69]，歷罽賓[70]，六十餘日[71]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72]

[68] 烏秅，西域南道綠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故址可能在今 Hunza。㉗

[69] 懸度，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縣度"，位於 Darel 至 Gilgit 之間印度河上游河谷。

[70] 罽賓，位於喀布爾河中下游。

[71] "六十餘日"：自皮山國王治經烏秅、罽賓國王治赴烏弋山離國王治的行程。案：《漢書·西域傳》稱，自烏弋山離國王治去烏壘城"六十日行"，非是。據本傳，可知"六十日行"應爲自烏弋山離國王治赴皮山國王治的行程。

[72] 烏弋山離國，首見《漢書·西域傳》，位於 Alexandria Prophthasia。"排持"應從《魏略·西戎傳》作"排特"，"持"、"特"形似致誤。"排特"[buəi-dək]便是 Prophthasia 之略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73] 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74]。大雀其卵如甕。[75]

[73] "條支國城"，似即原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都城安條克(Antiochia)的外港 Seleucia。該城既"臨西海"，則"海水曲環"云云或爲甘英"臨海欲度"之際所親見。㉘

[74] 大雀，即大鳥，亦指鴕鳥。

[75] 甘英既是明確見載抵達條枝的東漢使者，這一則可能傳自甘英。

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76] 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77]（卷八八《西域傳》）

[76] "六十餘日"：自條支至安息都城的行程。案："轉北而東"云云，不過是承上"西南馬行"而言，理解不可執著。

［77］“後役屬條支”云云，祇能讀作“條枝役屬於安息”，“役屬”一詞的用法和《史記・大宛列傳》相同。而同傳别處並非如此；例如：“大秦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案：這是本傳在條枝問題上抄襲“前書”的證據。“置大將”云云可能是傳文編者根據《史記・大宛列傳》載條枝國“往往有小君長”想像出來的。因爲這和前文“後役屬條支”句相牴牾，既然安息置將監領條枝，則可見條枝已爲安息所并，不再是受安息役屬了。事實上，條枝即叙利亞王國早已亡於羅馬，因此不可能直至班超或班勇時代還受安息役使或監領。安息入侵已成爲羅馬屬地的叙利亞地區凡二次：一次在前 51 年（宣帝甘露三年），曾圍攻安條克城；一次在前 40 年（元帝永光四年），一度佔領安條克城，但爲時不長，僅年餘，似乎也談不上置將監領。㉙

1.3.2.3　安息國居和櫝城[78]，去洛陽二萬五千里[79]。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户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80]，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81]。

［78］和櫝，安息早期都城。“和櫝”［huai-dok］係 Hecatompylos 之略譯。

［79］“二萬五千里”：可能是自當時安息國都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

［80］木鹿，位於今 Merv 一帶。“木鹿”［mu-lok］，一般認爲是 Mōuru 的對譯。

［81］“二萬里”：自木鹿城經大月氏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

章帝章和元年[82]，遣使獻師子、符拔[83]。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84]，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85]十三年，安息王滿屈[86]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

安息雀[87]。(卷八八《西域傳》)

[82] 據《後漢書・和帝紀》,章和二年(88 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案:與本傳所載"元年"有異,然而本傳也許是錯的。蓋《後漢書・章帝紀》載,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證以《後漢書・班超傳》,"章帝紀"此條可信;知元年獻師子、符拔者爲月氏,並非安息。㉚

[83] 符拔,《後漢書・和帝紀》作"扶拔",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桃拔"。

[84] 大秦,此處指羅馬帝國本土,今意大利半島。㉛

[85] "海中"以下,《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卷一九六)引作:"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聞之乃止。"案:大秦是東漢人十分嚮往的地方,但"使大秦"的甘英祇是西域都護的屬吏,並非朝廷所遣,可見東漢的西域經營遠不如西漢積極。

[86] 滿屈,一般認爲即帕提亞王 Pacorus 二世(78—115/116 年在位)。

[87]《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101 年)"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案:時稱條支即叙利亞地區爲"安息西界",故"條支大鳥"得稱爲"安息雀"。大鳥,即鴕鳥。

1.3.2.4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88]至阿蠻國[89]。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90]至斯賓國[91]。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92]九百六十里[93],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94](卷八八《西域傳》)

[88] "三千四百里":自安息國王治赴阿蠻的行程。

[89] "阿蠻"[a-mean],爲 Ecbatana 的對譯。

[90] "三千六百里":自阿蠻赴斯賓的行程。

[91] “斯賓”[sie-pien],爲 Ctesiphon 的對譯。

[92] “于羅”[hiua-la],可能是 Hatra 的對譯。“西南”,“南”或係“北”之誤。

[93] “九百六十里”:自斯賓赴于羅的行程。

[94] 這一段有可能傳自甘英,所述自安息都城和櫝城(Hekotompylos),經阿蠻(Ecbatana)、斯賓(Ctesiphon)、于羅(Hatra)抵條枝的路程很可能正是甘英所親歷。雖然早在章帝章和二年(88 年),據《後漢書・和帝紀》,安息國已經遣使來獻,但每一段路程均標以漢里,表明有關記載更可能傳自漢使,而甘英正是已知唯一走完全程的東漢使者。

1.3.2.5　大秦國一名犂鞬[95],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96]。皆髡頭而衣文繡[97],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95] “犂鞬”[lyei-kian],與《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爲同名異譯。《史記・大宛列傳》的“黎軒”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本傳之“犂鞬”[lyei-kian])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蓋黎軒即托勒密埃及王國距漢遙遠,直至前 30 年(成帝建始三年)淪爲羅馬行省時,還没有來得及爲漢人瞭解,僅知其大致位置而已,而當漢人有可能進一步瞭解西方世界時,黎軒已經不復存在,而大秦之名卻如雷貫耳;原黎軒國既成了大秦國的一部分,來華的原黎軒國人又可能自稱大秦人,於是很自然地把黎軒和大秦這兩個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詞合而爲一了,終於有了本傳所見“大秦國一名犂鞬”的説法。

[96] “多種樹蠶桑”: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大秦即羅馬帝國尚未植桑養蠶。本傳有關記載是當時中國人美化大秦、想當然所致,不足爲據。㉜

[97] “衣文繡”或“胡服”皆籠統之言。“髡頭”似與當時羅馬人習

俗不合。㉝

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98]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99]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100]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101]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102]

[98]"城中有五宮"，以及下文"其王日遊一宮"云云，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根據五方思想等編造出來的。㉞

[99]"水精爲柱"之類，可見時人極理想化之能事。

[100]"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云云，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根據堯舜禹"以五音聽治"之類傳説編造出來的。㉟

[101]"其王無有常人"云云，與羅馬帝國實際情況不盡相符。一說是當時中國人按堯舜禹的禪讓政治美化大秦的産物。㊱案：其說或是，但"生放其故王"云云似乎不是業已獨尊儒術的中國人所能想像，有待進一步研究。

[102]"大秦"，似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蓋"秦"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稱之爲"秦"，是因爲在中亞人看來，羅馬帝國"有類中國"；著一"大"字，是因爲羅馬帝國是當時西方第一大國。至於人民"長大"云云，不過是當時中國人根據"大秦"這一名稱想像出來的，也有美化的成分在内。㊲

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103]、明月珠[104]、駭鷄犀[105]、珊瑚、虎魄[106]、琉璃[107]、琅玕[108]、朱丹[109]、青碧[110]。刺金縷繡[111]、織成[112]、金縷罽[113]、雜色綾。作黄金塗[114]、火浣布[115]。又有細布，

或言水羊毳[116]，野蠶繭[117]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118]。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103］夜光璧，一說即金剛石。㊳

［104］明月珠，發光的珠寶。一說應即金剛石。㊴一說多爲鯨睛。㊵

［105］《戰國策・楚一》："［楚王］乃遣使車百乘，獻鷄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又，《抱朴子内篇・登涉》："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赤理"，本傳李注引作"白理"。㊶

［106］虎魄，首見《漢書・西域傳》。《後漢書・王符傳》李注："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罽賓及大秦國。"

［107］琉璃，可大别爲天然與人工合成二類，天然琉璃一說即璧流離。㊷

［108］琅玕，一說即 Balas ruby。㊸

［109］朱丹，一說即朱砂。㊹

［110］青碧，孔雀石之類。㊺

［111］刺金縷繡，以及下文金縷罽，都是金綫交織而成的織品。㊻

［112］織成，一種名貴織物。㊼

［113］罽，毛織物。

［114］黄金塗，一說是塗金的布。㊽

［115］火浣布，一般認爲其原料是石棉。㊾

［116］水羊毳，一說指貽貝織物。㊿

［117］野蠶繭，大秦國有野蠶絲，亦見於 Pliny（公元 23—79 年）《博物志》（Ⅺ，26）的記載。(51)

［118］蘇合：下文所引《梁書・海南諸國傳》的記載可與本傳參看。"蘇合"，原語不詳。(52)

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119]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120]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121]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122]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123]

[119] 天竺，指印度。"天竺"[thyen-tiuk]，一般認爲是 Thindu 之對譯。

[120] 據拜占庭史家 Procopius（公元 500—565 年）《哥特戰爭》（Ⅳ，17）記載，有"幾位來自印度的僧侶到達這裏，獲悉 Justinianus 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羅馬人此後不再從波斯人手中購買絲綢，便前來拜見皇帝，許諾説他們可設法弄到絲綢，使羅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被迫從他們那裏購買絲貨"云云，可與本傳"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之類記述參看。[53]

[121] "大秦王安敦"，一般認爲應即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第五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61—180 年在位）。

[122]《後漢書·桓帝紀》載：延熹九年（166 年）九月"大秦國王遣使奉獻"。知大秦即羅馬帝國與東漢首次通使直至延熹九年纔實現。這説明和帝永元六年（94 年）以後"重譯貢獻"的"海瀕四萬里外"諸國來使中不包括大秦的使者。傳文泛稱"海瀕四萬里外"，没有提到大秦，其實已經暗示了這一點。但應該指出的是，很可能正是這些來自大秦屬土的貢獻者傳達了有關的資訊，纔促使班超下決心派甘英出使大秦的。甘英西使的主要成果是豐富了漢人關於西方世界的見聞。

[123] 結合以上《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可知當時漢人對大秦不勝嚮望之情。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124]、流沙[125]，近西王母[126]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

矣。[127]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128]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129]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130]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131]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卷八八《西域傳》)

[124] 弱水,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25]《禹貢·雍州》:"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一般認爲所述"弱水"指山丹河、額濟納河,"流沙"指騰格里沙漠。本傳"流沙"因"弱水"而提及,不能確指。

[126] 西王母,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27] "《漢書》"云云:原以爲條支近日所入,在本傳中則以爲大秦近日所入,是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了解的範圍不斷擴大的結果。案:本節採自《魏略·西戎傳》,《魏略》應即傳文所謂"今書"。

[128] "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二句:這是承襲《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條的有關記載,原意衹是説没有漢使前往條枝時經由烏弋山離,並不是説從未有漢使前往條枝。㊹

[129] 羅馬、安息均有驛傳,設 Serai 供隊商止宿,但並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一説這些描述大致以漢土制度爲藍本且加以理想化,不可全信。㊺

[130] 結合《魏略·西戎傳》所載,自安息赴大秦的海道與陸道,可概括如下:陸道自安息和櫝,經阿蠻,抵斯賓,然後渡底格里斯河(經于羅)或幼發拉底斯河而上,至安谷城,復北行至驢分,西向跨越 Hellespont 海峽,經巴爾幹等(所謂"海北")地區,到達意大利半島。海道分爲南北:北道至安谷城後,截地中海而西,直達羅馬。南道從于羅渡幼發拉底斯河,至汜復,或從思陶經旦蘭至汜復,復自汜復經賢督、積石抵澤散(亦作烏遲散丹,即埃及亞歷山大),然後西北向乘船過地中海,亦至羅馬。南道以汜復爲樞紐。

[131] "飛橋",指從 Propontis 西向越過架設在 Helespont 海峽上

的橋,可至意大利半島。

1.3.2.6 天竺,一名身毒[132],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133]。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134]。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135],不殺伐,遂以成俗。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136],皆身毒之地。[137]身毒有别城數百,城置長。别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138]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139]、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56](卷八八《西域傳》)

[132] 身毒,指今印度河流域。"身毒"[sjien-tuk],一般認爲是梵語 Sindhu 或伊朗語 Hindu 之對譯。

[133] "數千里":此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

[134] 大水,指印度河。

[135] "浮圖道",指佛教,"浮圖"即 Buddha。

[136] 磐起國,位於今緬甸。"磐起"[buan-khiə](《魏略·西戎傳》作"盤越"[buan-hiuat]),應爲 Pyū(Prū、Prome)之對譯。

[137] "天竺"即"身毒"雖然主要包括印度河流域,但傳文既稱其地"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磐起在今緬甸,則此名另有廣義的用法。

[138] "皆屬月氏":結合前文,知這裏描述的是閻膏珍即位後的形勢。似乎貴霜勢力曾佔有今緬甸的部分地區。

[139] 瑇瑁,一説指鷹嘴龜(Chelonia imbricata)之殼。[57]

1.3.2.7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140],班超奮封侯之志,[141]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卷八八《西域傳》)

［140］張騫，西漢使臣，事跡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141］《後漢書·班超列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4.《魏　略》[142]

1.4.1　道從燉煌[143]玉門關[144]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145]轉西，越葱領，經縣度，入大月氏[146]，爲南道。[147]

［142］《魏略》，凡五十卷，三國魏人魚豢撰。書佚，清人王仁俊有輯本一卷。

［143］燉煌，指敦煌郡，治今敦煌西。

［144］玉門關，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

［145］婼羌，羌之一種，首見《漢書·西域傳》。此條所載婼羌國王治可能在今楚拉克阿幹河流域。[58]

［146］大月氏，此處所謂"大月氏"並非自伊犂河、楚河流域西遷之大月氏，乃指貴霜帝國。

［147］據《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南道乃出玉門關或陽關，傍南山北西行至鄯善國都扜泥城，復自扜泥城西行赴且末以西諸國；本傳卻說在出玉門關後，"經婼羌轉西"。又據《漢書·西域傳》，婼羌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鄯善國"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知當時赴鄯善不經過婼羌；且同傳明載婼羌國"不當孔道"。因此，本傳的叙述説明曹魏時南道的取向與兩漢時有所不同。另一種可能便是婼羌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因爲《漢書·西域傳》所説"不

當孔道"的婼羌國不過是西域婼羌族之一支,其王稱"去胡來王"。59 這一支其實在西漢末已經消亡,或者其餘衆聚居之處在曹魏時正當自玉門關往赴鄯善之道。60

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148],回三隴沙[149]北頭,經居盧倉[150],從沙西井[151]轉西北,過龍堆[152],到故樓蘭[153],轉西詣龜茲[154],至葱領,爲中道。[155]

[148] 都護井,一説即《漢書・西域傳》所見"卑鞮候井"。61 "卑鞮"或係土名。

[149] 三隴沙,《太平御覽》卷七四引《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千里,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

[150] 居盧倉,首見《漢書・西域傳》,作"居廬倉",位於白龍堆之東、白龍堆與三隴沙之間。62 "居廬",一説乃"居盧訾"之略,後者見諸羅布淖爾所出漢簡。63

[151] 沙西井,具體位置不詳。

[152] 龍堆,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白龍堆",指今羅布泊東北雅丹羣。

[153] 樓蘭,首見《漢書・西域傳》。樓蘭係西域南道東端緑洲國,後改名鄯善。其王治位於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此處所謂"故樓蘭"位於今羅布泊西北樓蘭古城遺址,亦即《水經注》所見"樓蘭城"。蓋據《水經注・河水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墢田士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於泑澤"。禪者,取代、轉讓之意。樓蘭國既改名鄯善,城乃禪國名得稱"樓蘭城"。64

[154] 龜茲,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一般認爲其王治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龜茲"[khiuə-tziə],得視爲Gasiani 之對譯。

[155] 本傳所謂"中道",早在西漢武帝時已經開闢,但在《漢書・

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中均没有作爲一條通西域的路綫記載。傳文强調從玉門關到"故樓蘭"一段路綫，似乎表明曹魏時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的重要性超過前代，這顯然是因爲該處成了西域長史的治所。⑮

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156]，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157]北，到車師[158]界戊己校尉[159]所治高昌[160]，轉西與中道合龜兹，爲新道。[161]（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156] 橫坑，具體位置不詳。

[157] 五船，具體位置不詳。一説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吾"，⑯似有未安。

[158] 車師，指車師前國，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王治交河城，一般認爲故址在今吐魯番縣西雅爾湖（Yār-Khoto，亦作雅爾和圖或招哈和屯）。

[159] 戊己校尉，西域職官名稱。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既有丞比六百石，校尉應爲比二千石。置校尉主要是爲了屯田車師前王庭即交河城。戊己校尉本爲屯田而設，其前身即屯田校尉；因此，"戊己"一號必與屯田有關。之所以改"屯田"爲"戊己"，顯然意在厭勝，校尉以屯田攘匈奴、安西域，故名"戊己"。⑰曹魏置戊己校尉在黄初三年二月之後。據本傳，可知曹魏戊己校尉所治爲車師界高昌，首任戊己校尉爲張恭。

[160] 高昌，其前身當即《漢書・西域傳》所見"高昌壁"，故址當位於今高昌古城。

[161] 新道，一般認爲便是《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北道"。這固然不錯，但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西域傳》的"北道"並不完全等於"新道"。"北道"其實包括了本傳所載"中道"和"新道"兩者。"新道"之"新"僅在於銜接玉門關與"北道"

的一段路綫。在《漢書·西域傳》的編者看來,徐普雖有新闢,與"北道"幹綫無涉,故傳文序仍稱"出西域有兩道"。本傳編者不明此理,才有"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之説。

1.4.2.1　自是(疏勒[162])以西,大宛[163]、安息[164]、條支[165]、烏弋[166]。烏弋一名排特[167],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168]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169]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170]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171]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162] 疏勒,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故址一般認爲在今喀什附近。

[163] 大宛,位於近費爾幹納地區,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64] 安息,指帕提亞朝波斯王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165] 條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首見《史記·大宛列傳》。本傳主要指曾爲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統治的地區。

[166] "烏弋",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弋山離"之略稱。

[167] "一名排特",《後漢書·西域傳》作"時改名排(持)[特]",案:應從本傳。蓋"排特"[buəi-dək]便是 Prophthasia 之略譯,無所謂"改名"。

[168] "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傳世文獻中未見類似記載,不知本傳作者何所指而云然。

[169] "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三句:安息建國之初,經常受到條枝即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的威脅,直至 Mithridates 一世即位後纔日益强盛起來。换言之,條枝確曾一度强於安息,前世所傳並非盡謬。條枝役屬安息是張騫時代的事。張騫以後六十餘年,條枝便亡於羅馬,自然也就談不上役屬安息了。因此,所謂"今更役屬之",應該是張騫時代所獲得的消息,不能看作魚豢時代的實況。本傳所載西域事情多屬東漢

時代者,有關條枝、黎軒和大秦的部份亦然,故有不少被范曄採入《後漢書・西域傳》,但似乎還有東漢以前者,如上引三句便是。又,前引《後漢書・西域傳》"後役屬條支"句,著一"後"字,顯然是受此處"前世又謬以爲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兩句的影響。至於條枝"號爲安息西界",無疑始於役屬安息之時。應該指出,既然是"號爲"西界,就不能認爲是真正的西界,更不能據此求條枝於安息西部疆界之内。故此處"西界"簡直可讀作"西蕃",它表達了張騫時代條枝與安息關係的實質,即條枝役屬安息,安息以條枝爲蕃國。後來,條枝雖亡於羅馬,但中亞特别是安息人很可能依舊沿用"安息西界"來稱呼故條枝國之地。故本傳中的"安息西界",可以説是條枝的代名詞。

[170]《漢書・西域傳》稱:"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

[171]《漢書・西域傳》稱:"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後漢書・西域傳》:"《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近日所入"處以及弱水之西移,説明漢人有關西方地理視野的不斷擴大。

1.4.2.2　大秦國一號犂鞬[172],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173]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174]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175]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176]。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177]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178]凡有大都三。[179]

[172]"犂鞬",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靬"、《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鞬",均係[A]lexan[dria](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縮譯。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見"黎軒"和"犂靬"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國。《後漢書・西域傳》和本傳中的"犂鞬"和"犂靬"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68]

[173]"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乃指羅馬帝國本土位於安息、條枝(Syria)的西方,亦即"大海"即地中海的西部。

［174］“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至“無風或三歲”數句，指從敘利亞的 Antiochia 城，乘船横截地中海西航，可至大秦即羅馬帝國本土——意大利半島。案：所謂“安息界安谷城”應爲“安息西界安谷城”。如前所述，“安息西界”在本傳中用作“條枝”的代名詞。又，“安谷”［an-kok］一名，無疑是 Antiochia 的縮譯。前文“條枝”也是 Antiochia 的縮譯。《後漢書·西域傳》載甘英抵條枝，臨海欲渡，聞“安息西界”船人之言：“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與本傳載安谷城赴大秦日程，如出一轍，知“安谷”、“條枝”同在一地。

［175］“其國在海西”二句，指羅馬帝國本土在地中海西部，故亦稱爲“海西”國。

［176］“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河指意大利半島上的 Tiber 河；海指意大利半島以西的第勒尼安海。

［177］“海西有遲散城”，應讀作“海西國有遲散城”。“遲散”與下文“烏丹”、“烏遲散”均係“烏遲散丹”之奪誤。下文“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句，元郝經《續後漢書》卷八十注所引作“經烏丹遲散城”，可見四字本連寫，原應作“烏遲散丹”，乃涉上“烏丹城”、“遲散城”而致誤，可乙正。“烏遲散丹”［a-diei-san-tan］即 Alexandria 的全譯。“從國下直北至烏［遲散］丹城”，是指從大秦國的最南端，北行可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178］“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四句涉下文衍。

［179］“凡有大都三”句，疑上有奪文。“大都三”或指羅馬帝國的三個最大的都會：意大利的羅馬、敘利亞的安條克和埃及的亞歷山大。

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180]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181]，渡一河，[182]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183]。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184]

［180］"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二句，指從叙利亞的 Antiochia 取陸道北行，可至"海北"即地中海北部：小亞、巴爾幹等地，更西行可達"海西"即大秦本土。

［181］"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丹］城"句，復、經二字衍；乃指自 Antiochia 沿地中海海岸南行，可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

［182］"渡一河"，河指尼羅河。"周迴繞海"，指亞歷山大城位於尼羅河三角洲上，突出於海中。

［183］"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指從叙利亞的 Antiochia 取海道抵亞歷山大，共需六日。"國"指大秦屬國，即下文所謂"别枝封小國"，此處指"澤散國"。前文明載自安谷城至大秦，速則二月，遲或三歲，非六日可到，故知"國"非指大秦國。

［184］"國有小城邑"二句，説明所謂大秦國乃指羅馬帝國全境，而不是帝國的局部。

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185]、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186]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187]跳十二丸巧妙。[188]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189]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别也。[190]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191]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宫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192]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193]，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194]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宫，一宫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宫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宫，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195]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宫乃省爲決理。[196]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197]作弓矢。

［185］"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一説這些植物，皆中國

本土之靈草神木，尤其是槐、梓、竹、梧桐，未必當時大秦國實有，傳文强調大秦國有這些植物，可能是當時中國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69]

［186］"桑蠶"，《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87］《史記索隱》卷一二三引本傳作："犂靳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犂靳"當爲"犂軒"之訛。

［188］"俗多奇幻"云云，此即《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大秦"幻人"。眩人或幻人應來自黎軒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70]

［189］"其國無常主"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90］"其俗"云云，可知時人認爲羅馬帝國"有類中國"，纔稱之爲大秦的。蓋"秦"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漢書・匈奴傳上》："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顏注："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王先謙《漢書補注》引顧炎武云："顔説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又，《漢書・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顏注："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又，《史記・大宛列傳》："貳師……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漢書・李廣利傳》"秦人"作"漢人"。皆可爲證。果然，"大秦"應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漢人似乎不太可能用前朝的國號來指稱西域的一個大國。

［191］"常欲通使於中國"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92］"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指從安息經條枝取陸道北行，可至"海北"即地中海北部，更西行可達大秦本土。

［193］"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94］"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一段可據《後漢書・西域傳》的有關文字釐定爲"從安息陸道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

［195］"王有五宮"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96］"王出行"云云，《後漢書・西域傳》有類似描述。

［197］一説"水晶作宮柱"亦誇飾所致。[71]

其别枝封小國,曰澤散王[198],曰驢分王[199],曰且蘭王[200],曰賢督王[201],曰汜復王[202],曰于羅王[203],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

[198]"澤散"[deak-san],可視作 Alexandria 之縮譯,亦指埃及的 Alexandria。

[199]"驢分"[lia-piuən],乃 Propontis 之略譯。

[200]"且蘭"乃"旦蘭"[dan-lan]之訛,"旦蘭"乃 Palmyra 之古名 Tadmor 之 Tadmora 對譯。

[201]"賢督"[hyen-sjiuk],乃耶魯撒冷(Jerusalem)的古稱 Hierosōlyma 之對譯。

[202]"汜復"[ziə-biuk],Damascus 的對譯。

[203]"于羅"[hiua-la],Hatra 的對譯,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國出細絺[204]。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205]。此國六畜皆出水[206],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207]作。織成[208]、氍毹[209]、毾㲪[210]、罽帳[211]之屬皆好,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212]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213]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214],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緑,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215]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勒王臣槃[216]獻海西[217]青石、金帶各一。[218]又今《西域舊圖》[219]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220]、白馬、朱髦[221]、駭雞犀[222]、瑇瑁[223]、玄熊[224]、赤螭[225]、辟毒鼠[226]、大貝[227]、車渠[228]、瑪瑙[229]、南金[230]、翠爵[231]、羽翮、象牙[232]、符采玉[233]、明月珠[234]、夜光珠[235]、真白珠、虎珀[236]、珊瑚、赤白黑緑黄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237]、璆琳[238]、琅玕[239]、水精[240]、玫瑰[241]、雄黄[242]、雌黄[243]、碧[244]、五色玉、黄白黑緑紫紅絳紺金黄縹留黄十種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245]、金縷繡[246]、雜色綾、金塗布[247]、緋持布[248]、發陸布[249]、緋持

渠布[250]、火浣布[251]、阿羅得布[252]、巴則布[253]、度代布[254]、温宿布[255]、五色桃布[256]、絳地[257]金織帳、五色斗帳[258]、一微木[259]、二蘇合[260]、狄提[261]、迷迷[262]、兜納[263]、白附子[264]、薰陸[265]、鬱金[266]、芸膠[267]、薰草木十二種香[268]。

[204] 絺，細葛布。⑫

[205] 水羊毳，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06] "六畜皆出水"，或疑文字有訛，一說"水"字下應有"中"字。⑬案：六畜皆出自水中也許是由水羊聯想所致。

[207] 野繭絲，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08] 織成，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09] 氍毹，指毛毯。"氍毹"的語源尚未能確定。⑭

[210] 毾㲪：一說"毾㲪"可能是中古波斯語 tāpetān 的對譯。⑮《後漢書・西域傳》李注："《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211] 罽帳，指毛織帳篷。

[212] 海東諸國，指地中海東岸條枝、安息諸國。

[213] "安息"二字下應據《後漢書・西域傳》補"天竺"二字。

[214] 次玉石，玉石之次者。

[215] 伊吾，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伊吾盧"。

[216] 疎勒王臣槃，事跡見《後漢書・西域傳》。

[217] 海西，指大秦國。

[218]《北堂書鈔》卷一二九引《魏略》作"疏勒王獻大秦赤石帶"。

[219]《西域舊圖》，不見載《隋書・經籍志》，已佚。

[220] 神龜，指龜或龜甲。一說大秦國産神龜的記録未必真實，是大秦被當時中國人理想化的結果。⑯

[221]《魏書・西域傳》"大秦條"作"白馬朱鬣"。一說"朱鬣"亦應與"白馬"連讀，意指有朱鬣之白馬。⑰

[222] 駭雞犀，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23］瑇瑁，一説即鷹嘴龜（Chelonia imbricata）之殼。[78]

［224］玄熊即黑熊。

［225］赤螭，一説可能是某類爬蟲。[79]一説螭爲龍之一種，乃漢人想像中的靈物，大秦不可能出産自不待言，本傳稱大秦多赤螭是當時人將大秦理想化的結果。[80]

［226］辟毒鼠，一説可能指白鼬或黄鼠狼，亦即《新唐書·西域傳上》所見貞觀十六年（642 年）罽賓國所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即愈"。[81]

［227］大貝，一説指大海貝、海螺或蛤。[82]

［228］車渠，學名爲 Tridacna gigas。[83]車渠原産地爲印度，佛家視爲七寶之一。此處視爲大秦特産，可能有誤。

［229］瑪瑙，玉髓之一種。[84]《藝文類聚》卷八四引曹丕"馬瑙勒賦序"："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230］"南金"，昔以此指稱南方産銅。《詩·魯頌·泮水》："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毛傳："南謂荆揚也。"鄭箋："荆揚之州，貢金三品。"孔疏："金即銅也。"此處或借指大秦所産精銅。

［231］"翠爵"，一説應與下文"羽翮"聯讀。"翠爵羽翮"，非翠鳥之羽毛，乃指如翡翠一類的珍寶。[85]

［232］《後漢書·西域傳》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86]

［233］符采玉，玉之有横文者。《文選》卷四載左思"蜀都賦"："符采彪炳"。注："符采，玉之横文也。"

［234］明月珠，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35］夜光珠，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夜光璧"。

［236］虎珀，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虎魄"。

［237］琉璃，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38］璆琳，一説即流離，亦即璧流離。[87]

［239］琅玕，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40］水精，即石英(crystal)。[88]

［241］玫瑰，應即雲母。[89]

［242］雄黄，realgar。[90]

［243］雌黄，auripigmentum。[91]

［244］碧，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青碧"。

［245］"首下毾㲪"，可能指毛織圍巾之類。

［246］金縷繡，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刺金縷繡"。下文"金織帳"亦同類織品。

［247］金塗布，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黄金塗"。

［248］緋持布，烏弋山離所産。"緋持"，應作"排特"；本傳："烏弋，一名排特。"

［249］發陸布，Propontis 所産。"發陸"［piuat-liuk］，似即 Propontis 之對譯。Propontis 在本傳中又稱作"驢分"。譯稱不同，蓋資料來源有異。

［250］緋持渠布，亦指烏弋山離所産。"排特渠"［buəi-dək-gia］，可能是 Prophthasia 較爲完整的譯稱，被誤爲二種。

［251］火浣布，亦見《後漢書·西域傳》。《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景初三年(239 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裴注："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252］阿羅得布，埃及亞歷山大城所産。"阿羅得"［a-lai-tək］，即 Alexandria 之略譯。Alexandria 指埃及亞歷山大城，是當時大秦即羅馬帝國的三大都會之一。此城在本傳中又被記作"澤散"、"遲散"、"烏丹"或"烏遲散"。

［253］巴則布，Damascus 所産。"巴則"［pea-tsiək］，即 Damascus 之略譯。在本傳中 Damascus 又被稱作"汜復"。

［254］度代布，Tadmora 所産。"度代"［dak-dək］，即 Palmyra 的

古名 Tadmor 或 Tadmora 的對譯。在本傳中 Tadmora 又被稱作"旦蘭"。《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引作"鹿代"。

[255] 温宿布,Antiochia 所産。此處"温宿",顯然不可能是本傳所載西域中道的緑洲小國温宿。"温宿布"或當從一本作"温色布"。[92]"温色"[uən-shipk],似乎可以看作 Antiochia 之略譯。在本傳中 Antiochia 又被稱作"安谷",亦即《史記・大宛列傳》所傳條支國都城所在,在本傳描述的時代屬羅馬,是當時大秦國三大都會之一。

[256] 桃布,無考。《太平御覽》卷八二〇作"枕布",或是。

[257] "絳地",《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景初二年十二月魏帝報倭女王詔書有曰:"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絳地交龍錦",裴注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案:"絳地"似指質地或底子爲絳色。[93]

[258] 斗帳,形如覆斗,故稱。

[259] 微木,無考。

[260] 蘇合,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61] 狄提,香料名,具體所指不明。《禮記・王制》(卷一二):"西方曰狄鞮"。"狄提"或即"狄鞮",藉指來自西域之香料。《玉臺新詠》卷一載張衡《同聲歌》:"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262] "迷迷",《太平御覽》卷九八二作"迷送",引《廣志》曰:"迷送出西海中"。性狀見同卷所引魏文帝《迷送賦》和陳班《迷送香賦》。"迷送"一作"迷迭"。[94]一般認爲應作"迷迭",指 Rosmarinus officinalis,唇形科植物,主要産於地中海。春夏開淺藍色或白色小花,葉芳香,針形。

[263] 兜納,《廣志》云"出西海剽國諸山"(《本草綱目・草之三》引自李珣《海藥本草》)。案:"兜納"似即《太平御覽》卷九八二所見"艾納",形似而訛。蓋同卷引《廣志》"艾納出剽國";又引《樂府歌》與迷送連稱:"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五味香,迷送艾納及都梁。"

[264] 白附子,一説是一種麻風樹(Iatropha janipha)的塊莖。[95]

[265] 薰陸,即乳香(Boswellia thurifera)。

［266］鬱金，據以下《梁書・海南諸國傳》所引性狀，或爲蕃紅花(Saffron，Crocus sativus)。

［267］芸膠，應即芸香(Ruta graveolens)，《説文解字・一篇下》"艸部"："芸，草也；似苜蓿。"《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廣志》曰"芸膠有安息膠，有黑膠"。

［268］"十二種香"，"二"字疑衍，蓋香凡十種。

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269]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270]、永昌[271]，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數不能備詳也。（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269］交趾七郡，即交州七郡：南海（治今廣東廣州）、蒼梧（治今廣西梧州）、鬱林（治今桂平市西）、合浦（治今廣西浦北西南）、交趾（治今河内西北）、九真（治今清化西北）、日南（治今越南平治天省廣治河與甘露河河流處）。

［270］益州，郡名，治今雲南晉寧東。

［271］永昌，郡名，治今雲南保山東北。

1.4.2.3　自葱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録其屬大者矣。[272]

［272］"自葱領西，此國最大"云云，説明傳文所載大秦國乃指以羅馬爲中心的羅馬帝國全土，非其屬土。

澤散王屬大秦，[273]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274]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275]，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276]從思陶

國[277]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278]，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復、斯賓[279]、阿蠻[280]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西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281]賢督王屬大秦，[282]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283]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284]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285]，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286]斯羅國屬安息[287]，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288]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289]，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290]、屬繇國[291]、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273]澤散王屬大秦：澤散即埃及的亞歷山大，屬大秦始自前30年。

[274]驢分王屬大秦：前190年，小亞歸羅馬，驢分即Propontis地區屬大秦當自此時始。

[275]“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指從Propontis西向越過架設在Helespont海峽上的橋，可至意大利半島。橋長“二百三十里”，恐係傳聞之誤。

[276]且蘭王屬大秦：旦蘭（且蘭）即Palmyra，屬大秦可能早在1世紀初。羅馬帝國於公元17年頒佈的法令中已有關於這座城市稅收的內容。

[277]“思陶”[sə-du]，應即Sittake的對譯。

[278]積石，指阿拉比亞北部、Hamad以西的重要交通樞紐Petra，Petra（希臘語Πέτρα）。Πέτρα意爲巖石，“積石”是其義譯。

[279]“斯賓”[sie-pien]，爲Ctesiphon的對譯。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80]“阿蠻”[a-mean]，爲Ecbatana的對譯。亦見《後漢書·西域傳》。

［281］大秦、海西東各有一山，指意大利半島的亞平寧山脈和地中海東岸的黎巴嫩山脈，兩山皆南北走向。

［282］賢督王屬大秦：賢督屬大秦始於前63年。公元70年羅馬鎮壓巴勒斯坦猶太人叛亂時，曾毀滅該城。後來，羅馬於該處重建新城，名Aelia Capitalina。

［283］汜復王屬大秦：汜復屬大秦始自前64年。

［284］于羅屬大秦，于羅（即Hatra）何時屬羅馬，未見記載；祇知道Trajan（98—117年在位）在其末年曾圍攻Hatra，未克。198年，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亦曾圍攻該城，同樣徒勞無功。可見Hatra是安息與羅馬的必爭之地，也就是説不能排除該地一度屬羅馬的可能性，本傳或可補西史之不足。

［285］河，指幼發拉底斯河，于羅在該河左岸。

［286］“從于羅東北又渡河”二句，指從于羅（Hatra）或斯羅（Seleucia）渡底格里斯河均可通往安息。

［287］斯羅國屬安息：本傳又載“于羅屬大秦”；“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知在本傳所描述的時代，安息與羅馬勢力範圍的分界綫在斯羅與于羅之間。

［288］“大秦西有海水”以下或係傳聞，無從深究。

［289］西王母，首見《史記·大宛列傳》。其原型可能是Anatolia的大神母Koubaba即Cybele。

［290］“堅沙”［kyen-shea］，似乎可以視作“貴霜”之異譯。

［291］“屬繇”［zjiuok-jio］，似乎可以視作Sugda之對譯，Sugda曾是貴霜之屬地。本傳並列大夏、月氏、堅沙三者，雖無視時代差，然亦曲折地反映出大夏亡於月氏，月氏又亡於貴霜（堅沙）這一歷史過程。

1.4.3.1 又有奄蔡國[292]一名阿蘭[293]，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294]，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292］奄蔡國，鹹海、裏海北部的遊牧部族，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293］“阿蘭”［a-lan］，西史 Alan 之對譯，即傳文所謂“奄蔡國一名阿蘭”。⑯

［294］此處“大澤”可能指黑海。蓋本傳所描述的奄蔡西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相接。也就是説，不妨認爲，當時奄蔡人的活動中心已自鹹海、裏海之北遷至黑海之北。

1.4.3.2　短人國[295]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295］短人國，位置不詳。一説短人應即《山海經・海外南經》所見周饒國、同書《大荒南經》和《大荒東經》所見焦僥國（“菌人”）和靖人。“周饒”、“焦僥”，“菌人”、“靖人”和“侏儒”均爲同名異譯。有關短人的傳説亦見諸斯特拉波的《地理志》⑰（Ⅰ，2—35；XV，1—57）和普利尼《博物志》⑱（Ⅶ，26），可能經由歐亞草原傳入。⑲

1.4.4　魚豢[296]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297]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298]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氾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299]，《大易》[300]、《太玄》[301]之所測度乎！（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

［296］魚豢，《魏略》作者，三國時魏人。

［297］營廷之魚，指游泳於淺水中的魚類。

［298］浮游之物，指生命短促的昆蟲。

［299］“鄒衍之所推出”：指鄒衍的著作。據《漢書・藝文志》著録，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衍，齊人，善辯，以談天文、推論宇宙演變著稱。《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鄒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

［300］《大易》，指《易經》。

［301］《太玄》，西漢揚雄撰。《易經》、《太玄經》均以六十四卦測度天下事。

5.《晉　書》[302]

1.5.1　太康五年十二月庚午“林邑[303]、大秦[304]國各遣使來獻”。（卷三《武帝紀》）

［302］《晉書》，凡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齡撰。

［303］林邑，國名，故地在今越南中部。

［304］大秦，指羅馬帝國，已見《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1.5.2.1　大秦國，一名犂鞬，[305]在西海[306]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棁栭，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307]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308]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309]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310]、大貝，有夜光璧[311]、駭雞犀[312]及火浣布[313]，又能刺金縷繡[314]及織錦縷罽[315]。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316]、天竺[317]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318]

［305］“犂鞬”，應即《史記・大宛列傳》所見“黎軒”、《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靬”、《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犂鞬”，《魏略・西戎傳》所見“犂靬”，均係[A]lexan[dria]（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的縮譯。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所見“黎軒”和“犂靬”指托勒密朝埃及王

國。《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和本傳中的"犂鞬"和"犂軒"客觀上都已經成了大秦的同義詞。

[306] 西海，指地中海。此皆承襲前史。

[307] "珊瑚爲棁栭"云云，猶如《魏略・西戎傳》關於大秦國"水晶作宮柱"之類描述，皆誇飾之詞。

[308] "其王有五宮"至"被放者亦不敢怨"，《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亦有類似描述。

[309] "其人長大"云云，可知當時人認爲羅馬人"貌類中國人"，纔稱之爲大秦的。蓋"秦"係當時北亞和中亞人對中國的稱呼。"大秦"應爲中亞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

[310] 明珠，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明月珠"。

[311] 夜光璧，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312] 駭雞犀，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313] 火浣布，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314] 金縷繡，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315] "織錦縷罽"，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織成、金縷罽"。

[316] 安息，帕提亞朝波斯，首見《史記・大宛列傳》。

[317] 天竺，指以印度河流域爲中心的南亞次大陸，首見《後漢書・西域傳》。

[318] 本節關於大秦國的記述多採《魏略・西戎傳》，未提供新資料。

1.5.2.2　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319]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320]（卷九七《西戎傳》）

[319] 甘英西使大秦，事見《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九年（97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地中海）而還。"

[320] 亦載《晉書・武帝紀》。

6.《梁　書》[321]

1.6.1　中天竺國[322]……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323]珊瑚[324]、琥珀[325]、金碧[326]、珠璣[327]、琅玕[328]、鬱金[329]、蘇合[330]。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331],華色正黄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佗國也。(卷五四《海南諸國傳》)

[321]《梁書》,凡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

[322] 中天竺國(Madhyadeśa):指印度中部。將印度劃分爲中北西東南五天竺,起源甚古,《往世書》中的"疆域匯編"中就有這種劃分法。[100]

[323] "其西"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

[324] 大秦出珊瑚,已見《後漢書・西域傳》等。

[325] 大秦出琥珀,已見《後漢書・西域傳》等。

[326] 金碧,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青碧"、《魏略・西戎傳》所見"碧"。

[327] 珠璣,指《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明月珠"、《魏略・西戎傳》所見"夜光珠"之類。

[328] 琅玕,已見《後漢書・西域傳》等。

[329] 大秦出鬱金,已見《魏略・西戎傳》。《一切經音義》卷二四亦有類似記載。

[330] 大秦出蘇合,已見《後漢書・西域傳》等。

[331] 罽賓,一般認爲南北朝史籍所見罽賓指克什米爾。

1.6.2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332]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333]、日南[334]、交趾[335],其南

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336]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337]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338]，獲黝、歙短人[339]，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340]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卷五四《海南諸國傳》）

[332] 安敦事見《後漢書・西域傳》。

[333] 扶南，國名，故地在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

[334] 日南，郡名，治今越南平治天省廣治河與甘露河河流處。

[335] 交趾，郡名，治今河内西北。

[336] 孫權（182—252 年），三國時吴國的創建者，229—252 年在位。

[337] 吴邈，事跡不詳。

[338] "諸葛恪討丹陽"：諸葛恪（203—253 年），三國時吴國大臣，《三國志・吴書》卷六四有傳。"討丹陽"，指嘉禾三年（234 年）八月，恪以丹楊太守討山越事。"丹楊"即丹陽，郡名，屬揚州。

[339] 黝、歙短人，黝（即"黟"）、歙均縣名，屬於丹陽郡。

[340] 會稽，郡名，治今浙江紹興。

7.《魏　書》[341]

1.7　大秦國[342]，一名黎軒[343]，都安都城[344]。從條支西渡海曲[345]一萬里[346]，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347]。其海傍出，猶勃海也，而東西與勃海相望，蓋自然之理。[348]地方六千里，居兩海[349]之間，其地平正，(人)[民]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350]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351]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

秦。[352]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353],多璆琳[354]、琅玕[355]、神龜[356]、白馬朱鬣[357]、明珠[358]、夜光璧[359]。東南通交趾[360],又水道通益州[361]、永昌郡[362],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363]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萬餘里。[364]于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365]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卷一〇二《西域傳》)

[341]《魏書》,凡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魏書·西域傳》已佚,但本文所引文字可以認爲是魏收原文。[101]

[342] 本傳有關大秦國的記載多半抄襲、竄改前史而成。北魏時期,羅馬帝國已經被拜占庭帝國取代,但按之傳文,似乎没有摻入有關拜占庭的記載。也就是説本傳有關大秦的記載甚至還談不上舊瓶裝新酒。[102]

[343]"一名黎軒",無非是承襲前史。大秦和黎軒被混爲一談,從根本上説是黎軒即托勒密埃及王國被并於羅馬帝國的緣故。

[344]"安都"[an-ta]應是Antiochia之對譯,所指似爲《魏略·西戎傳》所見安谷城(叙利亞的安條克城)。[103]這是因爲叙利亞地區一度是羅馬帝國的屬土,而安條克城又是該地區首府的緣故。這和誤以爲大秦"一名黎軒"的原因是一樣的。

[345] 海曲,指地中海形成的海灣。

[346]"一萬里":表示自條支國王治渡海曲赴安都城的行程。案:傳文既稱大秦都安都城,又稱大秦在條支西一萬里,自相矛盾。

[347]"三萬九千四百里":自安都城經條支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安都城去條支國王治10 000里,與條支國王治去代29 400里之和。

[348]"其海",指地中海。條支與大秦分别在地中海東西,隔此海相望。

[349] 大秦國"居兩海之間",乃節略《魏略·西戎傳》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西又有大海"等叙述而成。

[350] “其王都城分爲五城”云云,應即《魏略・西戎傳》所謂“王有五宫”之類。

[351]“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云云,不過是敷衍《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而成,並非實情。[104]

[352]“外域謂之大秦”云云,表明在“外域”人心目中羅馬文化堪與漢文化媲美。“端正長大”或係實情,“衣服車旗擬儀中國”則多半是誤傳。[105]

[353] “其土”云云,所載固然是承襲前史,未必北魏時代所獲資訊,客觀上卻成了正確的記載。蓋地中海地區直至 Justinianus 一世(527—565 年在位)時代纔獲得養蠶的技術。又,“麻”,一説應指亞麻。古代地中海地區以亞麻纖維紡織,與古代中國以大麻纖維紡織者不同。[106]

[354] 璆琳,已見《魏略・西戎傳》。

[355] 琅玕,已見《魏略・西戎傳》。

[356] 神龜,已見《魏略・西戎傳》。

[357] “白馬朱鬣”[107],《魏略・西戎傳》作“白馬、朱髦”。

[358] 明珠,《魏略・西戎傳》作“明月珠”。

[359] 夜光璧,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360] 交趾,郡名,治今河内西北。

[361] 益州,郡名,治今雲南晉寧東。

[362] 永昌,郡名,治今雲南保山東北。

[363] “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以下或係傳聞,無從深究。

[364] “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萬餘里”云云,乃承襲《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但《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安息西界”乃指敘利亞地區與本傳所謂“安息”不同。

[365] “前史”,指《漢書・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8.《宋　書》[366]

1.8　若夫大秦[367]、天竺[368]，逈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369]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370]，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别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371]翠羽[372]之珍，蛇珠[373]火布[374]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卷九七《夷蠻傳·史臣曰》）

［366］《宋書》，凡一百卷，梁沈約撰。

［367］大秦，指羅馬帝國。

［368］天竺，指印度。

［369］"二漢"云云，指兩漢時代已與上述地區有往來。

［370］交部，指交趾刺史部，轄境相當於近兩廣大部和越南北部、中部，無定治。

［371］通犀，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駭雞犀"。

［372］翠羽，即《魏略·西戎傳》所見"翠爵羽翮"。

［373］蛇珠，即"隋侯之珠"，見《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曰："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此處指《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所見明月珠、夜光珠之類。

［374］火布，即《後漢書·西域傳》等所見"火浣布"。

（二）

1.《漢　紀》[375]

2.1.1　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376]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爲人頭，曼爲騎馬。[377]（卷一二《孝武皇帝紀》）

[375]《漢紀》,凡三十卷,東漢荀悦撰。[108]

[376]"萬五千三百里",今本《漢書·西域傳》作"萬二千二百里",與其東北罽賓國去長安里數相同,顯然是錯誤的。《漢紀》所載近是。

[377]"出獅子"以下,本《漢書·西域傳》。

2.1.2　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378],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處。[379](卷一二"孝武皇帝紀")

[378]"萬二千三百里",反而較烏弋去長安里數近三千里,其誤顯而易見。條支在烏弋之西"百餘日"行程,則去長安里數應爲二萬五千三百里。

[379]本節亦節略《漢書·西域傳》有關記載而成。

2.《後 漢 紀》[380]

2.2.1　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以審矣。[381](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380]《後漢紀》,凡三十卷,東晉袁宏撰。[109]

[381]此節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2.2.2　焉耆治河南城[382],去洛陽八千二百里[383]。東南與山離國[384]接,其餘危須[385]、尉黎[386]、龜兹、姑墨[387]、温宿[388]、疏勒、休修[389]、大宛、康居、大月氏[390]、安息、大秦、烏弋、罽賓[391]、莎車[392]、于闐[393]、且彌[394]諸國轉相通。是爲西域。(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382]河南城,《後漢書·西域傳》作"南河城",應即《漢書·西域

傳》所見"員渠城"。一般認爲故址可能在博格達沁古城(即四十里城,今焉耆縣治西南一二公里)。

[383]"八千二百里",本里數以襲自《漢書·西域傳》的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里數爲基礎;亦即員渠城去長安 7 330 里,與長安去洛陽約千里之和。"八千二百里"應爲"八千三百三十里"之奪訛。這也表明"南河城"應即員渠城。

[384]"山離國",應爲"山國"之誤,衍"離"字。

[385] 危須,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可能位於曲惠古城。

[386] 尉黎,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可能位於夏渴蘭旦古城,今庫爾勒南約 6 公里處。

[387] 姑墨,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可能在今阿克蘇附近。

[388] 温宿,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一般認爲位於今烏什一帶。

[389] 休修,即《漢書·西域傳》所見"休循",其王治一般認爲在 Alai 高原東部。

[390] 大月氏,此處亦指貴霜帝國。

[391] 罽賓,指喀布爾河中下游地區。

[392] 莎車,西域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一般認爲故址在今莎車縣(葉爾羌)附近。

[393] 于闐,西域南道緑洲國,首見《漢書·西域傳》。其王治位於今和闐附近。

[394] 且彌,西域北道緑洲國,首見《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東且彌。其王治應在博格達山之北。⑩

2.2.3　大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395]。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396]天竺,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别城數十,置王,而皆總名身

毒。[其]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戰。[397]本傳曰:西域[城]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内數萬,小國[數]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内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厗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兹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398](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395]"萬六千三百七十里",自藍氏城經難兜(故址可能在今Gilgit)、無雷(故址當在小帕米爾)、蒲犂(故址在今塔什庫爾幹)、莎車諸國王治赴洛陽的行程;亦即藍氏城去難兜國王治四十日行程(4 000里),難兜國王治去無雷國王治 340 里,無雷國王治去蒲犂國王治 540 里,蒲犂國王治去莎車國王治 540 里(以上三者據《漢書·西域傳》),以及莎車國王治去洛陽 10 950 里之和。

[396]"東南數千里通天竺",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這一里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

[397]"天竺"以下至"弱而畏戰",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398]"本傳曰"以下將西域城郭諸國"轉相吞滅"歸因於"漢之姦猾與無行好利者厗守其中",以致移風易俗。今案:此説無據。城郭諸國"轉相吞滅"多發生於周圍大國勢力無力控制西域之際。⑪只有兩漢勢力足以控制南北道時,諸國纔相安無事。

2.2.4　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千里]。西至條支,馬行六[十]日。臨海,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犎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其南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月歲云。[399](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399]本節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2.2.5　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

者。[400]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401]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海]廣大,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故入海者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402]

[400]"大秦國一名黎軒"至"莫能通條支者",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401]"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這是《後漢紀》作者泥於《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而作出的推斷。甘英西抵達條支的路綫很可能是自龜兹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復經大宛、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櫝城。此後歷阿蠻、斯賓、于羅而抵條枝。[112]

[402]"臨大海欲渡"以下,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大秦地方數千[里],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王]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有旌旗旛幟,起宫室,以水精爲柱及餘食器。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宫,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宫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宫,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宫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雨]不時,輒放去之,而更求賢人以爲王,[受放]者終無怨。[403](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403]本節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多金銀、真珠、珊瑚、琥魄、琉璃、金縷罽繡、雜色綾、塗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内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

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廩以金錢。[404]

［404］本節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則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405]

［405］本節所本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和《後漢書·西域傳》。"檀國"即"撣國"。

人皆(麤)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國常自言是［中］國一別。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406]

［406］本節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唯"建初"應改作"延熹"，"安都"應作"安敦"。

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齎［兵］器，輒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異玉石諸物，多譎怪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407]（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407］本節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2.2.6　……山離還，［莫有至條支者也］。[408]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409]而烏弋山離、罽賓、莎車、于竇[410]、寧彌[411]諸

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412],近者萬餘里[413]焉。(卷一五《孝殤皇帝紀》)

[408]"山離還"三字,據《後漢書·西域傳》,之前似奪"前世漢使皆自烏弋"八字,後可補"莫有至條支者也"七字。

[409]"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所本同《後漢書·西域傳》。

[410]于寘,應即"于闐"。

[411]寧彌,即《漢書·西域傳》所見"扜彌"、《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拘彌"。一般認爲該國王治故址,在今 Dandān-Uiliq 遺址(策勒縣城北偏東約 90 公里)。《漢書·西域傳》稱:扜彌國"今名寧彌"。《後漢書·西域傳》則稱"拘彌國居寧彌城",知"寧彌"又是王治之名。案:建武九年(33 年),莎車王賢攻破拘彌國,殺其王,而立其兄康之子爲拘彌王。之後,拘彌國長期處於動蕩之中,直至章帝即位之後,才因歸漢而得安寧。更名"寧彌",或者爲此。

[412]"二萬一千里",應指條支去洛陽距離。據《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去長安爲"萬二千二百里",而自烏弋山離赴條支"百餘日行"即萬里。

[413]"萬餘里"指寧彌去洛陽距離。蓋據《漢書·西域傳》,扜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長安去洛陽爲一千九百里。

3.《通　典》[414]

2.3.1　大秦,一名犂靬(靬,居言反。一云[415]前漢時犂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416]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417]其王理安都城[418]。宮室皆以水精爲柱。[419]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420]去長安蓋四萬里。[421]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422]西有大海[423]。海西有遲散城[424]。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繡,[425]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426]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427]地多師子,遮害

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爲所食。[428]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429]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430]或云本中國人也。[431]

[414]《通典》,凡二百卷,唐杜佑撰。《通典》有關大秦的記載多本前史,此處摘録其中最重要者。

[415]"一云"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416]"後漢時始通",大秦首見《後漢書·西域傳》。據同傳,大秦於桓帝延熹九年首次遣使來朝。

[417]"其國在西海之西"兩句:本《後漢書·西域傳》。

[418]"王理安都城",此句乃本《魏書·西域傳》。

[419]"宮室皆以水精爲柱",本《後漢書·西域傳》。

[420]"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本《魏書·西域傳》。

[421]"四萬里",本《後漢書·西域傳》。

[422]"其地"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

[423]"西有大海",本《魏略·西戎傳》。

[424]"海西有遲散城",本《魏略·西戎傳》。

[425]"人皆髦頭,而衣文繡",本《後漢書·西域傳》。"髦頭"當從《後漢書·西域傳》作"髡頭",形似致訛。

[426]"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本《後漢書·西域傳》。

[427]"及十里一亭"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

[428]"地多師子"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案:《後漢書·西域傳》原文是"道多猛虎、師子",指循陸路往赴大秦的途中,並非大秦之地多師子。

[429]"其王無常人"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

[430]"其人長大平正"云云,本《後漢書·西域傳》。

[431]"或云本中國人也",本《魏略·西戎傳》。

土有駭雞犀[432](《抱朴子》[433]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

米，置羣雞中，欲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434]），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435]、明月珠[436]、琥珀[437]、琉璃[438]、神龜[439]、白馬朱髦[440]、瑇瑁[441]、玄熊[442]、赤螭[443]、辟毒鼠[444]、大貝[445]、車渠[446]、（《廣雅》[447]云："車渠，石，似玉。"）瑪瑙[448]。（《廣雅》云："瑪瑙，石，似玉。"）賨（藏宗反）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古猛反）惡。[449]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院之，恐爲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絶；逐水草，無羣。[450]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詩云："珊瑚閒木難"。）[451]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452]（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犂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453]旛音煩。毦，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454]出細布，作氍毹[455]、毾㲪[456]、罽帳[457]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458]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459]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460]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没，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閒，變作黄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没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461]

[432] 駭雞犀，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433]《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二十五卷，晉葛洪撰。

[434] 李注引見《抱朴子内篇・登涉》（卷一七），今本"白理"作"赤理"。

[435] 夜光璧，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436] 明月珠，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437] 琥珀，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438] 琉璃，已見《後漢書・西域傳》。

[439] 神龜,已見《魏略·西戎傳》。

[440] 白馬朱髦,《魏書·西域傳》"大秦條"作"白馬朱鬣"。一說"朱鬣"亦應與"白馬"連讀,意指有朱鬣之白馬。

[441] 瑇瑁,已見《魏略·西戎傳》。

[442] 玄熊,已見《魏略·西戎傳》。

[443] 赤螭,已見《魏略·西戎傳》。

[444] 辟毒鼠,已見《魏略·西戎傳》。

[445] 大貝,已見《魏略·西戎傳》。

[446] 車渠,已見《魏略·西戎傳》。

[447] 《廣雅》,凡三卷,三國魏張揖撰。

[448] 瑪瑙,已見《魏略·西戎傳》。

[449] 贙,一說即鬣狗。[113] 本《爾雅·釋獸》郭注。贙,乃拂菻所產,本傳將大秦與拂菻混爲一談,故云。

[450] 木難,此處有關木難出大秦的記載當本沈懷遠《南越志》。[114]

[451] "北附庸小邑有羊羔"云云,本朱應《異物志》。

[452] 幻人:大秦有幻人已見《後漢書·西南夷列傳》。

[453] 安息獻犂靬幻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載:"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眩人"應即"幻人"。至於本卷所傳大秦幻人之形容"蹙眉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之類,出處不詳。

[454] 織成細布,已見《魏略·西戎傳》。

[455] 氍毹,已見《魏略·西戎傳》。

[456] 毾㲪,已見《魏略·西戎傳》。

[457] 罽帳,已見《魏略·西戎傳》。

[458] 海東諸國,指地中海東岸條枝、安息諸國。

[459] "安息諸胡",據《後漢書·西域傳》,知包括天竺在內。

[460] "漲海",一說此處可能指紅海。[115]

[461] 網取珊瑚事,當本鄭遂《洽聞記》。

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462]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463]

[462]"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至"疑傳者隱之"一節:本《後漢書・桓帝紀》和《後漢書・西域傳》。

[463]"晉武帝太康中"以下,本《晉書・武帝紀》和《晉書・西戎傳》。

或云[464]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465](卷一九三)(卷一九三《邊防典・西戎五》)

[464]"或云"以下本《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465]以下原注從略,蓋《外國圖》及有關記載的注釋見下文,杜環《經行記》所述大秦其實是拜占庭。

2.3.2　小人[466],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卷一九三《邊防典・西戎五》)

[466]小人,有關傳説本《括地志》。

2.3.3　軒渠[467],其國多九色鳥[468],青口,緑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也。(卷一九三《邊防典・西戎五》)

[467]軒渠,無考。從下文的描述來看,多半是一個傳説中的國家。

[468] 九色鳥:《太平御覽》卷九一五引《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似乎涉及西王母與九色鳥的關係。案:這也許有某種西方傳説爲基礎,然後比附西王母。⑯

2.3.4　三童[469],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者。王死則更鑄。[470](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卷一九三《邊防典·西戎五》)

[469] 三童,即"三瞳",亦即"三睛珠"。再加上四舌之類,只能認爲三童也是一個傳説中的國家。

[470] 軒渠、三童兩國不知《通典》取自何書。

2.3.5　澤散,魏時聞焉。[471]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472](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

[471] 澤散,首見《魏略·西戎傳》,故云。

[472] 此節本《魏略·西戎傳》。

2.3.6　驢分,魏時聞焉。[473]屬大秦,其理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474](卷一九三《邊防九·西戎五》)

[473] 驢分,首見《魏略·西戎傳》,故云。

[474] 此節本《魏略·西戎傳》。但"發海道西南"二句,可能是《通典》編者想當然之結果。

(三)

1.《外國傳》[475]

3.1.1 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476]西南入大灣[477],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478]大江口,度江徑西行,極大秦也。”(《水經注》[479]卷一“河水”引)[480]

[475]《外國傳》,三國吳人康泰撰。黄武五年(226年),康泰以中郎奉命出使扶南等國,歸國後著此書。⑪書已佚,僅於《水經注》等可見斷簡殘篇。

[476] 迦那調洲,在今缅甸西南沿岸。“迦那調”即 Kanadvîpa 之對譯。

[477] 大灣,指今孟加拉灣。

[478] 枝扈黎大江:“枝”乃“拔”字之訛,“枝扈黎”即“拔扈利”(見《史记・大宛列傳》正义引《括地志》),Bhagirathi 之对音,恒河之别称。

[479]《水經注》,凡四十卷,北魏酈道元著。

[480]《太平御覽》卷七七〇引作《吳時外國傳》曰:“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大秦國也。”案:《吳時外國傳》應即《扶南傳》。“加那調州”應即“迦那調洲”。

3.1.2 《吳時外國傳》[481]云:“大秦國人皆着袴褶絡帶。”(《北堂書鈔》[482]卷一二九引)[483]

[481]《吳時外國傳》,《外國傳》之别稱。

[482]《北堂書鈔》,凡一百七十三卷,唐虞世南輯。

[483]《太平御覽》卷六九六引《吳時外國傳》,作:“大秦國皆着袴褶絡帶”。

3.1.3　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484]爲馬衆也。"[485](《史記正義·大宛列傳》[486]引)[487]

[484] 月氏,此處當指貴霜帝國。

[485] 這是印度人的天下四分法最早見諸中國載籍者。康泰雖將天下一分爲三,但這是站在某外國立場上説的,即所謂"外國稱",這個外國無疑就是"象衆"的印度,故康氏所傳其實也是將天下一分爲四。⑱

[486]《史記正義》,唐張守節著。

[487]《史記索隱·大宛列傳》引"《外國傳》"文字略同,作:"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3.1.4　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及五色水精爲壁。[488]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史記正義·大宛列傳》引)[489]

[488]《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有類似記載。

[489]《太平御覽》卷七六七引作《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以水精爲瓦。"又,《格致鏡原》卷二〇引作《吳外國傳》曰:"大秦國王宮殿水晶爲瓦。"

3.1.5.1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有棗榛胡桃。"(《太平御覽》[490]卷九七一引)

[490]《太平御覽》,凡一千卷,宋李昉等輯。

3.1.5.2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蓮藕雜菓。"(《太平御覽》卷九七五引)

3.1.6　《吳時(魏)[外]國傳》曰:"大秦國、天竺國皆金縷織成[491]。"(《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引)

[491] 織成，大秦國有織成已見《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2.《扶南異物志》[492]

3.2.1　宋膺[493]《異物志》云："[大]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絶，則逐水草爲羣。"[494]（《括地志》引，見《史記正義・大宛列傳》）[495]

[492]《扶南異物志》：凡一卷，朱應撰，《隋書・經籍二》有著録。案：《異物志》的出現，似乎與西漢武帝時開始的朝廷對於"致殊俗"的重視有關。"殊俗"無疑包括所謂"四夷"和屬國的方物。"致殊俗"的重要内容便是使四夷或屬國貢獻方物。方物入貢是四夷歸附的象徵，有利於粉飾太平。這在某種程度上滋長了社會好異物的風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異物志》主要出在南方，則和東漢以來中土人士對於大秦的不勝向往有關。大秦被向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魏略・西戎傳》於此不吝篇幅。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 年），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從陸路出使大秦，未果。這在當時必定是朝野一致惋惜之事。而據《後漢書・西域傳》，東漢和大秦的交通最終竟是通過海路實現的。《魏略・西戎傳》既稱，"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可知由於大秦與"交趾七郡外夷"有密切的交往，永昌也連帶成了"出異物"的地方。

[493]"宋膺"，一般認爲應爲"朱應"之訛。康泰出使扶南等國時，朱應曾奉交州刺史呂岱之命隨行。

[494] 關於這則記載究竟基於西方何種傳説，迄今未能找到比較確切的答案。⑪

[495]《太平廣記》卷四三九引《異物志》作："有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爲垣以遶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

驚之而絶。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群。”

3.2.2　宋膺《異物志》云：“大秦金二枚，[觀之]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496]。”(《括地志》引，見《史記正義・大宛列傳》)

[496]“觀之如用則真金也”似應爲“觀之如瓜，用則真金也”。案：这可能是有關大秦眩術的描述。

3.《南州異物志》

3.3.1　萬震《南州志》[497]云：大月氏[498]“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499]，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宫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500]，便習弓馬[501]。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史記正義・大宛列傳》引)

[497]《南州異物志》，凡一卷，三國吴丹楊太守萬震撰，《隋書・經籍二》有著録。

[498]大月氏，此處指貴霜帝國。

[499]“國王稱‘天子’”：如 Kujula Kadphise(丘就卻)錢幣上有稱號曰：devaputra。

[500]“人民赤白色”，這是有關貴霜人體貌特徵的實貴記載。

[501]“便習弓馬”，貴霜與塞種有淵源，塞種係遊牧部族，其人“便習弓馬”。

3.3.2　萬震《南州志》云：“[大秦]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502]，水精爲礎舃。”[503](《史記正義・大宛列傳》引)

[502]《初學記・牆壁第一一》卷二四引作《南州異物志》：“大秦國以瑠璃爲牆”。案：《魏略・西戎傳》有類似記載。

［503］《太平御覽》卷一八八引《南州異物志》曰:"大秦國以水精爲舄"。案:《魏略·西戎傳》有類似記載。

3.3.3 《異物志》云:"大秦國以野璽絲織成氍毹,以羣獸五色毛雜之,爲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惟意所作。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北堂書鈔》卷一三四引)[504]

［504］《北堂書鈔》另本稱引自《魏略》,文字略異,作"大秦國以野繭織成氍毹,非獨以羊毛爲織,具以五色毛六七寸中,屈采相次爲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唯意所作,上有鸎鵡,遠望軒軒若飛"。又,《太平御覽》卷七〇八引《南州異物志》作:"氍毹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若飛也"。

3.3.4 《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505]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没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黄,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栽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世説新語·汰侈第三〇》[506](卷下)劉孝標注引)[507]

［505］漲海,一説可能指紅海。⑫

［506］［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三(《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引作《外國傳》文,文字稍簡。

［507］《世説新語》,凡三卷,劉宋劉義慶撰,有梁劉孝標注。

3.3.5 《南州異物志》:"扈利國[508],古奴(斯)調[509]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崑崙,西北流,東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乘大舶載五六百人,張七帆。時風一月乃到大秦

國。"[510]（《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引⑫）

［508］扈利國，一般認爲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Hugli）河口。

［509］"古奴斯調"，衍"斯"字。"古奴調"應即康泰《扶南傳》所見"迦那調"。

［510］大江，應即《扶南傳》所見枝扈黎大江。

3.3.6　《南方異物志》[511]："薰陸[512]出大秦。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狀如桃膠。夷人採取之，賣與賈人。"（《證類本草》[513]卷一二引）[514]

［511］《南方異物志》疑係《南州異物志》之訛。

［512］薰陸，即乳香（Boswellia thurifera）。⑫

［513］《證類本草》，凡三十卷，宋唐慎微撰。

［514］掌禹錫《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引《南方異物志》作："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膠流出沙上，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無賈則自食之。"（見《本草綱目》卷三四）

4.《涼州異物志》

3.4　《涼州異物志》[515]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兩刀屠人。"[516]（《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引）

［515］《涼州異物志》，一卷，撰人不詳，一般認爲東晉時人。《隋書·經籍二》有著録。案：此條涉大秦，似乎已經越出"涼州"範圍，"涼州"有可能是"南州"之訛。⑬

［516］此亦有關大秦眩術之描述。

（四）

1.《三秦記》[517]

4.1 "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皆）[諺][518]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519]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520]（《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引）

[517]《三秦記》，題辛氏撰，一般認爲是漢人。書已佚，輯本見張澍《二酉堂叢書》。案：是書既涉大秦，作者最早也是東漢人。

[518] 此據《太平御覽》卷四六九引改。

[519] 此本《後漢書·西域傳》關於甘英西使的記載。

[520] 類似記述亦見《魏略·西戎傳》。

2.《廣州記》[521]

4.2.1 波斯白礬[522]，《廣州記》云："出（犬）[大]秦國。其色白而瑩浄，内有棘針紋。"（《證類本草》卷三引）

[521]《廣州記》，晉裴淵、顧微有同名著作。此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522] 白礬，即明礬（alum）。[124]

4.2.2 《廣州記》云："[蕪荑[523]]生大秦國，是波斯蕪荑也。"（《證類本草》卷一三注引）

[523] 蕪荑，即 stinking elm (*Ulmaceae macrocarpa*)。[125]

3.《南越志》[524]

4.3 《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525](《太平御覽》卷八〇九引)

[524]《南越志》,凡八卷,劉宋沈懷遠撰。據《隋書·經籍志》,書凡八卷。⑫⑥

[525]"木難",梵語 mārakata(摩羅伽陀)之略譯。⑫⑦金翅鳥之傳説見《翻譯名義集》卷三:"摩羅伽陀:《大論》云:此珠金翅鳥口邊出,緑色,能辟一切毒。"⑫⑧

(五)

1.《奇布賦》[526]

5.1 晉殷巨《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将軍、廣州牧、騰侯[527]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528]衆寶既麗,火布[529]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530]之外國,逮大秦以爲名,仰皇風而悦化,超重譯而来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藝文類聚》[531]卷八五引)

[526]《奇布賦》,殷巨撰。殷巨,三國吳偏將軍,吳亡後臣晉,爲蒼梧太守。(見《三國志·吳書·顧雍傳》裴注引《文士傳》)

[527]騰侯:"騰"當作"滕"。滕侯指滕脩,《晉書》卷五七有傳。

[528]泰康二年(281年),大秦來獻未見明確記載。《晉書·武帝紀》僅載是年有"東夷五国朝獻",而大秦在《晉書》入"西戎傳"。

[529]火布,即火浣布。火浣布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530]荒服,見《尚書·禹貢》。此處指極遠之國。

[531]《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唐歐陽詢撰。

2.《南方草木狀》[532]

5.2.1 "耶悉茗花[533]、末利花[534],皆胡人自西國[535]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536]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卷上)

[532]《南方草木狀》,凡三卷,一般認爲是書託名西晉稽含,實係南宋人所編,不過保存了若干有關嶺南植物的古記録。[129]

[533] 耶悉茗花,應即 jasminum officinale。"耶悉茗",波斯語 yāsmin 或阿拉伯語 yasmin 之對音。[130]

[534] 末利花,應即 Jasminum sambac。

[535] 西國,按下文似指大秦。

[536] 陸賈,西漢楚人,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曾出使南越(時據有今湖南、兩廣及越南北部)。陸賈果有《行紀》傳世,且提及上述兩花,與大秦無關。

5.2.2 "薰陸香[537],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之"。(卷中)

[537] 薰陸香,薰陸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5.2.3 "指甲花[538],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於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纔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芬馥爾。一名散沫花[539]"。(卷中)

[538] 指甲花,即 henna (Lawsonia inermis),其花瓣可染指甲。[131]

[539] 散沫花，一説"散沫"應是阿拉伯語 zanbaq 之對譯，指茉莉花。⑬²

5.2.4　"蜜香紙，以蜜香樹[540]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541]嘗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542]，令寫所撰《春秋釋例》[543]及《經傳集解》[544]以進，未至而預卒，詔賜其家，令上之"。（卷中）

[540] 蜜香樹，一般認爲即沉香木（Aquilaria agallocba）。⑬³一説所謂蜜香紙實無其物，乃傳本編者依據段公路《北户録》卷三等所載香皮紙之類記載改竄而成。⑬⁴

[541]《晉書·武帝紀》：太康五年（284 年）十二月，"林邑、大秦國各遣使來獻"。案：大秦獻蜜香紙頗有懷疑者。⑬⁵

[542] 杜預（222—285 年），西晉大臣，以鎮南大將軍滅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晉書》卷三四有傳。

[543]《春秋釋例》，凡十五卷，已佚，有清人輯本。

[544]《經傳集解》，全稱《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凡三十卷。

5.2.5　"抱木[545]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抱木履]。[546]帝深歎異，然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卷中）

[545] 抱木，指水松的呼吸根。水松的呼吸根生於水松之旁，好像寄生一樣，故云。⑬⁶

[546]《晉書·武帝紀》：泰康六年（285 年），"夏四月，扶南等十國來獻"。

5.2.6　"枸緣子[547]，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香，

肉甚厚，白如蘆菔[548]……泰康五年，大秦貢十缶。[549]帝以三缶賜王愷[550]，助其珍味，夸示於石崇[551]”。（卷下）

[547] 枸緣子，即香櫞、枸櫞(citron)。⑬⑦
[548] 蘆菔，蘿蔔。
[549] 泰康五年大秦來獻見《晉書·武帝紀》。
[550] 王愷（生卒年不詳），西晉外戚，《晉書》卷九三有傳。
[551] 石崇（249—300年），西晉大臣，以奢侈著稱，《晉書》卷三三有傳。

5.2.7　“篻簩竹[552]，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麤澀，以鎊犀象，利勝於鐵。出大秦”。（卷下）

[552] 篻簩竹，又名百葉竹。或以爲指 horsetail(木賊屬植物)。⑬⑧

3.《廣　志》[553]

5.3.1　《廣志》曰：“瑠璃[554]，出黄支[555]、斯調[556]、大秦、日南[557]諸國。”(《藝文類聚》卷八四引)

[553]《廣志》，凡二卷，郭義恭撰。《隋書·經籍三》有著録。書已佚，輯本見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郭氏生平事跡不詳，據推測生活在北魏前期，但書中輯録的資料可能早至晉代。⑬⑨
[554] 瑠璃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555] 黄支，一般認爲即今印度南部的 Conjevaram。
[556] 斯調，一般認爲即今斯里蘭卡。
[557] 日南，郡名，治今越南中部。

5.3.2　《廣志》曰：“車渠[558]，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藝文類聚》卷八四引)

[558] 車渠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5.3.3 《廣志》曰:"大秦國以青水精爲屋"。[559](《太平御覽》卷一八一引)

[559] 類似記載見《魏略·西戎傳》。

5.3.4 《廣志》曰:"水精[560]出大秦、黄支國。"(《太平御覽》卷八〇八引)

[560] 水精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5.3.5 《廣志》曰:"蘇合,出大秦。或云蘇合國人採之,筌其汁以爲香膏,賣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也。"[561](《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

[561] 類似記載亦見《梁書·海南諸國傳》。

5.3.6 《廣志》曰:"寄六[562],出交州。又大秦海邊人採與賈人,易穀。若無賈人,取食之。"(《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

[562] "寄六",應即"薰六"。薰陸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5.3.7 《廣志》曰:"迷迭出西海中。"[563](《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

[563] 迷迭,大秦出迷迭已見《魏略·西戎傳》。"西海"即大秦所臨地中海。

5.3.8 《廣志》云:"兜納[564]香,出西海[565]、剽國[566]諸山。"(《本草綱目》[567]卷一四引)

[564] 兜納,大秦出兜納已見《魏略·西戎傳》。

[565] "西海"即大秦所臨地中海。

[566] 剽國,當爲"剽國"之訛。剽國,亦作驃國,在今緬甸。

[567]《本草綱目》,凡五十二卷,明李時珍撰。

(六)

1.《括地志》[568]

6.1 "小人國[569]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焦僥國[570],其人穴居也"。[571](《史記正義·大宛列傳》引)

[568]《括地志》,唐李泰(618—652年)撰,凡五百五十卷。書已佚,有賀次君輯校本。⑭⓪

[569] 小人國,或者便是《魏略·西戎傳》所見"短人"。

[570]《史記正義·孔子世家》引《括地志》略作焦僥國"在大秦國南也"。

[571]《括地志輯校》卷四"小人國"條末收"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句。

2.《洽聞記》[572]

6.2 又拂菻[573]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渡海而西,至且蘭國。自且蘭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574]。海中珊瑚生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之時,漸漸似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小者三尺,大者丈餘。三年色青。以鐵鈔發其根,於舶上爲絞

車,舉鐵網而出之。故名其所爲珊瑚洲。久而不採,卻蠹爛糜朽。[575]（《太平廣記》[576]卷四〇三引）

[572]《洽聞記》,唐鄭常（？—787年）撰。常,大曆中詩人。書已佚,據《唐書·藝文志》,凡一卷。本書一題鄭遂撰,疑誤。[141]

[573] 拂菻,一般認爲指拜占庭。案:《唐會要》卷九九以及兩唐書拂菻傳均稱"拂菻一名大秦",故在記述拂菻時抄録前史所見大秦事情。

[574]"海去都城二千里"至"積石南有大海",節略《魏略·西戎傳》文字。

[575] 類似記載亦見萬震《南州異物志》。

[576]《太平廣記》,凡五百卷,宋李昉等輯。

3.《北户録》[577]

6.3　拂菻國[578],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以院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絶,便逐水草。[579]（卷一）[142]

[577]《北户録》,凡三卷,唐末段公路撰。[143]

[578] 拂菻,即拂菻。

[579] 土羊傳説,已見朱應《異物志》。

（七）

1.《神異經》[580]

7.1　"西海[581]之外有鵠國[582]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編)[論][583]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144]

[580]《神異經》,凡一卷,題東方朔撰。《隋書·經籍二》有著録。一説作者雖非東方朔,但可以認爲是西漢末作品。⑭⑤

[581] 西海,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有時指裏海,有時指地中海。《神異經》果作於西漢末,則所言"西海"應爲其中之一。

[582] 鵠國:有關鵠國的短人可能和《魏略·西戎傳》所出同出一源。又,如果結合後來《突厥本末記》的記載:"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其傍無它種類相侵。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太平御覽》卷七九六引)則鵠國所臨"西海"更可能是裏海。也許由於大秦國亦臨"西海",鵠國被認爲在大秦國附近。

[583] 據《藝文類聚》卷九十、《太平御覽》卷三七八引改。

2.《洞冥記》[584]

7.2 "元封[585]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遶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宫。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宫,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卷二)⑭⑥

[584]《洞冥記》,又稱《漢武洞冥記》等,凡四卷,東漢郭憲撰。《隋書·經籍二》有著録。⑭⑦

[585] 元封(前 110—前 105 年),西漢武帝年號。案:後漢時中國始知西方有大秦國,"貢花蹄牛"云云,不過傳説。

3. 張華《博物志》[586]

7.3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濵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587](卷一)⑭⑧

[586]《博物志》，凡十卷，西晉張華(232—300年)撰。《晉書》卷三六有傳。⑭⑨

[587] 這則記載是糅合了張騫西使、漢使溯河源至崑崙(見《史記·大宛列傳》)和東漢以來關於大秦的記載(見《魏略·西戎傳》)等而成。

4.《玄中記》[588]

7.4.1 《玄中記》曰："珊瑚[589]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太平御覽》卷八〇七引)

[588]《玄中記》，又稱《郭氏玄中記》、《元中記》等，凡一卷，晉郭璞撰。原書已佚，輯本見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⑮⓪

[589] 珊瑚出大秦已見《魏略·西戎傳》。

7.4.2 《玄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頗黎[590]，紅色最貴。"(《太平御覽》卷八〇八引)

[590] 頗黎即流離出大秦，已見《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

7.4.3 《玄中記》曰："木難[591]出於大秦。"(《太平御覽》卷八〇九引)

[591] 木難出大秦，有關記載當以《玄中記》最早。

7.4.4.1 《玄中記》曰："金剛[592]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鐶著手指間，以割玉刀内鐶中以刻玉。"(《太平御覽》卷八一三引)[593]

[592] 金剛，即鑽石。⑮①

[593]《本草綱目》卷一〇引作："大秦國出金剛，一名刻玉刀。大

者長尺許，小者如稻黍，着環中可以刻玉。觀此，則金剛有甚大者，畓僧以充佛牙是也。”

7.4.4.2《玄中記》曰“天竺、大秦國出金指環”。[594]（《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引）

[594] 此則疑爲上一則之異文，“金指環”即“大金鐶”，詳略不同也。

5.《外國圖》[595]

7.5.1 《外國圖》：“從隅巨[596]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長五六尺。”（《通典》卷一九三引）[597]

[595]《外國圖》，一般認爲係晉人所撰，書佚於宋，輯本有清人《古海國遺書抄》本（《麓山精舍叢書》第二集）。⑫

[596] 隅巨，無考。

[597]《文獻通考》卷三三九引同，唯“隅巨”作“喁巨”。

7.5.2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猨臂長脅，好騎駱駝。”[598]（《法苑珠林》[599]卷五引）⑬

[598]《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唐釋道世撰。

[599]《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引《外國圖》作：“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脇，好騎駱駞”。

（八）

1.《河圖玉版》[600]

8.1《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601]國，人長三

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國[602]，人長三丈五尺。從此國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603]（《法苑珠林》卷五引）⑭

［600］《河圖玉版》，《河圖》九篇之一。《隋書·經籍一》有稱"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河圖》，緯書之一種。一般認爲成書於西漢至東漢間。⑮

［601］龍伯，無考。龍伯以及下文"中秦"等或係傳聞之國。案：《魏略·西戎傳》已有關於大秦人"長大"的傳説。

［602］佻國，無考。案：所謂"佻國"或指"臨洮"。蓋張華《博物志》卷二引《河圖玉版》作："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佻國"人長三丈五尺"，附會所致。《法苑珠林》卷五所引《洪範五行傳》："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皆服。有十二人見於臨洮"；以及同書同卷所謂："是歲秦初兼六國，喜以爲瑞，鑄金人十二以像之。南戍五嶺，北築長城，西徑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先見於臨洮，明禍亂所起也。後十二年而秦亡"，似可作證。

［603］《太平御覽》卷三七七引《河圖玉板》作："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2.《河圖龍文》[604]

8.2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初學記》[605]卷一九引）

［604］《河圖龍文》，凡一卷，《河圖》九篇之一。《隋書·經籍一》有著録。

[605]《初學記》,凡三十卷,唐徐堅等撰。

(九)

《太清金液神丹經》[606]

9.1.1 大秦國在古奴斯調[607]西,可四萬餘里[608],地方三萬里[609],最大國也。[610]人士煒燁,角巾塞路,風俗如長安人。此國是大道之所出,談虚説妙,脣理絶殊,非中國諸人輩作。一云妄語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風。不畜奴婢,雖天王、王婦猶躬耕籍田,親自拘桑織經,以道使人,人以義觀,不用刑辟、刀刃戮罰。人民温睦,皆多壽考。水土清涼,不寒不熱,士庶推讓,國無凶人。斯道氣所陶,君子之奥丘,顯罪福之科教,令萬品奉其化也。[611]始於大秦國、人宗道以示八遐矣。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612]

9.1.2 從海濟入大江,七千餘里乃到其國,[613]天下珍寶所出,家居皆以珊瑚爲棁櫺,瑠璃爲牆壁,水精爲階戺。[614]昔中國人往扶南[615],復從扶南乘船,船入海,欲至古奴國[616],而風轉不得達,乃他去,晝夜帆行不得息,經六十日乃到岸邊,不知何處也。上岸索人而問之,云是大秦國。此商人本非所往處,甚驚恐,恐見執害,乃詐扶南王使,詣大秦王。王見之,大驚,曰:爾海邊極遠,故復有人子。何國人乎?來何爲?扶南使者答曰:臣北海際扶南王使臣,來朝王庭闕,北面奉首矣。又聞王國有奇貨珍寶,并欲請乞玄黄,以光鄙邑也。大秦王曰:子是周國之邊民耶?乃冒洪海二十萬里朝王庭,良辛苦也。向見子至,恐觀化我方風俗之厚薄、覩人事之流味耳。豈悟遠貪難得之貨、開爭競之門户哉!招玄黄以病耳目、長姦盜以益勤苦耶?何乃輕性命於洪川、蔑一身於大海乎?若夫周立政,但以輕貨爲馳騁者,豈不賤也,豈不獘哉!吾遥覩其化,亂兆已表於六合,姦政已彰於八外矣。然故來請乞,復宜賜以往反。乃付紫金[617]、夜光五色玄珠[618]、珊瑚[619]、神璧[620]、白和[621]、朴英[622]、交頸神玉瓊虎[623]、金剛[624]諸神珍物以與使者,發

遣便去。語之曰:我國固貴尚道德而慢賤此物,重仁義而惡貪賊,愛貞賢而棄淫泆,尊神仙以求靈和,敬清虛以保四氣,眄此輩物斑駁玄黄,如飛鴻之視蟲蟲。子後復以此貨來往者,將競吾淳國傷民耳目。姦爭生於其治,風流由此而獘,當勑關吏不令子得進也。言爲心盟,戒之。使者無言而退也。還四年,乃到扶南。……自云大秦國無所不有,皆好中國物,永無相比方理矣。至於竈炊皆然,薰陸木爲焦,香芳鬱積,國無穢臭,實盛國者也。使既歸,具説本末如此。自是以來無敢往復至大秦者。商旅共相傳如此,遂永絶也。[625]……

9.2　又大秦人白易、長大,[626]出一丈者形儀嚴整,舉以禮度,止則澄静,言氣淩雲,交遊蔚挺。而忽見商旅之夫,言無異音、不知經綸,進趣唯食貨賄,大秦王是益賤之,盡言周國之人皆當然也。昔老君以周衰將入化大秦,故號扶南使者爲周人矣。周時四海彌服,扶南皆賔,所以越裳人抱白雉、而獻象牙於周也。今四夷皆呼中國作漢人,呼作晉人者。大秦去中國遼遠,莫相往來,唯當是老君曾爲周史,既入大秦,必稱周國。爾乃號曰周人,不知周國已經百代也矣。[627]
卷下(3,11—14)

[606]《太清金液神丹經》,凡三卷,題東漢長生陰真人傳,收於《道藏・洞神部衆術類》。葛洪《抱朴子内篇》已提及此書,一般認爲是東晉至梁代的著作。[156]

[607]古奴斯調,已見萬震《南州異物志》。

[608]"可四萬餘里",此里數乃抄襲《後漢書・西域傳》但有欠確切。蓋《後漢書・西域傳》僅言:"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當時史料並没有説長安去大秦四萬里。

[609]"地方三萬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後漢書・西域傳》僅載大秦國"地方數千里"。

[610]"最大國",《魏略・西戎傳》稱大秦:"自葱領西,此國最大。"

[611]"人士煒燁"至於"令萬品奉其化也":刻意美化,藍本便是中

土的理想,和《魏略·西戎傳》等如出一轍。

[612]“老君入流沙化胡”:據《魏略·西戎傳》,“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613]“從海濟入大江,七千餘里乃到其國”,據《太清金液神丹經》同卷所引《南州異物志》:可知“海濟”應爲“海灣”之訛。而《南州異物志》稱“自江口西行”,去大秦國萬餘里,與此處所述不同。

[614]“天下珍寶所出”云云,類似記載亦見《魏略·西戎傳》。

[615] 扶南,《梁書·海南諸國傳》稱大秦“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

[616]“古奴國”,應即前文“古奴斯調國”。

[617] 紫金,可能是一種含有微量鐵的黄金。⑮⑦

[618] 玄珠,明珠。

[619] 珊瑚,大秦出珊瑚已見《魏略·西戎傳》。

[620] 神璧,或即《魏略·西戎傳》所見“夜光璧”。

[621] 白和,無考。

[622] 朴英,無考。

[623] 交頸神玉瓊虎,或者是一種玉製工藝品。

[624] 金剛,大秦出金剛亦見《玄中記》。

[625]“語之曰”至“遂永絶也”一段,亦理想化大秦,不足深究。

[626] 大秦人“長大”已見《魏略·西戎傳》等。

[627]“而忽見”以下無非想當然。蓋前文提及老子化胡,尚屬比喻,至此竟試圖落實,無異捏造。

(十)

1.《那先比丘經》[628]

10.1.1　王[629]問左右邊臣言:“國中道人及人民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邊臣白王言:“有有學佛道者,人呼爲沙門。其人智慧博達,能與

大王共難經道。"今在北方大秦國[630]，國名舍竭[631]，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復道行。……⑮⑧（乙種卷上）[632]

[628]《那先比丘經》(Nāgasena-bhikṣu-sūtra)，有甲乙兩本，甲種凡二卷（亦有作一卷或三卷者），乙種凡三卷。譯者佚名，一般認爲係東晉人。據研究，現存巴利本《彌蘭王問經》由三部份組成，第一部份爲彌蘭王問有七品，加上序語，是該經的原始成分，自梵文漢譯成《那先比丘經》正是這一部份。因迻譯時間較早，增添更換的痕迹較少，保留了原來簡單樸實的面目。⑮⑨

[629]"王"，指希臘印度王 Menander（或 Menandros）。據較可信的說法，該王的治期約爲前 155—前 135 年。⑯⓪一般認爲，在彌蘭王的治期，希臘政權的疆域向興都庫什山以南擴展，包括了旁遮普的大部分，一度還可能深入恒河流域，抵達 Madhyadeśa（中國）和 Magadha（摩揭陀）。

[630]"大秦國"，這是《那先比丘經》漢譯者採用的概念，用來指稱希臘人統治區。⑯①

[631] 舍竭，一般認爲應即 Śākala（《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奢羯羅），故地在今錫亞爾科特（Śiālkoṭ）附近。

[632]《那先比丘經》甲種卷上作："王問左右邊臣言：'國中道人及人民，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邊臣白言：'有學佛道者，人呼爲沙門。其人智慧妙達，能與王共難經道。'北方大臣，國名沙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復道行。"⑯②經文"北方大臣"云云，意思不明，很可能是"北方大國"甚或"北方大秦國"之奪訛。"沙竭"應即"舍竭"。

10.1.2　那先[633]問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634]那先問王："阿荔散去是間幾里。"王言："去[是][635]二千由旬[636]合八萬里。"⑯③（乙種卷下）[637]

［633］那先(Nāgasena)，亦意譯爲“龍軍”，據巴利語文本，應生活於佛滅後五百年。這就是説，那先和彌蘭王可能並非同時代人。果然，會晤彌蘭王並與之討論佛教教理者可能另有其人，祇是經文的編撰者假託那先而已。

［634］“阿荔散”，一般認爲乃 Alasandā 之漢譯，應指亞歷山大所建 Alexandria 城之一。但阿荔散究竟指哪一個 Alexandria 則衆説紛紜。一説此應爲埃及的Alexandria。⑯今案：埃及之亞歷山大曾是托勒密埃及王國之首都。托勒密埃及王國最早見載於《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漢譯名稱爲“黎軒”［lyei-xian］或“犂靬”［lyei-kan］，兩者均譯自 Alexandria。《那先比丘經》果然指稱埃及亞歷山大，祇能是因爲在漢譯者所處的時代，埃及已經淪爲羅馬帝國屬土的緣故。

［635］“去二千由旬合八萬里”句，甲種卷下所引“去”後有“是”字，餘同。⑯

［636］由旬，*yojanas* 之對譯，按《那先比丘經》，一由旬爲四十里。

［637］巴利文本《彌蘭王問經》相應部份作：“大王，何處是你出生的城邑？”“尊者，有一鄉村名卡拉西(Alasanda, Alexandria)。我出生該處。”“大王，從此去卡拉西村有多遠？”“尊者，兩百由旬。”“大王，從此去迦濕彌羅(Kashmir)有多遠？”“尊者，十二由旬。”(“上卷·第七品”，第五：梵天與迦濕彌羅)⑯或據此以爲阿荔散應位於 Panjshir 和 Kābul 河之間，其廢墟在 Chārikār 附近。⑰

2.《佛使比丘迦旃延説法没盡偈經》[638]

10.2　將有三惡王：大秦[639]在於前，撥羅[640]在於後，安息[641]在中央。⑯

［638］《佛使比丘迦旃延説法没盡偈百二十章》(Sūtra on Buddha's causing the Bhikṣu Kātyāyana to preach the Gāthā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w)，凡一卷，譯者佚名，一般認爲係西晉(265—316

年)人。

[639] 大秦,此處指巴克特里亞希臘王國。⑯⑨

[640] 撥羅,似即波羅(Vārānasi),中印度古國,在今貝拿勒斯(Benares)。

[641] 安息,指帕提亞朝波斯。

3.《十二遊經》[642]

10.3 閻浮提[643]中有十六大國[644]。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645]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646]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647]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有月支[648]天子,土地多好馬。⑰⓪(卷一)[649]

[642]《十二遊經》(Dvādaśa-varṣa-viharaṇa-sūtra),凡一卷,東晉迦留陀伽(Kālodaka)譯。

[643] 閻浮提,Jambu-dvipa 之對譯,此處泛指人世間。

[644] 十六大國,原指古印度之十六大國,其名稱各經所載不一。此處似泛指天下各國,十六表示圓滿無盡之數。

[645] 八國王:《北山録》卷第三:"三陲大海,北背雪山,有八大國、十六大城、七十餘小國。"⑰① 八國名稱諸經所傳不一,據《長阿含經》卷四,爲波婆(Pāvā)、拘尸(Kusināra)、遮羅(Allakappa)、羅摩伽(Rāmagāma)、毘留提(Veṭhadipa)、迦毘羅衛(Kapila)、毘舍離(Vesāli)、摩揭(Magadha)。⑰②

[646] 天竺,指印度。

[647] 大秦,指羅馬帝國。

[648] 月支,指貴霜帝國。

[649] 類似記載見《妙法蓮華經馬明菩薩品第三十》:"有八大國王、四大天子。東方有晉國天子,人民熾盛。南方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方有大秦國天子,土地多金銀璧玉。北方有月氏國天子,土地多好馬。"⑰③ 又見梁寶唱等撰《經律異相》卷三:"閻浮提内有十六大

國、八萬四千城、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國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璧玉。北有月支國天子，土地[多]好馬。"⑰④又見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四四："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⑰⑤

4.《普曜經》[650]

10.4　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651]答曰："梵書[652]（一）、佉留書[653]（二）、佛迦羅書[654]（三）、安佉書[655]（四）、曼佉書[656]（五）、安求書[657]（六）、大秦書[658]（七）……"（卷三）⑰⑥

[650]《普曜經》(Lalitavistara)，凡八卷，西晉竺法護(Dharmarakṣa)譯。

[651] 太子，指淨飯王(Śuddhodana)太子。

[652] 梵書，即 Brāhmī。

[653] 佉留書，即 Kharoṣṭī。

[654] 佛迦羅書，即 Puṣkarasārī。

[655] 安佉書，即 Aṅgalipi。

[656] 曼佉書，即 Vaṅgalipi。

[657] 安求書，即 Aṅguliyalipi。

[658] 大秦書，即 Yavanī。Yavanī，應即希臘文。今案：《普曜經》稱希臘文爲大秦書，可與《那先比丘經》稱希臘化世界爲大秦國參證。⑰⑦

5.《佛本行集經》[659]

10.5　或復梵天所說之書[660]（今婆羅門書正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661]（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說書[662]（隋言蓮花）、阿迦羅書[663]（隋言節分）、瞢伽羅書[664]（隋言吉祥）、耶寐（亡毘反）尼書[665]（隋言大秦國書）、鴦瞿梨書[666]（隋言指書）……⑰⑧（卷一一）[667]

[659]《佛本行集經》(Buddha caritra),凡六十卷,隋闍那崛多(Jnānagupta)譯。

[660] 梵天所説之書,即《普曜經》所謂梵書。

[661] 佉盧虱吒書,即《普曜經》所謂佉留書。

[662] 富沙迦羅仙人説書,即《普曜經》所謂佛迦羅書。

[663] 阿迦羅書,即《普曜經》所謂安佉書。

[664] 瞢伽羅書,即《普曜經》所謂曼佉書。

[665] 耶寐尼書,即《普曜經》所謂大秦書。

[666] 鴦瞿梨書,即《普曜經》所謂安求書。

[667] 類似記載亦見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九:"或復梵天所説之書(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佉盧瑟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説書(隋言華果)、阿迦羅書(隋言節分)、瞢伽羅書(隋言吉祥)、邪寐(亡毘反)尼書(隋言大秦國書)、鴦瞿梨書(隋言指言)。"⑰⑨

6.《菩薩善戒經》[668]

10.6　……陀毘羅國聲[669]、粟特聲[670]、月支聲[671]、大秦聲[672]、安息聲[673]、真丹聲[674]、法(丹本佉)沙聲[675]、裸形聲[676]、鮮卑聲[677]。如是等邊地聲名爲細聲。(卷二)⑱⓪

[668]《菩薩善戒經》(Bodhisattva-caryā-nirdeśa),凡一卷,劉宋求那跋摩(Guṇavarman)譯。

[669] 陀毘羅國聲,即達羅毘荼(Drāvida)語。"陀毘羅"似應作"陀羅毘"(Drāvida),南印度古國。

[670] 粟特聲,即 Sogdiana 語。

[671] 月支聲,即貴霜語。

[672] 大秦聲,即希臘語。

[673] 安息聲,即波斯語。

[674] 真丹聲,即漢語。"真丹"("震旦"),古代印度人對中國之稱呼。

[675] 佉沙聲,即疏勒語。

［676］裸形聲，指裸國的語言。裸國，見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181] 其地一説似爲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之某島。[182]

［677］鮮卑聲，即鮮卑語。

7.《大般涅槃經》[678]

10.7　假使復以象車百乘、載大秦國[679]種種珍寶，及其女人、身佩瓔珞，數亦滿百，持用布施，猶故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183]（卷一九）[680]

［678］《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凡四十卷，北涼曇無讖（Dharmarakṣa）譯。

［679］大秦國，此處"大秦"乃"寶主"之代表。

［680］類似記載亦見［宋］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一七[184]等。

8.《十誦律》[681]

10.8　優波離[682]問佛："若比丘[683]作梵志[684]形服[685]，於道行得何罪？"答："得偷蘭遮。[686]""若作秦[687]形服，大秦[688]、安息[689]、薄佉利[690]、波羅[691]大形服，得何罪？"答："得突吉羅。[692]"（卷五三）[185]

［681］《十誦律》（Sarvāstivāda-vinaya），凡六十一卷，後秦弗若多羅（Puṇyatara）共鳩摩羅什譯。

［682］優波離（Upāli），釋迦牟尼弟子，精通戒律。[186]

［683］比丘，bhikṣu。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男子。

［684］梵志，即婆羅門（brāhmana），指一切外道之出家者。

［685］形服，指袈裟。

［686］偷蘭遮（Sthūlātyayas），大罪。

［687］秦，指中國。

[688] 大秦，即羅馬帝國。

[689] 安息，指帕提亞波斯。

[690] 薄佉利，即 Bactria。

[691] 波羅，即 Vārānasī，中印度古國，在今貝拿勒斯(Benares)。

[692] 突吉羅，梵文 duṣkṛta 之對譯，意譯"惡作"。

9.《大寶積經》[693]

10.9　其十六大國，以用治政而相攝護。各自諮嗟：一切諸人及與非人，言語各異，音聲不同，辭有輕重。如來聖慧，從其音響，隨時而入。皆悉化之，立正真業。各有種號：釋種[694]、安息[695]、月支[696]、大秦[697]……如斯千國，周圍充滿於閻浮利[698]天下，各自異居(卷一〇)。⑱⑦

[693]《大寶積經》(Mahāratnakuta sūtra)，凡一百二十卷，唐菩提流志(Bodhiruci)譯。

[694] 釋種，釋迦(Śākya)之略，指印度。

[695] 安息，帕提亞波斯。

[696] 月支，貴霜帝國。

[697] 大秦，此處指羅馬帝國，蓋與印度、安息、貴霜並舉。

[698] 閻浮利，即閻浮提。

10.《高僧傳》[699]

10.10　龜茲[700]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701]錦褥[702]鋪之，令什[703]升而説法。⑱⑧(卷二)[704]

[699]《高僧傳》，凡十四卷，梁慧皎撰。

[700] 龜茲，北道綠洲國，一般認其王治位於今庫車縣治東郊的皮郎古城。

[701] 大秦，此處無疑指羅馬帝國。

［702］錦褥,《魏略・西戎傳》載大秦國産"氍毹、金縷繡、雜色綾"。

［703］什,指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東晉時龜茲國高僧。

［704］類似記載亦見唐僧詳撰《法華傳記》卷一:"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説法。"⑱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二五:"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説法。"⑲以及宋道誠集《釋氏要覽》卷三:"金師子座:鳩摩羅什(秦云:'童壽')昔在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請什坐説法。"⑲

11.《大莊嚴論經》[705]

10.11 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素富,後因衰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黨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歸本國。[706](卷一五)⑲

［705］《大莊嚴論經》(Sūtrālaṅkāra),凡十五卷,馬鳴菩薩(Bodhisattva Aśvaghoṣa)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706］此處大秦也代表寶主。

12.《洛陽伽藍記》[707]

10.12.1 崦嵫館[708],賜宅慕義里。自葱嶺[709]已西,至於大秦[710]。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卷三)⑲

［707］《洛陽伽藍記》,凡五卷,北魏楊衒之撰。

［708］崦嵫,山名,在甘肅天水縣西。《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

［709］葱嶺,今帕米爾。

［710］大秦,指羅馬帝國;下兩條同。

10.12.2　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711][耕耘]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712](卷四)⑭

[711]《後漢書·西域傳》:"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

[712]《魏略·西戎傳》載大秦國:"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

10.12.3　拔陀云:"有古奴調國[713],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714]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大秦、安息[715]、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卷四)⑮

[713]古奴調國,應即康泰《扶南傳》所見"迦那調"。

[714]《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裴注引《異物志》:"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案:斯調,今斯里蘭卡。火浣布即石綿。

[715]安息,按之時代,此處當指薩珊波斯。

附論:《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

(一)

《那先比丘經》(Nāgasena-bhikṣu-sūtra)收入《大藏經》卷三二,有甲乙兩種本子。甲種二卷(亦有作一卷或三卷者),乙種三卷;題"失譯

人名，附東晉録”。所謂“東晉録”，據《歷代三寶記》卷七，“《東晉録》者，……自元皇建武元年(317年)丁丑創都。至恭帝元熙元年(419年)己未禪宋。其間一百四載。華戎道俗二十七人。而所出經并舊失譯。合二百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五卷。集爲東晉一十二主《建康録》云”。[196]這就是説此經譯出於東晉時，譯者佚名。

《那先比丘經》的巴利語名稱是 Milindapañha，舊譯《彌蘭王問經》。公元5世紀錫蘭佛典注釋家《清淨道論》與《善見律毘婆沙》的作者佛音(Buddbaghosa)曾於其註疏中多次引用此經。

“彌蘭”是巴利語 Milinda 的音譯，指希臘印度王 Menander(或 Menandros)。據較可信的説法，該王的治期約爲前155—前135年。[197]一般認爲，在彌蘭王的治期，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版圖向興都庫什山以南擴展，包括了旁遮普的大部分，一度還可能深入恒河流域，抵達 Madhyadeśa(中國)和 Magadha(摩揭陀)。

至於那先，亦意譯爲“龍軍”，據巴利語文本，應生活於佛滅後五百年。這也就是説，那先和彌蘭王可能並非同時代人。果然，會晤彌蘭王於 Sialkot、並與之討論佛教教理者可能另有其人，祇是經文的編撰者假託那先而已。

據研究，現存巴利本《彌蘭王問經》由三部份組成，第一部份爲彌蘭王問有七品，加上序語，是該經的原始成分，自梵文漢譯成《那先比丘經》正是這一部份。因迻譯時間較早，增添更換的痕迹較少，保留了原來簡單樸實的面目。[198]

(二)

《那先比丘經》甲種祇有一處出現“大秦”之名：

> 那先問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那先問王：“阿荔散去是間幾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萬里。”(卷下)[199]

乙種卷下亦有同類記載,文字幾乎完全相同。[200] 其中,"阿荔散"一般認爲乃 Alexandria 之漢譯。

據《那先比丘經》這則記載,舊説彌蘭王生地應即埃及的 Alexandria。[201] 今案:此説似難輕易否定。

一則,《那先比丘經》迻譯時間較早,保留該經原始成分較多,没有理由持巴利語本(詳下)否定漢文本。

二則,彌蘭王生地阿荔散去王所在奢羯羅(Śākala)"二千由旬(*yojanas*)合八萬里",指爲埃及之亞歷山大,似無不可。Memander 來自同屬希臘人統治區的埃及也不見得匪夷所思。

三則,埃及之亞歷山大曾是托勒密王國之首都。托勒密埃及王國最早見載於《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漢譯名稱爲"黎軒"[lyei-xian]或"犂靬"[lyei-kan],兩者均譯自 Alexandria。

四則,《魏略・西戎傳》稱"大秦國一號犂靬"(《後漢書・西域傳》作"大秦國一名犂鞬[lyei-kian]"),這和經文"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之説相符。

應該指出:《魏略・西戎傳》和《後漢書・西域傳》中出現黎軒或犂靬即大秦的記載,是因爲黎軒即托勒密埃及王國距漢遥遠,直至前 30 年(成帝建始三年)淪爲羅馬行省時,還没有來得及爲漢人瞭解,僅知其大致位置而已,而當漢人有可能進一步瞭解西方世界時,黎軒已經不復存在,而大秦之名卻如雷貫耳;原黎軒國既成了大秦國的一部分,來華的原黎軒國人又可能自稱大秦人,於是黎軒和大秦這兩個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詞很自然地被合而爲一了。[202] 這就是説,《那先比丘經》譯者稱彌蘭王生地埃及的亞歷山大爲大秦國並非不可解釋。

(三)

在巴利文《彌蘭王問經》[203] 上卷第七品第四"梵天的距離"有如下記載:

長老説:“大王,何處是你的出生地?”
“尊者,有一島名 Alasandā,我即出生該處。”
“大王,從此去 Alasandā 有多遠?”
“尊者,有兩百由旬。”

又第七品第五“梵天與迦濕彌羅”載那先與彌蘭王的問答如下:

“大王,何處是你的出生的城邑?”
“尊者,有一鄉村名卡拉西(Kalasi)。我出生該處。”
“大王,從此去卡拉西村有多遠?”
“尊者,兩百由旬。”
“大王,從此去迦濕彌羅(Kashmir)有多遠?”
“尊者,十二由旬。”

其中,Alasandā 應即漢譯本所見“阿荔散”無疑。

據巴利文本這兩則記載,一些學者認爲彌蘭王生地應即馬其頓亞歷山大大王所建 Caucasus 的亞歷山大城,其廢墟在今 Chārikār 附近。[204]一則,所謂“島(dvīpa)”,常指位於兩河之間的地區,Chārikār 正處在 Panjshir 河和 Kābul 河之間。二則,“由旬”之值諸説不同,但在佛經中 1 由旬有時約等於 2.5 英里。準此,200 由旬等於 500 英里,大致符合彌蘭王所在 Śiālkoṭ 和 Chārikār 之間的距離。

今案:這一結論與已知希臘印度的其他歷史並無抵觸,也可備一説。果然,則《那先比丘經》譯者可能爲了極言彌蘭王生地之遠,修改了原文所載距離。

(四)

應該指出的是,無論《那先比丘經》所載阿荔散是埃及的亞歷山大

還是Caucasus山麓的亞歷山大,所見"大秦"國衹能指希臘人統治地區,與東漢以降中國史籍所見用來指稱羅馬帝國的"大秦"含義不同。事實上,"大秦"一名的類似用法也見於《那先比丘經》乙種卷上:

> [彌蘭]王問左右邊臣言:"國中道人及人民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邊臣白王言:"有。有學佛道者,人呼爲沙門。其人智慧博達,能與大王共難經道。"今在北方大秦國,國名舍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復道行。……[205]

甲種本卷上平行的記載是:

> 王問左右邊臣言:"國中道人及人民,誰能與我共難經道者?"邊臣白言:"有學佛道者,人呼爲沙門。其人智慧妙達,能與王共難經道。"北方大臣,國名沙竭,古王之宮。其國中外安隱,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復道行。……[206]

"北方大臣"云云,頗爲費解,似乎不無理由指爲"北方大國"甚或"北方大秦國"之奪訛。

既然"舍竭"(或"沙竭"),一般認爲應即Śākala(《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奢羯羅,故地在今Śiālkoṭ附近),此處所見"大秦國"所指衹能是印度希臘人的統治區。

(五)

以下兩則可視爲"大秦國"在佛經中有時可以指稱希臘人統治區的佐證。

1. 譯於西晉的《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有云:"將有三惡王:大秦在於前,撥羅在於後,安息在中央。"[207] 其中"撥羅",應即波羅(Vārānasī),爲中印度古國,在今貝拿勒斯(Benares);"安息"應即帕提

亞波斯，而在"安息"之前的"大秦"，應即位於帕提亞波斯東北方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

既然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可以被稱爲"大秦"，同爲希臘人統治的埃及或印度地區或王國自然也可以稱爲"大秦"。

2.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三：

> 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梵書(一)、佉留書(二)、佛迦羅書(三)、安佉書(四)、曼佉書(五)、安求書(六)、大秦書(七)……"[208]

其中，所谓"大秦書"，應即希臘文。蓋據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一一："或復梵天所説之書(今婆羅門書正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説書(隋言蓮花)、阿迦羅書(隋言節分)、瞢伽羅書(隋言吉祥)、耶寐尼書(隋言大秦國書)……"[209] 知"大秦書"即"耶寐尼書"(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九亦稱："邪寐(亡昆反)尼書(隋言大秦國書)")[210]。而所謂"耶寐尼書"或"邪寐尼"，應爲 Yavani(Yavana)之對譯。Yavana 是印度人和中亚人对希腊人的称呼。

既然"大秦書"即希臘文，《那先比丘經》漢譯者稱希臘人統治區爲"大秦國"也就不難理解了。

(六)

佛經的漢譯者將中國史籍中用來指稱羅馬帝國及其屬地的"大秦"一名指稱希臘，合理的解釋似乎是：在這些漢譯者看來，希臘、羅馬是一脈相承的。就《那先比丘經》而言，漢譯者是在了解彌蘭王的文化背景的基礎上使用"大秦"一詞的。

如所周知，遲至《那先比丘經》迻譯的年代(東晉)，印度人的天下四分法已經在中國流行。最早見於東吳康泰《外國傳》(《史記・大宛列

傳》"正義"引)：

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又見於東晉伽留陀伽譯《佛説十二遊經》卷一：

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211]

又見於道宣的《釋迦方誌》(卷上)：

又此一洲，四主所統。雪山以南，至於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濕，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國。俗風躁烈，篤學異術，是爲印度國。……雪山之西，至於西海，名寶主也。地接西海，偏饒珍異，而輕禮重貨，是爲胡國。雪山以北，至於北海，地寒宜馬。名馬主也。其俗兇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國。雪山以東至於東海，名人主也。地唯和暢。俗行仁義，安土重遷，是至那國，即古所謂振旦國也。[212]

和《續高僧傳》(卷四)：

贍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213]

其中康泰《外國傳》雖將天下一分爲三，但這是站在某外國立場上説的，即所謂"外國稱"，這個外國無疑就是"象衆"的印度，故康氏所傳其實也是將天下一分爲四。[214]

印度人將天下一分爲四，其標準主要是自然環境和由此決定的文化形態，與政治形勢無關。因此，同一"馬主"，在康泰和伽留陀伽可以"月氏"當之，在道宣則可以"突厥"或"獫狁"當之；同一"寶主"，在前兩者可以"大秦"當之，在後者則可以"波斯"當之；在這裏"月氏"等顯然不

是指政治實體,僅僅代表文化形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先比丘經》的漢譯者無視年代,將彌蘭王生地歸諸"大秦",主要是受到當時流行的這種天下四分法的影響。質言之,經文中出現的"大秦"僅僅是一種文化形態的符號,與羅馬帝國或其屬地完全無關。

---

① 本文輯録漢文古籍有關羅馬帝國(大秦)的記載,與羅馬帝國密切相關的塞琉古朝叙利亞王國(條枝)和托勒密朝埃及王國(黎軒)的資料亦一併收入。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一書資料詳備、編排合理,是本文主要參考書。

② 關於安息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4—178 頁。

③ 關於大月氏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2—69 頁。

④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97—199 頁。

⑤ 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43—70 頁。

⑥ 關於大宛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0—95 頁。

⑦ 參看孫毓棠:《安息與烏弋山離》,《文史》第 5 輯(1978 年版),第 7—21 頁。

⑧ 關於條枝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⑨ 關於奄蔡諸問題,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8—130 頁。

⑩ 關於黎軒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⑪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97—199 頁。

⑫ N. C. Debevois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1937, pp. 22 -

25,33 - 35.

⑬ 參看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29—52 頁。

⑭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學》56—3(1986 年版),第 61—93 頁。

⑮ 關於烏弋山離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8—181 頁。

⑯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 —A. D. 23*, Leiden: 1979, p. 112, note 253.

⑰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8—171 頁。

⑱ 關於罽賓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4—167 頁。

⑲ 參看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 —A. D. 23*, Leiden: 1979, pp. 114 - 115, note 262。

⑳ E. Chavannes, "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in *T'oung Pao* 7(1906), pp. 210 - 269, esp. 232.

㉑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㉒ 説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卷四之一五。《太平御覽・四夷一三・西戎二》(卷七九三)引本傳"書"亦作"畫"。

㉓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又載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㉔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㉕《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27 頁。

㉖ 王國維:《西胡考》,載《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613—614 頁。

㉗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年版,第 217—251 頁。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9—137 頁。

㉘ 參看宮崎市定:《條枝と大秦と西海》,《史林》24—1(1939 年),第 55—86 頁。

㉙ G.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Princeton, 1961, pp. 143 - 162.

㉚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2 頁。

㉛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又載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㉜ 詳見余太山:《〈後漢書〉、〈魏略〉有關大秦國桑蠶絲的記載》,《西域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4—16 頁。

㉝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48, 113.

㉞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71—281 頁。

㉟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68—271 頁。

㊱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65—268 頁。

㊲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又載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209 頁。

㊳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2—103 頁。

㊴ 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2—103 頁。

㊵ 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0—514 頁。

㊶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2.

㊷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6 頁。

㊸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34 頁。

㊹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 41;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49.

㊺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9—362 頁。

㊻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p. 253 -254.

㊼ 參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30—31 頁。

㊽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15.

㊾ 説詳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28—

331 頁;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5—436 頁;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6—207 頁。關於水羊,見 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39。

㊿ 説詳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0—441 頁。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説法可參看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125—203 頁,esp. 第 178—180 頁。

51 H. Rackham(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譯文見裕爾、考迪埃:《東域紀程録叢》,張緒山漢譯,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5—166 頁。

52 有關考説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82—285 頁,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0 頁,D. D. Leslie &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4。

53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War of the Goths*, Cambridge, London, 1957. 譯文見裕爾、考迪埃:《東域紀程録叢》,張緒山漢譯,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1 頁。

54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9—171,187—188 頁。

55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80—282 頁。

56 以下"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自"日南徼外來獻"者似爲天竺,非指大秦。

57 參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3—464 頁。

58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81—90 頁;該文指婼羌國王治在阿克楚克賽。

59 參看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81—90 頁。

60 黄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載《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1—458 頁,以爲路綫未變,"經婼羌轉西",不過是説道路經過婼羌國北境。

61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819—834 頁,esp. 第 829 頁。

㉜ K. Enoki,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22 (1963), pp. 125 - 171, esp. 146.

㉝ 見黄文弼:《羅布淖爾漢簡考釋》,《黄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408頁,esp. 384—387。

㉞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41頁。

㉟ 參看黄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載《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458頁,以及孟凡人:《樓蘭新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125頁。

㊱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稲田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第118—121頁。

㊲ 關於戊己校尉諸問題,詳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270頁。

㊳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6頁。

㊴ 詳見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版,第237—302頁,esp. 第288—289頁。

㊵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150 - 152, 222 - 223.

㊶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版,第237—302頁,esp. 285。

㊷ 有關大秦物産,請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84—312頁。

㊸ 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三〇),中華書局影印本1982年版,第709頁。

㊹ 有關討論可參看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毹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年版,第611—627頁;馬雍:《新疆佉盧文书中之 kośava 即氍毹考——兼論"渠搜"古地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15頁;以及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14。

㊺ 參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21頁;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毹につきて》,《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年版。

㊻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年版,esp. 第287頁。

⑰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2.

⑱ 参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3—464 頁。

⑲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3.

⑳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esp. 第 288 頁。

㉑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3.

㉒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2.

㉓ 参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2 頁。

㉔ 参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41 頁,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96—497 頁。

㉕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12.

㉖ 参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4—516 頁。

㉗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6 頁。

㉘ 参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3—464 頁。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48 頁。

㉙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1—57 頁。

㉚ 参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8 頁。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8—220 頁。

㉛ 参看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3—464 頁。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8—220 頁。

㉜ 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三〇),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2 年版,第 710 頁。

㉝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p. 253 - 254;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16.

⑭ 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三〇),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2 年版,第 710 頁。

⑮ 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9 頁。

⑯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8—130 頁。

⑰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London, 1916.

⑱ Rackham, H. (tr.), Pliny, *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⑲ 見孫培良:《〈山海經〉拾證》,《人文雜誌叢刊》1986 年第 4 期,第 137—150 頁。

⑩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164—165 頁。

⑪ 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65—94 頁。

⑫《魏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人務蠶田",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 年版),第 58—72 頁,以爲指 Procopius, Theophanes 等所載東羅馬帝國的養蠶業。案:《魏略·西戎傳》已載大秦國"桑蠶"。又,内田吟風:《〈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譯注稿》,内田吟風編:《中國正史西域傳の譯注》,京都,龍谷大學文學部内河北印刷株式會社,1980 年,第 25—26 頁,以爲安都應指君士坦丁堡,亦未安。

⑬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70—310 頁;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403—596 頁,esp. 第 405—416 頁。

⑭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79—281 頁。

⑮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243—247 頁。

⑯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13—122 頁。

⑰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2.

⑱ 文字按張烈點校本,中華書局 2002 年版。

⑲ 文字按張烈點校本,中華書局 2002 年版。

⑩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8—253 頁。

⑪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495—507 頁。

⑫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4—220 頁。

⑬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261—262 頁。

⑭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東京,岩波(1971 年),第 597—641 頁。

⑮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110.

⑯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112.

⑰ 參看內田吟風:《〈異物志〉考》,《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 1977 年版,第 275—296 頁。

⑱ 參看余太山:《關於董琬、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文史》第 27 輯(1986 年),第 31—46 頁。

⑲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參看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p. 260 - 263;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237—302 頁,esp. 第 446—448 頁;《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版,第 403—596 頁,esp. 第 446—448 頁;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236 - 239,等。

⑳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110.

㉑《正統道藏》第 31 册,藝文印書館 1977 年版,第 25047—25048 頁。

㉒ 見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205;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64 頁。

㉓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85.

㉔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02—303 頁。

㉕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 96.

㉖ 參看劉偉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3—

287 頁。

⑫⑦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東京,岩波(1971),第 597—641 頁。

⑫⑧《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第 1106 頁。

⑫⑨ Ma Tai-loi(馬泰來),"The Authenticity of *Na Fang Ts'ao-Mu-Chuang*", *T'ong Pao* 64 (1978), pp. 218 - 252.

⑬⓪ 参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54—159 頁。另可参看馬泰來:《〈南方草木狀〉箋證二十則》,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産研究室编:《〈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農業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77 頁。

⑬①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59—164 頁。

⑬②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158 頁。

⑬③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pp. 206 - 207.

⑬④ 馬泰來:《蜜香紙・抱香履——傳本〈南方草木狀〉辨僞舉隅》,《大陸雜誌》38(1969 年),第 199—202 頁。

⑬⑤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p. 272 -275; Li Hui-lin 李惠林(tr.), *Nan-fang- ts'ao-mu-chuang: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 H. K. , 1979, pp. 105 - 108.

⑬⑥ 徐祥浩:《關於〈南方草木狀〉植物名稱的一些考證和討論》,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産研究室编:《〈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農業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9—215 頁。

⑬⑦ Li Hui-lin 李惠林(tr.), *Nan-fang- ts'ao-mu-chuang: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 H. K. , 1979, p. 127.

⑬⑧ Li Hui-lin 李惠林(tr.), *Nan-fang- ts'ao-mu-chuang: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 H. K. , 1979, pp. 133 - 134.

⑬⑨ 王利华:《〈廣志〉成書年代考》,《古今農業》1995 年第 3 期,第 51—58 頁。

⑭⓪《括地志輯校》,賀次君輯校,中華書局 1980 年版。

⑭①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叙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257 頁。

⑭②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⑭③ 吳楓:《隋唐歷史文獻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8—169 頁。

⑭④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⑭⑤ 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1—158 頁。

⑭⑥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⑭⑦ 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9—167 頁。

⑭⑧ 范寧校證本,中華書局 1980 年版,第 11 頁。

⑭⑨ 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0—269 頁。

⑮⓪ 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9—278 頁。

⑮① 詳見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3—105 頁。《太平御覽》卷八一三引《南州異物志》:"金剛,石也,其狀如珠,堅利無疋。外國人好以飾玦環。服之能辟惡毒。"

⑮② 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8—279 頁。

⑮③《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三,第 308a 頁;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本,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163 頁。又,宋希麟集:《續一切經音義》卷五(《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第 956c 頁)引略同。

⑮④《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三,第 0307b 頁;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本,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160 頁。

⑮⑤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1—67 頁。

⑮⑥《正統道藏》第 31 册,藝文印書館 1977 年版,第 25048—25050 頁。

⑮⑦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38—339 頁。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4—555 頁。

⑮⑧《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 705b 頁。

⑮⑨《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 頁。

⑯⓪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p. 74 - 100.

⑯① 詳見本文附論"《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

⑯②《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 695b 頁。

⑯③《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 715b 頁。

⑯④ 例如,伯希和:《犂軒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説》,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34—35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版)。

⑯⑤《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 702a 頁。

⑯⑥《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第 88 頁。

⑯⑦ E. J. Rapso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Delhi, 1922, p. 550;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UP, 1951, pp. 140 - 141, 420 - 421.

⑯⑧《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九,第 11b 頁。

⑯⑨ 詳見本文附論"《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第147b頁。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二，第586a頁。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第29b頁。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八五，第1431b頁。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三，第10a頁。

⑰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本，第1363頁。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第498a頁。

⑰ 詳見本文附論《〈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

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第703c頁。

⑰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本，第333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〇，第972c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二五，第243a頁。

⑱《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王邦維校注，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36—137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二，第480a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二，第723a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二三，第391a－b頁。

⑱ 參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227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第59a頁。

⑱ 湯用彤校注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48頁。

⑱《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一，第51c頁。

⑲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本，第801頁。

⑲《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第296a頁。

⑲《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第348a頁。

⑲《洛陽伽藍記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161頁。

⑲《洛陽伽藍記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236頁。

⑲《洛陽伽藍記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6—237頁。

⑲《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九，第68c頁。

⑲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p. 74－100.

⑲《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7頁。

⑲《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702a頁。

⑳ 甲種卷下"去"後有"是"字，餘同。案："是"字應有。

⑳ 例如，伯希和：《犂軒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説》，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

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34—35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1995 年版)。

⑳② 白鳥庫吉:《大秦傳す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303—402 頁,esp. 第 321—322 頁,力主"大秦"是羅馬帝國的東方屬地,而非羅馬帝國本土,證據之一便是《那先比丘經》的上述記載。今案:白鳥氏說非是。

⑳③《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8 頁。

⑳④ E. J. Rapso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Delhi, 1922, p. 550;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UP, 1951, pp. 140-141, 420-421.

⑳⑤《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 705b 頁。

⑳⑥《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第 695b 頁。

⑳⑦《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九,第 11b 頁。

⑳⑧《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第 498a-b 頁。

⑳⑨《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第 703c 頁。

㉑⓪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本,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333 頁。

㉑①《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第 147b 頁。

㉑② 范祥雍校注本,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11—12 頁。

㉑③《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〇,第 454c 頁。

㉑④ 參看伯希和:《四天子說》,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1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影印本(三編),第 84—103 頁。

十 "宋雲行紀"[1]要注

【説明】《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北魏使臣宋雲等西使行紀是研究東西交通史和西域史的重要資料,歷來受到研究者重視。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①,參以己意,爲这部份文字作一簡注。簡注擬突出重點,一般不臚列異説,與東西交通史和西域史無直接聯繫者從略,尤其注意宋雲等西使所經路綫。除非必需,不注語辭。衒之原注,與正文一視同仁。其他可資參考的材料,亦擇要録入,有時也略予解釋。凡有所本,標明出處。文字、標點從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本,指出區别。

聞義里[2]有燉煌[3]人宋雲[4]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5]

[1] 考慮到《洛陽伽藍記》卷五有關宋雲等西使的文字主要依據《宋雲家紀》,而又含有其他内容(《道榮傳》),本文按約定俗成稱之爲"宋雲行紀"。②

[2] 聞義里,據《洛陽伽藍記》卷五,位於洛陽城東北。衒之在卷五插入"宋雲行紀"主要是因爲敘事至聞義里,而"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提及惠生,是因爲"雲與惠生俱使西域"。

[3] 燉煌,郡名。北魏太武帝(424—452 年)改郡爲鎮,治今甘肅敦煌西。

[4] 宋雲,生平事蹟不詳。《魏書·西域傳》載宋雲官居"王伏子統"。一說"王伏子統"乃"主衣子統"之譌。③

[5] 宋雲和惠生雖然同行,卻是分别受詔,分屬兩個不同的使團。惠生一行乃奉太后之名"向西域取經"。宋雲既非沙門,使命主要是政治性的。但這無妨兩人及其所屬使團啓程時間相同、行程也大致相符。

神龜元年十一月冬,[6] 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7] 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8]

[6] 宋雲、惠生西使啓程的日期,史料所載不一致。《魏書·釋老志》稱:"熙平元年(516 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不妨認爲熙平元年乃朝廷頒詔之年。使臣延遲至神龜元年(518 年)啓程,可能爲了等待時機。蓋據《魏書·蠕蠕傳》,熙平元年,蠕蠕大破高車。交通樞紐既爲蠕蠕控制,於北魏使臣西行不利。而據《魏書·肅宗紀》,至神龜元年宋雲等發足之前,蠕蠕、嚈噠、吐谷渾和高昌已先後朝魏,西行之路當已暢通。

[7] 太后,指北魏靈太后胡氏(? —528 年)。宣武帝初,入爲妃。明帝即位,尊爲太后,臨朝執政,好佛。《北史》卷一三有傳。《魏書·釋老志》:"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絶,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得之聞,或聞而未信也。"遷都洛陽後,北魏皇室佛教信仰盛極一時。宋雲、慧生西使求法則與永寧寺塔之建立有關。據《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乃"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魏書·釋老志》亦載:"肅宗熙平中,於城内太社西起永寧寺。"知永寧寺動工於熙平元年。④

[8] 惠生等行蹤在西北印度,大乘佛教流行之地,故所得多"大乘妙典"。⑤

初發京師[9],西行四十日[10],至赤嶺[11],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12]

[9] 京師，指洛陽。北魏於高祖太和十九年(495 年)遷都洛陽。

[10]《資治通鑒・梁紀五》(卷一四九)作"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稱"四千里"，蓋以日行百里换算"四十日"。

[11] 赤嶺，今日月山，在青海西寧之西。

[12]"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説明赤嶺是當時北魏與吐谷渾之邊界。《新唐書・地理四》載：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開元二十二年[734 年])分界碑"。

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13]

[13]《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宋書・吐谷渾傳》："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案：其鳥不能築巢，寄居鼠穴而已。"異種共類"云云，傳説而已。⑥

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14]，至吐谷渾國[15]。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16]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17]風俗政治，多爲夷法。[18]

[14] 流沙，柴達木盆地東端之沙漠。

[15] 吐谷渾國，源自遼東慕容鮮卑，後西遷甘南、川西北和青海，建立政權。《北史》卷九六有傳。宋雲等西使時，王伏連籌在位(490—529 年)。

[16] 吐谷渾城，指吐谷渾國王治伏俟城。其位置，一説在今鐵卜卡古城遺址。⑦

[17] 吐谷渾文字：《晉書・吐谷渾傳》稱其人"頗識文字"，《梁書・西北諸戎傳・河南王傳》則稱爲"頗識書記"，"乃用書契"。結合此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似乎採用漢文，而有所變化。衹是迄未發現有

關證據。但其語言當爲鮮卑語。⑧

[18] 所謂"夷法",據《魏書·吐谷渾傳》載:"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⑨

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19]。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20]今城是土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21],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22]。

[19] 鄯善城,最可能位於羅布泊西南、今若羌縣治附近之且爾乞都克古城。

[20]《魏書·吐谷渾傳》:"地兼鄯善、且末"。吐谷渾兼并鄯善、且末最遲當在6世紀初。⑩

[21]《魏書·吐谷渾傳》:"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將、將軍之號"。

[22] 西胡,應即下文所見嚈噠,時稱霸中亞。

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23],至左末城[24]。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25]伐胡[26]時所作。

[23] 一千六百四十里,應是北魏時代自鄯善國王治至且末國王治的實際行程。⑪

[24] 左末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且末國王治。據《魏書·西域傳》,且末城"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這"八千三百二十里"表示自且末城經鄯善國王治赴代的行程;亦即且末城去鄯善國王治720里

(《漢書・西域傳》),與鄯善國王治去代 7 600 里(《魏書・西域傳》)之和。宋雲所記這一段行程遠遠超過前史所載鄯善國王治至且末國王治之里數,很可能是因爲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移,宋雲等不得不沿着沙漠南緣繞道而行的結果。

[25] 呂光(338—399 年),氐人,後涼創始人。《晉書》卷一二二有傳。

[26] 伐胡,指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383 年)呂光西征焉耆、龜兹等。⑫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27],至末城[28]。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

[27] 一千二百七十五里,且末國王治且末城至末城的行程。

[28] 末城,不見他書著録,今地不詳,當在 Uzun Tati 附近。今案:末城未見前史著録,顯然是因爲該城過去並不當道的緣故。此亦表明宋雲等取道已非《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南道"。

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29],至捍麼城[30]。[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僧衆。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絶,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王即起塔,封四百户以供灑掃。户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31]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32]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33]時幡。[34]

[29] 二十二里,末城至捍麼城的行程。宋雲等自左末城至捍麼城所歷爲1 297里(左末城至末城 1 275 里、末城至捍麼城 22 里)。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自媲摩城至折摩馱那(一般認爲即且末)爲 1 200

里(媲摩至尼壤 200 里、尼壤至覩貨羅故國 400 里、覩貨羅故國至折摩馱那 600 里),兩者差可比擬。這就是說,宋雲等所取路綫和後來玄奘所取約略相同。⑬

[30] 捍麼城,今 Uzun Tati,與《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所見媲摩城同在一地,西漢時當是渠勒國王治,但宋雲等西使時可能已成爲扜彌國國王治。扜彌是南道大國,户口衆多,完全有可能控制其南小國渠勒。⑭

[31]《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媲摩城亦"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痊復。虚心請願,多亦遂求"。

[32] 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帝王的佛教信仰盛極一時。太和十九年(495 年),北魏孝文帝年號。景明二年(501 年)、延昌二年(513 年),係北魏宣武帝年號。

[33] 姚興:羌人,後秦創建者,曾迎奉鳩摩羅什至長安,多建寺塔,大事譯經。《晉書》卷一一七、一一八有傳。

[34] 宋雲所見姚興時幡,一説當爲法顯所奉納。⑮

從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35],至于闐國[36]。王頭著金冠,似鷄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37]。居喪者,翦髮剺面,以爲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

[35] 八百七十八里,當時杅彌國王治捍麼城至于闐國王治的行程。據《漢書・西域傳》,杅彌國"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宋雲等的行程遠遠超過漢代自杅彌國往赴于闐國的行程。按照宋雲等的記述,自且末經末城、捍麼城至于闐爲 2 175 里。這説明宋雲等這一段行程取道不僅與漢晉時代不同,亦較據《魏書・西域傳》有關記載可以推知的且末去于闐路程(1 480 里)⑯爲遠。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

那(于闐)至媲摩城約330餘里(王城至戰地300餘里,復自戰地至媲摩城30餘里),遠短於宋雲等所歷878里。這可能是因爲前者乃穿越沙漠的直綫距離,後者係沿沙漠邊緣迂回的距離。⑰

[36] 于闐國,一般認爲其王治位於今和闐附近。

[37] 浮圖,此處指窣堵波(stūpa)。

于闐王不信佛法。[38]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毗盧旃[39]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40]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毗盧旃鳴鍾告佛,即遣羅睺羅[41]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42],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覆瓮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43]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綵,莫能審之。[44]

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45]

[38] 于闐國佛事:據《魏書・西域傳》載該國"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類似記載亦見《大唐西域記》卷一二。

[39] 毗盧旃(Vairocana),羅漢名。《周書・異域傳》作"比盧旃",《大唐西域記》卷一二作"毘盧折那"。

[40] 如來(Tathagāta Buddha),佛之通號。

[41] 羅睺羅(Rāhula),佛弟子名。

[42] 五體投地,佛教頂禮儀式。

[43] 辟支佛,即Pratyekabudaha。

[44]《酉陽雜俎・物異篇》(前集卷一〇):"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韡,非皮非綵,歲久不爛。"《水經注・河水二》則稱:"中有石韡,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

[45]《魏書・西域傳》載于闐國:"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

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46]。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麵麥,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47]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48]文字與婆羅門[49]同。

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

[46] 朱駒波,《魏書·西域傳》作“悉居半”,亦作“朱居”。據載,“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其位置似應求諸 Karghalik 之西 Asgan-sal 河谷,更確切地説應在葉爾羌河與 Asgan-sal 河匯合地點以上 Kosrāb 附近的河谷。⑱

[47]《魏書·西域傳》稱“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而“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者,事佛故也。

[48]《魏書·西域傳》稱朱居國“語與于闐相類”。

[49] 婆羅門(Brāhmaṇa),印度四種姓之一,此處借指印度。

八月初入漢盤陀國[50]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51]。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52]。三日至不可依山[53]。其處甚寒,冬夏積雪。

[50] 漢盤陀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渴盤陀國,一般認爲位於今 Tāshkurghān。

[51] 葱嶺山,指帕米爾高原。

[52] 鉢盂城,一本作“鉢盂城”,地望不詳。⑲

[53] 不可依山,具體地點不詳。⑳

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塲國[54]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55]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即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56]今日國王十三世祖[也]。

［54］烏塲(Uḍḍiyāna),《魏書·西域傳》作"烏萇",一般認爲其王治位於以 Manglaor 爲中心的 Swāt 河流域。烏塲即《大唐西域記》卷三所見烏仗那國。

［55］一説此婆羅門謂婆羅門教,奉梵王爲主,佛教徒視爲外道。㉑案:據下文所載烏塲國事蹟,可知其國事佛。《大唐西域記》卷三記烏仗那國以"禁呪爲藝業"。"禁呪",梵文 dhāranī 意譯,音譯作"陀羅尼",指能持善法而不使惡法有所起。《洛陽伽藍記》卷四:"法雲寺,西域烏塲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寶光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閻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沙門曇摩羅精於呪術,知善呪者未必婆羅門教徒。

［56］《法顯傳》:"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自此以西,山路攲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兹非險,崤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

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57]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58],東北流向沙勒[59]。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

［57］西流之水指阿姆河、錫爾河。

［58］孟津河,指葉爾羌河上游。㉒

［59］沙勒,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疏勒,王治在今喀什附近。

九月中旬入鉢和國[60],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

國之南界有大雪山[61],朝融夕結,望若玉峰。

[60] 鉢和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載伽倍國,在今 Wakhan。

[61] 大雪山,指興都庫什山。

十月之初,至嚈噠國[62]。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遷涼,冬則就温。[63]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周十二月爲一歲。[64]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65],北盡敕勒[66],東被于闐,西及波斯[67],四十餘國皆來朝賀。[68]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氍毹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凰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

[62] 嚈噠,即《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周書·異域傳》所見嚈噠、《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滑國,亦即西史所見 Ephthalites 或 Hephthalites。㉓原係塞北遊牧部族,後西遷中亞,時領有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等地。宋雲會晤嚈噠王之地,一般認爲在 Kunduz 附近。㉔

[63] 嚈噠原係遊牧部族,直至 6 世紀初尚未建都。《魏書·西域傳》載:其人"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其王巡歷而行"云云,應即此處所謂"遊軍而治"。

[64]《魏書·西域傳》載嚈噠習俗稱:"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内"。可以與宋雲的記録互補。

[65]"牒羅",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疊伏羅"之異譯。"疊伏羅"[dyap-biuək-la],乃 Zabulistan 之對譯,亦即 Gazna。5 世紀 70 年代末,嚈噠人最終滅亡了偏促於乾陀羅等地的寄多羅貴霜殘餘勢力,立特勤爲王,統治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故其勢力"南至牒羅",當在此時。

[66] 敕勒,此處指高車。高車,塞北遊牧部族。《魏書》一〇三有

傳。在向塔里木盆地發展的同時,嚈噠又北上同高車爭奪準噶爾盆地及其以西。可能在6世紀初,嚈噠殺死副伏羅部所建高車國之儲主窮奇,擄其子彌俄突。嗣後,高車國主阿伏至羅殘暴失衆,部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嚈噠聞訊,再伐高車,納彌俄突爲高車主。516年左右,彌俄突爲柔然所殺,餘衆悉入嚈噠;嚈噠又納彌俄突弟伊匐爲高車主,有效地控制了高車國。㉕

[67] 波斯,爲Persia之漢譯,此處指薩珊朝波斯。伊嗣俟二世(Yazdgird Ⅱ,438—457年)即位之初,嚈噠人自吐火羅斯坦西侵薩珊波斯,從此揭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嚈噠、波斯戰爭的序幕。㉖《洛陽伽藍記》卷三載:"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獻獅子之"波斯國胡王"似爲薩珊朝波斯居和多一世(Kavād Ⅰ,488—496,498—531年在位)。

[68] 宋雲西使,正值嚈噠勢力臻於極盛之際。《周書·異域傳下·嚈噠國傳》亦稱:"其人兇悍,能戰鬬。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

嚈噠國王妃亦著錦衣,長八尺奇,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三尺,[69]以玫瑰五色珠[70]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71]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

[69] 據《周書·異域傳下·嚈噠國傳》,"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婦人多夫、以及以帽角表示丈夫之數之類很可能不是其人原有風習,不過入鄉隨俗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宋雲僅載其人戴角帽,並未涉及一妻多夫制。㉗

[70]《魏書·波斯傳》:"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嚈噠人飾"玫瑰五色珠"或爲伊朗之風。《魏書·西域傳》載嚈噠人"衣服類[胡],加以纓絡"。

［71］《梁書·西北諸戎傳·滑國傳》載滑國即嚈噠"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四夷之中，最爲强大。[72]不信佛法，多事外神。[73]殺生血食，器用七寶[74]。諸國奉獻，甚饒珍異。[75]

［72］據《梁書·西北諸戎傳》，"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其中，盤盤應即漢盤陀，而焉耆、龜茲、疏勒、姑墨是西域北道緑洲國，于闐、句盤（即朱駒波）爲西域南道緑洲國。《梁書》所述足以説明當時嚈噠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確實是"四夷之中，最爲强大"者。㉘

［73］《梁書·西北諸戎傳》載滑國"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户祀神而後食"。知宋雲所謂"外神"乃指天神和火神。天神可能是祆教的宇宙創造神 Ahuā Mazdā；事火神，則顯然是祆教特有的拜火儀式。但嚈噠人的喪葬習俗似與正統祆教徒不同，後者務將屍體剖陳山頭，以委鷹鷲；而《梁書·西北諸戎傳》卻載嚈噠人："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這也許暗示嚈噠人原來不是祆教徒。

［74］七寶，佛教名詞，見《翻譯名義集·七寶第三五》（卷三）。此處泛指珍寶。

［75］在經由鉢和後，依次抵達嚈噠、波知、賒彌三國。嚈噠國"不信佛法"，波知國"風俗凶慢"，賒彌國也"不信佛法"（《魏書·西域傳》），均非嚮善之國。對於僅以訪求佛經爲目的惠生使團而言，這三國並不是非去不可的地方。作爲取經僧，正道應自鉢和西南行赴烏場。由此可以推測：選擇這一路綫主要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這是負有政治使命的宋雲使團必由之途。嚈噠是當時西域舉足輕重的大國，且在神龜元年亦即宋雲等啓程當年的二月遣使北魏，宋雲理應受命報聘。嚈噠使臣則很可能隨同宋雲歸國，因而宋雲得以謁見"遊軍而治"的嚈噠王。

按嚈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76]

[76]《魏書·西域傳》不載嚈噠即嚈噠國去代里數，僅載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吐呼羅國位於吐火羅斯坦，時嚈噠統治中心在此，故嚈噠去代里數應與吐呼羅國去代里數大致相符。《洛陽伽藍記》所載嚈噠去代里數大於《魏書·西域傳》所載吐呼羅國去代里數，乃因二者(宋雲等與《魏書·西域傳》資料提供者)取道不同。㉙

十一月初入波知國[77]。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78]

[77]波知國，名義待考，其位置大致在今 Wakhan 西南、Zēbak 和 Chitrāl 之間。㉚

[78]《魏書·西域傳》:"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Nāgarāja)，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雨之困。"所據乃宋雲等行紀，但文字稍異。

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79]。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嶢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80][東有鉢盧勒國[81]。]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橋，懸虛而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82]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83]

[79]賒彌，可能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見雙靡，位置應在 Chitrāl 和 Mastuj 之間。㉛

[80]"一直一道"句各標點本均屬下，作"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

烏場國”云云。案：此四字應屬上。而“從鉢盧勒國”至“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一段與上下文均脱節，應據《魏書・西域傳》補“東有鉢盧勒國”一句。蓋宋雲一行乃自賒彌國、並非自鉢盧勒入烏場國。㉜

［81］鉢盧勒國，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波路（Bolor），在今Gilgit附近。

［82］“鐵鎖爲橋，懸虚而度”，一段所描述者即《漢書・西域傳》所謂“縣度”，位於Darel至Gilgit之間印度河上游河谷。

［83］《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賒彌國傳”有載：“《宋雲行紀》云：語音諸國同，不解書筭，不知陰陽，國人剪髪，婦人爲團髮，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魏書・西域傳》則稱：鉢盧勒國因“路嶮”，“宋雲等竟不能達”。這可能是《魏書・西域傳》編者據宋雲或惠生的記述添加的。而《宋雲家紀》有關鉢盧勒國的記載不能證明宋雲經由此國，自不待言。

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84]，南連天竺[85]，土氣和暖，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86]薩埵投身之地，[87]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蕭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88]，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89]土地肥美，人物豐饒。五穀盡登，百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90]

［84］此處“葱嶺”指興都庫什山。

［85］天竺，即印度。《大唐西域記》卷二：“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北接葱嶺，南連天竺”，説明烏場正處在印度的北界。

［86］鞞羅施兒之所，即下文所見“善特山”。鞞羅，即Viśvantara。故事見《大唐西域記》卷二。

[87] 薩埵投身之地，即下文"如來苦行投身飼餓虎之處"。"薩埵"，亦作"菩薩"，均 Bodhisattva 之略譯。故事見《大唐西域記》卷三。

[88] 空山，《魏書・西域傳・烏萇國傳》作"靈山"。按：當作"空山"。

[89] 服藥以驗清濁，即所謂"神判"，早就流行於南亞。《新唐書・西域傳上》載烏茶（即烏塲）國"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大唐西域記》卷二載印度刑法，有四條裁判對證法，其四曰："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㉝

[90]《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烏萇國傳"："《宋雲行紀》云：人皆美白，多作羅刹（Rākṣasa）鬼法，食噉人肉、晝日與羅刹雜於市朝，善惡難別。"案：兩則《太平寰宇記》所引《宋雲行紀》與《洛陽伽藍記》所引不同，或者衒之採録時，於宋雲原文有所變動。

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91]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遥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92]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聖人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别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

[91] 膜拜：《穆天子傳》卷二："吾乃膜拜而受。"郭注："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無拜者，即此類也。"

[92] 日出人，《樓炭經》："葱河以東，名爲震旦（Cīna-sthāna），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

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93]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94]。初，如來在烏塲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袈裟[95]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96]。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

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97]

[93] 城,指烏埸國都城。《大唐西域記》卷三稱爲瞢揭釐(Maṅgalapura)。亦即下文所謂"王城"。

[94] 佛晒衣處,《法顯傳》記烏萇國有"灑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石高丈四,闊二丈許,一邊平"。《大唐西域記》卷三稱:自阿波邏羅龍泉西南如來足所履迹"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焕焉如鏤"。

[95] "僧袈裟",應作"僧袈梨(saṅghāṭi)",《翻譯名義集・沙門服相第六一》(卷七):"僧伽梨,《西域記》云僧迦胝,舊訛云僧伽梨。此云合,又云重,謂割之合成。義淨云:僧迦胝,唐言重複衣。"

[96] 袈裟(kaṣāya),原意爲"不正色",佛教僧尼法衣之總名,見《翻譯名義集・沙門服相第六一》(卷七)。

[97] "佛坐處及晒衣所"在今 Swāt 河下游赴 Tirat 道之右岸。㉞

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踐水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98]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浄,嚼楊枝[99],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100]。

[98]《法顯傳》稱:"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烏萇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大唐西域記》卷三:"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跡,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跡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爲室,遐邇相趍,花香供養。"遺址在斯瓦特河上游西岸 Tirāt 村,石高 1 米,寬 0.87 米,厚 1.3 米。足跡下部刻有佉盧文題銘:"釋迦牟尼足跡"。㉟

［99］楊枝，此處指“齒木”（Khadira），潔齒之用，見《南海寄歸内法傳・朝嚼齒木八》（卷一）。㊱

［100］婆樓，一説乃“鞞鐸佉（piṇḍaka）”之異譯。㊲《大唐西域記》卷一：“象堅（Pīlusāra）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種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

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軀。王年常大會[101]，皆在此寺。國内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

［101］年常大會，或即《法顯傳》所謂“般遮越師（pañcapariṣad），漢言五年大會也”。㊳

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至］如來苦行投身飼餓虎之處。[102]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103]，三百餘僧。

［102］如來苦行投身飼餓虎之處，見《大唐西域記》卷三：“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國（Takṣaśilā）北界，渡信度河（Indus），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飤餓烏檡。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啗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此本生故事見《六度集經》卷一、《賢愚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等。

［103］收骨寺，似即《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醯羅山。㊴

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在摩休國[104]剥皮爲紙，折骨爲筆

處。[105]阿育王[106]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

[104] 摩休，指摩愉伽藍(Masūra-Saṃghārāma)。《大唐西域記》卷三："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mahāvana])伽藍。……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摩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㊵

[105] 此本生故事又見《賢愚經》卷一、《智度論》卷四九、《菩薩本行經》卷下等。

[106] 阿育王(Aśoka，？—前232年)，亦意譯爲無憂王，孔雀王朝第三代國王，旃陀羅笈多(Candra Gupta)之孫，賓頭沙羅(Bindusāra)之子。前273年即位，一統印度全境。前261年，阿育王攻佔羯餧伽(Kaliṅga)後，皈依佛教，以佛教爲國教。

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107]，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108]御辰，温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絶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痧，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

[107] 善持山，《魏書·西域傳》作"檀特山"，"持"，乃"特"字之譌。一般認爲此山位於Mekha-Sanda，今Shahbaz Garhi東北。《大唐西域記》卷二記作"彈多落迦山"。據載："昔蘇達拏(Sudāna)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壇特山，訛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Varṣapura)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

[108]《禮記·月令》載：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簇"。鄭注："孟

春氣至，則太簇之律應。”“太簇御辰”云云，説明宋雲等自烏場國王治至善特山(Daṇḍaloka)時届正光元年初春。

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109]，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有]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110]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㜷[111]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112]窟及閃子供養盲父母處[113]，皆有塔記。

[109] 太子石室：據《大唐西域記》卷二，彈多落迦山“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

[110] 天帝釋(Śakra)，即印度神話中的因陀羅(Indra)。

[111] 嫚㜷 Mandi (or Madri)，太子妃名。故事詳見《太子須大拏經》。

[112] 阿周陀(Adjuta)，古仙人名。《大唐西域記》卷二：太子石室之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㊶

[113] 閃子供養盲父母處：據《大唐西域記》卷二，“化鬼子母(Hārīī)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侍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傅藥，德動明聖，尋即復蘇”。“閃子”一本作“睒子”乃“睒摩迦”之略，即商莫迦(Śyāmaka)菩薩。㊷本生故事詳見《六度集經》卷五、《雜寶藏經》卷一及《睒子經》等。

山中有昔五百羅漢[114]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飡。[115]此是護塔神濕婆僊[116]使之然。

[114] 羅漢(arhat),又譯阿羅漢,佛教所謂修得小乘果的人。

[115]《法苑珠林》卷三九:"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酉陽雜俎·支動篇》(續集卷八):"西域厭達國有寺户,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116] 濕婆僊(Śiva),《大唐西域記》卷二記作"大自在天"。婆羅門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

此寺昔日有沙彌[117],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118]輓之,不覺皮連骨離[119],濕婆僊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濕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傅之。

[117] 沙彌(Śramaṇera),受戒僧。《魏書·釋老志》:"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

[118] 維那(karmadāna),管事僧。《南海寄歸内法傳·灌沐尊儀三一》(卷四):"授事者,梵云羯磨陁那。陁那是授,羯磨是事,意道以衆雜事指授於人。舊云維那者非也。維是周語,意道綱維。那是梵音,略去羯磨陁字。"

[119] 皮連骨離,指達到一切感覺滅寂、身心脱離的禪定三昧境界。㊸

隔山嶺有婆奸寺[120],夜叉[121]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122]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

[120] 婆奸寺,無考。

[121] 夜叉(yakṣas),《翻譯名義集·八部第一四》(卷二):"夜叉,此云勇健,亦云暴惡,舊云閱叉。《西域記》云藥叉,舊訛曰夜叉,能飛騰空中。"

［122］道榮，北魏僧人。道宣《釋迦方志·遊履篇第五》（卷下）："後魏太武末年（424—452年），沙門道藥從疏勒道入經懸度，到僧伽施國（Samkasya），及返，還尋故道。著傳一卷。""道藥"應即"道榮"。㊹果然，則道榮與宋雲、惠生並非同時人，而衒之引《道榮傳》不過是爲了充實宋雲、惠生行紀的内容。將文中的"《道榮傳》云"視作衒之自注，亦無不可。因衒之所録《道榮傳》，雖游離於宋雲、惠生行紀之外，但經傳有别，並不干擾今天對宋雲、惠生西使行程的判斷。

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123]。土地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124]，爲嚈噠所滅，遂立勑懃[125]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126]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127]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持勇力，與罽賓[128]爭境，連兵戰鬬，已歷三年。[129]王有鬬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123］乾陀羅（Gandhāra）國，在今喀布爾河中下游。結合下文可知，北魏使臣見乾陀羅王處西去 Taxila 五日行程。㊺《洛陽伽藍記》卷三載："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509年）乾陀羅國胡王所獻。"按之年代。獻白象之"乾陀羅國胡王"已是嚈噠王。

［124］業波羅國，"業波羅"[ngiap-puai-lai]，似可視爲 Zabul 之對音。蓋乾陀羅在漢代被稱爲罽賓，宋雲時代 Zabul 地區也被稱爲罽賓，因而誤以爲乾陀"本名業波羅國"。

［125］"勑懃"，一般認爲係"特勤"之訛。特勤（Tegin）是北方遊牧部族常見的官號，往往授予可汗之近親。

［126］已經二世，説明宋雲所見之王是第三代。若一世以三十年計，嚈噠入侵西北次大陸應在450—460年。㊻

［127］嚈噠人雖然"不信佛法"，卻没有證據表明其人打擊、迫害佛教，宋雲等所到處，如于闐、朱駒波、烏塲，甚至乾陀，多在嚈噠勢力範圍之内，而佛教寺院設施等均完好無損，可以爲證。

[128] 罽賓,此處指 Kāshmīra。

[129] 嚈噠人曾於517—520年間與罽賓發生邊境衝突。㊼

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嚈噠、烏塲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即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130]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131]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132]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

[130] 宋雲遇見的"凶慢無禮"的乾陀羅統治者應是見諸印度碑銘的嚈噠王摩醯邏矩羅(Mihirakula)。㊽

[131] 跋提國,當即《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白題國,位於今 Balkh。宋雲西使之際,白題當役屬嚈噠。宋雲等歸國後不久,嚈噠始定都 Balkh。

[132] 前引《洛陽伽藍記》卷三所載波斯國獻獅子事情,亦獅子爲貢物之例。

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133]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日,至辛頭大河[134]。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135]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136]

[133] 如來捨頭施人處,據《法顯傳》,當在竺刹尸羅國(Takṣaśilā)。《大唐西域記》卷三:"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婆（唐言月光[Candraprabha]）。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遺址在 Taxila 以北，今 Bhallar Stūpa。本生故事見《賢愚經》卷六、《六度集經》卷一等。

[134] 辛頭（Sindhu）大河，指印度河。

[135] 摩竭，“摩竭羅”（Mākarā）之略。本生故事見《賢愚經》卷七、《六度集經》卷一和《菩薩本緣經》卷下。

[136] 宋雲負有政治使命，必須謁見乾陀羅王，故逕至罽賓國境，復自該處東歸，先抵 Taxila。北魏使臣謁見乾陀羅王後，始西行尋訪佛跡。這似乎表明有關記事出諸《宋雲家紀》。

復西行三日，至佛沙伏城[137]。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户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内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宫[138]，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有]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139]寺内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

[137] 佛沙伏（Varṣapura），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健馱邏國（Gandhāra）跋虜沙城，今白沙瓦東北之 Shahbaz Garhi。

[138] 白象宫：《大唐西域記》卷二：“[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别。”

[139]《酉陽雜俎·貝編篇》（前集卷三）：“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140]亦有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141]。

[140] 如來挑眼施人處：據《法顯傳》，"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餝"。據《大唐西域記》卷二，健馱邏國布色羯邏伐底（Puṣkalāvatī）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本生故事見《賢愚經》卷三二、《佛本行集經》卷五等。布色羯邏伐底城，在今白沙瓦東北之 Chārsadda。㊾

[141] 迦葉（Kaśyapa），"摩訶迦葉"之略，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事蹟見道宣《釋迦氏譜》等。

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142]。

[142] "乾陀羅城"，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見富樓沙（Puraṣapura）、《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布路沙布邏，位於今白沙瓦（Peshāwar）。《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自佛伏沙至富樓沙的行程似乎表明，宋雲一行没有經過《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載布色羯邏伐底城。

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143]。【《道榮傳》云：城東四里。】[144]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145]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146]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虚空中向王説偈[147]。】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陛砌櫨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148]施工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

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宮籠蓋之。[149]

［143］雀離浮圖，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載小月氏國的"百丈佛圖"，兩者形制大致髣髴。同傳本宋雲等記述又載乾陀國"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又，《慈恩傳》卷二載："其側又有窣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剛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斛"。雀離，一説乃 sula（三叉戟）之音譯。[50]一説"雀離"與《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見"昭怙釐"爲同名異譯，係Čäküri（窣堵波尖）之音譯。[51]

［144］一般認爲"宋雲行紀"和《洛陽伽藍記》其餘部份一樣，乃夾敘夾注文體，但究竟何者爲正文，何者爲注文，歷來並無一致看法。本注按自己的理解將注文部分用方括號（【】）標出。[52]或論《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注體淵源，以爲出於魏晉佛徒合本子注。[53]今案：《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雖合《道榮傳》和《宋雲家紀》兩者而成，與魏晉佛徒合本子注畢竟不同，至多可稱爲"廣義的合本子注"。

［145］涅槃（Nirvāṇa），意爲寂滅、無爲、安樂、解脱等，爲佛教最高境界。佛涅槃之年代有諸多異説，此不一一。

［146］迦尼色迦（Kaniṣka），貴霜帝國著名君主，據傳曾舉行第四次佛典結集。因其弘揚佛教，佛教徒屢稱述之。其在位年代衆説紛紜。大致在公元2世紀中葉。

［147］偈，亦作"伽陀"，佛經中的唱頌詞，通常四句爲一偈。見《翻譯名義集・十二分教第四〇》（卷四）。

［148］塔之高度等，宋雲、道榮諸人所述不盡相同，或皆記者目測之誤差，不必深究。

［149］《法顯傳》："從犍陀衛國（Gandhāra）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Puruṣapura）。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Nirvāṇa）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Kaniṣka）於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Indra）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

'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即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餝。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Jambudvīpa)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可以與此參看。又,《法苑珠林》卷三八曾引用此則,而略去《道榮傳》文字。

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150]

[150]《大唐西域記》卷二:"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大火,當見營構,尚未成功。"

【《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請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151]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

[151]《法苑珠林》卷二"依《長阿含經》",載東方天王名多羅咤(Dhṛtarāṣṭra),南方天王名毘琉璃(Virūḍhaka),西方天王名毘留博叉(Virūpākṣa),北方天王名毘沙門(Vaiśravaṇa)。

塔内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

此塔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於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152],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153],各高丈五,恆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152］菩提(Ficus religiosa)，即卑鉢羅樹(pippala)。據《大唐西域記》卷二，“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更建石窣堵波。……營建纔訖，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

［153］《大唐西域記》卷二載：“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疎，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樹下四面坐像”，應即“過去四佛”。

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154]，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

［154］石塔，應即前引《法顯傳》所謂“小塔”、前引《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見“小窣堵波”。據後者記載：“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

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羅，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毗王塔。[155]

［155］《續高僧傳・玄奘傳》(卷四)在涉及健馱邏國(Gandhāra)雀離浮圖時說：“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齎大幡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纔及地，即斯塔也。”“道生”即“惠生”之譌。

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156]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157]四塔[158]變。

［156］銅，一本作"鍮"，亦通。鍮，一般認爲指黄銅。"鍮"，爲波斯語 tūtiya 第一音節之對譯㊴。印度常以鍮作佛像。

［157］釋迦，"釋迦牟尼"（Śākyamuni）之略。

［158］四塔變，據《法顯傳》，北印度四大塔，一爲割肉貿鴿處，在今 Buner 地區。二爲以眼施人處，在今白沙瓦（Peshāwar）東北之 Shahbaz Garhi。三爲以頭施人處，在今 Taxila 北。㊵四爲投身餧餓虎處，今地不詳。法顯記自以頭施人處"復東行二日"，即至投身餧餓虎處。

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159]，至如來爲尸毗王[160]救鴿之處，亦起塔寺。[161]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

［159］大水，可能指 Kābul 河。

［160］《法顯傳》載："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即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餝"。此本生故事詳見《六度集經》卷一、《賢愚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等。尸毗（Śivi 或 Śibi）王，《大唐西域記》卷三作"尸毗迦（Śivika 或 Śibika）王"。

［161］據《法顯傳》，釋迦牟尼"割肉貿鴿處"在宿呵多國（Swāt）；而據《大唐西域記》卷三，"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Aśoka）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毗迦（Śibika）王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按大致比例，摩訶伐那伽藍、摩愉伽藍和如來"割肉貿鴿處"均在法顯所歷宿呵多國，故宿呵多國可能尚在今 Swāt 地區之南，即今 Buner 地區。㊶

【《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162]，有佛頂骨[163]，方圓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164]，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165]，長丈七，以木筩盛之，金箔

貼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166]中有佛牙[167]佛髮[168]，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波羅窟，見佛影。[169]入山窟，去十五步，西面向户遥望，則衆相炳然；近看，則暝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170]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171]。窟北一里，有目連窟[172]。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173]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174]

[162] 那迦羅阿國，即 Nagarahāra，位於今阿富汗東部 Jalalabad 附近。迦羅阿國，《法顯傳》作"那竭國"，《大唐西域記》卷二作"那揭羅曷國"。

[163] 據《法顯傳》，佛頂骨在那竭國界醯羅(hiḍḍa 或 heḍḍa)城，稱"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餝"。《大唐西域記》卷二云："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竪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塗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焕然。"

[164] 耆賀濫(Khakkhara)，錫杖之意。

[165]《法顯傳》："[那竭]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Saṃghāṭi)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大唐西域記》卷二："如來僧伽胝(Saṃghāṭi)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黄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鐶，栴檀爲笴，寶筒盛之。"

[166] 那竭城，當指那迦羅阿國都城。

[167]《法顯傳》載："[那竭國都]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大唐西域記》卷二："[那揭羅曷國都]城内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

[168]《法顯傳》:"[佛]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

[169]《法顯傳》:"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搏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大唐西域記》卷二:"[那揭羅曷]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伽藍西南,深澗陗絶,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Gopāla)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磎徑餘流。昔有佛影,焕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

[170]《大唐西域記》卷二:"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跡。"

[171]《大唐西域記》卷二:"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

[172] 目連,即《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見"没特伽羅子"(Maudgalaputra)之略。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原屬婆羅門種姓。事蹟見《增一阿含經》卷三等。

[173] 六佛,一説當作"七佛"。[57] 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合稱七佛。

[174] 以上所引《道榮傳》内容似與宋雲、惠生行程無關,衒之采之"以廣異聞"。[58]

惠生在烏場國二年。[175] 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録,至正光二年二月[176]始還天闕。[177]

[175] 據《魏書・釋老志》,"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惠生爲訪求佛經,自乾陀羅返回烏場後,停留彼處二年,歸國時間爲正光三年(522)冬。

[176] 正光二年(521 年)二月應是宋雲還京師的時間。蓋宋雲謁見乾陀羅王、宣讀詔書後,使命業已完成,故先惠生"還天闕"。《資治通

鑒·梁紀》(卷一四九)於宋雲、惠生兩者歸國年代未加區分,均繫於(武帝普通三年即正光三年),似未安。

[177] 此段分叙惠生、宋雲,照應前文有關雀離浮圖的記述。

衒之按《惠生行紀》[178] 事多不盡録,今依《道榮傳》、《宋雲家紀》[179],故並載之,以備缺文。[180]

[178]《惠生行紀》,應即《隋書·經籍二》(卷三三)著録《慧生行傳》(一卷)。

[179]《宋雲家紀》,或即《舊唐書·經籍上》(卷四六)、《新唐書·藝文二》(卷五八)所見宋雲撰《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

[180]"今依"云云,足以説明《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的記述僅僅包括《道榮傳》和《宋雲家紀》。衒之不依《惠生行紀》,主要因爲它過於簡略,有關内容已包涵在《宋雲家紀》之中。故"並載之"者,不包括《惠生行紀》在内。换言之,《洛陽伽藍記》卷五有關惠生之記述均宋雲記録中原有者,非引自惠生本人著述。衒之凡引《道榮傳》皆注明出處,若引《惠生行紀》,不應例外。

---

① 本文主要參考了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51—349 頁;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中華書局 1987 年版,第 182—227 頁;入矢義高(譯注):《洛陽伽藍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 21),平凡社 1985 年版,第 212—250 頁。其餘如 W. J. F. Jenner(tr.),*Memories of Loyang, Yang Hsü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 (493 - 534),Oxford:1981,pp. 255 - 271;Wang Yi-t'ung(tr.),*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 by Yang Hsüan-chih,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 215 - 246;以及

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二),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8—105 頁,第 153—161 頁。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册),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228—246 頁;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正文書局 1982 年版,第 207—276 頁等;均曾參閲。爲避免繁瑣,凡採録以上著述之觀點,除非必要,不一一注明。至於引用其他有關論述,則隨處出注。

②《洛陽伽藍記》卷五有關這次西使的文字主要採自宋雲的記録,説見本書第三章。

③ 説見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1961 年,第 113—124 頁。“王伏子統”《北史・西域傳》作“賸伏子統”,亦“主衣子統”之譌。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56—257 頁,指宋雲爲僧官,未安。

④ 船木勝馬:《北魏の西域交通に關する諸問題(その一)——宋雲惠生の西方求法の年代を中心として——》,《西日本史學》4(1950 年),第 46—67 頁。

⑤ 參看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以及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 1983 年,第 266—269 頁。

⑥ 參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1 頁。

⑦ 黄盛璋:《吐谷渾故都伏俟城與中西交通史上的青海道若干問題探考》,《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5—162 頁。

⑧ 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8 頁。

⑨ 吐谷渾風俗政治,詳見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7—132 頁。

⑩ 見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 頁。

⑪《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所載西域里數鮮有人認真討論,或如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扜彌とDandan-Uilik”,《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 1933 年版,第 263—273 頁,esp. 265,斥爲難以信從。

⑫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1—141 頁。

⑬ 參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1 頁。

⑭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 477—485 頁。

⑮ 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

⑯ 余太山:《两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第169頁。

⑰ 參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61 頁。

⑱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 1975 年版,第 217—251 頁。

⑲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以爲可能是 Wacha 河畔的 Wacha 或 Torbashi。深田久彌:《中央アジア探險史》,東京:白水社 2003 年版,第 83 頁,則比定爲 Tangu。

⑳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版),第 459—480 頁,以爲可能是 Muztagh-Ata 山脈。深田久彌:《中央アジア探險史》,東京:白水社 2003 年版,第 83 頁,則比定爲 Kandahar Pass。

㉑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86 頁。

㉒ 説見白鳥庫吉:《西域史上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97—227 頁,esp. 第 132—134 頁。又,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以爲可能是 Wacha 河。

㉓ 關於嚈噠之名稱,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㉔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大佛成立にかかわるふたつの道》,《東洋學報》57(1987 年),第 109—209 頁,esp. 第 144—158 頁,以爲在 Faizābād 西南 Talaqān 及其以西地區。

㉕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121—122 頁。

㉖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76—84 頁。

㉗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155—156 頁。

㉘ 嚈噠的征服戰爭詳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44—102 頁。

㉙ 關於嚈噠國王治位置的討論,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㉚ J. Marquart, *Ērānšahr*, Berlin: 1901, p. 245,以爲介乎 Zēbāk 與Čitral 之間的山地。另請參看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

叢六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 14;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01—103 頁。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檢討》,《史觀》130(1994 年),第 32—46 頁,以爲波知應位於 Darkot。今案:長澤氏此論,旨在證成其宋雲、惠生於鉢和分道揚鑣説。

㉛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年),第 459—480 頁,以爲賒彌應位於 Yasin。今案:這是指波知爲 Darkot 的結果,未安。

㉜ 參看本書第三章。

㉝ 參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205 頁。關於印度的神判法,見《摩奴法論》,蔣忠新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7—148 頁(No. 109-116)。

㉞ A. Stein, *On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London, 1929, pp. 86 - 87.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係 22),東京:平凡社 1971 年版,第 103 頁。

㉟ S. Konow,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soka*, Calcutta: 1929, p. 8, pl. 1. 5.

㊱ 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王邦維:《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中華書局 1995 年版,第 44—48 頁。

㊲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2 頁。

㊳ 入矢義高(譯注):《洛陽伽藍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 21),平凡社 1985 年版,第242 頁。

㊴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13—114 頁。

㊵ 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书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

㊶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6 頁。

㊷ 入矢義高(譯注):《洛陽伽藍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 21),平凡社 1985 年版,第 243 頁。

㊸ 入矢義高(譯注):《洛陽伽藍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 21),平凡社 1985 年版,第 244 頁。

㊹ 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 1961 年版,第 113—124 頁,以爲"道榮"乃"道藥"之譌。

㊺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31—140 頁,以爲在今 Jhelum。

㊻ 參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㊼ 參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㊽ 參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㊾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250—251 頁。

㊿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册),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245 頁。

51 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載馮承鈞漢譯《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 1967 年版,第 131 頁。

52 説見本書第三章。

53 陳寅恪:《讀〈洛陽伽藍記〉書後》,《金明館叢書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6—160 頁。陳氏此説又見"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3 頁。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載《重刊洛陽伽藍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二),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4 頁,亦以爲"卷五惠生求法一節最肖佛徒合本"。

54 説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第 340—344 頁。

55 參看本書第二章。

56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13—114 頁。

57 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书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

58 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44 頁。

參考文獻

一　漢文之部(1)

《抱朴子内篇校釋(增訂本)》,[晉]葛洪(撰),王明(校釋),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北户録》,[唐]段公路(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北堂書鈔》,[隋]虞世南(撰),中華書局 1988 年版。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博物志》,[西晉]張華(撰),范寧校證本,中華書局 1980 年版。
《初學記》,[唐]徐堅等(著),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楚辭章句》,[東漢]王逸(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春秋地理考實》,[清]江永(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洞冥記》,[東漢]郭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讀書雜志》,[清]王念孫(著),中華書局 1991 年版。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北京:中國書店 1982 年版。
《漢紀》,[東漢]荀悦(撰),張烈點校本,中華書局 2002 年版。
《漢書》,[東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漢書西域傳補注》,[清]徐松(撰),《二十五史三編》(第三分册),嶽麓書社 1994 年版。

《漢唐方志輯佚》,劉偉毅(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版。

《後漢紀校注》,[晉]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後漢書》,[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中華書局 1973 年版。

《淮南子集釋》,何寧(撰),中華書局 1998 年版。

《晉書》,[唐]房玄齡(撰),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禮記集解》,[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呂氏春秋校釋》,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 1984 年版。

《洛陽伽藍記校箋》,楊勇(校箋),正文書局 1982 年版。

《洛陽伽藍記校釋》,[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洛陽伽藍記校注》,[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穆天子傳匯校集釋》,王貽樑、陳建敏(校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

《穆天子傳通解》,鄭傑文(著),山東文藝出版社 1992 年版。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顧實(撰),中國書店 1990 年版。

《南方草木狀》,[晉]嵇含(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國志》,[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三國志集解》,[晉]陳壽(撰),盧弼(集解),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山海經箋疏》,[清]郝懿行(著),巴蜀書社 1985 年版。

《尚書今古文註疏》,[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中華書局 1998 年版。

《少室山房筆叢》,[明]胡應麟(撰),上海書店 2001 年版。

《神異經》,題東方朔(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詩毛氏傳疏》,[清]陳奐撰,皇清續經解,南菁書院本。

《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漢]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世説新語箋疏》,余嘉錫(撰),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水經注校釋》,[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釋),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説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中華書局 1986 年版。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影印,1985 年版。

《唐會要》,[宋]王溥(撰),中華書局 1955 年版。

《通典》,[唐]杜佑(撰),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 1975 年版。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 1992 年版。

《逸周書彙校集注》,黄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玉臺新詠箋注》,[陳]徐陵(編),[清]吳兆宜(注)、程琰(删補),穆克宏(點校),中華書局 1992 年版。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戰國策集注彙考》,諸祖耿撰,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正統道藏》(第 31 册),藝文印書館 1977 年版。

《證類本草》,[宋]唐慎微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重刊洛陽伽藍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二),徐高阮(重刊),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5 年版。

《周書》,[唐]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竹書紀年統箋》,[清]徐文靖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書紀年義證》,[清]雷學淇撰,北京修綆堂書店 1937 年版。

《莊子集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中華書局 1976 年版。

二　漢文之部(2)

《北山録》,[唐]神清(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二。

《長阿含經》,[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

《出三藏記集》,[梁]釋僧(撰),蘇晉仁、蕭錬子(點校),中華書局 1995 年版。

《大般涅槃經》,[北涼]曇無讖(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二。

《大寶積經》,[唐]菩提流志等(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一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彦悰(著),孫毓棠、謝方(點校),2000 年。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唐]義淨(原著),王邦維(校注),中華書局 1988 年版。

《大智度論》,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正新脩大藏經》二五。

《大莊嚴論經》,馬鳴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正新脩大藏

經》卷四。

《法顯傳校注》,[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法苑珠林》,[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

《翻譯名義集》,[宋]法雲(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

《佛本行集經》,[隋]闍那崛多(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佛使比丘迦旃延説法没盡偈經》,佚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九。

《佛祖統紀》,[宋]志磐(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九。

《高僧傳》,[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經律異相》,[梁]寶唱等(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三。

《俱舍論》,[唐]普光(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一。

《歷代三寶記》,[隋]費長房(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九。

《六度集經》,[吳]康僧會(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妙法蓮華經馬明菩薩品第三十》,原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S.2734),《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八五。

《那先比丘經》,失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二。

《南海寄歸内法傳》,[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版。

《菩薩本生鬘論》,聖勇菩薩等(造),[宋]紹德、慧詢等(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菩薩本行經》,失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菩薩本緣經》,[吳]支謙(著),《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菩薩善戒經》,[劉宋]求那跋摩(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〇。

《普曜經》,[西晉]竺法護(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睒子經》,[乞伏秦]聖堅(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十二遊經》,[東晉]迦留陀伽(譯),《大正大藏經》卷四。

《十誦律》,[後秦]弗若多羅共鳩摩羅什(譯)。《大正新脩大藏經》

卷二三。

《釋迦方誌》,[唐]道宣(撰),范祥雍(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版。

《釋迦氏譜》,[唐]道宣(撰),《大正大藏經》卷五〇。

《太子須大拏經》,[乞伏秦]聖堅(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三。

《賢愚經》,[北魏]慧覺共威德(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〇。

《續一切經音義》,[宋]希麟(集),《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撰),《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五四。

《雜寶藏經》,[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大正新脩大藏經》卷四。

三　漢文之部(3)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

曹道衡:《關於楊衒之和〈洛陽伽藍記〉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産》2001年第3期,第30—39頁。

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中外史地考證》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1頁。

岑仲勉:《托烈美所述"絲路"考略》,載《漢書西域傳地里考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57—563頁。

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二,臺北,1988年。

陳寅恪:《讀〈洛陽伽藍記〉書後》,《金明館叢書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160頁。

陳寅恪:《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藍記〉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頁。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范子燁:《評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4期,第235—243頁。

馮錫時:《法顯西行路綫考辨》,馬大正等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1—298 頁。

賀昌群:《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賀昌群文集》(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第 211—275 頁。

黄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載《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1—458 頁。

黄時鑒:《希羅多德筆下的歐亞草原居民與草原之路的開闢》,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内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4—456 頁。

黄盛璋:《吐谷渾故都伏俟城與中西交通史上的青海道若干問題探考》,《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5—162 頁。

黄文弼:《羅布淖爾漢簡考釋》,《黄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5—408 頁。

靳生禾:《〈穆天子傳〉若干地理問題考辨——兼評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4 期,第 69—77, 86 頁。

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 1983 年版。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叙録》,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

李曉明:《〈洛陽伽藍記〉的特點》,《史學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第 32—38 頁。

林梅村:《公元 100 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載《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2 頁。

劉治立:《〈洛陽伽藍記〉自注的再認識》,《史學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45—52 頁。

馬泰來:《〈南方草木狀〉箋證二十則》,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産研究室編《〈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農業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77 頁。

馬泰來:《蜜香紙・抱香履——傳本〈南方草木狀〉辨僞舉隅》,《大

陸雜誌》38(1969 年),第 199—202 頁。

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第 3 輯,中華書局 1990 年版,第 1—16 頁。

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見"大魏"使者的巖刻題記》,《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9—137 頁。

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兼論樓蘭遺址和魏晉時期的鄯善郡》,載《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9—111 頁。

孟凡人:《論鄯善國都的方位》,《亞洲文明》第 2 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4—115 頁。

孟凡人:《樓蘭新史》,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新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 1990 年版。

芮傳明:《〈西域圖記〉中的北道考》,《鐵道師範學院學報》1986 年第 3 期,第 48—55 頁。

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人文雜誌叢刊》1986 年第 4 期,第 137—150 頁。

孫培良:《斯基泰貿易之路和古代中亞的傳說》,《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1 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5 頁。

孫毓棠:《安息與烏弋山離》,《文史》第 5 輯(1978 年),第 7—21 頁。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 1983 年。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觀堂集林》(卷一七),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819—834 頁。

王國維:《西胡考》,載《觀堂集林》卷一三,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613—614 頁。

王克林:《一目國鬼方新探》,《文博》1998 年第 1 期,第 30—38,66 頁。

王利华:《〈廣志〉成書年代考》,《古今農業》1995 年第 3 期,第 51—58 頁。

王守春:《〈穆天子傳〉地域範圍試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1輯,第215—228頁。

王志剛:《四至六世紀北中國的佛教史學——以〈佛國記〉、〈洛陽伽藍記〉、〈魏書·釋老志〉爲主綫》,《華林》第2卷,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95—106頁。

衛挺生:《穆天子傳今考》,臺北中華學術院1970年版,第308—310頁。

吴楓:《隋唐歷史文獻集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第105—110頁。

夏鼐:《中巴友誼歷史》,《考古》1965年第7期,第357—364頁。

徐祥浩:《關於〈南方草木狀〉植物名稱的一些考證和討論》,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産研究室編《〈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215頁。

閻宗臨:《〈佛國記〉箋注》,《閻宗臨史學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414頁。

楊廷福:《玄奘年譜》,中華書局1988年版。

楊勇:《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正文書局1982年版,第207—276頁。

余太山:《〈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兼説有關車師的若干問題》,載《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227頁。

余太山:《〈後漢書〉、〈魏略〉有關大秦國桑蠶絲的記載》,《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16頁。

余太山:《關於董琬、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文史》第27輯(1986年),第31—46頁。

余太山:《樓蘭、鄯善、精絶等的名義——兼説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綫》,載《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477—485頁。

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 69 輯(2004 年第 4 期),第 49—57 頁。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57—74 頁。

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10 頁。

余太山:《古族新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2003 年版。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册),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章鴻釗:《石雅·寶石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章巽:《〈水經注〉和〈法顯傳〉——紀念顧頡剛先生(1893—1980 年)》,《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2—172 頁。

周建奇:《鬼方、丁零、敕勒(鐵勒)考釋》,《内蒙古大學學報》1992 年第 1 期,第 31—41 頁。

周連寬:《漢婼羌國考》,《中亞學刊》第 1 輯,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81—90 頁。

周偉洲:《蘇毗與女國》,《大陸雜誌》第 92 卷第 4 期(1996 年),第 1—11 頁。

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四　漢文之部(4)

《歷史》,〔古希臘〕希羅多德(著),王以鑄(漢譯),商務印書館 1985 年版。

《摩奴法論》,蔣忠新(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 年版。

《南傳彌蘭王問經》，巴宙（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緯書集成》，〔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亞歷山大遠征記》，〔古希臘〕阿里安（著），李活（漢譯），商務印書館 1985 年版。

伯希和：《犂靬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說》，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34—35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

伯希和：《四天子說》，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1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影印本，三編，第 84—103 頁。

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馮承鈞（漢譯），載《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 1967 年版。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

魯金科(Rudenko)，S. Y.：《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Altai Tribes and China)，《考古學報》1957 年 2 期，第 37—48 頁。

沙畹：《宋雲行紀箋注》，馮承鈞（漢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68 頁（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 2 卷，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漢譯），中華書局 2004 年版。

謝弗：《唐代外來文明》，吳玉貴（漢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

裕爾、考迪埃：《東域紀程録叢》，張緒山（漢譯），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五　西文之部

Bailey, H. W.,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Ⅷ, 4(1937), pp. 883 - 921.

Bailey, H. W.,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 Text*,

Vol. Ⅶ, Cambridge, 1985.

Bostock, J. & Riley, H. T. (ed. and tr.), Pliny the Elder, *The Natural History*, London, 1855.

Burrow, T.,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Chavannes, E., "Trois géné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 in *T'oung Pao* 7(1906), pp. 210–269.

Debevoise, N. C.,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 Chicago, 1937.

Dewing, H. B., (tr.), Procopius, *War of the Goths*, Cambridge, London, 1957.

Downey, G.,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Princeton, 1961.

Enoki, K.,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22(1963), pp. 125–171.

Grene, D.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1987.

Herrmann, A., *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 Leipzig, 1938.

Hirth, F.,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Shanghai and Hongkong, 1885.

How, W. W. & Wells, J.,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Vol. 1-2.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es, Oxford, 1912.

Hudson, G. F.,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Hulsewé, A. F. P., & Loewe, M. A. N.,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A. D. 23*, Leiden, 1979.

Jackson, A. V. W., *Persia Past and Present*, MacMillan & Co., New York, 1906.

Jenner, W. J. F. (tr.), *Memories of Loyang, Yang Hsü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1981,pp. 255 – 271.

Jones,H. L. (tr.),*The Geography of Strabo*,London,1916.

Konow,S.,*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Asoka*, Calcutta,1929.

Lerner,J. D.,"Ptolemy and the Silk Road: from Baktra Basileion to Sera Metropolis",*East and West* 48(1998),pp. 9 – 25.

Leslie,D. D. and Gardiner,K. H. J.,*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Roma,1996.

Li Hui-lin 李惠林(tr.),*Nan-fang- ts'ao-mu-chuang: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H. K.,1979,pp. 105 – 108.

Ma Tai-loi(馬泰來),"The Authenticity of *Na Fang Ts'ao-Mu-Chuang*",*T'ong Pao* 64(1978),pp. 218 – 252.

Marquart,J.,*Ērānšahr*, Berlin,1901.

McCrindle,*Ancient India, as descriebed by Ptolemy*, Calcutta, 1927.

Melyukova,A. I.,"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pp. 97 – 117.

Melyukova,A. I.,"Scythians of Southeastern Europe", in Davis-Kimball Jeannine, Vladimir A. Bashilov, Leonid T. Yablonsky(ed.),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eps in the Early Iron Age,Zinat Press Berkeley*,CA,1995,pp. 27 – 58.

Minns,E. H.,*Scythians and Greeks*,Cambridge,1913.

Narain,A. K.,*The Indo-Greeks*, Oxford,1957.

Oldfather,C. H.,Diodorus of Sicily,*Bibliotheca Historica*,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33.

Pulleyblank,E. G.,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M* n. s. 9(1962),58 – 144,206 – 265.

Rackham,H. (tr.),Pliny,*Natur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Rapson, E. J.,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Delhi, 1922, p. 550;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UP, 1951.

Reichelt, H., *Die Soghdischen Handschriftenreste des Britischen Museums*, II, Heidelberg, 1931.

Robson, E. I. (tr.),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London and New York, 1929.

Rolfe, J. C., Quintus Curtius, *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Samolin, W.,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Palaeologia* 4(1955), 33 - 40.

Schoff, W. H. (tr.), *Parthian Stations by Isidore of Charax*, Philadelphia, 1914.

Schoinas, I. & Koutroumpas, D. G. (ed.), *Archaioi hellēnes geōgraphoi [ekdotēs Iōannēs Schoinas; eisagōgē, metaphrasis Dēmētrios G. Koutroumpas]*, Athēnai: Nea Thesis, 1999.

Shramko, B. K., *Bel'skoe gorodische skifskoi epokhi (gorod Gelon) (Belsk Fortifield Settlement of the Scythian Epoch [Gelon Town])*, Kiev, 1987.

Shuckburgh, E. S. (tr.), Polybius, *Histories*, London, 1889.

Stein, A.,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Stein, A., *On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London, 1929.

Stein, M. A.,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nd ed., New York, 1975.

Stevenson, E. L. (tr. and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Sulimirski, T., "The Scyth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2, CUP, 1985.

Tarn, W. W., *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 CUP, 1951.

Tomaschek, W., *Kritik der ältesten Nachrichten über den skythischen Norden*, I, Sitzungsb. d. K. A. d. W. zu Wien, Phil.-Histor. Cl., Bd. CXVI, 1888.

Wang Yi-t'ung(tr.), *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os in Lo-yang* by Yang Hsüan-chi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15 - 246.

Warmington, E. H.,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London, 1974.

Yule, C.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es of China*, Paris, 1914; Reprinted in Peking, 1942.

六　日文之部

内田吟風:《〈異物志〉考》,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同朋舍,1977年,第275—296頁。

内田吟風:《後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考證序説》,《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1961年,第113—124頁。

内田吟風:《隋裴矩撰〈西域圖記〉遺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内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年,第115—128頁。

内田吟風:《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ク地方侵入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23—34頁。

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第58—72頁。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88年。

榎一雄:《鄯善の都城の位置とその移動》(1)—(2),《オリエント》8—1、2,1965—1966年,第43—80頁。

榎一雄:《プトレマイオス見えるイセドーネス民族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編集委員會編:《榎一雄著作集》第一卷,汲古書院,1992年,第40—50頁。

榎一雄:《難兜國に就いての考》,《加藤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集説》,東京:富山房,1941 年,第 179—199 頁。

榎一雄:《法顯の通過した鄯善國について》,載《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1972 年,第 12—31 頁。

宮崎市定:《條枝と大秦と西海》,《史林》24—1,1939 年,第 55—86 頁。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カーピシーニ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 年,第 399—411 頁。

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大佛成立にかかわるふたつの道》,《東洋學報》57(1987 年),第 109—209 頁。

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 年。

桑山正進:《大乘佛典・大唐西域記》,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7 年。

護雅夫:《いわゆる'北丁零','西丁零'について》,《瀧川博士還曆記念論文集・東洋史篇》,長野中澤印刷,1957 年,第 57—71 頁。

山下寅次:《セレス(Seres)及びセリカ(Serica)に就きての考》,《史學雜誌》17—4,1906 年,第 1—24 頁;17—5,1906 年,第 21—45 頁;17—6,1906 年,第 50—69 頁;17—8,1906 年,第 28—51 頁;17—10,1906 年,第 1—22 頁;17—11,1906 年,第 55—79 頁;18—1,1907 年,第 26—47 頁;18—3,1907 年,第 22—31 頁;18—4,1907 年,第 38—49 頁。

山本弘道:《〈イシドロスのパルティア道里記〉譯注》,《東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閣,1975 年,第 312—330 頁。

山本弘道:《〈パルティア道里記〉の史的考察》,《史滴》4,1983 年,第 1—21 頁。

山本弘道:《甘英の西使と"イラン南道"》,《オリエント》23—2,1981 年,第 265—266 頁。

山本弘道:《古代西アジアのシルクロド——アレクサンダの道と〈パルティア道里記〉》,《月刊シルクロード》3—9,1977年,第42—46頁。

小川琢治:《周穆王の西征》,《支那歷史地理學研究續集》,東京,1929年,第165—408頁。

松田壽男:《イラン南道論》,松田壽男博士古稀記念出版委員會:《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第217—251頁。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

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中國古代神話における地母神の研究——》,《史學》56—3,1986年,第61—93頁。

深田久彌:《中央アジア探險史》,東京:白水社,2003年。

水谷真成(譯):《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1971年。

船木勝馬:《北魏の西域交通に關する諸問題(その一)——宋雲惠生の西方求法の年代を中心として——》,《西日本史學》4,1950年,第46—67頁。

長澤和俊:《鄯善王國の歷史地理(上)》,早稻田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37,1992年,第129—143頁。

長澤和俊:《"宋雲行紀"の再檢討》,《史觀》130,1994年,第32—46頁。

長澤和俊:《〈漢書〉西域傳の里數記載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5,1979年,第111—128頁。

長澤和俊:《いわゆる'宋雲行紀'について》,《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459—480頁。

長澤和俊:《宮内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注》,《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第632—676頁。

長澤和俊:《法顯の入竺求法行》,《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第415—439頁。

嶋崎昌:《西域交通史上の新道と伊吾道》,載《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社,1977 年,第 467—493 頁。

藤田豐八:《扜泥城と伊循城》,《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1943 年,第 253—263 頁。

藤田豐八:《西域研究・扜彌とDandan-Uilik》,《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星文館,1933 年,第 263—273 頁。

藤田豐八:《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1943 年,第 1—42 頁。

藤田豐八:《榻及び毾㲪氍毹につきて》,《東西交渉史の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43 年,第 611—627 頁。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證》,北京,1910 年。

入矢義高(譯注):《洛陽伽藍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 21),平凡社,1985 年。

白鳥庫吉:《塞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361—480 頁。

白鳥庫吉:《支那本土周圍諸民族》,《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卷四),東京:岩波,1970 年,第 549—739 頁。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卷六),東京:岩波,1970 年,第 97—227 頁。

白鳥庫吉:《大秦の木難珠と印度の如意珠》,《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597—641 頁。

白鳥庫吉:《大秦傳に現はれたる支那思想》,《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237—302 頁。

白鳥庫吉:《大秦傳より見たる西域の地理》,《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321—322 頁。

白鳥庫吉:《大秦國及び拂菻國に就き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125—203 頁。

白鳥庫吉:《亞細亞北族の辮髮》,《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

究(上)》(卷四),東京:岩波,1970 年,第 231—301 頁。

白鳥庫吉:《拂菻問題の新解釋》,《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403—596 頁。

白鳥氏説,見《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卷七),東京:岩波,1971 年,第 1—41 頁。

林俊雄:《グリフィン——聖獸からみた文化交流——》,東京:雄山閣,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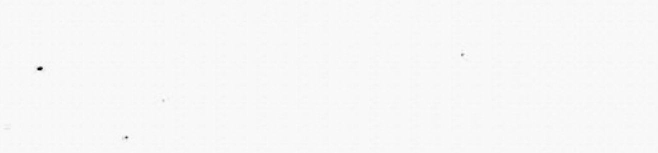
索　引

(A)

(B)

(C)







後　記

本書和已出版的《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 2005 年版),均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主持的科研項目《古代中國和地中海》,得到科學院資助,此誌。

寫作過程中,曾先後得到陳高華、陳凌、藍琪、李錦繡、萬翔、張緒山、周偉洲諸位先生的指點和幫助,特此鳴謝。

作　者

2007 年 10 月

